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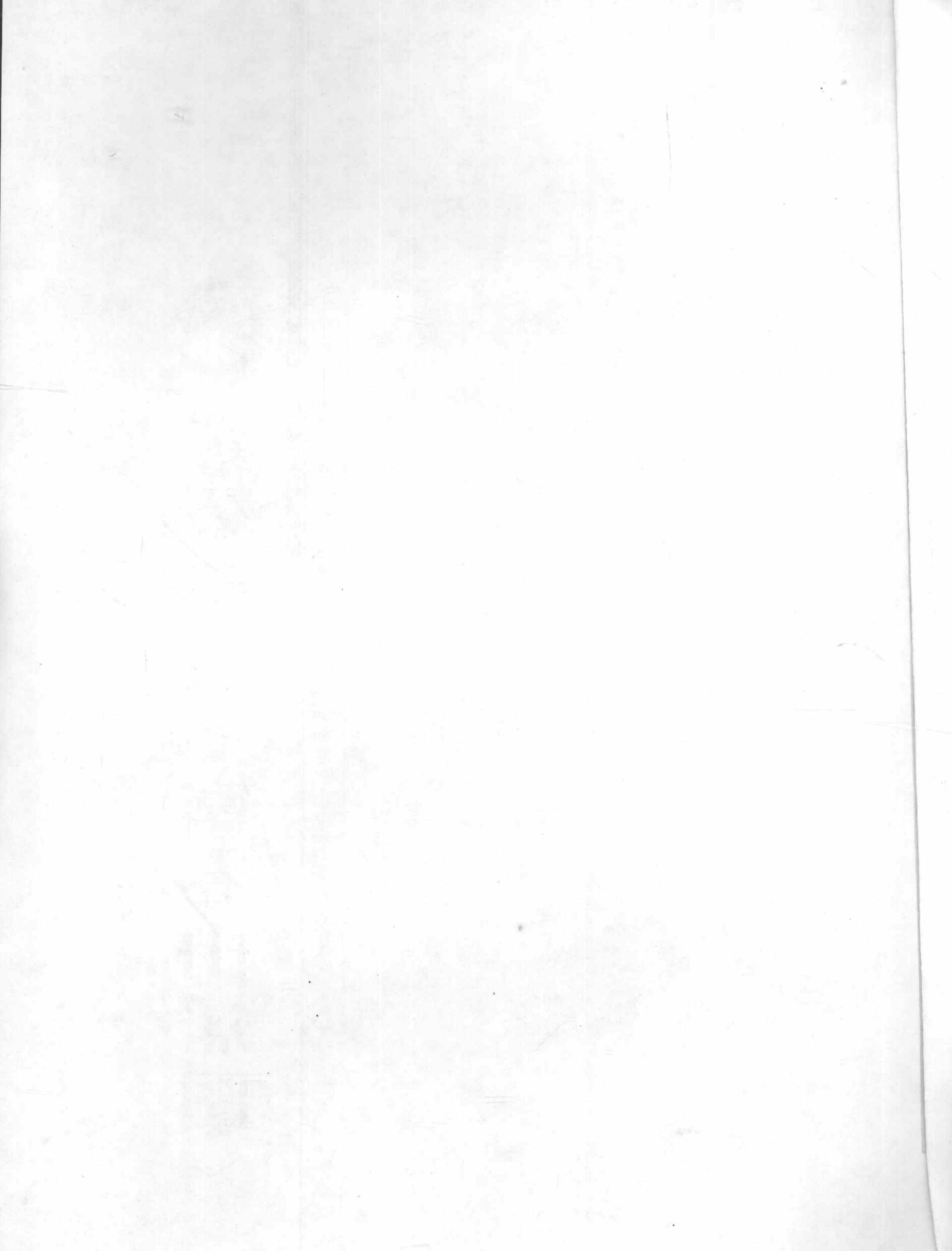
目录



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小引

黄大痴值元季稠浊之世，弃仕入道，放浪江海，尝终日踯躅于巅涯崛崃之间，以遂其山林长往之愿，故所绘山水，力争造化神奇，卓绝一世。其事迹见于《录鬼簿》及《画史》，其篇翰著于《元诗选》，其画诀载于陶宗仪《辍耕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世之钩稽大痴遗事者，类能言之。然同时词流，若杨载、邵亨贞、杨维桢、王逢、张炎辈，皆有与大痴往还之作，诸家之集俱在，存而观之，亦足为知人论世之助焉。至若大痴与全真教之关系，亦有可征者，金蓬头、郑无用、方方壶皆此道中人，与大痴有师友之谊。至其平生剧迹《富春山》一卷，论者至誉为亘古第一画。明以来，临摹者不一而足，石田有浅绛本，华亭有三癸本，俱驰誉艺林。入清而后，临写益众，沈颢、邹之麟实导其先路，远在石谷，麓台之先。此两卷现均藏香港。石天一卷，在利氏北山堂。卷后吴家诸题跋，均为穰梨馆所失录，尤有裨于考史，为云起楼焚卷事增一重要物证。余既为《富春图》考论，得睹沈卷，为之惊喜累日。利君荣森、屈君志仁，谓是宜重为纂录，勒成专刊。书成，爰记其颠末如此。

1975 年 3 月

黄公望事迹摭佚

元画家黄大痴事迹，温肇桐所辑《黄公望史料》大体颇称完备，惟不无疏漏。本文所考，略效涓埃之助，谅为留心一峰佚事者所乐闻欤。

一、黄公望之宦绩

大痴事迹，见同时人钟嗣成《录鬼簿》卷下有小传云：

> 黄子久名公望，松江人。先充浙西宪吏，后在京为权豪所中，改号一峰，以卜术闲居，弃人间事，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公之学问，不在人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薄技小艺亦不弃，善丹青，长词，落笔即成，人皆师事之。

明贾仲明《续录鬼簿》云：

> 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号一峰，卜术将人间弃。易姓名为净墅号大痴。天下事无不周知，学问深不加文饰，一家丹青妙笔，与人为宗主时习。

子久以吏获罪一事，王逢《梧溪集》卷四上：《题黄大痴山水诗》，有序云："子久杭人。尝掾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

云。”张闾事见《元史》九十三《食货志》，孙楷第于《元曲家考略》尝加以考证。子久之被辟，乃由于徐琰。徐琰字子方，号容斋，又称汶叟，东平人。元世祖时，累官浙西道肃政廉访使①。至元甲午三十一年（1294），琰尝为行省照磨李作略作《夜山图歌》②，图为高房山（彦敬）所绘，其人亦风雅士也。

大痴本为词曲家，曲存《醉中天》一首，题李嵩髑髅纨扇。其词今不可见。吴其贞《书画记》卷六第738页载大痴画题有长短句辞一首，纸墨漶漫，残缺其半。末句曰：“直待云收月在空。”故目其图曰“云收月空”，唯此断句而已。又张雨《贞居词》中有《木兰花慢·和黄一峰闻筝》、《百字令》，《寿玄览真人次黄一峰韵》、《石州慢》和《黄一峰秋兴》等阕，惜一峰原制不存，知亦擅倚声。玄览真人即王寿衍，杨瑀《山居新话》记：“杭州开元宫住持玄览真人王眉叟寿衍有铜水滴一枚。”玄览住杭州开元宫，大痴、贞居亦居杭州，往来三吴，故多往还也。

郑元祐《遂昌杂录》：“杭人王溪月讳寿衍，字眉叟，少年为道士……后以宏文辅道粹德真人管领开元宫江浙省都事……”孙凤《孙氏书画钞》记东坡竹柯九思跋：“此图王眉叟真人所藏也。”其人亦好书画。

公望与倪瓒之兄文光同时，虞集《文光墓碑》云：

> 元贞初，东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议，幕中甚奇之，荐诸行省，授学道书院山长，吴人祠子由处也。

元贞为至元甲午之翌年，可推知子久盖与倪文光同出仕，为徐琰所擢用。杨载（仲弘）有诗次子久韵句有云：“解组归来学种田。”时仲弘方由浮梁州同知秩满归田，在延祐间。仲弘复有二诗：《次韵黄子久喜晴三十韵呈汪知府》、《再用韵赠黄子久》，录其次首云：

> 自惟明似镜，何用曲如钩。未获唐臣荐，徒遭汉吏收。悠然安性命，复此纵歌讴。石父能无辱，虞卿即有愁。归田终寂寂，行世且浮浮。不假侪群彦，真堪客五侯。高人求替洽，末俗避喧啾。
>
> 藜杖常他适，绳枢每自缪。与人殊用舍，在己寡愆尤。济济违班刻，

① 参见《浙江通志》一一六。

② 元金华吴福生编《夜山图题咏》录是诗。

伥伥远匹俦。能诗齐杜甫，分道逼庄周。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艰危仍蜀道，留滞复荆州。鹤度烟霄洞，龙吟雾雨稠。

东行观海岛，西逝涉江流。自拟需于血，何期涣有丘。古书尝历览，大药岂难求。抚事吟梁父，驰田赋远游。堂名希莫莫，亭扁效休休。槛日迎东济，窗风背北飕。鸣琴消永昼，吹律效清秋。

雅俗居然别，仙凡迥不侔。多闻逾束皙，善对迈杨修。进有匡时略，宁无切己忧？尘埃深灭迹，霜雪暗盈头。始见神龟梦，终营狡兔谋。雪埋东郭履，月满太湖舟。急景谁推毂，流年孰唱筹？

凌波乘赤鲤，望气候青牛。好结飞霞佩，胡为此淹留？

诗中“徒遭汉吏收”句，显指子久获罪事。汪知府即松江知府汪从善（婺源人）。《松江府志·知府表》列其名于延祐六年后，知子久释后，在仁宗延祐末，已为黄冠，故杨仲弘比之休休亭之司空图云。

二、黄公望与全真教

陶九成《辍耕录》八记张勾曲（雨）《戏题黄大痴小像》云：“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可谓戏谑而不为虐者也。“吏员脏腑”者，或指其尝充浙西宪吏；全真家数则谓大痴入道，属于全真教。考陈铭珪著《长春道教源流》卷七，有《黄公望传》，称其隐居西湖之筲箕泉，已而归富春，卒年八十六。自注称“金月岩盖公望之师”。沈曾植《海日楼札丛》第358页记大痴与全真教关涉二事。白云霁《道藏目录》，所收金丹直指等书，题曰：“嗣全真正宗金月岩编，嗣全真大痴黄公望传。”今正统《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有长春真人丘处机述《大丹直指》二卷①。又有下列三书，俱题“金月岩编，黄公望传”者：

《纸舟先生全真直指》一卷②。论形与神七返七真合同之法。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一卷③。书论真性命出阳神，是天仙大成之法。附七绝十六首。

《抱一函三秘诀》一卷④。参以易数，有《生成图说》、《火候要旨》等。

---

① 称字号下。以为金丹之秘，在一性一命而已。

② 称字上，在方法类。

③ 芥子下，在众术类。

④ 大字下，此在洞玄部众术类。

金月岩即金蓬头。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有传，略云：

金蓬头，永嘉人也。名志阳，号埜庵，素蓬头一髻，世因以为号……师全真道士李月溪。

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长春丘真人之高弟也……元统癸酉后，隐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东元帅李太平闻而礼之……至元丙子岁四月十日，令徒书一颂坐逝……弟子则劳养素、郭处常、李西来、张天全、殷破衲、方方壶、皆以道闻于世。[1]

金氏弟子以道著闻者，画家方方壶亦在其列，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卷五、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二十三，有金蓬头像，题赞者多至二十人。其末即为大痴之赞云：

师之道大，此特其迹。普愿学者，唯师是式。大痴道仆黄公望稽首拜赞。

由上知黄大痴与方方壶实同出金蓬头之门，皆属全真道徒。陶宗仪书引《全真纪实》卷二十九云："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谈、马、丘、刘和之，其教盛焉。"此书今无传，"咸阳吏员"，即王重阳喆也。然则张雨所谓"吏员脏腑"，或亦谓大痴承重阳之教，"吏员"一语意亦双关耶？

张雨亦为道士，吴郡人，虽非全真道徒，然每周旋于王溪月、金蓬头之间。《辍耕录》九记其尝从王溪月真人入燕京。王溪月即眉叟寿衍也。雨题《金蓬头赞》云："圣井山高日上迟，采云甘露碧淋漓，下山拾得一茎草，不见庵中金老师。"自署"方外承学张雨谨赞"，亦以后辈自居。王溪月之师李志常，王鹗撰有《真常真人李志常道行碑》，载《甘水仙源录》卷三。兹将黄大痴在全真教传授表列如下：

长春丘处机——李志常（真常）——王溪月——金志扬（蓬

---

① 卷五十六，《道藏》羽字号上。

头）—┬—黄子久
　　　└—方方壶

公望有“富春大岭图轴”，款署“大痴为复孺画”，现藏南京博物院，下有“大痴”、“一峰道人”二印。复孺即邵亨贞字，华亭人，生于至大二年，至正间为松江训导，入明卒，年九十三。所著全集为《野处集》四卷，《蛾术诗选》八卷，又《蛾术词选》四本，《诗词选》现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其卷一有“全真师郑无用北游”五古云：

往昔柱下史，翩翩跨青牛。示彼众妙门，契此玄学流。往来群仙籍，往往在北州。至今燕赵间，斯道良可求。郑师宦门子，气寂业乃修。行当得所遇，逝将与之游。稽首谢埃壒，长啸昆仑丘。

此全真师郑无用，殆即“富春山图”自跋所称“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之无用师其人也。郑无用为全真师，知其为郑姓。翰林《杨仲弘集》中诗题，有数首与郑师来往者，一为《寓长春道院春雨即事呈郑尊师》二首[①]，一为《偕郑尊师饮余氏池亭》[②]，皆七律。又一为《题墨竹四首为郑尊师作五绝》[③]。以长春道院推之，意即邵复孺诗云全真师郑无用乎？

金蓬头像诸赞中，唐珙有题记云：

至正廿四年，岁甲辰，七月朔旦，访郑无用链师，出其师金野庵先生小像征赞，走笔书于上。

唐珙字温如，雷门人[④]。又另有一赞云：

昭兮我师，应静无迹，自然而然，是为道式。法嗣郑玄辅拜书。

疑郑玄辅即郑无用链师之名。列赞中有王国器、王蒙父子之赞及诗，又

① 卷六，45页。
② 卷七，49页。
③ 卷八，53页。
④ 《式古》二十有其《题米海岳烟峦晓景图》。

虞集撰赞，而邵亨贞写之。蓬头此像，为郑无用所藏，无用与邵复孺固属至交。而无用实与黄大痴同门，俱为金蓬头之弟子。

《书史会要》记道士郑樗，字无用，盱江人。又号空同生，工隶书，学《孙叔敖碑》[①]，樗亦字无用，与全真教之郑无用是否一人，待考。

三、杭州隐处之筲箕泉

公望在杭州，隐居赤山下之筲箕泉。1920 年，胡祥翰著《西湖新志》云："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杭州府志》旧志以兔岭为赤山之阴。宋建炎中，金元帅宗弼，兵进临安，突至赤山。"又云："筲箕泉出赤山之阴，流合于惠因涧。《辍耕录》作箫箕泉。"据李翥辑《慧因高丽寺志》卷二"筲箕泻泉"一景云："俗呼筲箕泉，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在寺西北南高峰之麓。怪石磊砢，一泓涵澹，倾珠漱玉，折而东南，与慧因涧合。元黄子久公望筑室其上，号大痴庵。今榛莽萎迷，不能辨其遗址矣。"又该志卷四云："赵子昂每至武林，必停桡赤埠，徘徊慧因（按慧因禅寺，后唐天成二年初称慧因禅院），谓人曰：君独爱其古寂，为手书碑数通。"又云："慧因禅院面玉岑，背兔岭，赤山，左翼南高，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绕于寺门，环转而东北，迳回龙桥，复南出赤山埠达于西湖。当是时，画船箫鼓，犹得集于箕泉之下，信风气所萃也。"志又称："黄子久公望卜筑筲箕泉之旁，画七祖堂四壁，见《绘乘》。"《绘乘》未知何书，惟据此知其所居绘有壁画。

大痴所居筲箕泉，张雨曾为撰《筲箕吟》书黄山人石壁，其辞曰："石为箕，不可以簸扬，箕盛水，瓢饮足滥觞。一漱一咽洗髓肠。载援斗柄挹天浆。半夜箕犯月，大风卷地我欲狂。起骑筲尾跨石梁。长啸应谷惊下方。张皇醉降黄姑房，哆然大笑箕口张，水流月明天苍苍。"此诗见顾瑛《草堂雅集》五，《勾曲外史诗集》不载。《辍耕录》九记云："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其徒弟沈生，狎近侧一女道姑，间门有欲，白之于师，沈惧引厨刀自割。"有此一段趣闻，即发生于筲箕泉。

筲箕泉因公望而成为胜迹，钱塘徐胤翘有《筲箕泉诗》。徐胤翀作《探筲箕泉有感》诗：

> 泉流纡转可浮杯，不道荒凉碧草隈，一自大痴骑鹤去，词人更与剪

---

① 亦见《佩文斋书谱》。

蒿莱。

则有怀大痴而作。

清人题咏尤多，兹略记如次：张炳[①]《南屏百咏》引朱彭[②]《黄公望寓居》一诗及自注云：“赤山深处结茅茨，此地尝居老画师。檐外浮岚飞醉墨[③]，袖中秃笔写枯枝[④]。樵童谁觅黄荃宅，坏壁空吟张雨诗[⑤]。闻道筲箕泉尚在，雨余涤砚忆当时。”

许承祖（字绳武，海宁人）《雪庄西湖渔唱》卷三《赤山诗》及注云：

名胜志：在太子湾西，其土赤埴故名。下为赤山埠，有筲箕泉，出山之阴，合于惠因涧。元时，黄子久公望者，号大痴，卜居泉上。子久善画，著《山水诀》传于世。又有玉礼泉，见《钱塘县志》。

林峦诘曲贮丹砂，辉映清溪白日斜；仿佛晓屏天际列，九光疑是赤城霞。

陈若莲（海昌人）《西湖杂咏》云：

筲箕泉上滃烟云，供养童颜理玉文，笑蹑蓬头径归去，人间底事惜离群。

原注云：《游览志》：子久卜居筲箕泉。泉在赤山之阴。又按（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子久年九十余，碧瞳丹颊。一日，于虎跑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涌，遂不见子久，以为仙去，而疑耽画者饰之，今缁《道藏》玉文金笈，经公望编录者非一。其师金蓬头，友则莫月鼎、泠启敬、张三丰，乃知此老原从十洲来，绘事特其狡狯之一耳。

陈文述《西泠仙咏》卷二：《虎跑泉咏黄大痴》小序并诗云：

---

① 字芑培，钱塘人，乾隆己酉进士，有《来鹊山居诗稿》。

② 字青湖，隐居吴山，著《抱山堂诗集》。

③ 大痴飞醉墨，王国器题子久“溪山雨意图”。

④ 子久常袖笔墨，遇景即摹之。

⑤ 雨曾作《筲箕吟》题壁。

黄公望，字子久，本姓陆，世家常熟，继永嘉黄氏，遂徙富春。善画工诗，有《大痴山人集》。居西湖赤山之筲箕泉，后于虎跑石上，乘云仙去。按《紫桃轩杂缀》载，黄子久年九十余，碧瞳丹颊，一日过虎跑泉，与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涌溢，遂不见，初疑耽画者饰之，今繙《道藏》金文玉笈，经子久编录非一，以金蓬头为师，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为友，生有夙慧，其仙去也宜哉！

扁舟载酒傍花还，画派荆关伯仲间。旧隐烟波尚湖水，卜居岩壑富春山。秋林霜染红千树，夜涧寒澄碧一湾。真个乘云竟仙去，筲箕泉上草堂闲。

虎跑泉相传为大痴仙化之地，故后人亦形诸吟咏，因备记之，以供谈助。

四、三教堂与三教图

清钱陆灿《常熟县志》云："（黄公望）绝意仕途，放浪湖海，所交皆当世名士，开三教堂于吴门，高僧方士，多执弟子礼。游钱塘，与陈存甫论性命之理。爱杭之南山筲箕泉，结庵其上，将为终老计。已而倦于应酬，归富春，八十六而终。"《长春教源流》与朱谋垔《画史会要》，均称大痴开三教堂于苏州之文德桥，后隐于富春。考李龙眠先有"三教图卷"，继马远亦有之，大痴均有题记。李伯时图黄公望跋云：

右三教图一卷，李伯时画，忠定公赞，宋高宗札，许先生跋。其超凡入神之笔，驱今迈古之文，龙飞凤翥之字，辟邪卫正之心，萃在斯卷矣。愚小子敢肆言哉？至正元年花朝日，黄公望谨沐手书。[1]

马远"三教图卷"，上有大痴题句云：

昔在姬周时，养得三个儿。不论上中下，各各弄儿嬉。胡为后世人，彼此互瑕疵。犹如龙舌头，三峡而一歧。我不分彼我，只作如是辞。一峰。[2]

---

①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二。

②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四。

三教合一，原为全真教之中心教义，《辍耕录》三十载有“三教一源图”。燕南芝《庵唱论》称：“三教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虞集题马待诏“三教图”谓：“近年吴兴赵子昂，尝自称三教弟子。”倪云林为顾仲瑛题顾玉山像，名曰“三教小像”，有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又埋”[①] 之句。大痴以三教名其堂，亦出一时风会也。陶宗仪记元时改易浙西园林为三教堂一事云：

> 吴氏之园曰竹庄，盖元有池陂数十亩，天然若湖。莹之尝买得水殿图，据图位置构亭，水心潇洒莫比。哗讦之徒，欲闻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莹之卒，荐遭兵燹，今无一存者。[②]

可见塑三教像，及造三教堂之事，在元季盛行之况。

董其昌《画旨》云：“黄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处，三教高流皆就之谈道，机锋电发，其博学乃为画所掩耳。”盖袭取石田题无用师卷语（见下）。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改名坚，隐于杭之筲箕泉，往来三吴，与曹知白及方外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友善”。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谓：“元季高人，不愿出仕，如金蓬头、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子久与之为师友，恣意元修，以求出世，大约皆负才之士，不屑隐忍以就功名者也。”莫月鼎事迹，见宋濂撰碑[③]。冷启敬即冷谦也[④]。周亮工《书影》，及钱曾《有学集》注称：“大痴晚年游华山，憩车箱谷，吹仙人所遗铁笛，白云翳起足下，拥之而去。”按钱牧斋题邹臣虎画扇起句：“大痴吹笛度秦关”，即指此事。盖后人对大痴逝世后，加以神化者。观姜绍书所述大痴交往人物，如莫月鼎者，能驱役群鹤，苏州玄妙观尝为立像，宋濂为撰碑[⑤]，则大痴当日在吴门道教中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杨瑀《山居新话》云：“黄子久公望，自号大痴，吴人。博学多能之士。

---

①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

② 《辍耕录》二十六。

③ 《銮坡后集》卷一。

④ 谦事详见陈景钟辑《清波三志》。

⑤ 事见《吴门表隐》。

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大痴吹笛故事，实出于此，大痴与阎、徐、赵诸巨公交游之笃，于此可见。阎子静即阎复，《元史》一百六十有传，袁桷为撰墓志铭[①]。阎氏曾为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杨瑀书又记及徐子方琰为浙西宪使时佚事。至赵松雪与大痴来往，《松雪斋集》中无资料可考。

大痴后来隐于富春，据其"秋山招隐图"题记云：

> 结茅离市廛，幽心幸有托。开门尽松桧，到枕皆丘壑。山色晴阴好，林光早晚各。景固四时佳，于秋更勿礴。坐纶砌石竿，意岂在鱼跃。行忘溪桥远，奚顾穿草屩。兹癖吾侪久，入来当不约。莫似桃源渔，重寻路即借。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额曰小洞天。图之以报朴夫隐君同志。一峰老人黄公望画并题。[②]

由此诗题。可想见大痴在富春山生活之实况。

虞氏集《倪文光碑》称："今刘君大彬，奉其《大洞经》法，为之宗师。文光晚乃从之游，每一造之，弥旬乃返，神契冥感，勾曲人爱慕之，而文光有远举之志矣。"文光及勾曲张雨，皆从大彬游。今《茅山志》题曰："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其书实出张雨之手，《萨天锡集·酬张伯雨寄茅山志》，有"恨余未识茅君面，喜得茅山道士书"[③]之句。《茅山志》卷十二云："刘大彬号玉虚子，吴郡钱塘人，延祐四年袭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牧斋）位。"虞集《崇寿观碑》称："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师刘君大彬，朝京师，授予始末，俾为之次第焉。张君，吴郡人，名天雨，内名嗣真，字伯雨，别号贞居。年二十，弃家入道，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吴人周大静，先为许宗师弟子，得许遗书，张君从而以为师，悉受其说。"张雨入道事迹，莫详于此。王逢题大痴画句云："近注虚皇《大洞经》。"则大痴尝注《大洞经》，已如倪文光、张雨熏沐于刘大彬之教者多矣。

---

① 《清容居士集》二十七。

② 《辛丑销夏记》卷四。

③ 《萨天锡诗集后集》。

五、僦金图中之静坚及子明其人

《倪云林集》六《题黄子久画》一绝云："白鸥飞处碧山明，思入云松第几层？能画大痴黄老子，与人无爱亦无憎。"云林自题"六君子图"有："大痴老师见之必大笑也"一语，则称之为老师，与老子皆尊称。

子久为黄冠及隐君作画，《平生壮观》九录为子明画绢款题云：

无尘真人领致道，而余留杭，及至琴川，而真人又回钱塘。独乃弟子明留方丈，此来假榻两旬，朝莫与子明手谈之乐，临行出此幅征拙笔，遂信笔图之，以当僦金之酬。他日无尘老子观之一笑云。至元戊寅闰八月一日，大痴道人静坚稽首。又余时作此，意未足，兴尽而回。越十有三年，至正辛卯夏四月，复为士瞻足之。大痴道人再题，时年八十有二。

又一幅"丹崖翠嶂图"，有"一峰为子明作"款①。考《图绘宝鉴》，"欧阳楚翁，江西人，字无尘，龙虎山道士，善山水、窠木、竹石、及水墨梅花"。王奕（敬伯）《玉斗山人词》有《水调歌头》"舟过桃源适逢初度和欧阳楚翁一词"②。奕为江西玉山人，至元癸巳（三十年）前补玉山教谕，可见楚翁与之同时，无尘真人当即欧阳楚翁，则亦为道士也。大痴称之为无尘老子，与云林称彼为"大痴黄老子"正同。

《录鬼簿》谓大痴改号净墅，曹楝亭刊本作"易姓名，为苦行净竖"。《平生壮观》记"僦金图"自署为"大痴道人静坚"。净、静一字，墅、竖、坚三字形近，如顾复无误，则作"坚"为是。姜绍书《无声诗史》作改名坚，夺一"静"字。俞樾以为坚与久义相应③，可从。马廉校本未引此条。

《辍耕录》十记："义兴（宜兴）王子明，家饶于财，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书名画，实冠浙右。至正壬辰，寇起蕲黄，将由义兴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凿深窖以埋之。"东坡书"天际乌云"帖，元时尝为子明收藏，后有柯九思至正三年跋，称"此卷天历间得之都下，携归江南，会荆溪王子明同予所好，携之而去，他日再阅于环庆堂。旁观者子明之兄德斋等"。又有张雨和柯丹丘韵，题"癸未十一月张雨为子明王君写"。此为宜兴子明好

---

① 参见《大观录》。

② 《强村丛书》本。

③ 《茶香室丛钞》。

收藏之事迹。翁方纲《天际乌云帖考》谓义兴王子明字光大。

倪瓒《集用王子明韵》七律一首云：

> 从俗浮沉多厚颜，醉筵舞袖作弓弯。雉罗孰是逃三窟，豹管能窥见一斑。纵酒已拼时共弃，歌诗犹与世相关。采薇岩穴聊终隐，林下闲云自往还。①

诗称“采薇岩穴聊终隐”，则此人亦隐君子也。云林又有三月十日义兴王子明送竹箘赋诗五律：“犹带雨露气，更怀泉石乡。此日山中客，笋蕨得新尝”之句。“富春山图”后加款云：“子明隐君将归钱塘，索画山居景，图此赠别。”称曰“子明隐君”。见于大痴画款之子明，原即王子明，为宜兴人，其人如云林以多赀而好古入道者。

至任仁发字子明，官水监而非隐君，早卒于泰定四年。又杨廉夫曾住其家之张彦材，其子名子时，号雪山道人，《画史汇传》子时作子明，然其人于永乐间诏至京，年辈较晚，当非大痴所与游者也。

六、黄公望之文友与画友

张雨集中，题黄子久画有三首：一为辞，首句“大山坳兮矗立”，一为四言，《题黄子久小幅山水》起句：“一丘桓桓，曲折余地，石濑浅浅，林薄翳翳②……”一为七言诗，诗云：“中峰大面削铁如，岩岫绮错非一途。上连阖道旁屋庐，寻窗数户愁崎岖。米颠所制三尺图，笔力视此微粗疏。阆苑之台迟子久，不归正为松江鲈。”此又见于张外史与袁子英所写杂诗卷五十五篇之中，后有至正二十一年杨维祯跋③。张雨又有《题大痴画山水》五绝一首云：“独得荆关法，金壶墨未多，异时传画谱，谁识病头陀？”④

《画苑大观册》第十四幅，黄子久“云壑幽居图”，款书“至正四年春日，黄公望送伯雨链师归句曲山”⑤，上有张肯题绝句。又《名画大观》第二十三幅，子久“深山亭子图”，张雨题七律云：“深山亭子曙光迟，萝茑萧森蔽四

① 《诗集》卷四。

② 《句曲外史集》卷一，3、4页。

③ 参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九。

④ 顾瑛《草堂雅集》五。

⑤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

垂。大木百围阴渗漉，青溪千仞碧淋漓。政须润色烟岚语，为洗苍顽林壑姿。只忆莆田陈应奉，争墩会有寄来诗。张天雨。”此首《句曲外史集》中所缺。

张雨藏有钱选画“浮玉山居图”，大痴为题句云：

> 霅溪翁，吴兴硕学，其于经史，贯串于胸中，时人莫之知也。独与敖君善，讲明酬酢，咸诣理奥，而赵文敏公尝师之，不特师其画，至于古今事物之外，又深于音律之学，其人品之高如此，而世间往往以画史称之，是特其游戏而遂掩其所学。今观贞居所藏此卷，并题诗其上，诗与画称，知诗者乃知其画矣。至正八年九月八日大痴学人黄公望稽首敬题，时年八帙。[1]

观舜举自题诗句，极以晋人招隐之篇。唯知诗然后可以知画，钱氏不特为画史，且为硕学也。大痴于钱氏可谓推崇备至。张雨题语云：“吴兴公蚤岁得画法于舜举。舜举多写人物花鸟，故所图山水，当世传罕。此卷盖写山居，景趣既高，笔墨精妙，尤为合作。诗亦雅丽，非近人语。仆以戊子秋七月，得于书肆，如获古图史云。”其器重霅溪，所见与大痴正同。张雨在杭州，初居西马塍建菌阁，后居葛岭，有西丹房、隐真馆，大痴亦居筲箕泉，故往来甚密。

王逢与大痴交稔，屡有题赠。《梧溪集》卷一，《奉简黄大痴尊师》云：

> 十年淞上籍仙关，猿鹤如童守大还。故旧尽骑箕尾去，渔樵长共水云闲。吹笙夜半桃花碧，倚杖春深竹笋斑。顾我丹台名有在，几时来隐陆机山。

又卷四《题黄大痴山水》云：

> 十年不见黄大痴，笔锋墨沛元气垂。绝壁双巑万古铁，长松离立五丈旗。蜀江巫峡动溟涬，阴岚夜束鱼龙冷（原作吟，宜从一本作冷）。峨眉更插空青间，差似胸中之耿耿。大痴与我忘年交，高视河岳同儿曹。天寒岁晚鸿鹄远，风雨草树余萧骚。风雨草树余萧骚，大痴真是人中豪。

---

①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七。

此篇系有小序文已见上。又大痴至正九年赠孙元璘画，王逢题句云：

大痴笔力破沧溟，为写巫阳十二屏。丹至夜寒霞气赤，石牀春雨土华青。不辞千日中山酒，新注虚皇《大洞经》。近得老杨长铁笛，天坛惟许小龙听。席帽山人王逢。

诗见《式古堂书画汇考》。邵复孺与王逢亦友善。至正乙丑，逢尝题《复孺屯田先生家世谱》，在《贞溪诸名胜词翰卷》中[①]。又大痴之"九珠峰翠图"上角王逢题句云：

层峦叠嶂青巃嵸，深坞微露儒人宫。晴霏裔裔吹不断，下覆春水光溟濛。谁家相对缘溪住，石梯蛇折黄华路。何当著我沙棠舟，放歌流下前滩去。梧溪王逢为草玄道人题大痴尊师画。

王逢，字原吉，号席帽山人，江阴人。事迹见《明史·文苑传》及《无锡志·流寓传》。

萨都剌《雁门集》卷三有《为姑苏陈子平题山居图黄公望作》诗七古句云："那如隐君不出户，读尽万卷人间书。有生穷壤贵自摅，布韦轩冕奚锱铢。便当买山赋归欤，石田老我扶黎锄。"陈子平即陈谦。考杨维桢《西湖竹枝集》，谦和诗云："楼下摊钱还上楼，花前夜醉晓扶头，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狂百日愁。"附有小传，称"陈谦字子平，吴郡人，博经史，工文章，金华黄公晋卿为一时词宗，慎许可。见其文，必咨嗟以为不易逮也。尝悼时流文气不古，手编《西汉文类》若干卷，行于时"。晋卿即黄溍也。明陆容（文量）《菽园杂记》卷十五："《逊志斋集》三十卷，其二十八卷内，勉学诗二十四章，本苏士陈谦子平所作，误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张士诚兵至吴，有突入其室者，胁其兄训使拜，不屈，刃其胸，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后散亡，独所著《易解诂》二卷，及古今诗数十篇，传于世。"陈谦《勉学诗》，陈石遗《元诗纪事》录其一首[②]。又张翥《寄陈子平时

① 参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

② 参见卷十九，《明诗综》仍误作为方孝孺作。

寓扬州》、《常以所作琼花诗见示》七律[①]，有“璚花新制人争写，应使扬州纸价高”之句。陈子平事迹可考，大略如此，其人籍姑苏，尝居扬州，与杨维桢、张翥、萨都剌唱和，大痴亦与素稔，故为作“山居图”也。

潘纯字子素，庐州合肥人，与黄大痴、杨维桢多往还。《辍耕录》记其佚事云：“嘉兴林叔大，掾江浙行省时，贪墨鄙吝，然颇交接名流，以沽美誉。其于达官显宦，则刲羔杀豕，品馔甚盛，若士夫君子，不过素汤饼而已。一日，延黄大痴作画，多士毕集，而此品复出，讥谑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视，遂揖潘子素求题其画。子素即书一绝句云：‘阿翁作画如说法，信手拈来种种佳，好水好山涂抹尽，阿婆脸上不曾搽。’大痴笑谓曰：‘好水好山，言达官显宦也。阿婆脸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复加一句云：‘诸佛菩萨摩诃萨。’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谢语，即僧家忏悔也。’哄堂大笑而散，叔大数日羞见客。”

邵亨贞与黄一峰往复诗词，又有下列各首：

(1)《一峰道人画“九山雪霁”》：

大雪漫空暗九山，晋人遗迹杳难攀，老仙只在扶桑外，借得瑶京鹤驾还。

(2)《题黄一峰画扇》七绝，不录。

(3)《暗香》：吴中顾氏“四时月色亭，陆壶天倡始用白石先生元韵以咏，黄一峰持卷索赋。”

水边寒色，又怎禁、傍晚一声长笛。广苑日斜，玉蕊疏疏未快摘。回首江南、旧梦何处觅。黄昏诗笔。纵近日雪满西泠，谁解为移席。

萧瑟。更幽寂。记驻马断桥，顿觉愁积。倚风暗泣。离黍残碑尚追忆。绝艳无人管领，潮自落、吴山横碧。便想象、风景好，可能再得。（卷二）

“九山雪霁”即“九峰雪霁”，此图另有高手摹本。张丑《书画舫》云：“子久绢本‘九峰雪霁’，至正九年为班彦功作，笔意简古，理趣无穷。”彦功为班惟志字，又号恕斋。官浙江儒学提举，大梁人。与张雨、许有壬屡有唱

① 参见顾瑛《玉山草堂雅集》卷四。

和[①]。邵远平《元史类编》（二十三），及席世臣《元诗选》癸集（丙）有传。张庚《图画精意识》云：

> 是图大痴极经营之作，无平日本色一笔，洵属神化，直夺右丞、营丘之席。以其纯用空勾，不加点缀，非具绝大神通不能也。

盖为大痴精心之作。

公望获罪归后，更名一峰。元人颇有投赠。张炎《南楼令送黄一峰游灵隐》云：

> 重整旧渔蓑。江湖风雨多。好襟怀，近日消磨。流水桃花随处有，终不似，隐烟萝。
>
> 南浦又渔歌。挑云泛远波。想孤山、山下经过。见说梅花都老尽，凭为问，是如何？[②]

此首向未经人引用，故为录出，时大痴方归隐西湖也。

大痴尝为杨维桢写"铁崖图"，款云："大痴为廉夫画。"唐棣题云："一峰道人，晚年学画山水，便自精到，数年来笔力又觉超绝，与众史不侔矣。今铁崖先生出示此图，披玩不已，当为之敛衽也。"此图现在故宫，简目列成二二七，京都小川氏家亦有铁崖图，皆为后仿本。贝琼撰《铁崖先生传》，谓"（维桢之）父宏，为筑万卷楼铁崖山中，使读书楼上，去梯，辘轳传食……因号铁崖[③]"。铁崖盖绍兴之山名也。大痴至正九年赠孙元璘画，有杨铁崖题句，署辛丑冬十一月廿有二日，铁笛道人在吴氏桂隐堂试刘士先经贡墨书[④]。

维桢目大痴子黄公望为奇士[⑤]尝与大痴扁舟游东西泖间[⑥]。其交情可见。又尝和大痴艳体，见《四部备要》本《铁崖逸编》。

杨维桢有《西湖竹枝集》。自序作于至正八年，称闲居西湖七八年，与茅

---

① 《贞居词》有《满江红》玉簪次班彦功韵，许有壬《圭塘乐府》有《沁园春》次班彦功韵。

② 《山中白云》，《全宋词》3493页。

③ 《贝清江集》卷一。

④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八。

⑤ 《东维子文集》二十八《鲁钝生传》。

⑥ 同上集《跋君山吹笛图》。

山外史张贞居（雨）、苕溪郯九成辈唱和。是集收黄公望和作一绝云：

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坟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沧波无处寻。

又系小传云：

黄公望字子久，自号大痴哥，富春人。天姿孤高，试吏弗遂，归隐西湖筲箕泉，博书史，尤通音律图纬之学，诗工晚唐，画独追关仝。其据梧隐几，若忘身世，盖游方之外，非世士所能知者也。

杨氏《西湖竹枝集》，有“中央图书馆”藏明季诸暨陈于京刊本，又丁丙《武林掌故丛编》本，记当日湖上文友，各人附有小传，极饶史料价值。其称公望自号“大痴哥”，多一“哥”字，甚为有趣。大痴此诗，收入《元诗纪事》二十一。明陆容《菽园杂记》谓杨铁崖《西湖竹枝词》，和者一百二十二人，大痴即其一也。

故宫藏大痴“九珠峰翠图”，中间杨维桢句云：“九珠峰翠接云间，无数人家住碧湾。老子嬉春三日醉，梦回疑对铁崖山。铁笛。”此幅上有“邵氏容春堂书画印”，盖无锡邵宝旧藏。李霖灿认为真迹。大痴作品，经铁崖题句，不一而足。上述大痴所绘“铁崖图”，式古堂著录较故宫本多赵奕、潘纯等人题句。赵奕诗云：“铁崖道人吹铁笛，一声吹破云烟色，却将写入图画中，云散青天明月白。古汴赵奕。至正十年岁庚寅十月二十日，书于清胜轩。”按，赵奕字仲光，为故宋王孙文敏仲子。潘纯字子素，淮南人，已见上考。喜为今乐府，杨氏《西湖竹枝集》中均有诗赠之。诸人皆西湖吟侣，至正十年铁崖正居西湖，故可定大痴此幅乃在西湖时所绘。元时画人集中之地，论者每举苏州为中心，实则杭州亦一重要地区，而杨铁崖之领袖群伦，提挈之功，亦不可忽视也。

大痴画友，张雨、倪瓒均为道教中人，故交契特厚。元时画人，其名绘多经大痴题识，如吴镇“墨菜图”，张渥“渊明像”，方方壶之“松岩萧寺图”，曹知白之“重溪暮霭图”，倪瓒之“六君子图”，均见温氏所辑《史料》。其与画人合作之幅，“江山胜览”，与云林合笔，先后十年。与王蒙合作“竹趣图”，大痴题句云：“叔明公子，文敏公之外孙也。天姿神品，其于翰墨，

深入晋汉，至于鉴裁，尤所精诣，沤波之宅相，非子而谁耶？至正壬辰冬，公望。”又与王渊合作“东山隐图”，上有道士张无为诗笺。上举诸例，具见大痴与元时诸画坛交往之笃，故吴镇于至元二年丙子，尝为大痴作“中山图卷”焉①。

顾嗣立《元诗选》有《大痴集》，收诗甚多，大半为题画之作。题顾恺之“秋江晴嶂图”云：“一日太朴出示，惊赏不已。”题王维“秋林晚岫”云：“不谓太朴于中州友人家，又得此卷。”太朴即危素也。又题李成画册云：“今见善夫先生所藏十册，不觉心怡神爽。”原迹真伪未可知。善夫即顾信，赵子昂之门人也。尝官浙江军器提举，见附录“善夫”考。

《图绘宝鉴》卷五：“张中字子政，松江人，画山水，师黄一峰，亦能墨戏。”子政与一峰同乡，故及其门。顾复收其“困学斋图”，白纸短卷，子政笔也。款一峰道人，后人以黄子久氏图书盖之，固可以齐驱子久，但款字不类。“困学斋图”必为鲜于伯枢作。顾氏又云：“山景纸幅，亦子政笔也。后人剜其款识，而存云林诗题，谓之云林。”此皆张中画混为黄倪，且加一峰伪款之例。子政山水今未见，故宫存其花鸟三轴，桃花幽鸟尤有名。杨铁崖题句“几年不见张公子，忽见玄都观里春”者也。大痴伪画，前有人取张中画为之者，鉴赏家不可不知也。

附 “善夫”考——跋子昂为善夫写竹

美国克利佛兰博物馆有赵子昂竹石一幅。题云：“为善夫写。”善夫即顾善夫，名信，为赵文敏学生，从其学书，侍笔砚间，几二十年。赵书《归去来词》，善夫为刻石。末署“延祐九月，门生崑山顾信善夫摹勒上石”。在镇洋县学②。《吴郡金石目》赵文敏兰竹款：“顾善夫以公事至都，将南旋，用此纸求画，乃为作此图，子昂。”今其石不知所在，是善夫屡以子昂画泐石也。柯九思有顾善夫《怡乐堂序》，称其仕宦数年，旋返故里，构别业于玉峰之阳，题其堂曰怡乐③。善夫事迹，亦见《六研斋二笔》，称其官浙江军器提举。其墓志近年出土，罗振玉尝为跋④。罗氏藏善夫楷书《金刚经》。善夫刻赵文敏法书曰“墨妙亭帖”。册首题“墨妙亭书法”，末署“泰定改元，岁在甲子，

---

① 参见《湖社月刊》一至十册。

② 参见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下。

③ 至正辛巳作，曹元忠辑《丹丘集》据《宝绘录》十三。

④ 参见《永丰乡人丙稿》四《元顾信墓志跋》。

仲春十有九日，门生崑山顾信善夫摹勒上石，及姑苏吴世昌刻款”。于其师服膺拳拳，可谓能得其薪传者。

黄公望题李成画册：“今见善夫先生所藏十册不觉心怡神爽，正如离尘壒而入蓬壶也。”此册真伪不可知而善夫当即顾信。

“清明上河”有一伪赵雍临本，题“皇庆□□春，为善夫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吴兴赵雍仲穆”。款有白文印：“玉峰顾信善夫收藏印。”善夫侍文敏久，故仲穆为其作画，唯此本乃伪托。或仲穆原有此稿，好事者重据临摹耶[①]？

顾善夫曾集十大家书，加以珍袭[②]。善夫晚号善乐居士，至正九年二月卒。

七、大痴之书法

大痴书法，见于著录者，有黄大痴手札，“顿首宁极路教先生阁下……欲求大笔，临‘黄庭’，‘乐毅论’二帖，以为矜式”一篇，又“黄子久书《世说新语》”，俱载《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八。张丑《清河书画舫》云：“黄子久好作小楷，圆熟中饶古意，别有一种韵度。盖自赵文敏公而下，指不多屈，在俞和、倪瓒以上。今观所书《世说新语》，如飞鸟依人，翩翩可喜，真赏者当亟见也。”大痴《芝兰室铭》有长篇小楷题识，董其昌云：“黄子久小楷，如此遒古，不减晋唐当行字。而题画右款草率具体，竟掩其真书。古人深远善藏，不必一一自见。至如此画之老以取力，此书之嫩以取态，皆变体也。”张董二家皆极赏其小楷。大痴书画有学云林者，如“春林远岫图”，《书画舫》云：“小幅全学倪云林，清逸可爱，上方题咏，作蝇头细楷，生平罕睹。”可见大痴小字之精。

大痴老年题画款识最可信者，为故宫所藏曹云西“群峰雪霁图”中题语，书法印章，与《无用师卷》上款印完全相同。其跋云：

> 云翁为西瑛作此，时年七十有九，而目力了然。笔意古澹，有摩诘之遗韵，仆之点染，不敢企也。至正庚寅五月十一日，大痴学人识。[③]

---

① 参见刘渊临《清明上河图考证》。

② 柯九思《丹丘集》。

③ 《故宫书画录》卷五。

至正庚寅为十年（1350），盖与“富春山卷”同岁所书。遒劲沈著，可谓人书俱老。视子明卷款之用笔偏侧，草率乏力，不可以道里计。吴其贞谓“书法与题臧良‘双雀图’无异[①]。”又大痴为云西题“重溪暮霭图”云：

云老与仆年相若，执笔濡墨，既有年矣：老而益进于今诸名胜。善画家求之，巧思者甚多；至于韵度清越，则此翁当独步也。至正九年五月廿五日，大痴学人公望题识，时年八十又一。[②]

时为至正九年，则先一年写者。其他较长之题跋，见于著录，而为人所忽者，记之如次：

（一）跋文信国诸札：

呜呼！此文山先生真迹也。详玩此书，乃空坑之败之后，遗其所知者之书。盖是时天厄甫脱，劲敌在后，流离颠沛之际，荒迷不次之秋也，而其笔意乃雍容娴雅，无一毫惊惧荒迫之状如此。然非素存素养之，孰能如是乎？毛氏幸得此书，今读其辞，想其事，令人心胆奋扬，精神凛冽，有不胜其感激者焉。因泣下而谓，夫后世之为人者，其立心操行亦当如何耶？一峰。

（二）跋李倜临右军明府诸帖卷：

员峤作画，息斋伯仲间。其临摹又颉颃于松雪、困学二老，时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谓难矣。员峤至今存，虽独步可也，翰墨特其余事。至于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至顺辛未仲春望日后学黄公望。

大痴书文信国札。温氏《史料》未收，款署一峰，以其题马远“三教图”亦署“一峰”证之，必为大痴所作。又题李倜临王帖，倜字士弘，号员峤真逸，官集贤侍读学士。此卷赵子昂跋，称李氏无帖不临。黄石翁跋，称“拟晋斋临帖，用笔精到”。大痴则誉其书可颉颃赵松雪与鲜于伯几，尤叹其志趣超然，令人起敬。员峤以“拟晋”名斋，犹米老宝晋之流欤。此二跋不知书

① 《书画记》，244 页。

②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廿二。

于何时。观其措辞慨当以慷，诚如戴表元赞，称大痴“呻吟盘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鲁之学”。岂可徒以寻常画家目之耶？

大痴又有《天马赋跋》。董氏《画禅室随笔》云：“（米）襄阳书《天马赋》，所见已四本，一在新都吴氏，后有黄子久诸元人跋。子久云：‘展现之时，有一大星贯斗而坠，其声如雷[①]。’”此又大痴书跋之断句。《平生壮观·九》记钱选“山居图”、赵孟頫“古本幽禽”，俱有大痴题跋云。

① 《临天马赋书后》。

沈周、董其昌临富春卷及有关问题

（以下各节图版见图一——九）

董其昌《画旨》云：

余以丙申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岭图卷”，以丙寅秋得沈启南仿痴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闻白石翁有出蓝之能，乃多本家笔，又杂以米家笔戏，其有似者过半，不若逊之。此图气韵位置，遂欲乱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窗观。长蘅鉴定，书此以志崇慕。

又清青浮山人辑董华亭《书画录》云：

仿黄大痴“富春大岭图画卷”凡四接，长二丈二尺。

黄子久富春大岭图，沈启南家藏物也。锡山谈参军得之，后归周台幕。友人华中翰为予购之。

尚有启南拟作一卷，在锡山吴太学家，因临其位置识之。董玄宰。

茂先此卷，得之新安罗氏，为太史的笔。余谛审之，款杨不弃所摹，适太史过访西湖，出以相质，谓是二十年前笔，今不复作此伎俩。盖公初学子久，后泛滥于五代南北宋，故笔法先今微有不同，具眼者当自辨之耳。徐尔垣。[1]

① 《灵鹣阁丛书》本。

观此二条，知董华亭于丙申冬得“富春大岭图卷”，年月与《无用师卷董跋》之题“丙申十月七日”正合，盖即万历二十四年。此一长卷，董其昌称之为“富春大岭图卷”。又云以丙寅秋得石田临本，丙寅即天启六年，相隔三十年，大痴原卷及石田临本，二卷始合并归董氏。《画旨》董题在丁卯，请李流芳（长蘅）鉴定，丁卯为天启七年，即丙寅之翌岁也。石田摹本，著录于《大观录》卷二十。卷末亦有董氏跋云：

> 大痴“富春大岭图”，旧为余所藏，今复见石田翁背临长卷，冰寒于水，信可方驾古人而又过之。不如是，安免重儓之诮。丙寅九月望，观于惠山，其昌。

与《画旨》称丙寅秋得沈启南仿痴翁“富春卷”事亦吻合。《书画录》引董跋，乃为董氏临本卷后自题识，谓启南拟作一卷，在锡山吴太学家，而此云观于惠山，则乃得自无锡吴氏也。

石田摹本，《平生壮观》卷十称曰“‘富春图’纸六幅，长几三丈，高尺余，浅绛色，与原出稍异。”吴升《大观录》卷二十记云：“纸本，跋书尾纸，极力追摹子久丘壑位置，小同大异。但黄翁水墨淋漓，此设色浅淡，黄行笔如绵裹铁，此苍古挺劲，骨胜于肉。黄淘汰董巨，独标性灵，此则荟萃董巨之长，另辟元人妩媚。虽摹痴翁，骎骎有度骅骝之势。”沈本先有沈周自跋（见下），继有成化丁未姚绶《题溪山胜处图歌》云：“溪山有胜处，每恨不到眼。今日见画图，百里归一览。昔年落笔云是谁，井西道人黄大痴。若推北苑作大匠，未信释巨真吾师。远树浅绿近山赤，长波不动天光碧。岂无村庄闹鸡犬，亦有渔船并吹笛。汀花岸草各自媚，竹屋茅亭相阒寂。绝怜临者能逼真，不甚用墨多丰神。郡斋政简恣开阖，欲与溪山为主宾。溪茫茫，山历历，溪平铺练山列戟。唯尊泰岱数峰青，未数扬州五湖白。我生亦与世味澹，见此撩动溪山癖。便呼笔砚来我前，凌驾大痴逼巨然。欲游巨室闯北苑，一丝写出江南天。书题此卷还郡斋，狂言问君惬所怀。涉溪安得与君采芳芷?寻山信我踏青鞋。我将送君北上御史台，画船凌风挂席来。更与溪山增气象，人识君有磊落澄清才。他时相忆复披展，溪山如旧故人远。吴郡节推樊君舜举，得大痴临本，喜甚，征余作歌，溪山胜处，画得之，歌则不逮焉。成化丁未重九前一日姚绶题。”按石田临本自跋作于成化丁未中秋日，而姚公绶诗

题于同年重九，是沈氏临本成不久，该卷即归樊舜举所有。次为吴宽七古，起句“大痴道人唐郑虔”。《匏翁集》卷二十录此，题作“沈石田先生追仿黄大痴长卷为林御史舜举题”，“林”字乃“樊”之误。即石田跋之节推樊公也。其次为隆庆四年文彭及辛未九月周天球题记。

隆庆时周天球等同时得并观黄大痴之“无用师卷”及石田摹本于天籁堂。兹将两卷沈、文、周题跋，比较如下：

无用师卷

沈跋：

大痴黄翁，在胜国时，以山水驰声东南，其博学惜为画所掩。所至三教之人，杂然问难，翁论辩其间，风神竦逸，口如悬河。今观其画，亦可想见其标致。墨法笔法，深得董巨之妙。此卷全在巨然风韵中来。后尚有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独此画无恙，岂翁在仙之灵，而有所护持耶？旧在余所，既失之，今节推樊公重购而得，又岂翁择人而阴授之耶？……

文跋：

右大痴长卷，昔在石田先生处。既失去，乃想象为之遂还旧观，为吾苏节推樊公得之，是成化丁未岁也。至弘治改元，节推公复得此本，诚可谓之合璧矣！今又为吾思重所得，岂石田所谓择其人而授之者耶？思重来南京，出二卷相示，为题其后。隆庆庚午四月，后学文彭记。

石田摹本

沈跋：

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其自识亦甚惜。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诗题于上。遂为其子乾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尔。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

文跋：

石田尝临大痴小画，自题云：恰好二百年来翻身，出身作怪，盖自拟于大痴矣！然世之人不以为过，而辄亦谓之大痴，以其胸中有大痴力量耳！不然，几何不为东家施耶？观于此卷，尤信。思重太常，既得大痴之卷，而又复得此，诚可谓合璧矣！隆庆四年，岁在庚午初夏，后学文彭题于金陵寓舍。

王题：

隆庆辛未中秋后三日，敬观于梁溪谈氏澄怀阁，太原王穉登。

周题：

百谷阅后四十二日，周天球在天籁堂，得并观二卷者弥日。	辛未九月廿八日，周天球在天籁堂，纵观竟日。

按樊舜举既于成化丁未得石田临本，吴宽为之作歌。至弘治改元，复获大痴长卷，继而两卷悉归谈志伊。辛未即隆庆五年，“无用师卷”天球跋云：“百谷（即王穉登）阅后四十二日……得并观二卷”，计至九月二十八日，恰为四十二日。“二卷”皆在天籁堂并观弥日，所谓“二卷”其一为大痴原制，其一即石田此摹本也。文彭于石田卷跋称：“思重太常，既得大痴之卷，而又复得此，诚可谓合璧矣！”谓谈思重并得黄、沈两卷，而文、王、周三氏得合观之，诚奇遇也。

董氏所仿“富春大岭图画”卷，徐尔垣谓初疑为杨不弃所摹。不弃为杨名时字，歙人，善临摹，见《无声诗史》。又谓得之新安罗氏，由卷中钤印，知指罗世良。青浮山人录董华亭自跋称：“是图沈启南家藏物也。锡山谈参军得之，后归周台幕，友人华中翰为予购之。”观其在大痴“无用师卷”，万历丙申十月七日自跋则云：“忆在长安，每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所记较为翔实。查“无用师卷”中，有“周炳文”一印。《无锡金匮志》十六选举表有周炳文，顺治十一年举人。年代较晚。炳文，字文季、又号筠如。生于万历四十年，卒于康熙七年（1612—1668），年五十五。其先人徙居无锡之景云乡，土人称其乡曰周泾。清代学者为炳文撰传志者有二人：一为王源所作之《周孝廉传》[①]，一为汪琬之《周文季墓志铭》[②]。王源称周氏为文赡逸，工书法，而技勇绝人，负文武才，惜其不为世用。周台幕未知何人。谈思重即谈志伊字，号学山，无锡人，官中军督府经历，事迹详赵用贤《松石斋集》卷十九《谈君墓志铭》[③]。思重工书画，事迹详《无声诗史》。历代名画高册有谈思重“墨

① 《居业堂文集》卷四。

② 《尧峰文钞》卷十五。

③ 思重为谈恺之子，恺嘉靖五年进士，尝镇两广，平寇有功，著《平粤录》。

荷翡翠图"，在第二十一幅①。彼又字"公望"，岂以得大痴此卷而取名耶？《无锡志》二六艺术传谓"志伊既而遭家多难，先业荡废，乃尽斥余产走金陵逐游治"，此两卷殆于是时散出。此卷嗣由谈志伊归周台幕。由董氏丙申自跋。彼于周台幕处见此卷，乃在长安（北京）征逐之际，而华中翰为其购入，则在彼取道泾里之时。泾里在无锡，其地为顾宪成读书处②。而此卷又有安绍芳及懋卿父各一印③。绍芳字懋卿（一作茂卿），无锡人，又号砚亭居士。《无声诗史》有详传，居无锡之胶山，叶昌炽称其"胶山楼观甲天下"者也④。后更名泰来，又字未央。山水摹大痴、懒瓒。又有安广誉，字无咎，亦工山水，出自子久。《桐阴论画》称"无咎山水源本家学，取法子久"，"丘壑间静穆之气，深得痴翁三昧"。广誉从子璿，字孟公，亦善山水，隐居罨画楼，藏书万卷⑤。安氏安国桂坡之后，一门俊彦，累世皆画家。故《故宫周刊》有安绍芳扇面山水⑥。是"无用师卷"亦一度经安绍芳收藏，此可补吴湖帆该图收藏沿革表之缺。

安绍芳、广誉画皆学子久，以其家藏有此"富春山卷"，绍芳之年与董其昌相反，安是无锡人。而泾里一地，正在无锡，由此恍然于董其昌万历丙申（二十四年）十月七日，跋中所谓"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余会合，获购此图"数句之事实，即指彼取道无锡，通过华某之疏通，可能向安绍芳家中购得此卷。是卷本来即在无锡，隆庆时藏于谈志伊，不知何时流入安绍芳家。安氏为高赀巨族，在无锡与高、顾理学，华、秦文采，地位可以互相颉颃，故董其昌委托华中翰代为"和会"接洽焉。

张丑（青父）《清河书画舫》云："黄一峰画卷，自当以'富春山图'压卷，'江山胜览'次之。"又补云："黄子久'富春山图'，小墨纸本轴卷，今在宜兴吴氏，后有李贞伯、沈启南跋，极称许之。在吾家'溪山雨意图'上，或以简洁少之，过矣。"青父此书编成，据其自序署丙辰中秋，即万历四十四年，所录书画，非尽目睹，其言"富春卷"在宜兴吴氏，此条记于"补"录部分，则当为丙辰以后事耳。青父为张应文（茂实）之子，茂实藏书曰"清

---

①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

② 详见附录"泾里考"。

③ 《石渠宝笈》三编"懋"误作"樊"。

④ 《藏书纪事诗》。

⑤ 《清诗纪事》卷一。

⑥ 《周刊》一百六十一期。

秘藏”者，王稚登（百谷）序谓取倪瓒清闷阁意者也。百谷亲见黄卷沈摹两卷于无锡谈思重处，张青父则见之于吴氏，谅必在大痴此卷已由董华亭质于吴氏时也。

“无用师卷”大痴自题“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知止堂于明时为松江夏世泽所居，世泽之子为夏濬，字仲深（或作仲渊）。其先世夏椿藏法书名画之所，赵孟頫为题“知止堂”匾。黄大痴即于此作画。见李日华《六研斋三笔》。

南京博物馆之“富春大岭图”为邵亨贞作者，诗塘有明祝允明、清吴锡麒题，画幅两侧有翁方纲、宋葆淳、王拯、李佐贤四跋，又有宋葆淳、何昆玉、何瑗玉兄弟、冯敏昌、李宗瀚等人印章。此画盖尝传入粤东，故有何李等印。是图上题“富春大岭图”五字，下有“黄”字印。张庚《图画精意识》记：“狄生讷斋，持大痴‘富春大岭图’问余。是图特写严江真景，危峰连绵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纯用湿笔，连皴带染而成。……黄鹤山人诗，墨气淋漓貌得真。云林子跋，笔墨奇绝可宝，二公能手，故能道其妙，王诗倪跋并附。‘千古高风挹富春，倦游何日见嶙峋？先生百世称同调，墨气淋漓貌得真。黄鹤山人王蒙。’‘大痴老师画富春大岭图，笔墨奇绝，令人见之，长水高山之风宛然在目，信可宝也。至正廿二年壬寅倪瓒记。’”此为另一幅之“富春大岭图”，其上有王蒙诗，及云林至正廿二年题识，南京博物馆藏轴则无之。

“富春大岭图”，正德间石田亦有临本，其诗题云：“酒散灯残梦富春，墨痕依约见嶙峋。山光落眼浑如雾，莫怪芙蓉看不真。征明灯下强余临大痴‘富春大岭图’，老眼昏花，执笔茫然，以诗自诵不工尔。八十翁沈周丙寅。”（《郁逢庆书画记》）《平生壮观》云：“富春大岭，水墨，中短纸幅，诗跋灯下为文衡山作。虽云仿富春山，而能自运笔墨。”（卷十）时石田已八十翁矣，丙寅即正德元年也。

《十百斋书画录》下，董其昌论书画卷内记大痴“富春山图”。《铁网珊瑚·九》董其昌论大痴山水跋云：“子久论画，凡破墨须由淡入浓。此图曲尽其妙，平淡天真，从巨然风韵中来。余家所藏‘富春山卷’，正与同参也。甲寅春三月，董其昌题。”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是时富春卷仍在董氏手中。

顾凝远《画引》自述闻见云：“流览三十年，闻见杂糅，未遑概举，要其至者，间尝寓目。凡山水如惠崇卷，黄大痴‘富春山图’，赵松雪‘鹊华秋色’、‘水村图’，赵干‘江行初雪’，大米‘大姚村’，小米‘云山’，徽宗

'雪江归棹'，惟巨然小卷，实范宽笔也。海内收藏家，琅函玳匣，见少闻多，未能甲乙。”按顾书诗瘦阁本刊于崇祯八年乙亥，时董尚未卒，书中屡提及董氏，其见大痴“富春山图”，谅于华亭处见之。

又明末画人多仿此图：

（一）项德新

项德新“仿大痴山水”并题：云过钓处峰疑吐，石瞰桐江水自湾，信手拈来竟谁是，神游子久富春山。仿大痴笔，项德新。①

（二）李日华

竹懒仿子久“富春山图”并题卷：雪消春水动涵光，冻柳垂枝未破黄，不信沧江有诗句，富春山下问渔郎。竹懒写于淡然无营斋。②

足见明季项德新、李日华均见过此图，而“富春山图”之名，在此际已名噪一时可知矣。

董其昌临“富春卷”，又有所谓“三癸”者，王澍《虚舟题跋》卷十云：

董文敏自为庶常时，始见大痴老人“富春卷”。此卷经始癸巳，去其为庶常时才五年，盖正初学大痴时作。自癸巳至癸酉，中更四十年，乃始成之，计此时公年老矣。而瘦清纯，与少年不异，用力深，故久而不变也。世人朝学执笔，暮便失之，辄以自诧于人曰：学贵善变。嗟乎！彼直未尝学耳！岂知学之不变，乃始能变。孙虔礼言，学之者贵精，拟之者贵似，书与画无二理也。

董文敏临“富春图”，余篆题卷首曰“三癸”。三癸者，颜鲁公刺湖州，为亭于杼山妙喜寺东南，以癸丑岁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故名曰“三癸”。文敏此卷，经始癸巳，润色癸亥，成于癸酉。余本其精链之意，历时之久。故亦以“三癸”名之。庚戌春，帆溟携来九龙山斋，杜生受兹为华十五淀山临一卷，并属帆溟书董跋其上，受兹年才二十，援毫濡墨，便足排突长老，淀山殊赏之。固其宜矣。

---

① 《式古堂书画汇考》，522页。

② 《式古堂书画汇考》，531页。

此卷经始于癸巳，即万历二十一年，润色于癸亥，为天启三年，成于癸酉，为崇祯六年。按董购得大痴原卷在丙申（万历二十四年）冬，得沈石田摹本在丙寅（天启六年）。癸巳作此画时，大痴原卷尚在他人之手。癸亥犹未得沈本，至癸酉始完成之，前后历四十年。又三载即谢世矣。

石田临本淡设色，徐邦达谓民国初在汪士元家，见《麓云楼书画记》。

故宫又有另一"富春山图"临本，有款识云："子明隐君，将归钱塘，需画山居景，图此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四行，下有"黄氏子久"一印，字体草率，与大痴题曹云西"群峰雪霁"款，书法相去悬远，知出于后添。拖尾有孔谔七古，书法古拙。其前有邹之麟跋四行。考《阙里志》，孔谔字贞伯，为永乐六年进士，岂有邹臣虎反在其前之理？孔诗必从他处截取拼接。卷末有"成化丙戌九月，完庵刘珏鉴藏"十二字，卷前有"完庵"一印，卷后有"延美"一印，皆可疑。前隔水董其昌跋七行，后隔水邹之麟跋四行，均后人自"无用师卷"中董邹两跋加以节录之伪跋。此卷末段最精彩之高峰及平坡远山被截去。前部较烬余之"无用师卷"多出三段有奇[①]。起段大致同于美国弗瑞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王石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笪重光所摹之本。此"子明卷"既无吴之矩等藏印，与云起楼藏物全不相干，分明为另一临本。卷内有"唐氏孔明"、"半园外史"及"瞿起田、耕石斋"等收藏印。如唐、瞿两家印为真，则此卷必为明时摹本。考瞿式耜耕石斋藏画甚早。士林"故宫"藏董其昌画册，自识云："此册余数年前所画，为友人持去。偶过虞山，访稼轩先生于耕石斋，出所藏书画见示，重觏此册。"末署"丁卯春三月题董其昌"[②]。丁卯为天启七年，明年即崇祯元年戊辰，钱谦益《有学集》哭稼轩一百十韵，自注云："已下叙其戊辰后归田燕游之事。"观董氏此跋，耕石斋藏画实在崇祯以前，且所藏书画，董氏实曾寓目。此"子明卷"末段后，切去"瞿稼轩"收藏押缝印，只存四分之三，自非重裱时盖上，则作伪者在瞿氏之前。岂瞿氏心知此卷为临本，故未出示董氏欤？董氏从未提及瞿家有此卷。及归于唐家，唐氏似亦不作真本看待也。

唐孔明即唐宇昭，为唐顺之后人，与泰兴季氏为亲戚。季沧苇（寓庸次子）夫人唐氏即唐孔明父之女，荆川四世孙也[③]。唐宇昭与吴问卿时有往来，彼于己丑仲冬，尝观唐寅之"高士图"于云起楼。是图有宇昭子唐光跋，略云：

---

① 指《故宫周刊》影出四五八—四六一各期所载。

② 《故宫书画录》一，126 页。

③ 见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

此六如先生“高士图”卷，乃荆溪吴氏物也。己丑岁曾侍先君同观于云起楼。明年庚寅，其主人病不起，拟以素所珍爱诸物殉葬，虑不能如愿，遂于临逝时，集置榻前，付之一炬。此卷与黄子久“富春图”，同遭厄劫，作罢论久矣。居恒讨论及此，辄为浩叹！癸亥冬过荆溪，偶于一俗贾手获观此段，且惊且喜，惜前后尽成灰烬，犹幸存高士图三字影，暨王跋一段，而识悉归乌有。使非先君有抄录原本在，不几为千古疑案耶？遂多方购之，以作枕中秘。

“高士图”亦为吴氏云起楼烬余之物，与“富春卷”同遭回禄之厄。此残卷现藏士林“故宫博物院”，院藏尚有唐寅之“秋墅闲吟图”，内容相同，乃明时摹本，而有文徵明真跋。题子明款之“富春山卷”，及乾隆跋云：“原名山居图。”以内容与“无用师卷”相同，故乾隆谓旧签题偶遗去“富春”两字。此“子明卷”，董邹两跋之为后加，早成定谳，但此可视为一较早之临本，不必详论。

又清初丹徒吴子远，亦尝临子久“富春图”，周亮工记其自题画云：“观子久‘富春图’，纯用中锋，如右军作草书法，乃知世人所摹，尽隔数壁，乙巳初夏，漫为临此。”该卷有李渭清、邹祇谟订士等题句，见《读画录》。

《十百斋书画录》记李永昌山水画多卷，其一为李永昌“九峰雪霁”，自题云：“子久‘九峰雪霁’，孙无逸临成副本，直欲夺蓝。此幅余以意为之，不欲向子久喉下讨气也，一笑。李永昌书。”是永昌尝仿大痴“九峰雪霁图”也。永昌字周生，休宁人[1]，有诗四卷[2]，名曰《画响》，皆阐扬画理。吴其贞记其曾得梅道人“高松平远图”。又于戊寅九月十三日，同观王蒙“南冈草堂图”于毓石上人处[3]。永昌为汪之瑞师，收藏颇富。之瑞字无瑞，号乘槎老人，休宁人。悬肘中锋，运渴笔焦墨作山水，尝言“厚不因多，薄不因少”[4]北山堂藏有汪画一帧。

① 《无声诗史》作新安人。

② 见《徽州志》。

③ 《书画记》一。

④ 《国朝画征录》。

附 泾里考

“富春山图卷”万历丙申董其昌跋称“取道泾里”。泾里一地所在，《无锡县志》卷十四古迹云：

> 小心斋在泾里，明顾端文宪成读书处。旁有同人堂，月集诸从游者……弟允成亦有小辨斋，在城东隅箬叶巷。[①]

又卷十二“赠侍郎顾学墓在泾里”。考顾宪成集名《泾皋藏稿》，宪成又号泾阳。其弟允成，号泾凡，皆与泾里地名有关。泾里在胶山下，即顾氏读书之处，故又称泾皋。高攀龙《承贤桥记》云：

> 锡城中有箭沙九通者一而已……唯在冉泾里者，计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为文庄公邵二泉先生故里。[②]

按卷三《水利》以“冉泾河”为第三箭河，其名冉泾里者，当以此河得名，冉泾河所在，可称冉泾里，可见泾字得与“里”字连属，以为地名。

胶山为安氏世居之地。《藏书纪事诗》引《无锡志》云：“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好古书画彝鼎，购异书。”又“安绍芳，字懋卿，所居胶山西林，广池十顷，带以华薄，蔚然深靓，曲桥飞楼，逶迤夭娇，杂置图书彝鼎其中。名士过从，置酒刻烛，至忘日夜”。又“西林胶山，安氏园也。嘉靖中，安桂坡穿池广数百亩，中为二山，以拟金焦。至国孙绍芳，即故业大加丹雘，与天下名士游赏其中。二百年以来，东南一名区也”。安绍芳之西林，即在胶山下泾里。黄大痴为无用师写之卷，一度为绍芳收藏，故董其昌于奉使归途，亲往其地，由友人华中翰之介绍而购得之。

---

① 引《金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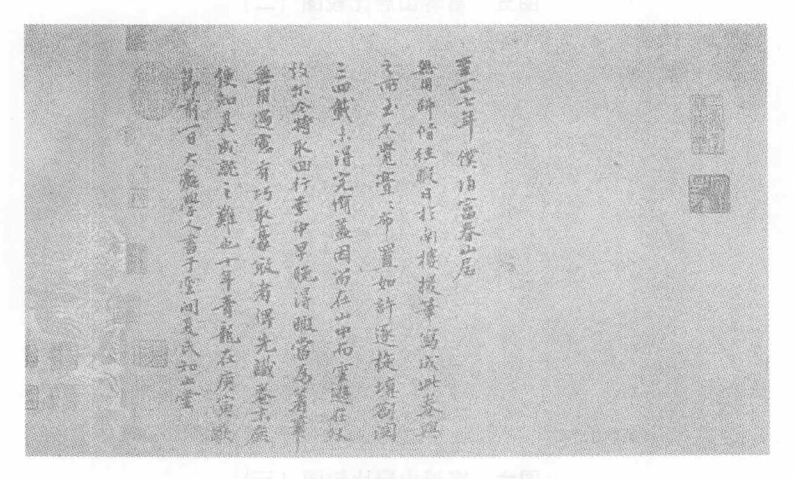
② 《无锡县志》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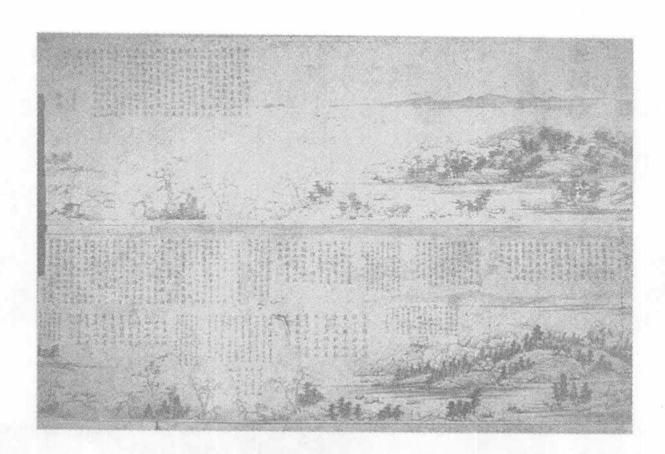
图一　王翚《仿富春山居图卷》（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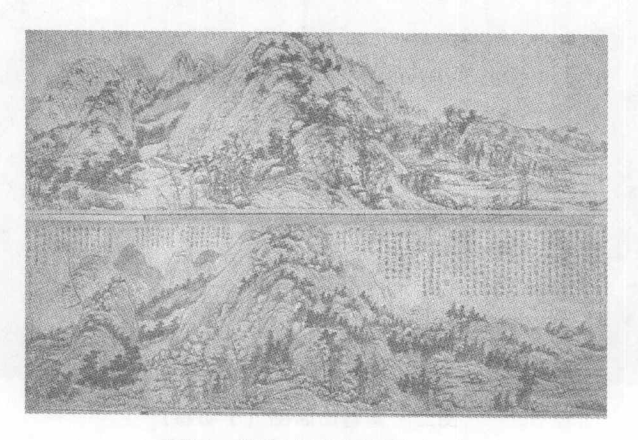
图二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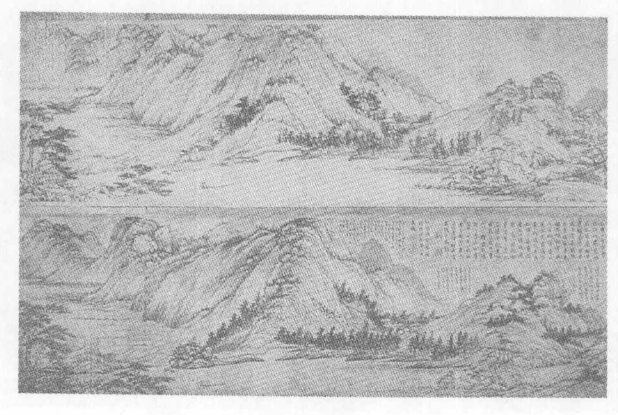
图三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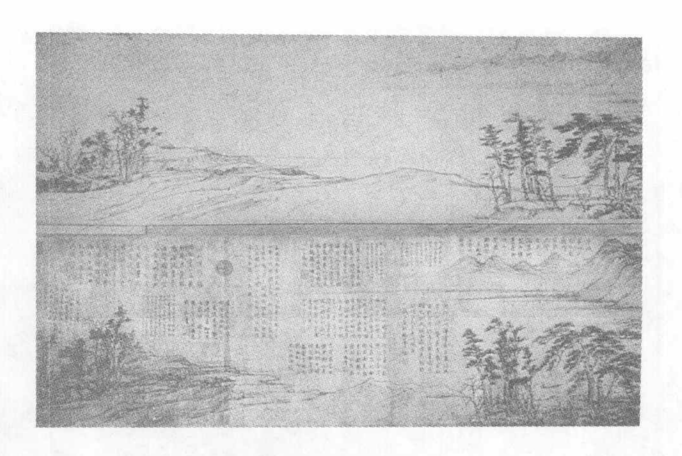
图四　富春山居比较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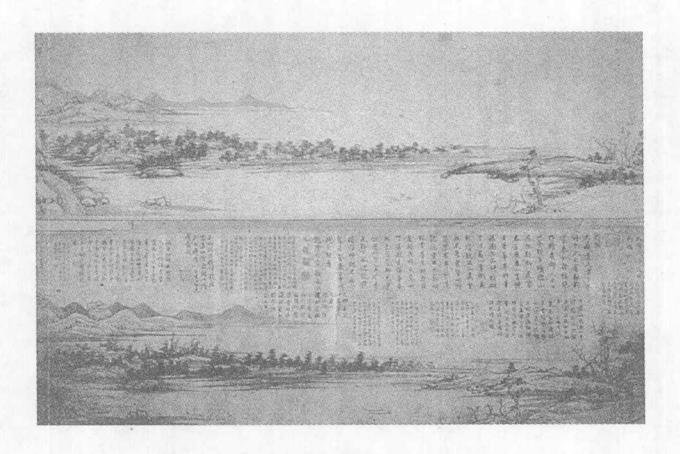
图五　富春山居比较图（二）



图六　富春山居比较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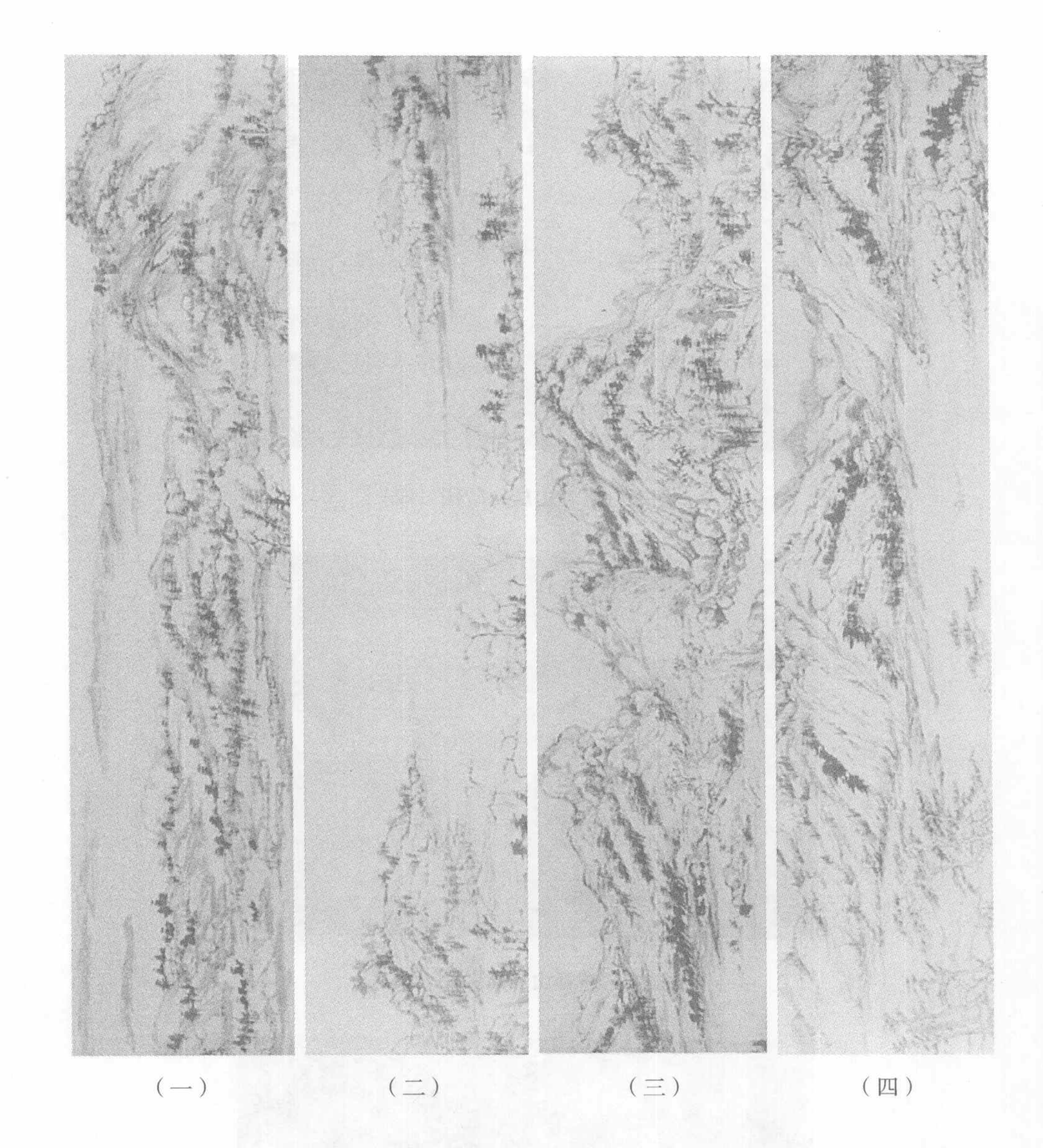
图七　富春山居比较图（四）



图八　富春山居比较图（五）



图九　黄公望《剩山图》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图十　饶宗颐临富春山居图

沈颢临富春山卷与吴家题跋

清人临大痴“富春山卷”，似以沈石天灏为最早。石天之临本有二：其一见于秦潜《曝画纪余》所著录者，为顺治八年辛卯（1651），乃参考周颖侯之摹本而成，原卷未见。又一十五年戊戌临本，原物现在香港，藏利荣森先生北山堂，原为吴骞藏品，绢本，上有“拜经楼”及“兔林真赏之章”诸印，后归陆心源。卷有止叟题签，为盛家故物，故流入粤东。

顺治八年临本，秦氏记云：

沈石天摹大痴“富春山图”卷长八尺有余，高八寸。楮本墨笔。左幅山溪错落，作三起状，右侧平坡一行，老树数本，芦荻迎风，渔舟并驾，由伟观而趋于平淡焉。笔墨松秀，渲晕处浓淡相间，颇极自然，非名手未易臻此。原题录如下：“二十年前，荆溪吴贰公觐止于梁鸿溪上，载予游铜官玉女诸胜。时问卿孝廉邀予过云起楼，出子久富春山中所图长卷。纵观之，惊喜往复，不忍释手。同观者蒋泽罍、吴石雪两知己。问卿语予曰，此卷系玄宰年伯质予先太仆千金，惜玄老寻即仙去，永为吾家甄叔意珠，应作难遭想也。遂留予昕夕饱玩。阅百余日，临摹稿本始归。近闻问卿诀时，命付祖龙意欲携众香国去。幸火未半，急取烬余，留度人间。里中周颖侯司李手摹一过，随游湖上。辛卯初夏，予得解逅颖侯甚欢。偶索临本一观，虽十之四五，宛然如接故人。予追及旧摹笔意穷日课成卷。并录子久暨石祖原题，志其缘起如此。后学沈颢题于武

林之昭丘禅阁。时年六十又六。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在，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札。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著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大痴黄翁在胜国时，以山水驰声东南。其博学惜为画所掩。所至三教之人杂然问难，翁论辩其间，风神竦逸，口如悬河。今观其画，想见其标致。笔法墨法，深得巨源之妙。此卷全在巨然风韵中来。后尚有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独此卷无恙。今节推樊公重购而得。又岂翁择人而阴授之耶。节推莅吾吴，文章政事，著为名流，雅好翁笔。特因其人品可尚，不然岂无涂硃抹绿者，其水墨淡淡，安足致节推重如此。初翁之画，未必期后世之识，后世自不无扬子云也。噫！以画名家者，亦须看人品何如耳。人品高则画亦高，古人论书法亦然。弘治新元立夏长洲沈周题下有'白石翁'印。大痴画卷。予所见檇李项氏家藏'砂碛图'，长不及三尺。娄江王氏'江山万里图'，可盈丈。笔意颓然，不似真迹。惟此卷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往在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获购此图，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共相映发。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在是矣。丙寅十月七日书于龙华浦舟中。董其昌。"

沈颢追述吴氏此卷得自董其昌经过甚悉。董卒于崇祯九年丙子[1]，故此卷遂得永为吴氏云起楼之物。沈跋作于辛卯初夏，即顺治八年（1651，邹臣虎仿此卷则在是年冬），而其获观此卷即在二十年前，由辛卯上推二十年，应为崇祯四年辛未（1631）。时董尚生存，与沈颢同观者，尚有蒋、吴两人。沈氏留此卷临摹，凡阅百余日。其言"近闻"问卿付火，时为庚寅，适在辛卯前一年。辛卯间，沈则借周颖侯临本补绘而成。周氏临本，南田讥为如小儿涂鸦，沈氏则称十得四五，意其丘壑位置，自不无可取之处。沈跋末云："并录子久暨石祖原题。"石祖即指沈石田，细看沈颢所录题尾，实包括三篇：

①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1) 大痴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原跋。

(2) 沈周弘治新元立夏题跋。

(3) 董其昌丙寅十月七日书于龙华浦舟中跋。

三篇文字与今卷相同，过录微有删减。足证沈颢在崇祯四年于吴家观此卷。大痴自跋及沈、董二跋必先时录存。诸跋崇祯初年沈氏均已见之，自非后人所能伪者，唯沈颢录董跋作“丙寅十月七日”，万历无丙寅，当是“丙申”笔误。董跋原作“丙申”，是也。

陈眉公尝记黄子久“富春山卷”，由董氏归吴家之经过。《续穰梨》十四收王石谷临董香光卷，康熙癸巳中秋后王翚题记外，并录原题，计有：

(1) 乙卯九月（万历四十三年）玄宰题。

(2) 乙丑中秋（天启五年）玄宰重题。

(3) 崇祯陈继儒题。

眉公题云：

思翁藏黄子久“富春山卷”，归之万溪吴光禄，叹惜不去口。……此平生铭心绝品，真可与“富春山卷”并传也。崇祯闰四月十九日得观于神清之室，余年八十矣。陈继儒题。

王石谷跋云：

此卷……都从董巨风韵中来，兼得富春象外之趣。

继儒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八十二，其题此卷年八十，则应在崇祯十年丁丑（1637）矣。又董华亭《书画录》记董其昌于万历四十四年为吴之矩绘之“潇湘奇境图”，有继儒于崇祯七年题跋云：“思翁有大痴‘富春山卷’，归之澈如光禄。”可见眉公屡屡提及此事。

吴之矩收藏至富。顾起元（太初）《懒真草堂集》中云起楼为吴之矩比部赋一诗，有“君家高楼隐天际，爱看山中云起时”之句。其集卷十八又有

"'善卷洞卷'为吴比部之矩跋",又有"跋吴之矩比部藏张元春所画'东溪卷'"。《平生壮观》卷十"董其昌绘'荆溪招隐卷',辛亥作于宝鼎斋,拖尾上寸余行草,为彻如再题跋可六尺,后款称'年家弟'。董跋后吴彻如长跋,叙与玄宰平生交契之情"。彻如即吴之矩,辛亥实万历三十九年(1611)。是岁董氏为吴之矩作"荆溪招隐卷",原卷今不知在何处。唯美国 Freer Gallery 藏有米芾山水画,上绫边为董其昌行书"云起楼图"四大字,左方跋云:"光禄吴彻如年丈属余作书'(云)起楼图'卷轴团扇其三帧,余未惬意,以此图贻之[1]。"董氏三度为之矩作画,而未称意,故贻以此图。具见友谊之笃。

顺治十五年临本。上有沈颢跋云:

> 黄子久师友董巨,为南宗最上一乘,常用五墨法,尤精焦破二种,曾作"富春山墨戏长卷",玄宰宗伯质阳羡吴澈如千南金,为长公秘藏。三十年前同蒋泽罍开府,吴石雪兵宪同鉴于铜官山房。墨浤淋漓,云烟灭没,令人置身屘巉嶰间,真千古奇遘也。阅其自题,非关富春形胜,乃为一苾刍,画于富春山中,五年始成。后为家石祖购藏,亦有临本,予及见之。今戊戌寎月,遄承石翁公祖出鹅缣三丈余,征图是卷,惝怳徊徨,觉子久腕中物,捻入毫端,并志之。石天洞长沈颢[2]。有"朡禅"一印。

跋言三十年前,同观者有蒋泽罍、吴石雪,与《曝画纪余》所记,其事相同。蒋泽罍者,钱牧斋《初学集》十六有《迎春曲春夜别阳羡蒋泽罍》七古[3]。辛卯岁沈氏摹本亦作蒋泽罍、"吴石雪",查《穰梨录》误作"蒋泽口,莫石云",应正。颢又称:"后为石祖(指沈石田)购藏,亦有临本,予及见之。"是沈颢亦曾目睹石田之临本。戊戌即顺治十五年。沈颢临摹,计前后两度。且言"阅其自题,非关富春形胜,乃为一苾刍画于富春山中"。按此卷实大痴于富春山中所作,而非写富春景物,其说良是。唯谓为一苾刍而作,苾刍即比丘,不知无用师乃全真道教中人,不得目为僧人也。沈跋言董玄宰质于阳羡吴彻如处,又谓鉴于铜官山房。铜官山为宜兴一邑之镇,或云山昔产铜,有司采之,故名。明都穆有《南岳铜官二山记》。

---

① 此卷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图见《明报月刊》一一三。

② 《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五。

③ 在《丙舍集》为庚辰年作。

此卷后又钞存吴邃、吴麟祥、吴应运、吴雯、吴贞度壬辰诸跋，疑自辛卯临本转录，陆心源书未载，集有关考证，兹录于后：

（一）吴邃跋：

“富春卷”先光禄藏之久，先孝廉毁之半，今且付之乌有矣。见石天临本，独得其神骏，归节培年兄赏鉴。卷虽毁，痴仙精灵，烨烨犹未没也。

壬辰阳月吴邃草。

壬辰小春荆溪吴湛、吴之甲同观。

（二）吴近功跋

羊裘山人去不返，富春寂寞烟波淡。大痴笔墨千古奇。泼来三丈鹅溪茧。烟峦缥缈如有神，江流浩荡如闻声。卧游无不叹奇绝，伎两一旦通神明。庚寅年画庚寅化，劫灰应信东方话。恼乱江南好事家，追踪谁者能驱驾？沈君石天今子久，仿佛神情世稀有。朱蓝为青无二观，是沈是黄非两手。神物荼毗舍利存，子久闻之莞然否？

义兴弟吴近功跋。

（三）吴麟祥跋：

沈石天“富春山图”，临黄公望笔也。公望卷为余伯氏枫隐世宝，竟以临终付之荼毗，虽为家伯仲于烈焰中救出，然火遁其半矣。神物不传，信有之耶？今观石天所临，神骨宛肖，而色相逼真，公望卷可谓不焚矣。喜赋长篇以呈节培年社兄词家，用纪两图全毁因缘，不自知其言之俚陋也。曲曲烟岚半杳霭，客星渔隐无乃是。昔年黄公得其意，落向老僧千尺纸。半尺风波万丈奇，笔端变化神为之。有时高松自发响，转眼欹石如奔驰。平江荡桨意摇曳，层林策杖神游移。画归余家几百年，一朝劫变良明灰。存余偷向秦炉出，焦头烂额犹奇特。半壁乾坤烟过后，观者徘徊忆畴昔。梁溪高子真风雅，妙属石天绘元化。以意摹成最胜观，风流不在黄公下。危崖摩挲树缥缈，纯将我法争驱驾。为雨为风势不穷，疑朝疑暮光空蒙。平江万里烟波净，倒峡一帆云雾浓。余宗观者叹奇绝，痴仙复向人间谪。当时一炬万卷残，谁知孔氏壁尚全。兰亭已归寝陵去，遂良本付高士廉。乃知神物不存两，乘除代谢非虚妄。梅花寂寞富春轩，补我残图有公望。

壬辰寤月荆溪年社小弟吴麟祥具草。

（四）吴应运跋：

画派犹禅，亦分南北二宗。南宗自王摩诘以来，递至元四大家，首推一峰道人，以其清远苍秀，凌跨群雄故也。先伯父光禄，枕秘名迹虽多，实以富春为甲观。后贻家季问卿，临终不能割，竟付祖龙，虽救得其半，此杀风景事，鄙不足道。但当什袭时，亦尝听人展阅，无能追半笔，惟吴门沈石天风骨峻逸，克绍恒吉、启南正传，昔年来游荆溪，坐卧云起楼，时时踪（纵）观此图，略其玄黄，得其神骏，遂以意背临此卷。予从临摹之暇，亦究心六法，知其不以形似，超绝一时，大都临画与临书，如骤遇异人，止观其举止笑语，其精神流露处，绝去摹仿之迹，故称名家，此可与知者道，寄语高节培年社兄，今后直谓沈石天"富春图"，亦无不可。

（诗略）

壬辰立冬三日荆溪社弟吴应运跋并题。

（五）吴雯跋：

……秋霜春雨变化奇，苍苍漭漭谁为之？吾将此理问高子，不问臞禅与大痴。

壬辰冬日为节培年社兄题石天"富春图"，年弟吴雯。

（六）吴贞度跋：

子久"富春图"，为予先祖光禄澈如公所宝，后贻先叔父问卿，珍重异常，卷置云起楼中，坐卧与俱，非识赏家不出一示。忆甲戌之秋，先大人筮仕富春，余时尚幼，舟行但见长江绝巘而已，然亦心知其胜。年来每思富春山水，即往云起楼索观子久卷，以当卧游。前庚寅冬，先叔父将辞逆旅，欲以为殉，又虑落他人之手，强起焚之。火炽逾时，叔父以不支就枕，余与家昆随掬出火。先是子久卷长三丈，出火时才二丈许耳。每展弥深痛惋。今观石天所临，不规规形似，而神骨逼真。闻石天曾在云起楼纵观子久画，故最得其妙耶？展玩之次，恍疑身坐云起楼时，为语石天，黄公望子久矣。

壬辰冬为节培年社兄　年社弟吴贞度。

（七）陈均跋：

近世所摹"富春山图"极多，予昔在京师，曾于查映山给谏处，见石谷子摹本，于何雪蕉比部，见杨子宥（晋）摹本。之二者不特神气恬熟，且布置大概亦复不同，此卷用笔生竦，造意在离合之际，不使观者

有局束之境，非朗翁亲见真迹，留此吉光，我辈又安知五季意匠之妙?

嘉庆丁卯重九日龙山登高返棹桐溪，槎客尊丈出此卷命观，即跋数语于尾。后学陈均识。

上诸题识，以吴贞度跋为有关焚卷事迹最重要之文献。

卷中题咏诸家，考之《宜兴县旧志》，略记如下：

吴邃为吴正己之子，崇祯九年举人，官溧阳教谕。

吴湛字又邺，吴洪裕族孙，崇祯九年副榜。陈其年尝撰《吴湛传》，见《迦陵文集》卷五。

吴近功为吴正心之子，顺治八年辛卯举人，据印章知又字远和，号朗函。

吴麟祥，跋称贞度为伯仲，又称枫隐（即问卿）为伯氏。

吴应运不知何人之子，观跋称先伯父光禄公（指之矩），家季问卿，其人必与洪裕同辈，为正志之侄行。

按吴正己字舆己，万历四十三年举人，年七十一。正心字诚先，正己弟，崇祯三年举人。崇祯十三年特用进士云南布政，《宜兴志》两人均有传。正己、正心与吴正志，皆排“正”字，为从兄弟行。

正志为吴达可子，本名秉忠。后更今名。万历十七年己丑焦竑榜进士，官江西佥事。达可字安节，又字叔行，万历五年丁丑沈懋学榜进士，官通政使。

达可本生父吴骙，官通判，以达可貤赠南京光禄寺卿，其嗣父吴駉，亦以达可赠南京光禄寺卿。

骙弟骕，子达德，字叔懋，与达可字叔行辈序相同。达德以子正己赠户部主事。

正志有子三：长子洪亮，字允执，万历三十七年举人。次子洪昌，崇祯七年甲戌刘理顺榜进士，官礼部主事。幼子洪裕，即问卿，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洪亮没年三十一，子贞吉，崇祯九年举人，能诗，有

《春曙楼集》[1] 洪昌子吴贞度，顺治十二年乙未史大成榜进士，庶吉士。贞度子元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进士，桂林知府。

达可、正志、洪亮、洪裕、洪昌，《宜兴志》俱有传。《达可传》称："子正志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曾孙贞吉举人，贞度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五世科甲蝉联，人以为德业之报云。"《宜兴志·正志传》称字子矩，按应作"之矩"为是。封赠表吴俭以孙达可致赠南京光禄寺卿，则俭乃驷、骙之父也。兹附吴氏世系表如下：

```
                                 ┌吴洪亮—吴贞吉
          ┌吴驷—吴达可—吴正志─┼吴洪昌—吴贞度—吴元臣
吴俭──┤                        └吴洪裕（问卿）
          └吴骙

                    ┌吴正己—吴邃
吴骕—吴达德──┤
                    └吴正心—吴近功
```

吴贞度即吴洪裕（问卿）之侄，字子文，号静庵，即救出"富春山卷"于烬余者也。著有《临风阁偶存》[2]。贞度跋称甲戌秋，先大夫筮仕富春，盖其父洪昌尝授建德知县，跋记出富春卷于付火事较他书所记特详。"富春图"先为吴正志（之矩）所藏，上有"之矩印"，之矩为吴达可之子。达可即尚书吴俨从孙，官至南京太仆卿进通政使，《明史》卷二百二十七有传[3]。俨字克温，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正德官南京礼部尚书，《明史》卷一百八十四有传[4]。自吴俨下至之矩、问卿，为宜兴盛族，显宦相仍，此其家世之可考者也。

吴问卿没后，侯方域曾撰《云起楼记》，于问卿焚"富春图"一事有所评论，略云：

> 吾闻是楼之下曰富春轩，孝廉尝藏黄子久所画"富春图"于此。其死时，若有慨其后之不能守者，命投诸火以殉。或曰：孝廉于是乎不达

① 《宜兴志》八《行谊传》。

② 道光《宜兴续志·文艺门》。

③ 校点本，5972页。

④ 校点本，4888页。

观矣。夫天下事而苟付之得其所，则贻之子孙与传之其人无以异也。昭烈谓诸葛亮曰：嗣子如不可辅，君自取之。天下之大，尚且如此，而况于一图，况于藏此图之一轩一楼哉？……孝廉死时，岁在庚寅。余后二年始至，为壬辰，先是孝廉之父纳言公之作是楼也，当明神宗时，今五十余年矣。纳言尝延梁溪高忠宪公，坐卧其上，而属云间董尚书为之题，今尚在。盖孝廉守其志以无失类如此。呜呼！所谓五十年者，固不可追而问矣！即庚寅与壬辰，相去不过一二岁，而余曾不得及孝廉之在时，一观此楼之盛，其后当何如也。……孝廉又有南岳别墅死时舍为寺。[①]

问卿殁于庚寅，即顺治七年，越二载，顺治九年壬辰，侯方域氏始登云起楼，并为之记。由于侯氏之论，知当日人士对问卿以卷付火事，有“不达观”之诮，故侯氏为之解嘲也。《宜兴县旧志》八《侨寓传》：“方域明末避兵，寓居宜兴，与陈贞慧结姻而去。顺治九年复至宜兴，与诸名士为诗会。”其撰《云起楼记》，即在此时。

是卷同观者吴湛，亦宜兴人，事迹见陈其年《湖海楼诗集》卷四感旧绝句吴秀才又�武下云：

风情毹毵偏无赖，笔墨萧闲也不群。忆得秋城鸦万点，垫巾常与立斜曛。

秀才讳湛，吾邑中高材生也。申酉间，以诗酒自废。淡沲历落。酷似晋人，与余交最善，卒后，一女嫁为余犹子妇。

清初有一吴雯，字天章，蒲州籍辽阳人，诸生，康熙己未举鸿博，著有《莲洋集》[②]。其人生于顺治元年，卒于康熙二十三年。此题识在壬辰冬，即顺治九年，时天章方九龄，知必为另一吴雯。考盛镛（字叔清）辑《清代画史增编》卷四，据彭蕴灿之《耕砚田斋笔记》，有吴雯字天翊，太仓人。山水宗娄东正派。未稔即此人否？

陈维崧其年与吴家有姻亲之谊。《湖海楼诗集》卷四感旧诗自注，记吴问卿事甚悉。《湖海楼词》亦有数首，与吴家有关，兹录之如左：

---

① 《壮悔堂文集》六。

② 见《清诗汇》四六。

暗香　吴静安姑丈临风阁上赏梅

玉堂人物。况阶前琼树，一枝先发。近手花欹，小倚晴楼汎香雪。料理茶铛棋局，更乍破、蛟冰芳冽。恰糁入片片繁英，和取索郎啜。

幽绝。恁时节。又脆管娇丝，隔垣低揭。红绒半折。脉脉相看倍亲切。若待盈枝烂漫，怕误了，人生作达。薄醉也，压帽是，一堆粉月。

解语花　吴静安姑丈堂中闽兰盛开，约同人过赏，时有二校书在座。

玉堂窈窕，珍箑虚无，细压真珠榨。萝阴石罅。随风皱、一带回廊曲榭。　暗中香泻。列翠盎，轻扶红架。羡高情、楚畹湘潭，助幽人消夏。　万朵珠承雪亚。更花边浅立，人比姑射。鬓蝉低卸。微嗅处、不数海天冰麝。裛来盈把。总罨住、竹房茶舍。倩紧絃、并鼓猗兰，将晚凉乱惹。

吴静安即贞度，维崧之姑丈也。《宜兴志》十《艺文》载贞度《枫隐禅林碑记》。枫隐寺即洪裕吴问卿别墅，没而舍为寺者。顺治七年十月，问卿将终，舍其别业与僧万如为禅院，静安于十五年作碑以记其事。

维崧又有《八六子》　枫隐寺感旧

弄丝杨。重过废馆，闲池顿起思量。正仿佛，纸鸢旧处，依稀竹马，儿时巡檐绕墙。　当年无限风光。月照千山裙幄，莺啼一院糟床。渐舞榭成坟，歌台作寺，松雏已老，梅妻都嫁，只剩乱涧，闲腾鼯鼬，矮坡斜下牛羊。太苍茫。疏林一抹夕阳。

《宜兴志》八《隐逸·吴洪裕传》云：

洪裕字问卿，参议正志子，万历乙卯举于乡，不复赴会试，自号枫隐。有别业曰兰墅，擅一邑胜，名人王登、董其昌皆从之游，为绘图作记。洪裕常寝处其间，日召客饮酒，醉后辄讽陶、杜诗。卒时，舍为僧院。

问卿之行谊大致如此。其年感旧之词，即为问卿而作也。

宜兴吴氏，自吴俨以后，代有达人，多能诗文。正志有《云起楼诗》，贞

吉有《春曙楼集》，但未闻有工于绘事者。正志书迹，有“片言期许帖”，《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但有正志署名①。仅有书而无画。

沈颢初临本曾归高节培处，高氏无锡人。仕履未详。次本归吴骞拜经楼，吴氏撰有《沈朗倩富春山居图跋》，载《愚谷文存续编》。后转入陆心源，此卷签署“沈石天临黄子久‘富春山卷’，光绪乙酉重装，存斋题”。

沈颢此卷，实为以意背临，与一峰原绘无甚关系。观吴应运跋谓：“知其不以形似，绝去摹仿之迹，可谓沈石天之‘富春图’。”可见临本有全不摹仿原作而以意为之者，斯其一例也。

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卷上云：“黄子久为画，一卷三年，舟至富春山下而始完，因题为‘富春图’，初非写富春山也。旧藏义兴吴孝廉问卿家，问卿将死，令出所有书画焚之以殉。问卿昏乱，侍妾于火中窃出二卷，其一为怀素帖，一即此图也。然已焚去丈余，后归丹阳张氏，今归泰兴季氏。侯朝宗作《云起楼记》。投诸火以殉，盖不知侍妾之能留也②。”此卷后自吴家转入丹阳张氏，吴其贞《书画记》云：

> 此卷后有沈石田、周公暇、王百谷、董思白、邹臣虎等题跋。……曩为藏卷主人宜兴吴问卿病笃焚以殉，其从侄子文俟问卿目稍他顾，将别卷从火中易出，已烧焦前段四尺余矣。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乃冢宰赤函先生长君也。……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偕庄澹庵往谒借观。……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今为余所得，名为“剩山图”。

范我为张伯骏字，事迹见《无声诗史》。其父冢宰赤函即张捷，《平生壮观》五“南京死节诸贤遗墨”下载：“张捷，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字赤函。”《小腆纪年》云：“南都立，以捷为吏部左侍郎。”又记“顺治二年乙酉，多铎入南京，吏部尚书张捷微行至鸡鸣寺，以佛幡自缢死。或曰捷闻百姓殴王铎，惧祸及，自裁也”。陆丽京《纤言》记张捷与王铎逸闻③。赤函之事略如此。与其贞至张家同观大痴卷之庄澹庵即庄冏生，武进人，顺治四年进士，画入逸品。顺治十一年二月，吴其贞尝至庄氏园，观董源之“龙宿郊民图”。

---

① 帖中有“寓荆溪未有合者”语，知即吴之矩。

② 引王宏撰《记画》。

③《古学汇刊》本。

又吴氏《书画记》卷四，记在泰兴季寓庸家观书画云："先生讳寓庸，戊辰进士，由祥符令终吏部郎，富于财。欲收尽天下法书名画。……是日所观，如苏东坡'九歌'、'前后赤壁赋'……黄大痴'富春山图'……吴彩鸾《诗韵》，陈以谓《集宋元画册》百幅计四本，皆名物也。……时丙申四月二十五日。""富春图"当初邹臣虎无力购入，顺治九年壬辰，已由吴问卿家转入丹阳张伯骏（范我）处，其贞于是年五月二十四日亲见之。至是又再易主人。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吴湖帆"沿革表"称季氏得此卷在康熙时，误也。"富春山图"既于是时入季家，故翌年丁酉程正揆得见之，摹仿成卷。今"无用师卷"上，钤季氏藏印，不一而足。

《十百斋书画录》记程正揆"江山胜览"卷，黄子久本，程青溪临，乙酉春跋云：

……所未入彀者，惟子久"富春山图"，并"江山胜览"耳。二卷曾展玩友人处，往来胸中十许年矣，因以意作此卷始于壬午（崇祯十五年）北行，舟中临稿……乙酉（顺治二年）春稍为卒业。……同方尔张设色，青溪程正揆记。

又跋云：

"富春山图"，甲乙间（即甲申乙酉）遭兵火，失去中一段，犹存十之七，今归泰兴季氏。"江山胜览"，传在扬之真州吴某，好古者咸觅一见不可得。闻索价颇高，余亦心慕之。后至江宁求售，友人孙韫生与善，遂借观，竟赝本也。且神色黯然，想原卷已作广陵散矣。惜哉！时丙午（康熙五年）九月青溪又记。

方尔张即方维，嘉善人，山水学郑重①。

又程氏"江山胜览"跋云：

庐州太守王用宾，辽阳人，侨寓扬州，亦事收藏。余见"富春图"残帧，乃首段，仅二尺余，曾欲语李（应作季）君求完全以归，诚为破

① 见《读画录》卷四。

镜之合。未果，而王亦回旗去，殊可惜也！记之。青溪丙辰（康熙十五年）。

王用宾盖旗人，侨寓扬州，此青溪自述其目睹"剩山图"之经过也。"江山胜览图"有影本见《支那名画宝鉴》，《故宫已佚画目》谓其现存东北博物馆。

光绪《泰兴县志》：季寓庸字因是，天启二年进士，知余姚，调临海、济源、祥符。吏部主事。寓庸工书画，仿沈周而能登其室[①]。《祁彪佳集》中有《题赠季吏部寓庸园亭诗》云"丈人季夫子，楼台碧霄里，回萦几曲朱阑干，鼓乐宛从青天起"者也。寓庸所居曰嘉树园，姜宸英为记，称其"家食优游，垂三十年"[②]。余见港大藏康熙六年（1667）静思堂校刊钱牧斋笺注《杜诗》卷一，尾页有"泰兴县八十老人季寓庸因是氏校"一行。寓庸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得"富春卷"，其时年亦七十矣。寓庸生子七人，长开生。次振宜最有名，时有双凤之目。开生字天中，顺治己丑（1649）进士，才华卓烁，祁彪佳誉其如"风胡出冶"。工山水，笔致萧散，论者谓其"仿宋元名迹，得子久三昧"[③]，殆以家藏"富春卷"，有所得益乎？振宜号沧苇，官山西道监察御史，名藏书家，世所悉知，不复赘述。

① 《无声诗史》。

② 《湛园未定稿》。

③ 《清代画史续》。

邹之麟临本及其师法黄大痴

吴问卿筑富春轩以藏大痴此名卷，邹臣虎为书匾额，复于顺治七年庚寅为题跋语，其略云：

（问卿）家有云起楼，山有秋山庵……环而拱一“富春图”。……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嗟呼！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徇之矣。彼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可异也。……庚寅画画，题画人来，又适庚寅，可异也。虽然余欲加一转语焉，绘画小道耳，巧取豪（夺），何必早计，载之记中也。……野老邹之麟记。

是跋即题于大痴为郑无用所作卷之拖尾，邹氏巧取“何必早计”之评论，即针对大痴原跋“无用（师）过虑有巧取豪夺者”而发。大痴跋识“十年青龙在庚寅”，邹跋云：“庚寅画画”，如是巧合，故邹跋云“可异也”。邹氏跋作于庚寅，即顺治七年。是岁冬问卿病亟，以卷投火，幸其侄贞度救出。沈颢临本吴近功题句谓：“庚寅年画庚寅化。”即指此也。至八年辛卯冬，臣虎仿作此卷。原物现在香港，藏黄秉章先生处。邹氏自跋云：

子久“富春图”，余曾一再见于枫隐主人（即吴问卿）处，业为为题识卷尾。……

即指庚寅年之长跋，又后二年，顺治十年癸巳六月，复题二绝句于卷之中央，其辞云：

> 山川图画自天然，何必丹青借笔传，此日真形已残败，却怜纸上化为烟。
>
> 似盼分明是画图，一翻过眼一翻无，劫灰已作千年话，何有区区一卷乎？

诗中“此日真形已残败”，“真形”二字，即拈其庚寅年跋语中“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句，盖借用道教“五岳真形图”之典故，以相比况。子久为道教中人，十分切当。今本《神仙传》卷七《帛和传》，言其见到“‘三皇天文’大字，及‘五岳真形图’，皆著石壁”。葛洪有《五岳真形图文》。宋代目录书著录不一而足，在《抱朴子·遐览篇》已详记此事。《道藏》正乙部有《五岳真形序论》一卷。云“此日真形已残败”句，乃借道教五岳真形以比“富春山图”已尝付火，且慨叹时事，故下句接言“却怜纸上化为烟”。钱谦益跋顾与治藏大痴画卷有云：“大痴‘富春山图’，已为焦尾琴烧竹笋矣。”亦指此事，故以焦尾琴为喻。周亮工《读画录·邹臣虎传》云：

> 晋陵吴问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图”长卷，为子久生平第一画，先生极爱之，比之右军“兰亭”。屡欲求售不可得，时时借观，每一过目，辄题其后。后问卿殁，欲以此图为殉，病笃时，投之火中，旋即晕愦，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即携致先生，高索千金，时先生方困乏，无力售之，把对浩叹，复题数百言于后，以纪其事，悒悒者月余，其嗜古之癖如此。

所记救出“富春卷”于烬余，应是问卿之侄贞度，而非问卿之子；观沈颢临本吴贞度跋语，可以概见。

恽南田称“子久‘富春山’卷，予香山翁（恽向）有模本，略得大意。邹衣白先生有拓本，半园唐氏有油素本，庶几不失丘壑位置”。拓本指钩摹[1]，可能臣虎先尝钩存位置，故于焚后之翌年辛卯冬，仿制此卷，而仍保存平沙

---

① 详《历代名画记》。

五尺余之首段。观沈颢所临，且有二本，则臣虎之先有拓本后成临本，了不足怪。南田称："周颖侯以千金玩具抵吴家借临此卷，未竟还之。火后乃从吴氏更索残本足成。恒自夸诩一峰富春真迹已残，惟摹本独完。人人谓得见周氏本，可想全图之胜。"颖侯屡向吴家借临，未卒其事。故火后又再借残本续临，但后来经石谷核对，仍缺去首段，因初次未将前段画成，及火后再借时，前段已焚去，故无从补写，而乃夸为完本，以致为人讥笑。今观美国藏石谷为笪江上临本，及周氏摹本，皆缺去起首平沙五尺余一段，而黄家所藏臣虎此本，平沙五尺余宛然在目，故知唯有此邹氏临本方是完本。

黄秉章先生藏邹之麟仿"富春山居图"，引首为民国辛卯腊月陈颙（协之）题"痴翁一体"四字，并录恽南田题跋二段。该卷前隔水上有万贡珍题识云：

> 昧庵老人此卷寄意遥深，远在笔墨之外，三年前见之，辗转不忍释手，为题一截归之。涧筠今夏重过，复得竟阅，敬步原韵，以志景仰之私。剩水残山一惘然，诗中遗慨画中传，试看霜鬓描丹壑，已作元云化紫烟。千古沧桑此画图，羊裘不作客星无，谁传一种兴亡感，山色江声其庶乎。戊戌夏至日二鼓，倚装草草，赋此即请涧筠大兄大人政。荔门弟万贡珍自夷门返浦重题。

审其印记，一为"贡"，一为"珍"。万贡珍疑与万贡璆有亲属关系。拖尾又有贡珍诗并跋。贡璆字香巢，宜兴人。与李兆洛、包世臣相友，工书画，苍朴有韵，事迹见《清朝书画录》。彼为嘉庆、乾隆间人，此戊戌为道光十八年（决非顺治十五年）。涧筠姓娄，南昌人，由汜水令摄篆郑州，见此卷末永丰郭仪霄跋。

邹之麟又有"富春遗兴图"，见天津博物馆藏画，亦以富春为画题。吴其贞《书画记》四："唐人双钩'万岁通天帖'一本，此卷藏嘉兴项笃寿先生家，向在夫人处，邹臣虎先生曾以千金求之不得。"[①] 邹氏自非窘于资者。邹氏藏大痴画甚多，吴其贞记于"壬辰仲秋六日，观于邹臣虎先生家。是日所见黄大痴画数十幅，未悉记"[②]。可证。问卿以"富春卷"为殉，而邹氏死时，

① 《书画记》，379 页。

② 同上书，284 页。

亦以所藏大痴之“江山胜览图”殉葬，孙承泽尝记其事。《庚子销夏记》卷三云：

“江山图”乃长卷，石翁晚年之作。笔势苍古超越，全用黄大痴之法，而运以自己之魄力。忆崇祯壬午，余自楚中回，经过金陵，住年友钱云将家。时有大痴长卷在金陵，取至寓所，其卷乃大痴为倪云林所作，笔酣墨饱，元气淋漓，自题十年乃成。石翁此卷乃仿黄卷也，识力悉足相敌，在开封王半庵惟俭家，张孝廉民表购以赠余，今相依三十年矣。黄卷闻为邹衣白所收，今已殉葬，彼时金陵即有一临本，不知邹所收真乎？临乎？

此段论大痴为倪云林作“江山胜览图”卷，其沈石田所临者，由王惟俭家转入孙承泽处。至于大痴原卷，在当时即有金陵临本，邹臣虎殉葬者，未必即为真本，日本泷精一有《江山胜览图》一文[①]，闻最近北京已发现“江山胜览图”一段。是图孙氏颇著疑似之词。倘为真物，吴其贞于壬辰（顺治九年）仲秋，于臣虎见大痴画数十幅，必在其中。但未见著录指出，则吴氏不以为真本可知。吴其贞于“富春图”卷评云：

黄大痴“富春图”纸画一大卷，画法柔软，松放秀嫩，盖效董巨二家，绝无虞山丘壑面目，绘写富春山水也。坂上一片松木，宛如倪云林，溪峰一带松树，逼似王叔明，变幻无穷，高韵悠然。长有三四丈，望之使人清爽欲仙。此图不唯大痴第一画，当为亘古第一画！

可见大痴为无用师作此卷之为人重视。不仅为大痴第一画，且被视为亘古第一画，无怪邹氏不能得手而题赞再三，非无故也。

邹氏之画，得力于大痴至多，而行笔浑圆，全用中锋。孙承泽述邹氏习画经过云：

衣白甫登第，即以科场事降上林苑。余从之游，彼时初学画，仅作小便面，萧萧数笔。后升工部，误窜身宣城邪类中，为时不容，落职家

① 《国华》五一八——九三四。

居，始肆力于画。此帧淡着色，仿黄子久，气韵高迈，为生平最得意之作，盖不多见者。[①]

此帧乃晚年最佳之画，用笔如草书，如篆籀，力深韵逸，近代无此敌手。画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重题之，自亦矜秘之甚。[②]

邹氏与张捷于弘光初，同为刘泽清疏荐，起官尚宝丞[③]。《明史·职官志》三，尚宝司一人，同丞三人，主请宝用宝之事，正六品。邹氏作画，以落职后致力始勤，盖已在晚岁矣。邹氏"富春遣兴图"轴，上有题识云：

衣白道人以章草运而为画法，后之操渲之士，第赏其皴染简朴，如太羹元酒，而卒莫测其趸尾钗股所自出也。阿赐足不达户衢，手不屑斤斤一编，吾更不识山阴父子之法何如，而其技竟可使衣白北面耶？旁观者儿子抽损、式庄。甲申送额灶神毕，微醉书此。

下有"蕙亭"一印，及"程钔之印"，及"邹之麟印"。程氏谓衣白以章草而为画法，与孙退庵说可相证发。知其作画，乃得力于书法者也。

何氏至乐楼藏"邹之麟拟大痴山水图轴"题识云：

每得子久画，辄摩挲爱好，如头目脑髓，恨不见其新时又恐此后日损日少，直欲为渠作一后身，度此一派。此幅拟议，略觉有合。崇祯乙亥，二月晦日，为昌裔画，逸老。

乙亥为崇祯八年（1635）。此跋可见臣虎对大痴之倾慕，故有欲作后身之想。

李念慈《跋邹衣白画》云：

隐深削拔，简洁孤秀，画家悬腕中锋，而无荒杂枯寒之病者，近代仅觏。先生风格性情，毕见是幅。[④]

---

① 《庚子销夏记》卷三"邹衣白仿黄子久"条。

② "衣白小幅山水"条。

③ 见《小腆纪年》，204页。

④ 语见《读画录》又《玉几山房画外录》卷上。

又曹尔堪《题邹衣白画》云：落笔无一毫近人气，此其可贵。（同前）

《画征续录》记臣虎事云：万年少介任城僧，郢子求臣虎画上题一偈云："画画者谁寄者谁？一为居士两为僧，江山笔墨浑闲事，何日同参最上乘。"机锋之言，倍添禅趣矣！

臣虎亦留心史事，尝与程正揆合著《先朝遗事》一书，不分卷，现存钞本一册，藏于"中央图书馆"。

邹臣虎卒于何年，画史似未见言及[1]。考钱牧斋《有学集》卷五《题邹臣虎画扇》云：

> 大痴吹笛度秦关，邹子仙游又不还。
> 破墨烟峦余黯淡，夕阳粉本在关山。

《有学集》所收之诗篇，用编年方法纂辑而成。第五卷名为"绛云余烬诗下"，时间起甲午年而尽乙未秋。此诗恰列于乙未年之前，似应在甲午冬。诗云"邹子仙游"，可见臣虎于此时已死。吴其贞《书画记》卷三末，有一条记杨少师神仙起居法云："此卷在邹先生之昧庵，观于陈以谓手[2]，时甲午仲秋二十日也。"自此以后，吴书不复记于何时与邹臣虎同观书画，可见臣虎之卒，正在甲午秋后，与牧斋之诗年次符合。臣虎尝于顺治十年癸巳六月题两绝句于所仿"富春山图卷"内，彼在乙未以前即去世，是其卒年必在甲午，为顺治十一年，即在仿作"富春山图"之后三年也。

《读画录》谓邹衣白画法全模子久，晚年应酬之作，皆出捉刀人。唯有"阿谁"章者为其得意笔。又记周亮工藏有臣虎画数幅，其一有邹程村题云："先伯大父中丞，生平笔墨矜重，不轻为人作画，或有偶落数笔，为门下生所足成者，亦□善本。"又载王阮亭（渔洋）一绝云："云岚半幅落人间，衣白山人去不还，却忆题诗东涧老，夕阳粉本出关山。"渔洋即用钱牧斋旧句为亮工题画。东涧老即指牧斋，《有学集》第十二、十三卷，名曰《东涧诗集》可证。

臣虎画迹传世甚多，南京博物院收其《薜萝山房图轴》。《十百斋》著录

---

[1] 《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不载，1966 年出版的《南京博物院藏画集》亦说其生卒年不详。

[2] 陈为扬州收藏家。

有邹之麟山水："试晋砚画，逸老。（痴绝），纸本浅绛。"又《邹之麟山水十二册》："崇祯丁丑秋日，写于古香亭。逸老。"（丁卷）又邹之麟"舟行纪胜"卷，长三丈，有康熙丁卯查士标长跋于待雁楼，称"衣白老人，从毗陵入新安江行所作"。

余所见如北山堂藏"仿大痴溪山无尽轴"巨幅，题识云："'溪山无尽图'大痴得意之作也。壬午秋中展玩竟日喜而仿之。逸老。"壬午为崇祯十五年。此幅笔笔用中锋，浑厚有力，的是佳品。虚白斋藏轴题："辛卯初夏，昧庵间墨。"辛卯为顺治八年，与"富春卷"同年，而下笔较弱。又《宋元明清画大观》，收为吴梅村画"山水图轴"，款署"辛卯秋日，为梅村词坛，野老之麟"，则布局谨严，用心之作。"神州大观"一帧，只署"逸老"二字，极萧寥之致。又"续神州大观"四，收西湖写景一帧，未为佳构。天津博物馆之"富春逸兴图轴"，行笔振迅，诚得力于章草，取大痴之神而遗其貌，知其深得力于"富春山卷"者。吴山涛云："善学大痴，唯我臣虎，此作在黄、邹之间[1]。"邹最善学黄，早已有定评矣。

① 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故宫》六，279页。

附　略记王石谷及其他临本

石谷临本：

（一）康熙元年壬寅

在华亭宋家桢修吉堂为唐禹昭临（吴芝《真迹题跋钞》）。南田云："壬子前十余年，为半园摹长卷。"石谷云："曩在毗陵半园唐氏借摹粉本后，凡再四临仿。"（见康熙丙寅跋）

（二）康熙十一年，石谷四十一岁

在润州为笪重光摹，有癸丑王时敏长跋，称许备至。原卷后有时敏与石谷长札及曹溶跋。

（三）康熙间

为宜兴潘氏三梧阁临，见恽氏《瓯香馆画跋》。

（四）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石谷在玉峰池馆临。原物现存辽宁博物馆：有石谷跋，拖尾又有王澍及阮元跋。

（五）康熙

在北京始模粉本，似是时始得见"无用师卷"。

（六）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石谷年六十九

自跋云："曩于燕台寓斋，首模粉本，得遂赏心。庚辰夏，裹足山园，复为重仿，仅存形似。"兼钞大痴原跋，见李佐贤《书画鉴影》九著录。

（七）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秋　石谷年七十一

见《过云楼书画记》。

吴历《墨井题跋》称共临“富春山”烬余本凡二卷，一为王时敏奉常，一为惠子，后者前尝在陈仁涛处。王麓台临富春卷已见《穰梨》著录，余英时教授家藏有麓台仿一卷，在美国密芝根，惜不及印出，附记于此。

方琮有“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现存。见《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35页）。琮字黄山，名见《熙朝名画钞》。

补 记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六石谷临富春山图卷下有云："香光丙申冬所得者，乃'富春大岭图'，见《容台集》题跋，非此卷也。"按董氏所得所临"富春大岭"有二：一为卷，一为轴。董氏所临"富春大岭卷"，清时藏于叶氏海录轩[①]毕涵又有再摹本，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九题毕宥函"富春大岭图卷"云：

> 昔人论画，以大痴为元四家之冠，而"富春山图"尤为大痴之冠。此卷长盈二丈，焦麓山人从思翁临本摹出，不特近得董之神髓，且可远追黄之面目。所谓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者也。思翁原本，向为舅氏叶心人先生藏弆。先生童时，即能作擘窠字，尤工六法，精于鉴别，所居海录轩，法书名画，充牣其中。及之官黔中，携以自随，逆旅不戒于火，遂尽毁。其最重者，则米元晖山水卷也。山人与先生交莫逆，故得借摹此卷。

毕涵（1732—1807）字有涵，江苏武进人，号焦麓山人（又号止庵道人）。事迹详恽树勋编《清代毗陵名人手札小传》。据赵跋，董思翁原本，即藏于其舅氏叶心人（澍藩）处。此卷长盈二丈，当如大痴"富春山居图卷"，

① 即刻《昭明文选》之叶氏。

此董氏所谓“富春大岭卷”，亦指“富春山卷”之确证也。董氏又有“临富春大岭图”，八大山人亦尝临之，大风堂《藏画》第三集八大山人专册。临董者有一图题云：“娄江道中，展黄子久‘富阳大岭图’，拈笔写此，玄宰。”八大临本今存，题语照录，而标曰：“黄子久‘富阳大岭图’。”不作“富春”而作“富阳”，盖兴之所至，或题“富春”，或题“富阳”，随意为之。此董氏所临确为另一本之“富阳大岭”直幅。前已言沈石田在正德元年尝临“富春大岭”，王石谷亦有仿大痴“富春大岭图意”[①]，又恽南田摹“富春大岭图轴”[②]，故知子久原构，实有一卷一轴，石田皆临之，思翁亦并临之，不得以卷为真，而目轴为赝也。

沈石天颢临“富春山卷”共二次，彼于吴氏铜官山房观“无用师卷”，则早在崇祯初年。初临此卷，兼录大痴及石田、香光等原跋于卷后，足证“无用卷”绝非顺治九年方始出现，后者石天跋明言“阅其自题，非阅富春形胜，乃为一菰刍画于富春山中，五年始成”。循是言之，前人已明言此卷非描绘富春景物，但因画于富春山中，故称之曰“富春山图”，或“富春山居图”耳。子久居富春山中之事实，由于此卷之自题，无人不深信之，故晚明画人，凡提及子久必涉富春山。其仿“富春山图”者，实繁有徒，兹再列举如次：

李日华竹懒仿子久“富春山图”并题卷[③]。

项元汴第三子项德新仿大痴画，题诗有“神游子久富春山”句[④]。

蓝瑛有仿大痴道人富春山之法长卷，款云：“大痴道人富春山之法，画于鸳湖云井精舍。时庚寅清和，蝶叟蓝瑛。”庚寅即顺治七年，见李铸晋著《千岩万壑》。

瑛山水，士林“故宫”藏者有一款题“大痴‘富春山图’”，署款“乙酉小春”，即顺治二年[⑤]。

八大题句有云：“净云四三里，秋高为森爽，比之黄一峰，家住富阳上。”

朱彝尊《曝书亭集》五四题黄子久“浮岚暖翠图”：

顺治十七年十一月，饮于莱阳宋公之廨……公出黄子久“浮岚暖翠

① 《故宫录》六，112页。

② 《过云楼书画记》六。

③ 《式古》，531页。

④ 《式古》，522页。

⑤ 《故宫书画录》六，92页。

图”，高六尺，广三尺。如坐我富春江上，浑忘身之官舍也。画额题子久时年八十有三。……

上列众说，皆谓子久尝居富春，诸人悉为艺海巨匠，所记未必全属谰言也。

石天戊戌临“富春卷”与蓝瑛用富春山法卷，均属意临，不循原卷丘壑位置。石天此卷，原为吴兔床藏物。吴骞亦有跋，载《愚谷文存续编》[1]。

大痴作画据云有历十年以上始完成者，《平生壮观》所收为子明画“僦金图”款云“越十三年，至正辛卯复为士瞻足之”一幅是也。此图闻已焚去，真伪莫悉。然明季屡为人所称述。《穰梨》二十九著录邵瓜畴崇祯甲戌（七年）仿赵文敏“泉隐图”，邵氏殁后，有丙戌（顺治三年）金俊明（耿庵）跋云：

> 昔大痴翁为无尘道人作一画未竟，阅十三年复归鲁士瞻，始足其笔。轮者谓此亦幸耳，盖有时为事所夺，或非意所欲为，有置之动踰岁月，久而亡去者。……

即援据此“僦金图”款以立论。彭龚明兄指出钱舜举“牡丹卷”后有杭州释净标一名士瞻诗题，仇远（山村）有书与士瞻上人诗十首，可能即大痴款上之士瞻，然金耿庵称之曰鲁士瞻，多一“鲁”字，盖据该图上元时莫昌跋，士瞻乃莫昌之甥。

余前考泾里地名，尝疑即无锡顾宪成之泾皋。顷友人自京都寄示顾贞观订补之《顾端文公（宪成）年谱》[2]，该谱首行即云：“嘉靖二十九年，公生于泾里。”谱前又云：“公父南野公，讳学，字文博。徙家泾皋，僦廛而市，弇州王公为撰墓志。”泾皋一名见于此。该谱又称：“子四人，长性成，号泾田公，次自成，佐二弟下帷泾水之上，晚刻其所为文，号泾白公，又次即宪成[3]与泾凡公允成。”四子均以“泾”为号，盖因居泾里，在泾之上故也。由是观之，泾里当在无锡，确不可易。

安绍芳（茂卿）所居在无锡胶山下之西林，王世贞为撰《西林记》，其文

---

① 续集此间惜尚未能觅得。

② 贞观为宪成曾孙。

③ 世称泾阳先生。

甚长[①]，略谓“懋卿故有客癖贻书友人王世贞俾为记”。为列三十二景。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五有张元春《安氏西林图册》，款署“万历”庚辰为茂卿先生写西林三十二景，盖神宗八年也。绍芳所著《青萍》、《芳景》、《二京》诸集，清初其子璜汇而刻之统名《西林》，魏禧为之序，璜时已七十五岁矣。魏序谓（绍芳）生嘉靖中，其殁也在万历乙巳，是集刻于万历己未[②]。乙巳为万历三十三年，董其昌跋其得“富春卷”在万历二十四年丙申，适在绍芳殁前九年。

姜绍书《无声诗史》称：“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富阳人。”此说盖有所本。杨维桢《西湖竹枝集》黄公望小传即云：“字子久，自号大痴哥，富春人。”是集原有至正八年维桢自序，知此书出于杨氏所集。而天顺三年和维序称：“（是）集成，维桢既加评点，仍于诸家姓氏之下，注其平昔出处之详，版行海内。未几，元社既屋，版亦随毁，全集罕见，所存无几。”据此，《竹枝》和者小传，乃维桢所自注，元时尝已刊行。今易见之本为光绪辛巳钱唐丁氏刊者，末有万历甲辰（三十二年）冯梦祯跋，丁氏乃据万历间冯校本。足见一峰为富春人一说，元明以来已有之，且出自杨维桢《竹枝集》之小传，非至顺治九年，方有此说，彰彰明甚[③]。维桢于富春多所涉览，称其门人吴复曰“富春吴君见心[④]。”其目大痴为富春人，岂以大痴尝构堂于富春山别径额曰小洞天（见大痴“秋山招隐图”款）之故耶？

大痴《画诀》，初见《辍耕录》，其注释最详者，见《图绘宝鉴》。顾氏《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一峰道人手书《画理册》，孙雪居（克弘）旧藏，都二十七叶，三百五十九行，惟第廿二叶脱去九行，以它纸补缀之，署款至正五年六月廿又七日，后学黄公望书，时年七袠又七。”原物不知流落何许。余绍宋《书画解题》深以顾氏不将原文录出为可惜之事。

“三教图”现存石刻，有嵩山少林寺金大安元年（1209）刻“三教圣像碑”[⑤]。元人之“三教图”，由此可想见其仿佛。

班惟志法书，见金王庭筠“枯槎幽竹图卷”跋[⑥]，又台“中央博物院”藏

① 见《弇州续集》卷六十。

② 《魏叔子文集》卷八。

③ 又若蓝田叔仿大痴画题“富春山”名目者，一在顺治二年，一在顺治七年，均在吴氏火焚该卷之前。

④ 复为辑《铁崖古乐府》。

⑤ 图片见《文物》1975（3），温玉成文。

⑥ 日本《书品》第三十已印出。

王渊“鹰逐愁眉轴”上，有班惟志题句，其印“彦□”，当即彦功[①]。

吴其贞《书画记》卷五记丙午（康熙五年）二月十七日于泰兴季太翁家观画[②]，后第三日又于季太翁三令郎沧苇处，观赵千里等四种。称“沧苇丁亥（顺治四年）进士（时年十八岁），笃好古玩，有太翁风”[③]。此以沧苇为季寓庸之第三子，与志书称为次子异，实误，当以次子为是[④]。季氏以行盐致巨富，唯寓庸名在逆案。寓庸长子开生远戍尚阳堡，卒于顺治十六年，年仅三十三。康熙九年，振宜亦夺职，季氏之业已衰。此“富春山无用师卷”，寓庸于顺治十三年购入，卷上又钤“周炳文印”，案炳文（文季）生于万历四十年，卒于康熙七年，岂此卷由张家入季氏前曾一度转入文季之手耶？

《书画记》卷三吴其贞于壬辰（顺治九年）八月，在唐家见董北苑“夏山图”绢画及其他元画四事，记云：

> 以上六图观于常州唐云客、茂宏、仁玉三兄弟家，乃大鉴赏君瑜之子，荆川先生曾孙也。八代皆元魁，惟间君瑜一代，云客丙子、茂宏己卯皆登贤书，好古玩，嗜茶香，鉴赏目力亦过人，时壬辰八月二日也。[⑤]

又与唐云客屡有画品交换[⑥]，或同往观画[⑦]等事。云客即唐禹昭（字昭）半园，与吴其贞亦至熟稔，是年八月吴氏在唐家所见剧迹，并无所谓“山居图卷”或“富春山卷”。今“子明卷”分明有唐氏藏印，顺治九年时，“子明卷”必在其家。如“子明卷”确为大痴真本，以唐氏之巨眼，何以不出示其贞？可见唐氏本人不以此卷为真，仅视作一摹本而已。苟唐氏此卷上先已有“子明隐君”等大痴题记，且确为真物，吴其贞亦必不加以漠视，而不致赞叹于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张家所见之烬余本，至誉为“亘古第一”，即此可推知唐氏眼中并不以此卷为真，且是时卷上未必有大痴题记，其为后加，至为明显。又恽南田、王石谷均与唐氏交契，而石谷临本始终不录“子明卷”上之

① 《故宫书画录》卷五，185页。

② 内有黄大痴“草堂图”。

③ 523页。

④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118。季振宜传亦云：“second of the seven sons of Ji Yuyong（季寓庸）。”

⑤ 《书画记》，276页。

⑥ 同上书，如285页。

⑦ 同上书，如301页。

题记，历次临摹皆录“无用师卷”之题识，则王石谷之不以子明卷为真，亦灼然可见。

吴历“墨井题跋”自称：“在广陵所临者，为‘富春’烬余本，质之奉常公（即王时敏），公有石田临本，勘对毫无遗失。”其《墨井诗钞》[1] 卷首有戊申（康熙七年）半园唐宇昭序，知唐氏与吴历交谊亦深。而墨井跋云：“大痴晚年归富阳，写‘富春山卷’，笔法游戏如草篆。闻有二本，一不知其详，一即烬余本。”如唐氏藏所谓“子明卷”为大痴真迹，墨井焉有不知之理？

《国朝画识》引《无锡县志》“安广誉，字无咎，希范少子，善山水”。又“安璿字孟公，希范孙，广居子”。按希范与东林讲学之会，《明史》卷二百三十一有传。《画家辞典》谓广誉为安绍芳子，恐误。

Freer Gallery 藏王石谷为笪重光临“富春山卷”，王时敏跋之后，又附时敏致石老（石谷）长札，盖康熙壬子（时敏八十一岁）王氏侧室沈硕人卒，翌岁，子掞归，为致奠于拙修堂。此函答谢石谷远唁之厚意。询及泰兴之行，岂此时石谷拟至季家一观“富春卷”真迹耶？

《书画鉴影》卷九王石谷仿大痴“富春山水卷”，纸本高一尺四寸二分，长二丈九尺五寸，自跋云：

> 子久“富春山”，脍炙艺林，为海内第一名迹。沈征君，董文敏先后标题，画学渊源，阐扬已尽。曩获观于燕台寓斋，曾模粉本，得遂赏心。庚辰夏裹足山园，复为重仿，仅存形似，但拟议神明，深有愧于痴翁也。虞山后学王翚并录原题于左。

此云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六《王石谷临黄大痴富春山图卷》下，石谷自跋云：

> 大痴真迹流传日少，此卷行笔布置，皆从董巨风韵中来，荒寒简率，妙得象外之趣。壬午秋，北窗闲寂，适有佳纸，心摹手追，殊有所得，因记之。

① 《小石山房丛书》本。

壬午为康熙四十二年。石谷“富春山图”尚有壬寅长夏避暑修吉堂临本，见吴芝《真迹题跋录》。前此四十一年，年三十一，临此则年已七十一矣，石谷一生服膺“无用师卷”，临摹再四，至老不懈。如谓“无用师卷”为顺治时人之赝作，竟能使石谷终生心折如是，自属不可能之事。

为辨析史事发生先后，不能不运用考据方法。顾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我人从所见到部分之知，以揣量其所未知，苟轻易而下断语，不免有默证之嫌。至于鉴赏，更不能专恃考据，此中甘苦，知者自知耳。本篇之作，于大痴交游，宗教活动种种，不揣固陋，略举所知，妄加论次，自觉无当；至于拾遗订伪，仍有待于来哲也。

1976 年 8 月 4 日

附　记

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在“无跋收藏手卷”项内，有明王孟端（绂）摹王子久“富春大岭图”一卷，三两。注云：“赝。”（案此误“黄”为“王”，自属伪物。）又“永存秘玩上上神品”项，画贰号内，有元黄冰壶“富春山图”一卷，八两。注云：“真迹逸品。”是项为康熙乙酉（四十四）年审定。高氏以为真迹，复著录于《江村消夏录》，从其款识，题曰黄潜仿大痴“富春山图卷”。此卷上有高士奇“抱瓮翁”印。向尝为苏州吴子深所得，后其女浣蕙拜张大千先生习画，用作贽礼，遂归大风堂，今卷上钤有“大风”、“大千供养”等印。卷后有五古一首，记浣蕙执弟子礼之经过，亦艺林韵事也。彭龚明兄曩以影本见贻，因屡迁居，久已遗失。日前于丛残中检出，因为附刊于此，以供研究。徐邦达谓尝见过原迹，浅设色，疑是清初伪品。今持较“子明卷”，最为接近①。卷头比“子明卷”稍减第一小段②，末段亦略同“子明卷”③，唯删去江流中乱石，及被截存之近陂，其远山则添数峰作结。全图自成起讫，留余纸甚多，卷尾题“至正三年秋冰壶外史黄潜笔”一行。旁有“黄潜之印”章。吴子深代其女署耑曰：“元黄文献公临大痴道人‘富春山图’。”意以为黄溍笔。按宋濂撰《金华黄先生行状》，称溍清风高节，如冰壶玉鉴。是款自署冰壶外史，唯款及印均作“黄潜”，不作“溍”，且至正三年，

① “无用师卷”之剩山图部分，此卷有之，故知非临烬余本。

② 相当《故宫周刊》该图卷之一，即从卷之二开始。

③ 《周刊》该卷之二十二。

早于“无用师卷”四年，绝无是理[①]。此卷似是临“子明卷”，而稍加删略者[②]。原必无款，而浅人后加至正一行，而误澹为潜，弥见其伪。此卷既见高士奇《画目》，自是康熙乙酉以前物，故极有参考之价值。

近年纽约朱博士尝以清人临“无用师卷”见示，其笔墨未臻上乘，又不记绘者名氏，无从考证。意者“无用师卷”久在中秘，外间不易睹，或满族士人能出入宫廷者所临写者。

① 现三字第一画中添一竖笔，更为后增。

② 如钓蓬人物多略去。

征引书目

《元史·食货志》
《明史·文苑传》
《小腆纪年》
《白云霁道藏目录》
《正统道藏》　“称”字号上下、“芥”字号下、“大”字号下。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神仙传》
《刘大彬茅山志》
《甘水仙源录》
陈垣《南宋初道教考》
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
马廉《录鬼簿校》　卷下黄子久传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
温肇桐《黄公望史料》
宗典《柯九思史料》
《浙江通志》
《杭州府志》
《宜兴县旧志》
《无锡金匮县志》

《钱塘县志》
《常熟县志》
《光绪泰兴县志》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胡祥翰《西湖新志》
李翥《慧因高丽寺志》(《武林掌故丛编》本)
陶宗仪《辍耕录》、《书史会要》
李日华《六研斋三笔》
杨瑀《山居新话》
郑元祐《遂昌杂录》
陆丽京《纤言》(《古学汇刊》本)
陆容《菽园杂记》(《墨海金壶》本)
周亮工《书影》
俞樾《茶香室丛钞》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
唐圭璋《全宋词》
顾瑛《草堂雅集》(《四库全书》本)
吴福生《夜山楼题咏》
顾嗣立《元诗选》
顾奎光纂《元诗选》
陈石遗《元诗纪事》
晚晴簃《清诗汇》
邓之诚《清诗纪事》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张丙《南屏百咏》
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
陈文述《西泠仙咏》
邵亨贞《蛾术诗词选》
袁桷《清容居士集》
王逢《梧溪集》
杨载《翰林杨仲弘诗集》
萨都剌《萨天锡诗集》、《雁门集》

倪瓒《云林先生诗集》
张雨《勾曲外史诗集》、《贞居词》(《强村丛书》本)
王奕《玉斗山人词》(同上)
许有壬《圭塘乐府》(同上)
张炎《山中白云词》
张翥《蜕庵诗集》
张三丰《全集》(重刊《道藏辑要》毕集)
贝琼《清江集》
柯九思《丹丘集》
虞集《道园学古录》
杨维桢《东维子集》、《西湖竹枝集》
危素《危太朴集》
宋濂《銮坡后集》
吴宽《匏庵集》
顾起元《懒真草堂集》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集》
李日华《恬致堂文集》
《祁彪佳集》
董其昌《容台集》、又《画旨》、又《画禅室随笔》
钱谦益《有学集》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
陈维崧《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词集》
吴骞《愚谷文存续编》
朱彝尊《曝书亭集》
魏禧《魏叔子文集》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
恽格《瓯香馆集补遗》
王源《居业堂文集》
姜宸英《湛园未定稿》
汪琬《尧峰文钞》
罗振玉《永丰乡人丙稿》
夏文彦《图绘宝鉴》

朱存理《铁网珊瑚》
郁逢庆《书画记》
张丑《清河书画舫》
孙凤《孙氏书画钞》(《涵芬楼秘笈》本)
朱谋垔《画史会要》
姜绍书《无声诗史》
顾凝远《画引》
顾复《平生壮观》
吴其贞《书画记》
《佩文斋书画谱》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周亮工《读画录》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张庚《图画精意识》、又《国朝画征录》
吴荣光《辛丑销夏记》
青浮山人辑《董华亭书画录》
吴升《大观录》
李佐贤《书画鉴影》
王澍《虚舟题跋》
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
秦潜《曝画记余》
汪士元《麓云楼书画记》
盛镳《清代画史增编》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
翁方纲《天际乌云帖考》
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
何耀光《至乐楼画书录》
《天津博物馆藏画集》
《南京博物院藏画集》
《故宫书画录》

《故宫周刊》
《故宫季刊》
《神州大观》、《续神州大观》
《宋元明清画大观》
《大风堂藏画第三集》
李铸晋《千岩万壑》
吴湖帆《元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烬余本》(《古今》五七)
张谷雏《元画综》(港大中文学会辑识)
李霖灿《黄公望的九珠峰翠和铁崖图》(《中国名画研究》上)
徐邦达《黄公望和他的富春山居图》[《文物参考资料》1958(6)]
又《溪山雨意图真伪四本》[《文物》1973(5)]
泷精一《江山览胜图卷》(《国华》五一八)
翁同文《冷谦考略》(《新社学报》二)
恽树勋《清代毘陵名人手札小传》
庄申《元季四画家诗校辑》
《故宫已佚书画目》
《湖社月刊》
《明报月刊》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1975年初版

附录　黄大痴二三事

（一）大痴之痴。有人以虎头痴说之，只说得“痴”字而不及“大”。余考真谛译《金七十论》有偈云：

说暗有八分，痴八大痴十。

解之云：

大痴十者，有五唯喜乐为相，是诸天尘，是五尘与五大相应。……此十尘中，梵及人兽等生执著缚，谓离此外无别胜尘，因此执著不平等智及解脱法，皆执著尘，不求解脱，故名大痴。[1]

《金七十论》是《数论僧佉派》的经典。“痴”与“暗”对言，“暗”为“喜”、“忧”、“暗”三德之一。是大痴乃指三毒之痴，谓执著之甚者，非如长康三痴之痴绝也。痴翁主三教堂，道、释二者兼通。彼另有仙馆儆金图，元人题记马斯、杨重英诗句之外，至正壬辰莫昌识语云：“大痴翁天趣高远，笔力苍老，时辈中号为卓绝。……凡口郡豪门，禅林、道域，览历殆遍，故所□者广，所蓄者富，一举笔则胸中磊魄者盈于缣素不能自已也。”幅上翁方纲

① 《大正》册五五，1256页。

七古云："大痴本是学佛人，虞山山寺住兼旬，戯金亦是佛偈语，信笔所触来天真。"可见痴翁时用释家内典故实，不能纯以道教徒目之也。

（二）"富春山居图"之最早临本为沈周，现藏天津私人（1985 第 2 期《紫禁城杂志》介绍）。沈氏自跋书尾纸有云："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干没，其子后不能有，书以售之，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二十三年）中秋日（年六十一岁）沈周识。"卷后有姚绶、吴宽等跋。据许忠陵研究，沈周此临本结尾自作改动，不同于无用师本，似是另有所本。可见"富春山居图"在弘治以前，除无用师本外，还流传有其他本子。又称现存无用师本卷后沈周跋乃从另件手卷移过来，非原来之题跋①。

1986 年 11 月，我于八大山人讨论会完毕后，在江西博物馆库房看画，见明画一大捆，乃群公为况氏作之"秋江送别图卷"，其中诗画累累共数十家，内有杜琼、王越辈之作，应是成化间物。其后系山水一长卷，开首即为无用师写之"富春山图"之末段，稍后为该图中间松亭泛舟之一段，显系临摹子久之作。可见当成化沈石田题跋之前，子久此图久已流传，似当时未装池，分为若干纸幅，故临摹者昧其前后，任意倒置。此一新知，可为初期是图流传经过，添一公案。

（三）《西清砚谱》卷十四收黄公望藏砚一方，端溪旧坑石。右侧刻"痴庵"二字，别无他语。乾隆御题诗一首，定为黄公望砚。明上元史忠亦号痴翁，以痴庵即大痴，似尚乏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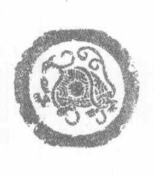
（四）"剩山图"（图九），现藏浙江博物馆，余屡过杭州，三度索观，若有夙缘。图之四周，吴湖帆钤印七八方，几无隙地，与乾隆之题富春山子明卷，同一可恨。去岁十一月余在昆明博物馆库房，获观大痴另一绢本雪景山水，上题"至正九年正月□士贤画，二十五日题，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钤"黄子久氏"方印一。无收藏印记。此轴与"九峰雪霁图"为班惟志彦功所作者适为同年同月之作，士贤未详何人。唯此兼记"二十五日"。吴其贞《书画记》卷六曾加以著录，称之为"剡中访戴图"，云"观于金陵李升之家"。九峰在松江，"富春山居图"自记时地为"至正十年庚寅歜节（端午）于云间夏氏知止堂"。云间亦即松江，盖至正九、十年冬夏之间，大痴在松江

①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2）。

留甚久也。“剩山图”之名原出吴其贞所定[1]，彼于顺治九年壬辰夏得此尺五六寸烬余之物，至康熙七年戊申归于王建宾师臣。今此物尚无恙，余何幸，得多次摩挲，又于七十二岁高龄，获睹此《剡溪图》于滇池，与吴其贞因缘可相伯仲，故附记之，以志我眼福。

1989年3月记

① 《书画记》卷三。



供春壶考略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供春壶考略

宜兴茗壶甲天下，溯其所始，皆谓明时吴仕颐山家僮供春，仿金沙寺僧捏土为之。清初吴梅鼎《阳羡磁壶赋序》云：

> 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谓供春壶是也。

又赋云：

> 爰有供春，侍我从祖。……过土人之陶穴，变瓦瓿以为壶。信异僧而琢山，斸阴凝以求土。

自注：

> 时有异僧，绕白砀、青龙、黄龙诸山，指示土人曰卖富贵。土人异之，凿山得五色土，因为壶。①

考宜兴有茶山，唐时贡焙。李郢《茶山贡焙歌》有："蒸之馥之香胜梅，

① 《重刊宜兴旧志》卷十，477页。

研膏架重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瞰春山摧”之句[①]。故王世贞《石亭山居记》谓：“去阳羡四郭之外，无非山水；山水之所交荫，则皆沃野，有稻米莽茗美箭柿栗之属。”[②] 盖实录也。

石亭者，吴仕之所居。仕字克学，正德九年进士。仕终四川参政，著有《颐山诗稿》。仕撰有《石亭歌》，见《荆溪外纪》[③]。弇州记称：“吴大夫讳仕，以文行显。尝三拜学使者而三弃之，学士称为颐山先生。”即供春之主人。仕父吴隐君纶，字大本，号心远居士，宜兴之逸人也。王鏊表其墓，称：“其人偏嗜茗饮，出必阳羡顾渚，非其地者，辄能辨之。其掇之必精，藏之必温，烹之必法，有茶经所不载。其炉灶、融鬲、灰承、炭挝、火筴之属，亦皆精绝古雅，甚自贵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许，沫饽纷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余思，始复进，终亦不令饫也。人又曰其古陆鸿渐之流耶！”[④] 人但知颐山有僮能制壶，而不知颐山之父好茶之甚，茶炉茶灶，以贻友好；故供春之制壶，实出于吴隐君之熏陶。吴大本筑别墅于阳羡溪山间，与沈石田交最厚，时有酬唱。石田诗，《桃溪客话》具载之。颐山，盖山名，东连洞灵诸峰，属于蜀山；唐陆希声著有《颐山录》，此吴仕称颐山之由来也。

元时孙道明嗜茶好书。陶宗仪作映雪斋为孙明叔链师句云：“展席缁书延倒景，煮茶敲火送深更。”蔡司沾《霁园丛话》：“余白下得紫砂罐，书‘且吃茶’、‘清隐’草书，故知为孙高士遗物也。”道明于洪武中以“写字诵经”著闻，（《七修类稿》四十）郑元祐为撰孙高士赞（《侨吴集》七）全真教主关真人号之曰清隐处士。蔡霁园得其紫砂罐有“清隐”题名，是元明之际，紫砂壶已流行矣。

清初人记宜兴瓷壶制作之法最详者，为鄞县周容。其言曰：“今吴中斗茶者，壶必言宜兴瓷云。始万历间，大朝山老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小史也。至时大彬最著。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斲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又云：“后起数家有徐友泉、李茂林父子。甲午春，予寓阳羡，主人致工于园，见甚悉。工曰：僧草创，供春取华于土，发声色，尚已。时为人敦雅，壶如之。”《宜兴甆壶记》容又记：“宜兴磁壶著六十年，时大彬为最，今乃得龙文许氏。”为之撰传，称造壶要无过方、圆二法。（《春酒堂文

---

① 《全唐诗》卷五百九十。

② 《石亭山居记》，见《弇州续稿》六十。

③ 吴仕事迹见《宜兴旧志》卷八《文苑》。《荆溪外纪》为沈敕编，李文校正。

④ 《国朝献征录》一百十六。

存》二杂忆七传之一）许龙文亦荆溪人，工于花卉。周氏亲见时大彬，所言自详悉可信。孔尚任《享金簿》记时大彬瓷壶有三执。其一款“戊午年日时大彬制”，“时”与“日”字连可疑。其一扁如柿饼，不得容杯水，紫质坚厚，此时壶之小者。陈贞慧称：“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即大彬父时朋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圆壶。李四老官，号养心，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今罕有见者。”（《秋园杂佩》）案李仲芳即李茂林之子，万历间人。茂林以制小圆式著名，为阳羡小壶之祖。仲芳更师事大彬，以刀法遒劲称。董翰字后溪，始造菱花式，赵梁则为提梁式，俱能别出心裁。其时壶人多累代相承，若时朋、大彬与李皆父子为名工；人才之盛，以万历为最。徐渭诗有句：“紫砂新罐买宜兴。”渭卒于万历二十一年，正值宜兴壶之全盛期也。

张岱《陶庵梦忆》记砂罐锡注云：“宜兴罐以供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而无惭色。”其见重于时流可知。用卿壶则以浑成醇饬称。（吴梅鼎《茗壶赋》）明季好事者且开茶馆，喜品茶者有如精赏鉴，桃叶渡之闵汶水即其一，故茶具尤须讲求。陶庵称其：“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信茶史之佳话。

江阴周高起伯高著《阳羡茗壶系》云：“尝于吴冏卿家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云。按吴冏卿当即吴洪裕问卿，以藏黄大痴富春卷著闻，号枫隐主人，其别业曰兰墅，陈其年《湖海楼诗集》卷四感旧诗注，记问卿行事甚详悉[1]。如伯高言，吴问卿家中砂壶镌有“供春”款者，已出时大彬所仿。瞿式耜与问卿为同年，崇祯辛巳（十四年）有长诗赠之，其句云：“绕架牙签林坞癖，小潭花屿竹床明；瓯添白乳浮香细，盏注黄流拂坐轻。”[2] 诗中称其瓯添白乳，盏注黄流，足见其有茶癖。陈贞慧《秋园杂佩》[3] 记：“余家藏白定百折杯，诚茶具之最韵。”又称：“余友问卿家藏鹦鹉啄金杯……每过云起楼，促膝飞觥，出成（化）杯劝酒。”自注：“云起楼吴问卿先姑丈城中宅，栏槛花名甚丽。”贞慧与问卿固属姻亲。宜兴壶之兴起，与吴家关系最深。周高起既叙见时大彬壶于吴问卿家，又有诗《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贰公》。贰公者，即吴洪化。沈颢富春山卷临本跋称：

---

① 恽南田画跋云：“吴冏卿生平所爱玩者有二卷：一为智永千文真迹，一为富春图。”亦作“冏卿”。

② 《瞿忠宣公集》七。

③ 《粤雅堂丛书》本。

"二十年前荆溪吴贰公觏止于梁鸿溪上。"《全清词钞》一："洪化字贰公，宜兴人，明崇祯九年举人，有《屑云词》。入清，官教谕。"《宜兴县志》七："吴洪化，崇祯九年举人，正己子。"洪化盖吴正己之子，与问卿为从兄弟①。吴达可、达德一家皆富收藏，又籍宜兴，宜其藏砂壶之多且精也。

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记供春褐色壶云："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正德）之世，有名工供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变者。"故友蔡守（寒琼）翁《题宜兴储简翁藏供春树瘿壶》诗云："项氏名瓷图，亦载有二器；制造太纤巧，我固疑是伪。"则称其不可信。今传世有供春款之砂壶，多作树瘿形。考宋吕公著有《瘿木壶诗》，其由来已远。吴大澂尝得供春树瘿壶于南京，但已失盖，仿制十柄，分馈朋好。后供春壶为储南强所得，继落于梁鸿志之手，梁有诗记之②。此壶后归王梅痴，今在香雪庄陈之初处。

康熙二十年辛酉，陈维崧赠高澹人（士奇）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有句云："宜壶作者推供春，同时高手时大彬；碧山银槎濮谦竹，世间一艺俱通神。彬也沈郁并老健，沙粗质古肌理匀；有如香奁乍脱藓，其土刻画蛙黾蹲。又如北宋没骨画，幅幅硬作麻皮皴。"（《湖海楼诗集》八）时壶之工巧，为诗人所赞美有如此者。诗中提及朱碧山之冶银，濮仲谦之刻竹，皆吴中绝技也。（详《陶庵梦忆》）

张虹所撰《砂壶图考》上册，录陈维崧词《满庭芳》一首，其序云："吾邑茶具俱出蜀山，暮春泊舟山下漫赋。"句云："看鸥彝扑满，磊磊邱樊。而我偏怜茗器，温而栗，湿翠难扪。"原词见《迦陵词集》卷十三。蜀山以产茗器著闻，《重刊宜兴旧志》一："蜀山在县东南三十八里，一峰屹立，水环其麓，亦名独山，罨画溪自南而北。"又云："唐黄山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泉即在其下。"金沙寺即以此得名。传说金沙僧刻制陶壶，亦缘其地产茶故也。今宜兴制壶陶业，正集中于蜀山云。

刘光鼐《题供春壶拓本贺新凉次湖海楼韵》云：

何物供春者。四百年、龙腾虎变，凌虚而化。少贱由来多能事，传得山僧弓冶，早名噪、蜀山原野。古朴敦庞非小器，与文窗、三代彝盘亚。值得被、俗工骂。　　略施毡蜡张图画。恍曲廊、石泉烹熟，跳珠

① 拙作《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考吴氏家世甚详。

② 参见顾廷龙《吴愙斋年谱》附图十七"愙斋制壶"。梁鸿志诗句有云："纵然尚有供春在，狱卒前头不敢尝。"盖狱中所作。《爰居阁诗集》所无。

响瓦。饮我廿年浑不识，负此一星炳夜。视三大、风斯在下。除架断壶场圃肃，遍征题、奚啻秋风打。甘匏系、细摩把。

此首盖步湖海楼赠何生铁原韵[1]。铁，镇江人，工篆刻，与茶具无关，刘氏但借用其韵。刘词世所罕见，张虹《砂壶图考录》录词只一首，兹并附拓本，以供参考[2]。杨镇荣君赠余杨无恙绘供春壶扇面，其自题句云："新办供春壶一把，清谈长过露兄园。"注云："露兄园，闵老子茶室名。见《陶庵梦忆》。"按露兄者，陶庵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以名茶馆也。另一面为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书吴省钦、陈鳣辈论宜壶绝句，可见以供春壶入画者之多。

明代饮茶初用茶盏，中叶以后，瓷壶及紫砂壶渐流行。文震亨《长物志》云："壶以砂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茶壶条）万历间，许次纾《茶疏瓯注》条云："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其次油瓷壶，亦可，必如柴、汝、宣、成之类，然后为佳。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民俗丛书专号本）供春壶所以见重于人者以此。周容亦称："时（大彬）故入以砂，链土克谐，审其燥湿，展之名曰土毡。《宜兴瓷壶记》则以砂入土，乃时大彬所改进者。"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笔谈》云："赵凡夫倩人制茶壶，式类时彬，辄毁之。或云：求胜彬壶，非也。时彬壶不可胜，凡夫恨其未极壶之变故尔尔。闻有'钓雪'藏钱受之家。"《骨董琐记》卷一有"赵凡夫宜兴壶"一则袭此。新印本误排作"钧雪"。凡夫即赵宧光，其制壶也，憎时样而别出心裁，遗物存钱谦益处，钱氏曾为凡夫子均撰墓铭，盖为通家之好云。

清初有人《绘百砂壶图》卷，为康熙所激赏。尔时砂壶式样已甚繁多。扬州东园天宁寺，道旁屋舍如买卖街做法，谓之十三房；香雪居在焉，中设宜兴壶肆。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云："香雪居在十三房，所鬻皆宜兴土产砂壶。茶壶始于碧山冶金，吕爱冶银，泉驶茗腻，非扁以金银，必破器染味。砂壶创于金沙寺僧，团紫砂泥作壶具，以指罗纹为标识。……供春见之，遂习其技，成名工，以无指罗纹为标识。宋尚书时彦裔孙名大彬，得供春之传，毁甓以杵舂之，使还为土，范为壶烨。以熠火审候以出……彬技指以柄上拇

---

① 《迦陵词全集》卷二十八。

② 此拓本为友人何觉所藏。

痕为标识[1]。”据是诸家制作之标识，先以指罗纹，供春则无指罗纹，时大彬（按大彬枝指，见《骨董琐记》）更作柄上拇痕，以此定其差别。星洲香雪庄主人陈之初先生精鉴别，富收藏，所庋宜兴砂壶尤为一时之冠。其藏品计署“供春”者一，署“大彬”者三，署“友泉”者二：其一题“戊午秋日”，盖万历四十六年（1618）；署“伯苓”者一，为万历癸丑，则四十一年（1613）制。署“陈子畦”者一。其杂物陶品，署“陈鸣远”者十。斲轮削锯，具见苦心，洵可宝也。之初藏供春瘿形壶，其柄上两处分明有指罗纹。

李斗虽或见实物，而辨认未精，故有供春无指纹之谕。说未必确，供春仍是循金沙僧之法也。之初室名香雪庄，与扬州香雪居命名巧合。所藏壶及其他杂物共三十七事，兹为次其目，略记其巨细体制，并述供春壶原委，以当喤引。

茶具记载，已详陆羽《茶经》二及蔡襄《茶录》下篇，然见于诗者尚伙。唐人诗咏茶具者，陆龟蒙《茶瓯》句云：“直使于阗君，从来未赏识。”[2]证以施肩吾《蜀茗词》：“越碗初盛蜀茗新。”及僧皎然《饮茶歌》：“青瓷雪色缥沫香。”[3]知其时茶瓯乃用青瓷，故陆羽云碗以越州为上也。天宝元年，水陆转运使韦坚，穿广运潭，以通舟楫，其豫章郡船，即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旧唐书》卷一百五坚传）江西茶具之供应，且有专船载货。宋梅尧臣谢蔡君谟寄茶诗，有句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4]倘紫泥即指紫砂，则北宋已有紫砂陶之制作矣。余游宜兴，闻蠡野村羊角山紫砂窑址今尚存云。

闽人嗜茶，向有“功夫茶”之目。或谓乃“君谟茶”之讹。（周凯《厦门志》十五）余亦有茶癖，瀹茗之余，喜浏览壶书。念清季朱坚（石梅）著有《壶史》（《见墨林今话》），同州蔡卓勋亦撰《壶史》，两家之书今俱不可见。往者友人张虹尝得石梅砂壶拓本，咏以绝句，有“壶史于今见亦难”之叹。余藏石梅手制壶一，今并影附于是编之末，借志鳞爪。

丁巳长夏初稿，戊辰改订

---

① 乾隆乙卯，自然盦刊本及清代史料笔记丛书本，皆称供春壶无指纹。

② 陆氏《甫里文集》卷五，和茶具十咏。

③ 《昼上人集》卷七《饮茶歌》。

④ 见《宛陵集》卷十五。

参考资料

文震亨《长物志》卷十二品茶，有“茶壶”条。

王稚登《荆溪疏》。

许次纾《茶疏》“瓯注”条。

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笔谈》“钓雪”条。

陈定生《秋园杂佩记》“时大彬壶”一条，《粤雅堂丛书》本。

张岱《陶庵梦忆》“砂罐锡注”、“闵老子茶”二条。

沈敕、李文《荆溪外纪》。

吴骞《桃溪外纪》。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香雪居》。

《宜兴县旧志》卷十《吴梅鼎阳羡磁壶赋并序》，卷末《杂志》记制陶名家。

王世贞《弇州续集》卷六十《石亭山居记》。

周容《春酒堂文存》卷三《宜兴甆壶记》，卷二《杂忆》七《传记》陶工许龙文，《四明丛书》本。

陈其年《湖海楼诗集》卷八。又《迦陵词全集》卷十三。

孔尚任《享金簿》，《孔尚任诗文集》卷八，记时壶。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十五《俗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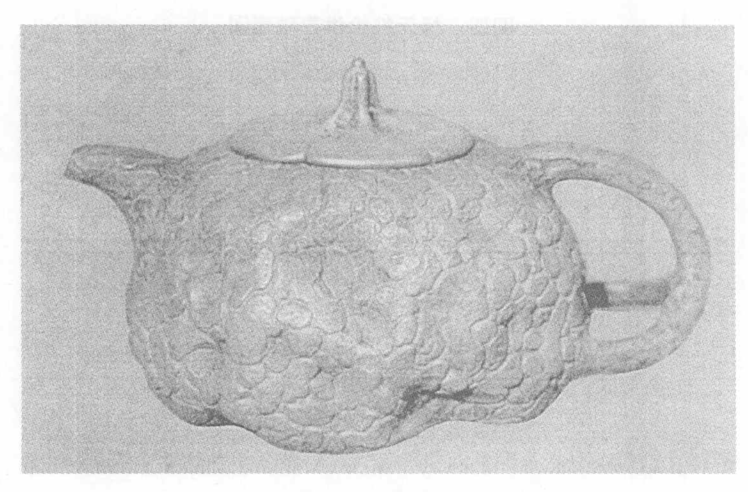
吴骞《阳羡名陶录》，《拜经楼丛书》本。

陈鳣《简庄缀文》卷六，时大彬壶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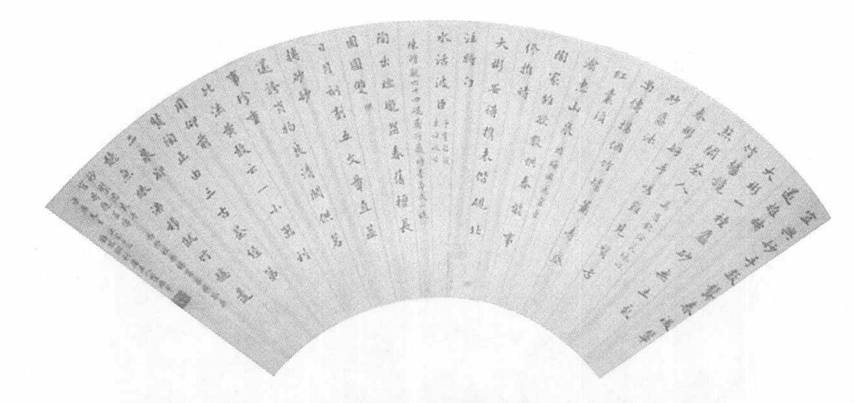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五“砂壶”条，卷一“赵凡夫宜兴壶”条。
周伯高《阳羡茗壶系》，《翠琅玕馆丛书》本，F. Brinkley 英译。
张虹李景康《阳羡砂壶录》。
顾廷龙《吴愘斋年谱》。
王梅痴《紫砂茗壶》。[《蚬马杂志》1963（4）]



图一　刘鼒题词之供春壶拓本（何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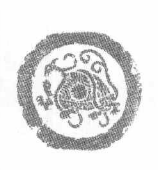
图二　供春壶



图三　瞿启甲书咏案砂壶诗



图四　杨无咎绘供春砂壶图



明遗民书画初论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解题

一、遗民与士气

晚明是一个可泣可歌的时代，亦是一个文学和书画艺术最有卓绝造诣的时代。刘勰称建安之世，“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晚明在文学上的成就亦有同然。乐府诗歌，有点和建安相似，像归庄的《万古愁》、尤侗的《读离骚》[①] 都是惊心动魄的作品。至于绘画与书法更是突出多彩多姿，为历代所不及，且为建安所没有。这一时期特出的画家，几乎都不是职业性的画家，而多是文人以其余力从事书画。刘荣嗣（半舫）《与恽道生（向）书》云：“本朝文沈，无不以文人得画名，读书破万卷，岂独为诗用耶。”可见破万卷的功夫，既用之于诗，亦复用之于画。

---

① 尤侗《读离骚》为《钧天乐传奇》中的一种。《万古愁》在《归庄集》卷二（中华书局本），又有《击筑余音》本（即将《万古愁》区分段落及拍数）。

所以这时期的画家，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士气的表现[1]。什么是士气？此处试征引顾复所言二事说明之。他评钱选的画云：

> 画苑既设，谬习相师。苑中人以讹传讹，而不知有作家士气者。相将二百年。钱舜举能扫除谬悠而引入大雅，有功于画道不少。……舜举甘心遗民，终身其题画不书年月，诗句郁纡不迫，以寄当歌当泣之深衷。鸣呼！画家知士气，胜国得完人。（《平生壮观》卷九，页一三）

又，他评高柄的画云：

> 元世东南人士，皆以无声之诗，寄其胸中磊落抑郁，故称有士气焉。庄文昭（麟）、华以愚（晞颜）、王安道（履），载之画史；邵思宜（谊）、高漫士（柄），无名而亦佳，然皆元世遗老也，犹存士气云[2]。（《平生壮观》卷十，页一八）

顾复以为士气出于遗民[3]，因为遗民有他的独立的人格与性格。明季画人，他们反对异族的统治，把精神寄托于绘画，或养晦庭庐，与木石为偶，或游情山水，而遁入空门，既不受过去画院中画题的限制，又不受当前政治上人事的约束，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萧然之极，浸润于无畏（无所惧）、无为（无所求）的生活中，去作纯艺术的追求，实际可谓已达到一种无意的

---

① 参见李亚农《论钱舜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中华文史论丛二》）及启功《戾家考》（《艺林丛录》五）。关于士气的问题，向来有许多争论。最初提出的是钱选。他对赵子昂书画本来同一问题的回答："画之士气，隶体耳。"有人解释为"隶者异于描，所谓写画，须令八法通也。"这是以书法来解释的，乃是代表一种看法。其实隶家即戾家，和行家相反。明人谈士气的，像屠隆《画笺》云："士气画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画者，盖欲脱尽画工院气故耳。"这指要脱离物而得天趣，不滞于形象。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称："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赵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士气最少必达到"雅"的地步。后来恽南田论画又说："不落畦径，谓之士气。"这样又未免太狭。上举诸人论士气，都和顾复从精神上去看士气问题完全不同。

② 庄麟有翠雨轩图，见《故宫名画》第六辑，37页，有章草题识。王履以华山图著名，已印入《画苑掇英》。高柄以著《唐诗品汇》著名，《平生壮观》收其云山小横披，署题高漫士，后人误为高房山。柄著《高漫士木天清气集》十四卷，日本静嘉堂有钞本二册；《啸台集》十二卷，有成化十九年黄镐刊本，"中央图书馆"藏。邵谊，休宁人，自号瓜圃，洪武初与弟邵孜（思善），皆以画称。

③ 顾复有他独特的看法。复承其家学，其父顾隐亮，皇甫钝（鲁仲）为其画像，卷今存，见南京博物院藏画集上册。

“解脱”境界。石涛题担当画有云：“观此画大有解脱。”便是这个道理。胡琪序石涛画谱云：

> 且数十年来，仰观俯察，益自解脱。耑事笔墨，而死生醉饱于历代名流之堂奥；又久进乎技矣，而旁通之，及乎巧矣，而拙成之。笔之所至，非往古成法所得而羁縻之也。

其实不止清湘一人为然，其他各个画人都是走着这一共同的路向，以求自我解悦，旁通以成其技，由巧而返乎拙。由于学养性分及取法之不同，故形成种种面目。

“遗民”因为是有所遗于世，故特别有所造于艺术。尤其山水画是画人心灵中的“天地”境界，在笔墨上的反映。遗民有如《庄子》所谓畸人——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他们畸于世而侔于画，所以有这种造诣。亡国之痛使他们完全舍弃政事，不侔于人，而得假于笔墨，托于山水，来发泄他们胸中抑塞磊落的奇气。这样的士气，更非一般浅薄的看法，像宋濂在画原中所说“有士韵而无俗姿”的“士韵”，只是品格的雅俗高下而已[①]。晚明的“士气”，是有生命的，是具有烧到白热度的情感在作品中奔腾的。

明遗民画应该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在中国画史上有它的特殊地位。近人目为幻想派（Fantastic）。这一时期的画家各有他的理想与意境，由于他们本来先有一套独特的文艺基础，像诗文书法的修养，运用到绘画上面，遂有许多崭新的创获[②]。

二、明遗民画家之多才艺

这一时期的画家，论他们的才艺都是多方面的，而且几乎无一个不是诗人。我们看陈田的《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七上下，从王时敏到张穆，都是诗人而兼画家。他们有的亦是坚苦的学者，例如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为编撰《全唐诗》这一工作的先驱。他在“笔墨之暇，赋诗自适。诗又不肯苟作，

---

① 宋濂《画原》载《宋学士集銮坡前集》卷十，称南徐徐君景阳旁通绘事，有士韵。

② 以前夏目漱石为中村不折的《俳画》作序，指出 Grotesgue。为东洋画的特征，丰子恺尝采其说（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一号中国画的特色）。按德文作 Grotesk 同，义为怪诞。用 Fantastic 一词来形容晚明画的特色，自然比较 Grotesk 来得妥帖一点。

呕心抉髓而后成”（《读画录》）。福建魏宪（惟度）评选清初人作品的《诗持》一书即由龚贤担任参阅。他花了许多工夫在中、晚唐诗的搜集和校刻，现存有《中晚唐诗》五十九卷。晚唐诗始项斯。而终女校书薛涛[①]。所以孔尚任赠诗有“年年笔研选中唐”之语。这点和明初高柄之以画人而编《唐诗品汇》，可以后先媲美。又如萧云从尝著《杜律细》，主张杜律无拗体，开《声调谱》的先河。其说虽不为王渔洋所取，但他佩服其援据甚博（池北偶谈）。他的七言律，郭麟称为谷音、晞发之流（《爨余丛话》）。作画与渐江一系的郑旻亦手辑《杜诗笺注》（《黄山画苑略》）。张大风诗词秀警，又通等韵之学，著有《一门反切》，为平生得意之作（见《读画录》）。其他画人诗句为人传诵的，像珂雪（即李肇亨）的“得雨空芜回旧绿，被霜衰柳学新黄”，见称于陈眉公（《六砚斋二笔》），杨古农（补）的“闲鱼食叶如游树，高柳眠阴半在池”。为钱牧斋所激赏，以为文外独绝，书之扇头（《有学集》）。这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他如吴历、万寿祺之能琴（万年少曾和名琴家徐青山〔锴〕——《大还阁琵谱》作者——合弹）[②] 倪元璐工巧，窗槛皆手自绘画（《静志居诗话》），方以智除博综群书外，又精于射覆（《仁和陆培与骧武书》，见《尺牍新钞》卷八）。释大汕亦巧艺百出。这里偶举一二以示例。

尚有一些画家，是堆假山垒石的能手，像石涛便是此中佼佼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谓“堆假山者，国（清）初以张南垣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张南垣为张涟字，以画家而专工垒石。黄宗羲、吴梅村都认为他是学愚公之术而善变者。他的砌石，还有一套理论和技法，能够规模大势，在寻丈之间，做成“天坠地出”的格局。在书斋之前，作出荆、关老笔对峙之状。黄吴两诗人认为其术可传，特为立传（见黄氏《撰杖集》和《吴梅村家藏稿》五十二《张南垣传》）[③]。这是足画法“旁通”于砌石的技巧的。他尝说道：“画之皴涩向背，独不可通之为叠石乎？画之起伏波折，独不可通之为堆土乎？人之好山水者，其会心正在不远。”（黄宗羲撰《张南垣传》）有的画家，把玲珑的怪石入画（像高阳的 Strange Rocks，见 The Restless Landscape-46），自然砌石亦是画材之一，以之入画，很容易生色的。

这一时期的画家，实在应该称他们为多型艺术家。他们虽然是多方面发

---

① 龚贤编《中晚唐诗》五十九卷九册，汇集明末野香堂、贞隐堂等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② 万寿祺夜同徐锴鼓琴诗，有“心知畴昔自历历，客与太古高濛濛”之句，见《隰西草堂集》。

③ 谢国桢著《张南垣父子事辑》，见《明清笔记谈丛》，297 页。

展的，但很能够把握某种艺术的特殊性，而抉发它的内在本质和真义，从实践上把握“旁通”的法则而有所创造，并不像18世纪德国的批评家，说诗如画，画如诗等等，专从理论去做功夫①，把各种艺术特别强调它们的共通性，构成为“一锅煮”的论调。明季那些画家，是通过实践去求创造，偶尔虽有一些理论，都是亲身体会到的经验累积的结晶，而不是企图建立一套空洞理论的间架。所以是艺而不成为学，但他们的看法，学即在艺之中，离艺便没有学了。这一点很是重要，应该提出详细讨论。

三、以诗法、书法入画

其时画人常运用诗法作为画法，如石涛论写四时之景谓：

> 古人寄景于诗……予拈诗是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以此哦之，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乎？（《画谱》第十四）

“画即诗中意，诗是画里禅”。借诗作为画的题材（theme），取画作为诗亲证之资，画与诗相得而益彰。石涛画册的用杜甫、东坡诗意，这是取之古人的。亦有取之近人的，像“上山月在野，下山月在山”则取自谭友夏诗意，以及至乐楼藏写黄砚旅诗意山水册，都是借诗材为画材的显例。

凭借着画及题句来表露沧桑之感的，像石涛的“零碎山川颠倒树”；八大的“一峰还写宋山河”；担当的“老僧只点旧时苔”、“为君专写向南枝”，这些都是名句。这与宋季郑思肖、龚开具有同样的心理和手法。

胡琪说石涛：“变化之殊，或寓韬略，或用书法。”今试申其说，茅止生（元仪）好谈兵，通知古今兵略；他在《暇老斋笔记》上说：

> 石室老人（文同）以书法画竹，山谷老人以画竹法作书，然不阐破三昧。或曰：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余以为枝如草，其意尚在影响间，节如隶不如叶如隶也。我尝有诗曰：八分为叶篆为枝。然恐得其形似，而未得其用笔。又曰：叶如蟹足折钗枝篆之一语，古人

① 罗马Horace谓诗如画（ut Pictura-Poesis），后来德国G. E. Lessing在Laokoon有所辨析，谓诗是时间艺术，画是空间艺术。

曾云。其三者则余直揭破秘密藏矣。

这个道理，赵孟頫早已说破，但没有他说得那样的深刻。

钱谦益《题吴历桃溪诗稿》谓："渔山不独善画，其于诗尤工，思清格老，命笔造微，盖亦以其画为之，非欲以涂朱抹粉争妍于时世者。昔之论画者，谓画之为竹木，犹书之有篆籀，二者之法相近，故郭恕先俱为第一。而荆浩然答僧画山水图书、五言四十字，平生山水诀尽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谓之善画者也。"（《有学集》四十八）可见诗书画二道之互为表里，不能为真诗的，自然亦不易写成真画；道理是相通的。

王铎在顺治辛卯所作山水，上面题云："画之皴法十余家，非一例论也。如字之诸体可一辙议乎？此道甚难，略识于此。辛卯四月初六。"（《宋元人画大观》，378 页）觉斯是当日书界的凤凰，当他兴酣落笔，真可摇五岳；牧斋称他的书才有如"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有学集》三十《宫保孟津王公墓志铭》）。画的皴法，变化多端，笔之于皴，足开生面，随形以制宜，而操运在我。豢养之灵，运用之神，视乎其人之兴会、题材，不可一概而论。亦如书法的点画波磔，层见侧出，不可端倪，情况正是一样。

除王觉斯之外，其他画人亦有同样论调。有主张以草书入画的，例如：

董其昌说："陈道复草书作画，有米元晖意。余亦以此代云山之戏。"（《神川大观》七）

程式庄题邹之麟富春逸兴图云："衣白道人以章草运而为画法，后之操翰之士，叹赏其皴染简朴，如太羹元酒，而卒莫测其蚕尾钗股所自出也。"（《天津博物馆画集》续集八十二）

吴期远自题画云："观子久富春图纯用中锋，如右军作草书，乃知世人所摹，尽隔数壁。乙巳初夏，漫为临此。"（《读画录》四）

这些都是说明如何以草法入画，陈道复、邹臣虎是此中能手，陈则得力于米元晖，邹则取法于黄子久。查士标题程正揆画云："昔人论书之既得平正，须近奇险。青溪先生今之所书，名家也。书画无二致，讵不间然！"（《读画录》二）这说明书画原是一鼻孔出气的。石溪在题程青溪的山水轴云："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银钩虿尾，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钮。"程氏以书法用笔，通于画学，石溪能体

会到，而且说得出，他自己亦是把握这样的原则去写画的。

袁于令（箨厂）跋王子京（遂）画云：“画法即书法所在，画至脱化谱格，即书家所谓离钩也。”（《读画录王子京传》）什么是离钩呢？明钱塘潘之淙（无声）著有《书法离钩》一书。他的自序说道：“语境，则醉墨濡头者豪于致，败豪成冢者勇于力，怒猊渴骥者奇于气，惊沙舞剑者悟于神，绿蕉覆云者博于趣，脱巾啸傲者逸于姿，境可殊而法不变也。……是必深于法者，而后可离法；又必超于法者，而后可与进法。”境界是现象，可以千变万化。而法度却是原则，它是不变的。他的朋友叶秉敬（三衢）为序，发挥他的道理，加以补充说：“夫谓之钩，则不可离矣。既谓之离，则不复言钩矣。岂其不离为离，实钩而非钩乎？……欲知离钩，当先知吞钩；善吞钩者，无往非钩。”这即是说，必先精熟于法，然后可以离法；但最后必须离开法，方算是最能够精于法的人，否则停滞在“初地”的阶段，仍是能入而不能出。这即是离钩的道理。在书法如此，在画法何曾不是如此。

四、“禅机画”与画中理想境界

僧人的画，则喜欢拿偈语来题句，如石溪（报恩寺图的长篇文字）、担当（为秘传作山水图）、无可（《书画禅册》）都是。淡归（金堡）题药地画有一则云：

> 所已游者，以意游之，意中有画；所未游者，以画游之，画中有意。药地和尚作此补足。（《遍行堂续集》）

没有游过的地方，可用画来补足，这分明说幻想可以代替现实。画中的山水，正是作画者理想的所在。这一类作品，即所谓“禅机画”，《读画录》释无可传云：“于是谢绝一切，惟意兴所至，或诗或画，偶一为之，然多作禅语自喻而已，不期人解也。施尚白（闰章）公：‘予昔同无道人，自苍梧抵庐山，见其乘兴作画，多用秃笔，不求甚似。尝戏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无道人得无处也。’拈此二则，则道人之‘禅机画’，亦露一斑矣。”“禅机画”一词，即见于此。

号升州道士喜欢署款真香佛空之张风，亦有极高妙的画论，兹录二则如下：

> 画要近看好，远看又好，此即仆之观画法，实则仆之心印。盖近看

看小节目，远看看大片段。画多有近看佳，而远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难也。昔人谓北苑画多草草点缀，略无行次；而远看则烟村篱落，云岚沙树，灿然分明，此是行条理于粗服乱头之中，他人为之，即茫无措手，画之妙理，尽于此矣。绝非近日承学家所指之董。（《与郑汝器》，载周亮工辑《尺牍新钞》）

善棋者，落落布子，声东击西，渐渐收拾，遂使段段皆赢，此奕家之善用松也。画亦莫妙于用松，疏疏布置，渐次层层点染，遂能潇洒深秀，使人即之，有轻快之喜。（《与程幼洪》，同上）

大风的观画法，要近看远看皆好，又要“用松”才使人感到轻快。他的杰作：人物像诸葛孔明，树石如与炯伯社师，前者深秀可爱，后者粗服乱头而条理井然，都可作为他的理论的印证。《十百斋书画录》龚贤《山水册》有题识云：“《棋谱》云：‘妙莫妙于用松。’吾谓用松二字，画画秘诀也。笔松理密，岂易几乎？”这一说和张大风相同；并引证下棋方法以论画，其间必有互相因袭之处。方密之为璊王孙题画亦引杨龙友告我曰“松”。是用松一法，明末画人都喜欢运用的。

五、临摹与收藏

明季临摹的风气甚盛，吴派自沈、唐、文以后，董其昌为江左开辟新的天地。这时他最服膺的前代画家是黄大痴，一时成为风气，山水都以大痴为师法。钱牧斋记其事云：“余闻子久居乌目，傍小山饮酒，所至辄画。自湖桥低拂水，放舟两湖，画横卷长数十丈，稿本未经装裱，民家束入竹筒，置复壁中，访求不可得。华亭为抚掌叹息，舣舟湖山间，坐卧累日，语予曰：‘子久数十大卷，今饱我腹笥，异时当为公倒囊出之。’华亭仙去三十余年，山窗水榭，未尝不追忆斯言也。”（《有学集》卷四十六《吴渔山临宋元人缩本题跋》）这一故事，向来为人所未注意，对大痴的尊重，可以说是董氏所提倡。黄子久的富春图，董氏题跋再三说：“吾师乎！吾师乎！”可见他对此图的景慕。是图由董氏质于宜兴吴氏云起楼之后，再转入张伯骏，季因是辈之手，在这一段时间，江南画家都从事摹仿，计有沈颢、周颖侯、邹之麟、程正揆、吴历等人，而王石谷临写更有许多次。他在康熙十一年（壬子）和恽南田在毗陵连床夜话达四十日，他为笪重光摹仿是本。翌年（癸丑），王时敏题跋，略云：

元四大家画，皆宗董巨，秾纤淡远，各极其致。惟子久神明变化，不拘守其师法，每见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崻峭，莽苍处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故学者罕窥其津涉。独石谷妙得神髓，不徒以形似为能。然子久真迹，余生平所见几及二十余帧，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无存，犹忆董文敏公云黄画固此纸尺璧，毕竟以富春长卷为第一，恨未之见。数年前闻石谷为晋陵唐氏临写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悬拟神韵，题数语于别幅，聊以志羡慕之意。旧冬石谷偶游润州，复为在翁（笪重光）侍御对临真本。今将赴焦山度夏之约，过娄话别，因携此卷见视，始见其笔墨纵横，超逸入神，有运斤成风之妙，而总归于平淡。大痴二百年来翻身出世作证，白石翁所以自况者，征之今日，端不多让，残年何幸，获此巨观，虽欣羡有心，未敢轻请。乃承石谷概许舐笔，兼欲索侍御题识见贻，闻之益不胜狂喜。……（原物现藏 Freer Gallery）

是时王时敏年已八十有二，他不能见到富春山卷的原迹，十分遗憾，故请石谷再为临写。可见清初临摹风气及大痴的画对四王正统派影响之大。其他如沈士充的仿子久天池石壁（《支那名画宝鉴》），程邃的仿子久深岩飞瀑（《知鱼堂书画录》），程正揆的仿大痴江山胜览（《十百斋书画录》），更不待论。李永昌题山水画云："逮元子久始以画为寄，作文人前茅，余又寄之寄者。"（《黄山画苑略》）明季画人以画为寄，即是师法子久的。

江南地方，特别是苏州、杭州和扬州一带名家，收藏极为丰富，像无锡的安氏、毗陵唐氏，泰兴季氏，画人都和他们发生关系，获得观摩临摹的机会。而若干画人，私人都藏有剧迹。庄冋生的阎立本职贡图，张伯骏的顾恺之女史箴图，从吴其贞《书画记》所载，可以看明末清初（崇祯八年至清康熙十六年间），江南地区保存书画剧迹的丰富，许多都已失传了。再从该记中的藏家及名迹作一统计，可以看出当日一些收藏家[1]及画商的名字，和那些业

① 明末画家收藏名迹，见于吴其贞所记，略举数事为例：
（一）李会嘉（原误作嘉会，即日华子肇亨。）藏大痴溪山风雨图，其贞云："当时人仿。"（338 页）
（二）庄冋生有董北苑龙宿郊民图（316 页）。
（三）查士标家有黄大痴幽亭图（105 页），盛懋仿松雪青绿山水图（352 页）。
（四）陈丹衷家有阎立本《文姬十八拍图绢册》（353 页）。
（五）王鉴家有关同溪山积雪图，其贞谓是元人笔（377 页）。
（六）宋琬藏大痴溪岚暖翠图（504 页）。
（七）李永昌得梅道人高松平远（94 页）。这里不遑详细列举。

已失传的画迹，对画史及画迹流传沿革的研究，将有极大的帮助[1]。

藏画和写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著《平生壮观》的顾复，他本人亦是画家。他的画迹，保存在故宫藏的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的第三幅：有自题云："昔人云：'画至云林，殆不可学。'神妙如石田，以不能得其三昧为恨。此无他，云林全以韵胜，非学力所能到。戊申冬，戏仿家藏安处斋图，虽结想差近，殊类效颦，如何！如何！顾复。"可见云林的安处斋图，原藏在他家里，这幅即模仿该图的。

著《书画记》的吴其贞，生平不详。向来只知道他字公一，号寄谷，徽州人。（从王廷宾的黄大痴剩山图跋语知之）故宫藏倪瓒江岸望山图轴。收传印记有其贞、吴玙之印，则他本名吴玙，这幅是他所收藏。

吴书记同张范我于丹阳姜二酉家观米元章《多景楼诗》（274页），二酉即著无声诗史的姜绍书。姜氏又著有《韵石斋笔谈》，书中记当日古董商人王（廷珸）越石和黄（正宾）黄石纠纷之事，叶昌炽尝附着于《藏书纪事诗》之末。王黄二家和吴其贞都有往来，《书画记》载初观展子虔春山游骑图及王蒙破窗风雨图三件于王越石家，记道："越石，居安人，与黄石为姑表兄弟，系颙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客游二十年始归，特携诸玩物访余于怡春堂，盘桓三日而返。时壬午五月既望日。"壬午即是崇祯十五年。又记："观于居安黄山家，黄山则黄石之兄，为士夫中赏识名家。"（20页）又记："观李唐放游图于扬州王晋公寓舍，晋公越石之侄，鉴赏书画，得于家传。"（348页）上举数事，可补叶书之未及。王廷珸（越石），黄正宾（黄石），都是徽州籍，和吴其贞是同乡，所以对他们的事非常熟悉。故宫藏的倪瓒雨后空林，据《清河画舫》载："王廷珸出示此图。"则该图原藏在王氏家。又吴镇清江春晓画轴上装裱纸条题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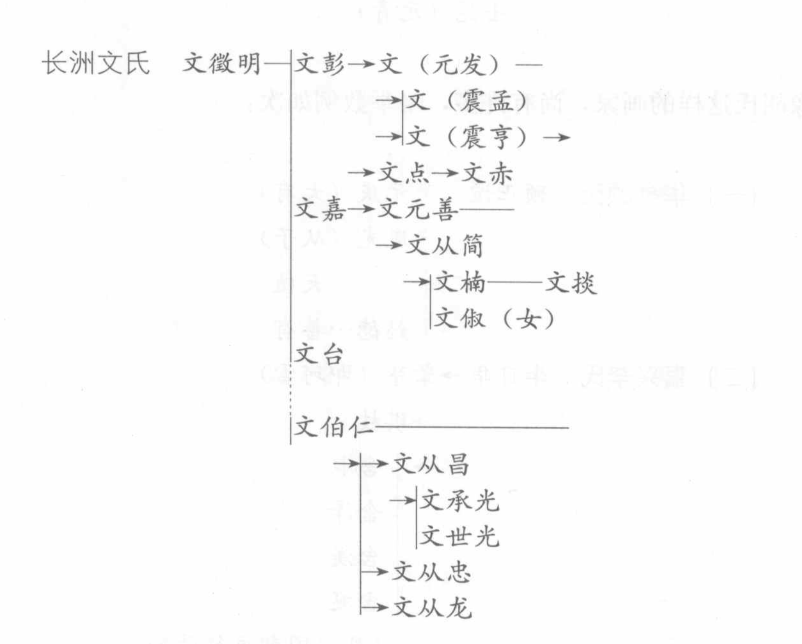
[1] 吴其贞说："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其贞是徽州人，他身历目击，故记载得十分清楚。明季清初，许多古物集中在徽州商人手上。溪南吴氏，便是其中重要人物。其贞所记的溪南吴氏，有如吴藩、吴家凤辈。吴湷字振鲁，歙之（南）溪南人，商于淮阳，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之汪氏者居多（347页）。吴家凤字琮生，为巨富赏鉴，吴新宇第五子。弟兄五人，行皆凤字，故时人呼之为五凤，皆好古玩（《书画记》）（127页）。又称溪南吴本文鉴赏书画，目力为吴氏白眉（124页）。又如颜鲁公《祭侄文稿》，吴其贞见于汪天锡、吴国珍、宋元仲处。原为吴江村之物，后属于五凤昆仲，而宋元仲等系五凤家人也（39页）。又观唐人廓填右军《中郎帖》云："观之于汪三益；汪，溪南吴氏门客。"（45页）这些贾人都是溪南吴氏门下出来的。又江孟明，歙之南溪人，两淮大商，多收藏（167页）。宜兴吴子文（即吴问卿侄静庵）的《吴忠惠杂诗》，其贞即为江孟明得之（360页）。又钱谦益藏画，实多得自溪南丛睦坊（208页）。这些全赖吴其贞的记录，得以稽考。

“辛巳仲冬望日，以五十金易之王越石。张觐宸识。”（《故宫书画录》，200 页）这两件名迹的流传，即曾经过王廷珸之手，尚有登记纸条保存着，这可算是明末书画贩卖史上一桩重要的掌故。

吴其贞书中记当日画家及贾贩作伪情形，非常有趣；如记郑千里以松雪临王右丞之千岩霁雪图有一行题识，书在左边者切去，指为右丞，售于魏国公，得值千金（317 页）。又记陆机《平复帖》的元人题识，为葛君常折售于人，配在伪本勘马图后（430 页）。又称陈以谓所集书画册子，多用大幅切为纨扇者，人谓之书画刽子手（369 页）。又记裱手朱启明劝张范我，将江贯道之万壑千岩图切为两段，以后段并题跋为一卷，前段又切为三小卷（371 页）。这些例子，可见书画在明末到了估人手上被摧残的程度，和他们的惯用伎俩。

六、画人家庭与画人间之相互关系

江南一带，自元明以来，画风鼎盛。世代相承，若太仓王氏，世所共悉，故不备述。兹先以长洲文氏一家，表之如次：



文震孟父元发，卫辉同知，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一《震孟传》。震亨则阁学震孟之弟也（见《明画录》）。文俶为寒山赵宧光之媳，其子均之配（顾

凝远《画引》)。

至若父子叔侄，蔚为一家之秀者，尤不可缕指。上元胡宗仁、宗信兄弟，即其一例。宗仁与钟伯敬书云：

公询寒门诸子弟，敬以名字相闻。弟宗信字可复，以字行。世所称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仆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学画。荜门昼掩，茗烟炉香间，阁笔盈案，妄拟堆笏满床。昔人一门五贵，七叶蝉联，想如是耶！公闻之得毋喷饭?(《尺牍新钞》十二)

试为表列如下：

上元胡氏　胡宗仁→耀昆
　　　　　　　　　起昆
　　　　　宗信
　　　　　宗智→玉昆(元润)
　　　　　　　　士昆(元青)

像胡氏这样的画家，尚有许多，略举数例如次：

(一) 华亭顾氏　顾正谊　元庆(大有)
　　　　　　　　　　　胤光(从子)
　　　　　　　　　　　　　天植
　　　　　　　　　　　懿德…善有

(二) 嘉兴李氏　李日华→肇亨(即珂雪)
　　　　　　　　　→琪枝
　　　　　　　　　→含淑
　　　　　　　　　　含泽
　　　　　　　　　　含渼
　　　　　　　　　　含涎
　　　　　　　　　(见《国朝画征录》)

(三) 嘉定李氏　李流芳——抗之(僧筏)

(四) 四明赵氏　赵　备——赵龙

（五）诸暨陈氏　陈洪绶——陈字

陈无名（季子，见《玉几山房画外录》）

（六）长洲盛氏　盛茂烨（煜）——年（大有）

茂焌

茂颖

（七）江宁盛氏　盛胤昌（懋开）——丹

琳

这些有的虽是小名家，但可看出当时家庭习画风气之盛。至于详细情形，有待他日考证，兹暂从略①。

画人除家学渊源者外，必有师承。故寻究其间之师友关系，对于某一画人造就之了解，有特别意义。大抵有下列三事，可供研究：

（1）名迹之观摩；

（2）技法之传授；

（3）代笔。

兹举画人间之相互关系数人为例：

（一）吴彬与米万钟

“万钟绘事，楷模北宋以前，施为巧艺，位置渊深，不作残山剩水观。盖与中翰吴彬朝夕探讨，故体裁相仿佛焉。”（见《无声诗史》）

---

① 以上若干小名家画迹，曾印入近年画册者，略著于下，以备参考：

文从昌　《甫里陆龟蒙祠堂图册》，《南京博》上四十九。

文　楠　与金俊明、金传合作《岁寒三友》，《南京博》下二十六。

胡宗仁　送张隆甫归武夷山水，万历戊戌作，自署懒仁，学倪迂。《南京博》上七十六。

胡宗信　秋林书屋，甲辰作，《南京博》上七十七。

胡玉昆　金陵古迹十二幅，有“周栎园藏印”，见《明清之际画展》，原物闻在香港。又 RL 五十九。

顾懿德　山水，RL 四一。

顾天植　山水，RL 三八。

赵　备　竹石流泉图长卷，作于庚戌（万历三十八年）、《苏州博十九》十九—二十二。

赵　龙　木竹碧石图，《南京博》七十五。

盛茂烨　山水、人物、扇面，RL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顾正谊、顾懿德、顾凝远、吴彬、文元善、文从简、郑重诸人画，亦见故《宫书画录》，兹不复著。

米氏山水，不似晚明他家之作残山剩水，盖受吴彬之影响。（《天津艺术博物馆续集》有吴彬绘的明皇幸蜀图轴。四川是他到过的地方，所以写来格外生动。同集有米万钟的秋山萧寺图，题“丁巳秋（万历四十五年）日，写于清源署中。”叠岭稠密，风格与吴彬为近。）

（二）石涛与深度

深度为粤名僧，佛山赖氏子，原名镜；读书增城白水山，号白水山人。后逃禅万寿寺，号释孟容。张二乔之殁，孟容为植宫柳二株（见《莲香集·山中捐植记》）。《莲香集》之刊，彼题以七绝（《莲香集·怀仙志》）。高剑父主持佛山美术院，其址即深度庙。传说他常发现深度为石涛改过的画稿。北山堂藏深度画轴，上题：“丁未阳月白水镜。”笔墨淋漓，极近石涛一路。丁未或即康熙六年（1667）；此帧上有张乐房印。

（三）王铎与赵澄、樊圻

“（赵澄）画善临摹，常入长安，从王孟津（铎）游，多见大内旧藏，皆缩为小幅，无一笔不肖。尝为周亮工仿旧二十幅，继归之王逸庵，后为流球国王所得。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满幅小楷。”（《读画录》三）金陵八家的樊圻，王铎甚赏识他，更喜欢他的小幅，但和他不认识，尝把圻的别字会公误作洽公。王年六旬，灯下作蝇头小楷，题其上云：“洽公吾不知为谁？此幅全模赵松雪、赵大年，穆然恬静，若臣德淳儒，敦庞湛凝，无忒无恍，灯下睇观，觉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间矣。”又云：“是古人笔，不是时派，时派即钟谭诗也。小印模糊，误视会公为洽公。”“会公后即以洽公行，感知己也。”（《读画录》卷三）从上面两则，可见王铎跟赵澄、樊圻的交往，和画家互相倾慕的情形。

（四）高岑与陈旻昭（涉江）

陈旻昭（昕公）笔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高岑常与永夜静谈，舌本相生，别多幽绪，以此益入微妙（见《读画录》）。高为金陵八家之一，其画之冷隽简远，盖得之于陈涉江。

（五）归庄与黄向坚

《过云楼画记》卷五，有《黄孝子万里寻亲册》；苏州博物馆有《向坚万里寻亲册》十二页，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时年四十八岁。归庄尝撰《黄孝子传》，于向坚（端木）事迹记载最详，传云：“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与先兄同举于乡，余以孝子故始识之。”可见其交谊之深。

（六）吴伟业与邵僧弥

邵氏见画中九友歌。僧弥之死，其门人僧道开乞梅村为志其墓（《梅村家藏稿》四十六）其铭曰："文字禅，书画史，其死也不死。"

（七）杨龙友与盛含、盛琳（林玉），施霖（雨咸）

《读画录·杨龙友传》："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又施雨咸（霖）传云："马瑶草（士英）、杨龙友作画，但能小小结构耳。其大幅皆倩两咸为之。"这是代笔的事实，鉴古者不可不知。

七、画人与大自然之接触

画家自模仿入手，而以能师法造化为最后成功阶段。从大自然获得新的启示，悟到特出的技法，布局，才有崭新的创获。明季以来，画家各因不同的机缘，从不同的山川，取得奇峰，以打草稿，以构成他们的独特风格。即远郊小景，亦可取得灵感。杨无补自题云："永嘉郊外山川，点点皆倪黄粉本也。"行处皆可入画，只看如何剪取、变化而已。兹略举著者如下：

吴彬　剑门、峨嵋

彬入为供奉，曾观剑门、峨嵋之胜，下笔益奇（《兰陔诗话》）。

吴彬画有题杜甫句："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分明即写四川栈道（EE 二九）

杨文聪　天台、雁荡

龙友有台荡等图（见《画禅室随笔》）。

吴彬亦有天台图，丁未岁写（见 RL 四二）。

黄道周

黄道周有雁宕图（《天津续》），可见模山范水之所自。

戴本孝　华山

有华岳全图册十二页，见陆氏《穰梨馆》三十一。（康熙七年）戊申九月绘。

卞文瑜　武夷山

有武夷山色图，自题云："癸酉夏日，游武夷归，而仿佛图此。"（《天津续》六九）

担当　鸡足山

担当（唐泰）生于云南晋宁，顺治以后居鸡足山，如为秘传作山水图卷，

题“初入山来，未知此山道路”云云。现藏丽江文化馆（见《担当画集》）。

黄向坚

黄向坚有鸡足山图卷。

石涛、弘仁、梅清　黄山

石涛有《黄山八胜景册》。（日本住友藏）

弘仁有《黄山图册》及《真景册》；宣城梅清亦以擅写黄山著闻。论者谓石涛得黄山之灵，梅清得黄山之影，渐江得黄山之质。（贺天健说）

叶荣　庐山

自言于匡庐得画法。（《图绘宝鉴续纂》）

以上所举，只是一些著例。每个画家，从不同的山水体会，因之形成不同的面目。所谓古人真本，即在天地之间。戴本孝华山图自题云：“关同、范宽辈，笔法皆以太华为真本。余家贫，不能得见古人名迹，不知古人真本，何尝一日不在天地间？但识其意者寡耳。”这即是说，直接把自然界看作图画的粉本，以自然山水代替古人真本。来得更直接。所以，每个画人各自寻觅他们的天地，“自然”便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象。

画家和自然界接触，除山水之外，动物的写生，亦是一重要项目。顾凝远《画引》论写生云：“顾恺之论画不及禽鸟。张爱宾（彦远）谓：‘禽鸟为下，草虫又次之。’不知宋孝武赐何戢弹雀图，是顾景秀所画，当时最知名。至宋，黄筌、林椿、赵昌、马世昌辈，及徽宗、子昂宗姓尤多，惜恺之不及睹耳！以余所见，不下四五十册，皆其至者。国朝谭思重志伊、陆叔平治辈，肆意摹之，犹不能及。盖写生非细事也，须先识其形体名件……得其性情便知生动，知生动便能穷形极态矣。”可见明代画人，对禽虫写生仍是非常重视。收藏富春山图卷的谭思重（志伊），亦是此中能手。晚明之世，大家都向山水方面发展，惟文俶女史，最精此道。她摹写动物，图得千种，无不逼真。而采撷山中名物摹写，正是直接取之自然的办法。“中央图书馆”藏《金石昆虫草木状》二十六卷十二册，为文俶于万历四十五至四十八年彩绘底稿本，明赵均手写序文及目录，文从简手写标题，张凤翼、杨廷枢、徐汧各手书题记，殊足珍重。文俶，画家辞典作文淑。士林“故宫”有赵文俶画春蚕食叶轴及花蝶轴，题“天水赵氏文俶画”，印亦作俶，则作文俶为是。

八、至乐楼藏遗民书画的点滴考证

番禺何耀光先生，富收藏，于明代遗民书画好之尤笃，往尝辑著《至乐楼书画录》，久已不胫而走，流布海内外。顷者，应中文大学文物馆之邀，尽出所藏，以供展观；文物馆特为举办研讨会，遍请海外专家，共同观摩，提供宝贵意见，相得益彰，可谓盛事。至乐楼藏品之精，世所共悉，已有同好作若干专件之研究。余特注意其中题识，有可考见画家交游状况者，试拈数事论之。

（一）至乐楼藏戴本孝拟云林十万图：

戴氏题句云："倪高士晚年作十万图，各自题跋。"元至正癸丑，云林为陶南村（九成）写十万图，昔贤谓寄韵设色，并极神秀化工之笔。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云："云林十万图，本荆溪陈定生物，侯朝宗为之记。"考朝宗记称："壬辰（顺治九年）过阳羡之亳村，定道人（贞慧）出此图相示。道人自乙酉金陵变后，绝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弃去诸生，其亦云林不忘至正之意耶！"（《壮悔堂文集》卷八）清人仿十万图者，除戴氏外，又有王愫（见《题画诗钞》）。

（二）陈贞慧《自书诗》：

署款云："严滩作似古农词丈。"古农即杨补，甲申后隐邓尉山，渔洋诗云"布衣曾说杨无补，笔墨风流又一时"者也。

（三）无可和尚截断红尘图：

款题："特地为中峰拈出。"方以智族孙方苞跋云："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所作。"白云即张怡，字瑶星，张大风即其仲也。怡与程端伯书尝言及白云砦图事迹。《望溪集》卷八有《白云先生传》。怡有《卜算子》题王子京（遂）画，见《全清词钞》（27页）。

（四）石涛《黄研旅诗意册》：

石涛写黄研旅诗意册，为大涤子平生合作。此册黄之隽《唐堂集》纪之，誉为"宇宙之奇，大涤作此画时年已老。"据册中石涛题记年月，有辛巳长至后一日，及壬午夏日，即康熙四十、四十一年（1701—1702）也。又有李国宋大村跋，及甲申（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先著跋。李跋称研旅癸未秋再入粤经年，石涛先生为图写景物。癸未为康熙四十二年。又称甲申冬，同洪去芜、先蠲斋于案头取册子展玩，自恨衰老。蠲斋即是先著，时国宋年亦七十

矣。国宋字锡山，为李瀚之子，兴化人，著有《嬴隐集》及《珠尘集》（详《清诗纪事》，524页）。先著与程洪同辑有《词洁》六卷，有名于时。著字渭求，一字迁甫，先世泸州人，居江宁。有《严许集》、《药里集》、《劝影堂词》，合称《之溪老生集》。又丙申王式丹跋，式丹字方若，号楼村，江苏宝应人，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有其行状，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时石涛已下世矣。砚旅即黄燕思，淮南人，尝刊《元次山集》。

（五）八大山人为黄研旅写山水册：

研旅戊寅题记谓得袚斋代求获此。袚斋即程京萼，为程庭祚之父，上元人，工书。事迹见《青溪集》十二廷祚所撰《行状》。

（六）归庄《墨竹卷》：

此卷作于戊戌，即顺治十五年（1658）也。陆心源《穰梨馆》三十二已著录。曾印入《艺林旬刊》五十二期，引首顾苓云美题记，苓又字浊斋，诸生，他书亦作顾岺，审此卷以作“苓”为是。钱谦益撰《顾象垣墓志》云：“长子苓。”苓尝居虎丘塔影园，旧为文肇祉所筑，顾氏更名云阳草堂，读书其间，谦益为之记。（《有学集》卷二十六）

题句诸家为录唐宋人诗。金侃即玄恭婿，与金上震皆金俊明子。《明诗纪事》引《百城烟水》云：“春草闲房在吴县卧龙街双林里，金孝章所构宅后书斋也。公高蹈不仕，拥书万卷，日与四方名贤，暨二子上震、侃咏歌其中。”徐树丕字武子，长洲人，著有《识小录》，备载归庄《万古愁遍数》。李模字子木，太仓人，曾序陈子升集，自著有《碧幢集》（《千顷堂书目》二十七）。

（七）程邃读书秋树根图：

程氏题识云：“白庵先生常见属，余窃得其神情，八十四朽弟。”白庵殆即冯行贞，常熟人，字服之，号白庵，善山水，有云林意。邃卒于康熙三十年，年八十七。是图作于八十四岁，应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

上举各点，为研读所得，略作考证，附记于此，以质高明。

九、结论——明遗民画之特色

明代画风，自吴派以后，即有复古的倾向。从唐寅至丁云鹏，都喜欢规模宋人。唐氏之师法李唐，尤为显著。明季有一些人，像郑千里（重）、魏子一（学濂）之流，仍是侧重技法，以植基础。观方密之所述郑千里以“法”，魏子一以“埃”、“干”教人，可以见之。（千里作品，可从东京程氏所藏一帧

看出他崇尚法度的情形。魏氏所谓“埃”、“干”大意是指不特用力于基干处，还要用心于细微处。见拙作《方以智之画论》。）

可是，自崇祯以至明亡之后，画人大都走上元人荒率的道路。因为一方面而没有画院的规范，文人们每把画材和诗意拍成一片，各人各自握其龙蛇之珠，各走一路，不受到六法在格律上的限制。这时期画家的特色，总括言之，有下列数事：

（1）即景　每每随地取材，片段写生，自成馨逸，有如诗之即景成题。石涛《画谱·蹊径章》论，写山六种原则，所论更为具体。

（2）着我　拟议以成其变化，作画虽取资前人，但着重个性表现。

（3）渴笔　各人以其对书法的心得、造诣，发而为画，所以多彩多姿，各极其胜，但以使用渴笔，最为普通。屈大均作《画砚铭》有云：“平生交好，多善画者。吴中若申茗青（浦）、方药地（以智），龚柴丈（贤）、张大风（飌）、徐昭法（枋）为尤善。尝见诸君作画，多以渴笔取妍。其惜水也，亦如惜墨。其笔之所到者，山水未尝有；笔之所未到者，山水未尝无。使天机深者得其素，天机浅者得其绘。”（《翁山文外》）颇能道出渴笔妙用之处。

（4）用空　把庄子虚室生白的道理，用于画面。担当云：“要从白处想鸿蒙。”便是此理。亦曰用空，《读画录·胡元润传》云：“李君实（日华）尝言，作画惟空境最难。以余所见，善于用空者，其惟胡三褐公欤！褐公一字元润……性孤僻，作画如之。用笔设色，好作缥缈虚无态，故咫尺间，觉千万里为遥。余蓄画册自君始。”用空和留白，是很重要的。这与宋画堆得密麻麻的画法截然不同。

（5）妙悟　化繁为简，往往寥寥数笔，善于用松，行条理于乱头粗服之中。张风与其兄瑶星（怡）论画谓：“此事有悟亦有证，悟得十分，苟能证得三分，便是快事。”悟是知的事，证是行的事，先悟后证；知者未必能行，不悟则全是无知，直是死路歧途。这样论画和作画，简直好像是参禅了。

他们可以“更改烟云作画师”（担当句），大自然在他们手上可以随意安排。他们不是照实状来描写，而是通过心源的酝酿，脱胎换骨，变熟为生，好像佛门“转识成智”的本领一样。

袁枚的《续诗品》中“即景”说：“诗如化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无故。”画家的取景为图，正如诗家的即景成趣，时时要翻陈出新，自然产生奇特的风格。这正是明遗民画的特色。

Carl Jung 在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中尝说过：“一个伟大的艺

术品，像一个梦。”诗篇像梦一般，画亦有同然。明季画家，不少以梦喻画。方以智在名著《药地炮庄》书中，尝引楂与斋的妙语云：“画家不善画空，千古缺处也。画是醒时做梦。”楂氏即查继佐伊璜。此次展出至乐楼藏张氏适园旧物的山水十图，下笔高妙，别开生面，饫人眼福不浅。查氏说梦，原文又云：“梦或无理却有情，画不可无理，正妙有情。非多读书，负上慧，能作奇梦者，莫望涯涘。”能作“奇梦”的人，必有许多博学、上慧、阅历等先决条件，有奇才然后有奇想，有奇想然后发奇梦，这是能作奇画（Fantastic）的内在因素，谈何容易。查氏所论，十分奇警，无怪博学上慧而能作奇梦的无可上人，尚且檃括他的话头作为《炮庄》之用。明季的聪明人，是这样出类拔萃的，所以画品之高，构图之奇，造型之富，有如此者。如果Jung氏亦研究中国画，他必为之拍案惊奇。明的遗民便是这样地在绘画上去作他们的“噩梦”（借王船山的书名），去追求他们崇高的艺术理想，因举查氏隽语，以结吾篇。

参考书目（举要）

《支那名画宝鉴》

《宋元明清名画大观》

《神州大观》

《故宫书画录》

《画苑掇英》

《南京博物院藏画上下册》一九六六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画集》、《续集》

《苏州博物馆藏画集》一九六三

《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

《担当书画集》一九六三

郑振铎《遗民画》

何耀光《至乐楼书画录》

《图绘宝鉴续纂》

姜绍书《无声诗史》

周亮工《读画录》

徐　沁《明画录》

张　庚《清朝画征录》
《十百斋书画录》，microfilm 本（港大图书馆）
顾　复《平生壮观》
吴其贞《书画记》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又续录》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
盛　镳《清代画史增编》
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
石　涛《石涛画谱》
顾凝远《画引》
周亮工《尺牍新钞》
潘之淙《书法离钩》
陈　田《明诗纪事》
魏　宪《诗持》（新加坡大学藏）
徐世昌《晚晴簃清诗汇》
叶恭绰《全清词钞》
邓之诚《清诗纪事》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拙作《方以智的画论》
《千顷堂书目》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
宋　濂《画原》（《宋学士集》）
钱谦益《有学集》
李日华《恬致堂集》
黄宗羲《撰杖集》
方以智《浮山集》
金堡（淡归）《遍行堂续集》
陈洪绶《宝纶堂集》
释大汕《离六堂集》
释成鹫《咸陟堂诗文集》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
彭孟阳《莲香集》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
侯朝宗《壮悔堂文集》
屈大均《翁山文外》
归　庄《归庄集》
孔尚任《诗文集》
方　苞《望溪集》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黄之隽《唐堂集》
章学诚《章实斋遗文》
方以智《药地炮庄》
王渔洋《池北偶谈》
郭　麟《爨余丛话》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李日华《六砚斋二笔》
钱　泳《履园丛话》
茅元仪《暇老斋笔记》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谢国桢《明清笔记丛谈》
黄宾虹《黄山画苑略》
高　棅《唐诗品汇》
龚半千《中晚唐诗》
袁　枚《续诗品》
王　愫《题画诗钞》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黄涌泉《陈洪绶年谱》
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
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
《兰陔诗话》
《艺林旬刊》
《艺林丛录》第五编：俞剑华：利家、戾家、隶家、隶体；启功：戾家考
丰子恺《中国画的特色》(《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一号)
李亚农《论钱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中华文史论丛》二)

江兆申《新入寄存故宫的明逸民画》(《故宫季刊》第八卷第三期)

英文参考书目

1. James Cahill: *Fantastic and Eccentrics in Chinese Painting*, The Asia Society, Inc. 1967

2. *Special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from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故宫博物院, 1970

3.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of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 C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Hong Kong, 1970

4. James Cahill: *The Restless Landscape: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University Art Museum, Berkeley, 1971

5. Chu-tsung Li: *A Thousand Peaks and Myriad Ravines* Vol. II, Charles A. Drenowatz Zurich, 1974

6.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 China*, Compiled by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1971

7. Marilyn and Shen Fu: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Princeton, 1973

8. *The Paintings of Tao Ch'i: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1967. Held at the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dited by Richard Edwards, Ann Arbor, 1967

晚明画家与画论

一、王上宫人物卷

明季人物画，推丁云鹏、吴彬、郑千里（重），若王龙如上宫之画，世极罕觏。顾起元（太初）《懒真草堂集》（卷十八）有《为吴叔任跋王上宫画十八罗汉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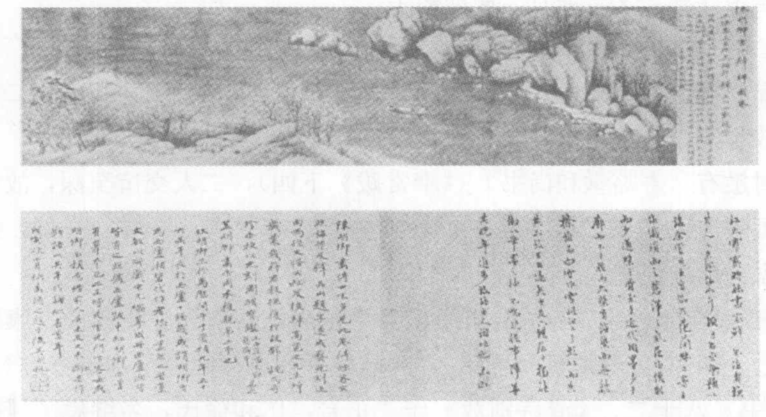
> 王生此卷，用笔缥缈轻飏，殆似游丝之袅空，细发之拂面。而慈威相好，无不具足。谛观之，令人生庄严净土想。……若以心观，则所以必阿罗汉者，即颖如此墨如海，无可摹勒处，又何以从王生指尖捉笔时识取也。

《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七）有王上宫传，寥寥数语，只据顾集撮录。星洲友人陈之初君藏有王画一卷，为《文会图》，末有款一行云："万历癸巳春日，吴郡龙如写。"有印记二：一曰"云中君"，一曰"王印上宫"，知其字龙如，吴郡人，可补画家辞典之漏略。万历癸巳即二十一年。《宋元明清名画大观》载王上宫《仿唐人忠孝图卷》，郭味蕖年表据以著录，系于是年，合此可为双璧，同为万历癸巳所绘。

此卷有"俞文葆"、及"俞明震印"、及"宝翰楼印"，卷后有俞某跋。

二、陈明卿与僧豁堂

黄宝熙先生藏陈明卿画有二卷：一为《雪江归棹图》卷（图一），有王时敏、王圆照、吴梅村及释正岩题跋：又一为《十二月山水卷》，有壬戌（天启二年）陈继儒跋（时年六十五）。陈廉画，世所罕见。其人生于万历间，卒于崇祯九年，年五十六。王时敏《奉常题跋》记其画迹有二事：一为《雪图卷》，一仿黄子久《富春山图卷》（《奉常题跋》上二二、二五），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所录仅此。此《雪江归棹》卷上有四贤题跋，其中正岩之名较僻。正岩跋云：



图一　黄宝熙先生藏陈明卿《雪山归棹》卷及（附）释正岩、吴湖帆跋

江天雪霁时，能画家鲜不值者，观其人之意趣何如耳！顷自右丞命题以后，余尝见王晋卿及范简叔二卷。王作纤琐而乏苍浑之气；范作缓散而少遒紧之骨。至于近代，用墨多于廓而不于腔内，大概有渲染而无皴擦，唯留白空作雪，此但工于形似而失其品致，去古远矣。吾友六堪居士，独能御以笔墨之神，不为境役事阵，盖其晚年进步，故能出人头地也。岩。

钤印三："茱庵"、"正岩之印"、"随山隐史"。考《云自在龛随笔》二："王奉常仿古十图册，纸本，奉常自跋两段；为文邃开士画。有王廉州跋。茱庵印文曰：'玉正岩'、曰'随山'、曰'南屏隐叟'、曰'茗上人'，署款曰

‘品山寸草庵主’。”（56 页）此卷署名品山，知即释正岩，而随山、茉庵，皆其别号。

正岩事迹见于画史者，略如下：

《图绘宝鉴续纂》二：

僧豁堂，名正岩，号茉庵，本姓郭，武林人，诗画俱优，尤喜仿元四大家山水，住西湖净慈寺。

《海虞画苑略》云：

释岩字奯堂，又号随山，仁和郭氏子。初依灵隐，后圆具于三峰。

正岩俗姓郭，又号奯堂。奯即豁字。

《说文》大部：“奯，空大也。”玉篇：“奯，空也；大目也。”（《广韵》入声十四黠：豁、豁训豁达；奯训大开目。皆呼括切，异字而同音。）二字音义略同，故释氏以豁字当空门之空。正岩自号奯堂，殆取此义耶？

王时敏有《寿豁堂和尚书》（《奉常跋》下四），二人交谊至深，故西庐及明卿之画俱有豁堂跋。豁堂且工词，其题圣因寺壁《点绛唇》一首，传诵于时，名家词话均记之。

《释氏疑年录》十一：“杭州净慈豁堂正岩，豁堂为金陵郭氏，康熙九年卒，年七十四。”见冯溥撰《塔铭》，龚鼎孳撰《道行碑》、《净慈寺志》十九、《五灯全书》八十二。《清诗别裁》作“止岩，仁和徐氏，名继恩。”陈垣云：此“误以净挺为豁堂”，是也。

附

查礼《铜鼓书堂词话》：

来往烟波，此生自号西湖长。轻风小桨，荡出芦花港。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彻千山响。茂州陈时若大牧最喜歌此调云。武林一老僧所填《点绛唇》也，忘其名。余闻之辄录出，往复咏叹，音调超绝。噫！此亦红姜老人之俦匹也。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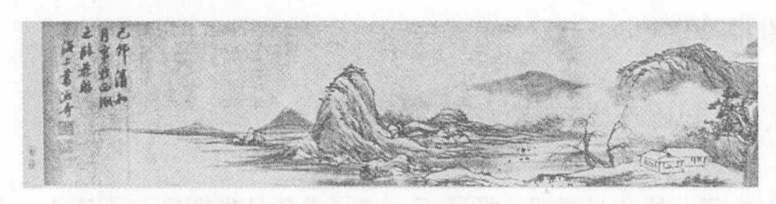
《奯堂词》

西陵释正岩，字豢堂，所著有《同凡草》。词有湖上《点绛唇》一阕，题圣因寺壁间，最工致。余及见之，后不知为何人拭去。词云："来往烟波，此生自号西湖长。轻风小桨。荡出芦花港。得意当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出语不凡，奇僧也。

三、葛征奇山水跋

北山堂藏葛征奇山水卷。学大痴，笔笔用中锋，颇近邹臣虎一路（图二）。署己卯清和写于西湖之临花舫，盖崇祯十二年也。





图二　北山堂藏葛征奇《山水》卷

征奇，浙江海宁人，字无奇，号介龛，崇祯元年戊辰进士，官光禄寺卿。著《芜园集》十二卷（见《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无声诗史》卷七有传，称其善写山水。惟征奇明末尝莅官广东，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九："广东巡按御史葛征奇，浙江海宁人，崇祯十年任。"《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有广东巡按葛征奇为粤兵会剿楚寇题本（740页），残。又乙编第八本有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751～756页），其中兵部题云："督臣张镜心，按臣葛征奇，道臣郑覲光筹划有方……各宜叙赉，以奖成劳"云云，失名当即按臣葛征奇。此题共七千六百余言，叙崇祯十年秋冬间虎门事件甚详，为中英贸易外交史上极重要史料。其时主要角色即为地方官兼为画家之葛征奇。题本中云：臣"自肇庆遵海而南，按历高、廉、琼三郡"，则征奇往粤足迹且及海南岛也。张镜心实于崇祯十年闰四月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

务。镜心，河南磁州人，天启二年进士，著有《云隐堂集》（见《清诗纪事初编》，143页），又有《驭交记》（《粤雅堂丛书》本）。

征奇妾李因，字今是，又字今生，号是庵，会稽人，工画花卉翎毛，有《竹笑轩吟草》（崇祯十六年癸未刊本）。征奇序略云："是庵家西子湖，间作韵语自适，顾家贫落魄，余偶得其梅诗，有'一枝留待晚春开'之句，遂异而纳之，偕与泝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从游者十五载。时余方挟有画癖，宗云林、子久、梅道人，辄不得恒似。是庵独摹大小米，具体而微，所谓以云烟供养也。"《海宁州志稿》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收葛氏山水卷，题"崇祯丁丑春日写于燕山邸舍，海上葛征奇"。陶氏云："光禄不以画名；此幅笔墨雄健，颇类其篷室李是庵，疑为香闺中捉刀也。"观征奇序是庵诗，知捉刀说之为无稽。丁丑为崇祯十年，是年春征奇犹在燕京，未莅粤也。

征奇又有《溪山清趣图》，为崇祯七年甲戌绘，见《支那名画宝鉴》。征奇画迹流传甚稀，不若其妾是庵之多，故极可贵。其卒在顺治二年，北山堂卷乃崇祯十二年作于湖上，时已由粤北返，流连湖上之水光山色，为晚年作品，尤有可观者。

四、跋七处和尚画册

北山堂藏七处和尚画册，题款云："丙戌冬日坐栖霞与雪庄上人论禅。"又一"秋夜与雪庄出神策门步月憩王氏紫霞庵谈禅论诗"云云，此册盖顺治三年丙戌为雪庄上人作者。雪庄名道悟，又号云舫、惺堂；安徽歙县人，住黄山，著有《黄山图》；罗振玉《吉石盦丛书》四集印行之，又有《黄山丛刊》本（民二十四年苏宗仁辑）。胡积堂《笔啸轩书画录》，著录有雪庄《黄山图》十册（下三二、四一），即此人也。

册中钤有"天眷"一印，殆示为天汉帝胄。七处本名朱睿瞀，盖齐藩之裔。周晖《金陵琐事》称其为"睿爚弟，画笔清绝，迥无俗尘"。睿爚字渤海，工诗，画法云林。《金陵诗征》三十录朱睿熉、睿爚、睿瞀、睿燧等人诗。睿燧字冷庵，尝筑栖贤庵，逃禅以终。四人者，行辈皆为"睿"，下字偏旁皆从"火"，当为同辈兄弟。《诗征》朱睿瞀小传云：

> 睿瞀一名翰之，应天人，齐藩裔，晚逃禅，自称七处和尚。七处工

画，楮墨之外，别有生趣；苍古之外，寓以妍秀。晚削发，构数椽南郭外，萧然瓢笠，不轻为人落笔，人称之曰“七师”。子知郿。

收其题《仙鹤观》七律，有“戏鞭龙腹千峰雨，飞控鸾腰万丈霞”之句。其所以为应天人者，《明史·地理志》南京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又《明史·诸王传》：“齐王榑，太祖第七子。洪武三年封，十五年就藩青州……建文初……废为庶人，与周王（橚）同禁锢……景泰五年，徙齐庶人、谷庶人置南京……嘉靖十三年，释高墙庶人长鏨，榑曾孙也。万历中，有承彩者，亦榑裔。”齐藩之裔于景泰时徙置南京，故翰之遂为应天人。齐藩虽以罪南迁，然子孙尚有卓绝非常之士，如五世孙承彩其裔朱庆槊、庆聚均以诗鸣，文采风流，为一时名士之领袖，事迹俱详《金陵诗征》卷二十三、二十七。《诗征》二十三云：“太祖第七子齐王榑，永乐中以疑忌，与子贤炬、贤炅、贤昱俱暴卒，幼子贤爀废为庶人，养于西内，景泰出之南部，赐以谷庶人三山里第。贤爀子能埁，字坦斋；孙长锵，字守静。守静长子可涅，字泉亭，工诗，有《同春集》，读书通大义，不事科举。积勤丰财，辟一园名同春，盖不欲以丘壑自专，而与公卿大夫宗党宾客共乐之也，远近争慕其贤。子完玘、完瑸、完嗣、完玉、孙循礼、循美、循德、循寿。次子可潢，字巨源，亦工诗。从李如真、焦澹园游。时张广筵，集众宾，谈经论古，发音中的，名驰四方，士大夫以得交为快。投赠盈笥，巨源汇为《小山元赏》行之。”（朱承彩《传》下）据《金陵诗征》，庆槊弟庆椝，即完玉（引《宗世系》云：完玉请于朝，始名庆棐，可证）。而庆椝子为睿燧，故知睿字辈皆庆字辈之子侄也。承彩（国华）工写生禽鸟，庆椝弟庆棐则善画山水枯木竹石，是睿爚、睿晳之擅山水，亦有渊源。日本内阁文库藏《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卷一题云：“原板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又木记云：“皇明万历辛卯重刻。”是南京齐藩亦尝刻书也。（孙楷第《日本所见小说书目》，75页，则疑齐府刊书不可信，非是）

故宫藏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其十四开《疏林远岫》署款：“丙戌秋日，为陶庵先生，弟晳。”陶庵即亮工：丙戌则与此册同为顺治三年所绘。翰之子知郑，字思远，亦工画能诗，魏宪刻《诗持》亟称赏之。《金陵诗征》卷三十二录其《留宿周敏求斋中晓起》诗，称其“幼与周敏求齐名，避居溧水山中，诗颇奇凿，画有父风，偶入城，卒于承恩寺舍”。敏求即周亮工之从兄也。亮工兄弟与翰之父子均属至交，故其《读画录》卷一中有朱翰之、朱知

鄦父子传，称其“常询翰之先生画于君（知鄦），君曰：家公笔下，只是打发得开。余曰：打发得开何足云？君曰：君到打发不开处，始思吾言。世间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经济，到绝顶处，只是打发得开耳！君谓有他异邦？予甚旨其言”。打发得开为作画做事要诀，七处之画论，于此可窥一斑。

《穰梨馆过眼录》三十四释七处《四季渔家乐图》卷引首周亮工书篆，而周其皇系以小词四首，后有袁于令诗、陈舒（康熙三年甲辰）、唐允中、张风（顺治十七年庚子）、纪映钟（庚子）、（柳）格培（康熙八年乙酉）、方亨咸（康熙八年）、姜廷干诸人跋。桐城方与三尝跋七处《画册》云：“凡作诗文字画，须楮墨之外别有生趣迎人，令阅者目动心摇，始称快笔。然又非狐媚取悦，须极苍古中寓以秀好，极点染处寓其清空，始称合作。七师所画，吾无间然。”（《玉几山房画外录》上）七处又有辛亥《秋山道侣图》中堂幅，龚半千题句云：“画家只有黄公望，粗服蓬头笔砚中；老岁共传仙去矣，至今师亦有遗风。硻师深得子久三昧，笔劲高古。予见兹图静简而幽，不啻峄山之感。癸亥夏月半亩贤记。”（秦潜《曝画纪余》卷五）皆备极称许。辛亥为康熙十年，时师尚存，半千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题诗，则七处已下世矣。

七处画迹见于著录者，有《三山书院卷》（日本考槃社《支那名画选集》），款题：“《三山书院图》，辛卯八月僧硻。”辛卯盖即顺治八年（1651）。是卷现藏大阪，印入夕可庵桥本（末吉）《收藏明清画目录》（七七）。又有《为阳庵作山水图》（《读画楼书画集萃》）及《山水扇》（北京故宫）等，皆未寓目。

士林“故宫”藏《明人画幅集册》第十八开水墨山水，款云：“丙辰六月写，朱文实。”钤印“翰之”，画笔颇拙；以“翰之”一印度之，“文实”或为其早年之名。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周亮工称：“师望八始寂去。”则此或可能师早年之作，尚待考定。

五、跋石涛《费氏先茔图》

此卷现藏法京 Guimet 博物馆，石涛为新繁费密此度作也（经印入张氏《大风堂名迹》清湘专辑之七、八）。密以诗为牧斋、渔洋所激赏。其“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二句，渔洋誉为“十字须千古”；而《北征》长古，牧斋称其必传。今传有《燕峰诗钞》一卷，仅六十一首。石涛为此卷时，密已下世，故追写以贻其嗣子。石涛题识略云：“此度先生，生前乞予为先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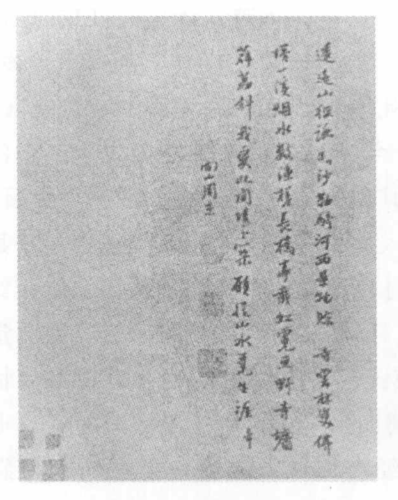
孝子之用心也。……三数月后，而先生之讣闻于我矣。令子甫匐携草稿，请副成之。”此度有二子，曰锡琮，字厚蕃，有《掣鲸堂诗选》。曰锡璜，字滋衡，著《贯道堂文集》。石涛又题句云：“传经奕叶心期切，削迹荒乡岁暮孤；何意野田便永诀，不堪吾老哭潜夫。”死生契阔，情见乎辞。考费氏《家乘》载，《中文先生私谥议》云：“康熙四十年辛巳，成都费燕峰先生卒于江都之野田村。”则诗中之野田乃村名，密奉其父经虞卜居于此。密中年负笈百泉，孙奇逢《送费生南还诗序》云：“其尊人鲜民公阅余《岁寒居集》，令其徒步事余于空山清寂之中。”密之及夏峰之门，乃禀其家训。密著《中传正纪》百二十卷，章实斋颇讥之（见《文史通义》外篇二《书（费锡璜）贯道堂文集后》)。然其《弘道书》三卷，足以羽翼圣门，纲维伦纪（今有成都《怡兰堂丛书》本），诚命世之鸿儒，非徒以诗鸣而已（详《清儒学案》卷二百七诸儒学案十三）。世传三费时，赵熙称其父经虞得风人之旨；子滋衡固沈悫士所称：疑又犷于燕峰者，俱载《清诗别裁》卷二十五。《清诗别裁》又载其长子锡琮《黄河诗》力遒气雄，绰有唐音。此先茔图卷题咏甚伙，可考其交游；时人题赠之作，多有可观者。据道光十八年朱其兰跋称：“癸巳初冬，在灵石同获两卷，其一小者为李十三鹤生索去。”则石涛为此度所作《费氏图》，又不止此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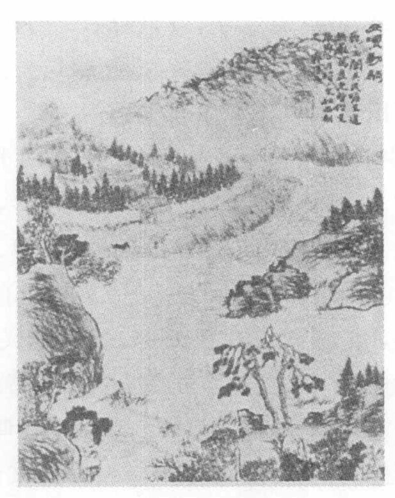
石涛住扬州，复工垒石；扬州名园以垒石胜，如余元甲（葭白）之万石园，山中大小石洞数百，即出石涛之手（《扬州画舫录》二及十五）。又费密故宅，在扬州，草屋三四楹，自密移家入城，遂为蓄养文鱼之院（《画舫录》三）。费氏为纯儒，石涛所心折，复同居维扬，两写《费氏先茔图》，足见费氏与石涛交契之深也。

六、跋石涛《金陵八景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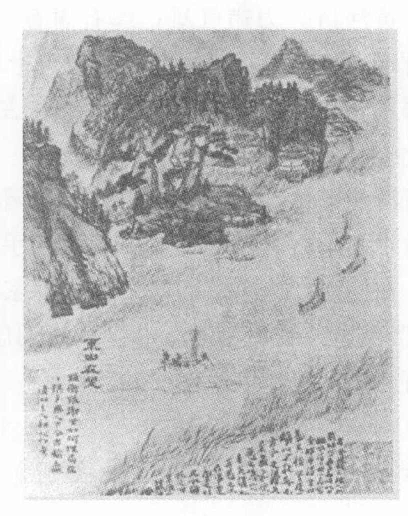
石涛《金陵八景图册》，北山堂藏。计一、《兲（天）坛勒骑》（图三），署梦憧生；二、《秦淮春渡》，署大畣（本）堂若極（极）；三、《平堤跃马》，署钝根；四、《栖霞胜概》，署零丁老人；五、《钟山紫气》；六、《长桥艳赏》，署大涤子若极；七、《雨花闲眺》，署大涤子阿长；八、《东山在望》（图四）“一册为立翁作此”者，末署金陵枝下陈人朽极。每幅对题有周向山（京）诗，盖石涛在南京一枝寺时所作者。石涛寓金陵长干之一枝阁历八年之久，故被称为“金陵一枝石涛济禅师”（《五灯全书》）。其与周向山来往之画幅世

所悉知者有：





图三　石涛金陵八景图《兲（天）坛勒骑》及周京题诗



图四　石涛金陵八景图《东山在望》及周京题诗

（一）日本藏《授易图》轴，款署“写于秦淮之向山草堂”，为庚申夏五月，即康熙十九年。

（二）《释道济书画册》第五开：“九日程穆倩、周向山、黄仙裳、冯蓼庵诸公置酒，邀余同家喝（涛）兄登周处台分赋。”其第六开有《江东秋日怀张瑶星、周向山、张僧持、汤燕生、戴务旃、杜苍略、柳公含、吴野人、周真梅诸布衣》七古诗。

上举资料郑拙庐已有考证，谓属康熙二十二年数年内事。唯对周向山为谁氏，尚未详考。今据此北山堂册及钤印，知周向山实即周京，其《江东》七古前有句云："白云老翁倏地去，青□复作丛霄游。"白云指张怡；丛霄即周京，此册有印曰"丛霄"可证；惜诗题款"青"下一字残泐。

案清初有二周京：一为江宁人，著有《向山诗钞》一卷，及《近代诗钞》十三卷，康熙十一年向山堂刊（见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106页）。此周京字雨郇；署石城者，盖指金陵。其字曰雨郇者，《诗·曹风·下泉》第三章云："忾我寤叹，念彼京师。"第四章云："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雨与郇两字联用，义即本此，宛然有黍离之思。另一周京乃鄞人，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十九有《周穆门墓志铭》：穆门名京，字西穆，一字少穆，主湖社，年七十三，杭大宗世骏为之传。

石涛题识称"一册为立翁作"，立翁疑即饶至立。北山堂另藏石涛法书卷《癸丑怀雪次家喝（涛）兄韵》，又七律二首有题记云："一冬无雪，昨与家兄次怀雪韵，今对雪同饶子至立、吴惊远、家喝涛兄唱和，余为首赋罢，随兴以澹墨染之，清湘石涛济敬亭之双塔寺。"此当在宣城时所书，故知立翁即饶至立。至于吴惊远，石涛及吴肃公晴岩时与为诗酒之会，见江注诗集《宛陵诗》。

七、石涛人物花卉册中之祖命考

石涛墨笔《人物花卉册》，原藏大风堂，现归美国 Arthur M. Sakler 收藏（见傅申书附图 XX-BB）。墨竹上有祖命题，引徐青藤句，署名归云庄农，又一印章曰"祖命字薪禅"。此祖命向来未详，今按即唐元甲也。《清词钞》卷五："唐元甲，号祖命，字薪禅，又字心传，江苏武进人，有《殢花词》一卷。"元甲字薪禅，与石涛画上印章正合。《殢花词》有赵氏诒琛《又满楼丛书》本。题"晋陵唐祖命薪禅，一字心传著"。集中《满江红》自题殢花行者小照，知其尝自号曰殢花行者。

清初又有一唐祖命，乃宣城人。钱牧斋有《唐祖命诗稿序》云："余同年友宣城唐君平，有才子曰允甲，字祖命。自其弱冠，才名藉甚，有请数百

篇。……祖命起家中翰，遭谗放黜，丧乱屏退，长为旅人，而年亦已五十矣。”（《有学集》卷十八）牧斋为撰序时，祖命已年届不惑。郝莲《国朝诗选》钞本，唐允甲字祖命，宣城人，明官中书，著《耕坞山人诗集》。收其还山诗。《清诗汇》：“唐允甲，字祖命，宣城人，有《耕坞山人集》。”《雪桥诗话》云：“祖命善书法，明季尝为中书，鼎革后隐居不复出。”《诗汇》录其《题朱石者半水园次李梅公韵》七律（卷十六），李梅公即江西李元鼎也。王渔洋《精华录》有《梦与唐祖命游黄山》五绝（卷五），及《答梅渊公赠画兼寄唐祖命》二首有句云：“耕坞先生袂又分。”（卷六）此人亦与梅清交好，因同为宣城人也（梅清卒于康熙三十六年，年七十五）。此祖命乃唐允甲（耕坞），而非唐元甲（薪禅）。为石涛题画之祖命，必非唐允甲，而为唐元甲，由“字薪禅”一印可以定之。正如牧斋辛卯（顺治八年，1651）赠石涛开士，以其自庐山致萧伯玉（士玮）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以贻之。此石涛乃庐山雪峤圆信门下之弘铠石涛（参吴烟修之《庐山续志》），时主开先寺法席，而非画僧之石涛[①]。顺康之际，有两石涛，又有两唐祖命，事之巧合有如此者，故不殚觋缕为之辨析。

《清诗汇》二八，钱陆燦有与袁箨庵、唐祖命、方尔止、张瑶星、余澹心、黄俞邰诸君子集牡丹花下诗。此唐祖命当是唐允甲。考袁箨庵即袁于令，方尔止即方文，张瑶星即张怡，余澹心即余怀，黄俞邰即黄虞稷。石涛《黄山胜册》之七题云：“炼丹台逢箨庵、吼堂诸君子。”石涛与名曲家袁于令原亦熟稔[②]，尝同登黄山。

故宫藏周亮工集名家山水第十四幅，对题唐允甲题识云：“七大师品地高洁，尘视簪绂，故其落笔翛然，不可一世。学倪清閟者，当以此为道师。……七师有子，明贡士，亦善画。允甲，唐允甲印。”（《故宫书画录》六，280页）七师指七处。此第十四幅为《疏林远岫》，题“丙戌（顺治三年，1646）秋日为陶庵先生（即亮工），弟昝，印翰之。”正为七处所绘。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有《同唐祖命、梅杓司、王玉式集任贞生雪礅即席赋》一律。

至乐楼藏万年少《南硐图》，在间水绫上有唐允甲小字长诗云：

---

① 叶叶《萧士玮、闵麟嗣赠石涛上人诗考》，《大陆杂志》五〇卷之二。

② 孟森《心史丛刊》二集《袁于令西楼记传奇考》八，考证于令事迹最为详尽。

一卷双图题者谁，隰西老人前画师。袖来示我程左车，泪雨如珠覆清颐。云是先师手泽在，一点一画皆提诲。老眼昏矇看不明，展开细细寻渲绘。劈头一幅归来图，空山四壁天为徒。萧条仿佛同谷县，子美黄精今有无？二图蓊郁千峰幻，引水成溪宇南涧（村名。是左车结宇奉养尊甫恭倩先生处）。有人抱瓮歌停云，承颜菽水娱清晏。图中高寄不可量，才壶弱水清风扬。不持能事夸王宰，笔精墨妙驱长康。十年世事如车轴，天边恶鸟栖金屋。周民但饱西山薇，申生何处秦庭哭。一丘一壑老此中，桃源避地君堪续。君不见世将作画训兄子，为写孔门高弟尔。又不见孔璠表谥李先生，梁摧栋折心茕茕。愿君守此长勿失，僾然如见墙羹立。要使金石有时渝，此卷光芒亘日月。呜呼！此卷光芒亘日月。左车道兄属题，为作小歌。耕坞唐允甲草。

罗振玉辑《万年少年谱》，顺治七年庚寅，姑熟唐祖命舍人二月流连唱和得诗。十七年有《唐九允甲过访草堂诗》："唐生作客庚寅岁，羸马弊车临大河。万里披图淮北尽，六年溉釜海南多。浮云天外愁春草，落日山中泣暮娥。惭愧访予深巷里，共看剑影夜婆娑。"允甲自家来访，留草堂者（《徐州二遗民集》卷二）。又附录收《宣城唐允甲祖命万年少赠徐君平书画册跋》，庚寅七月朔日。又万年少《先生醒世图跋》，甲午十一月朔，耕坞樵允甲题，此唐祖命而号耕坞者也。归庄诗稿亦有为程左车题万年少画《南涧图》三首。万、归诸人皆与祖命缔交，归庄又有《赠唐祖命中翰》诗云："一自宗周九鼎沦，天涯漂泊有遗臣。心悲旧日宫廷事，眼识当今草泽人。谢朓山头常醉月，谪仙楼上漫游春。凤池久已生秋草，羁旅尤应入梦频。"自注云："宣州人，今流寓姑熟，名允甲。"

《穰梨》三十四释七处《四季渔家乐图》卷有唐耕坞跋云：

其皇诗词婉丽，非七处不能绘出；七处画笔淹润，非张、陈不能道出。至于两家胜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则又尽于戆叟一篇中，三绝四胜，可谓兼有。再四展玩，唯有赞叹欢喜，安能复置一语！耕叟允中题。唐印允中、耕坞。

是跋署名则作耕叟允中。耕叟即耕坞，允中或允甲之讹。跋称张、陈，指张鹳及陈舒二跋；戆叟指纪映钟。纪跋云："其皇周子，诗辞婉丽绝尘，与

和尚方外莫逆。”其皇则周其皇也。此卷又有袁于令题四绝句。余怀《玉琴斋词》有《水龙吟》饮其皇水阁，《百字令》集饮陈原舒寓园，《满江红》寿省斋，又同邵村（即方亨咸）省斋集笠鸿浮白轩听曲二首。笠鸿即李渔字。由上引钱陆燦等集牡丹花下诗题观之，当日袁（于令）、周（其皇）、余（怀）与唐祖命（允甲）诸人，盖屡有文酒之会。

渐江弟子江注诗集，有《忆唐祖命前辈》诗云：

> 曾闻公昉已游仙，宛水荒凉此数年。故国衣冠悲画省，名山花石叹平泉。想谈风月登楼晚，疑为兵戈避世先。手泽仪型何处觅，文心书法有家传。（《安徽丛书》第一集本）

江注歙人，此唐祖命与之来往，可能即宣城人之唐祖命矣。渐江《黄山画册》十帧有唐祖命等跋，百一研斋藏（见黄宾虹《渐江师画目》）。

至为石涛题句《殢花词》作者之晋陵唐祖命薪禅，据该词集卷首锡山王志喜（燕公）序中自注云：“昔都门盛传击筑一社，罗致一时人才，薪禅其一也。”又《月下笛》词题云：“较月午词，追悼半园伯父。”半园即唐宇昭；此唐祖命者，盖宇昭之侄也。

八、洪正治画像石涛补景卷跋

沙可乐藏画，有《洪正治像石涛补景》长卷，已收入傅申所著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书中拖尾题句凡三十一人。于洪正治或称之曰廷老，或称之曰陔翁，向来皆谓其为石涛门人，而未详其行谊。按李锴《铁君文钞》下有《洪陔华传》云：

> 洪正治，字廷佐，陔华其号也，歙桂林里人。曾祖故太常卿谥庄定公文衡。庄定公生隐君嗣宪，隐君生玉振；玉振字叔俨，晚自号成斋，正治之公也。遭世乱，隐君避地昌化，成斋君从日左右艰危中。隐君殁，乃奉母东迁于扬。……成斋君力敦内行，而以朴诚遇物，正治济之以和，家尚俭，循古风。然人有缓急，拯之若不逮，正治体之，出纳当其意。岁甲午，歙饥，成斋君赡桂林族，正治广其惠，复太常故宅，隐君读书堂及里中旧，费不赀，正治多方画之，事皆集。……仆尝挟重赀亡，一

旦遇之，阳不顾而逸之去，曰先君子之教也。以故郡人争啧啧，嘉戚斋之仁，而服正治之孝。年六十有二卒。戚斋君尝曰："吾歙人，死必葬我徽。"比正治卒，两氏皆反葬于徽。正治择交审，所从游者，先渭裘、张仰高，宗人秋士三处士，及清湘大涤子极而已。善画兰，工诗，所著有《华萍书屋集》。子七人，烝烝秀出，肇、楙成雍正癸卯进士。(《辽海丛书》本)

正治事迹大略如此，其人盖纯厚君子，徙居扬州，自其父玉振以高赀见称，故能广赡宗族。李锴自言四走江南北，皆主正治家。锴即以著《尚史》出名者也。此卷李锴行书题句云："披青巾，按长剑。凭虚御风，泠然而善。神仙耶？豪杰耶？吾不可得而辨。但见身如游龙，目如飞电。长啸一声山水变。"自署襄平世弟，于正治倾倒之至。此传谓正治从游者有三处士及青湘大涤子极（石涛自署若极，亦称大涤子极），则其人之耿介可知矣。屡与石涛交往，以同住扬州，故正治画像，石涛为之补景。

此卷中之嘉植有四言赞及长跋，自署"戊子秋八月朔汇村叔氏嘉植书"。盖即正治之叔，故不著姓。嘉植号去芜，又号汇村，勿庵梅文鼎题五古云"我友汇村翁"者，即指嘉植；勿庵盖清初历算名家。嘉植著有《大荫堂集》（康熙间刊，见《清代禁书知见录》，19页。"中央图书馆"藏有旧抄本四册）。香港赵崇衍华光草堂藏石涛画扇款有云："文野先生过访，得老友洪去芜消息，乙酉（康熙四十四年）文野老弟……"足见嘉植亦石涛之好友。《黄山志续集》卷七收录嘉植诗不少。考洪钰《七峰草堂诗稿》有《洪去芜文集序》，谓新安黄自先、洪去芜皆奇人，不得志，而以天下为己任，去芜即钰之兄也(《清诗纪事初编》卷五，578页)。去芜与先著（蠲斋）亦至交，《黄研旅山水册》国宋跋云："甲申冬，同去芜、先蠲斋于案头取册子展玩，忽俯仰长叹，自恨衰老为汗背者久之，大村李国宋跋，时年七十。"甲申为康熙四十三年，是时必黄研旅，以石涛画求国宋题识，因得与洪嘉植（去芜）、先著（蠲斋）同观于案头间。今正治画像卷题句又有染庵先著《卜算子》词。

李氏撰传称其曾祖父文衡。考《明史》，列传一百三十有传。文衡字平仲，万历十七年进士，与何乔远善，以光禄少卿致太常，督四夷馆（《明史》，6285页）。洪嘉植跋所称太常公是也。

为洪氏题跋者，以宜兴储氏、谢氏昆仲最为特色。储氏有掌文、大文、郁文、雄文四人。掌文为古文家储欣（同人）之孙，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举人，

纳溪知县。余皆储方庆子；方庆生子五人，长右文，次大文，次在文，次郁文，次雄文，并登甲乙榜，一时艺林传为美谈。方庆著有《遁庵文集》十二卷。郁文字允韬，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举人，辛丑进士，官徽州府教授。雄文字汜云，康熙五十年辛卯举人，辛丑进士，殚精诗律，为渔洋所赏，著有《浮青水榭集》四卷。大文则康熙五十三年举人，主东南坛坫，人推祭酒，世称画山先生者也（见其《尽山楼记》）。著《存研楼文集》十六卷二集二十五卷。其题洪像仅四句："声在树外，香在云外，人在山外，剑在天外。"叠用四外字，奇崛可喜。诸谢事迹具详《宜兴旧志·文苑传》。谢氏兄弟则谢遴孙；方琦字应云，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举人；芳连字皆人，方琦弟，工诗，渔洋拟之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事迹及诗篇均见《宜兴旧志·人物》及《艺文》。方琦为陔华题照云："此陔华之照耶？吾以十字呼之。曰：昂然独立者为名臣之裔。以九字像之，曰：嶙嶙绝壁秋水光凝紫。以八字发之。曰：气压万空目空余子。以七字畅之，曰：乘风破浪吾徒事。以六字原之，曰：丈夫志在千里。以五字旷之，曰：侠儒均寄耳。以四字实之，曰：锋沉锷鸷。以三字括之，曰：勇敢士。然后以二字叩之，曰：其似？恍若以一字应之，曰：是。"由十字句减至一字，大有佳趣，足见文思之巧。

石涛又为正治画兰册，原迹不知何在？唯各家题跋，均录人大涤子《诗画题跋》中。

九、石涛所称许之陈道山

石涛论当代画派，以陈道山与白秃（石溪）、青溪同目为高古，为一代之解人（见《程鸣六写山水册》）。道山即陈舒也，字原舒，浙江嘉善人，事迹详《读画录》卷四、《国朝画征录》卷上、《桐阴论画》上卷，均不言其为进士，但《进士题名碑》记其登顺治六年进士。《故宫司道职名册》有广西驿传道副使陈舒，进士，实职参议，浙江人。顺治陆年伍月改授。

陈道山画花鸟草虫，在道复、青藤之间，石涛誉其高古，与二溪并列。道山曾题石溪山水卷云："此公书画，岂可以文辞譬喻赞叹耶？故寓、卮、重等皆不能尽其蕴，值是一物不成，两物见在，观者见趣，任其高下，更不得著一语其上，便蛇足也。"而自署侍者陈舒，可见其对石溪服膺之笃。借《庄子》寓言、卮言、重言诸法论画，虽修辞多方，要能恰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繁简得宜，毋庸加损，功夫至此，非言语所能形容，

非石溪不易有此造诣也。

《穰梨》卷三十九有陈道山山水花卉册对题，兹录其诗跋数首为例：

春去气逾霭，作为三日霖。落炤开曲港，密绿生奇阴。返景灿半阁，暗烟飞素禽。仰谷一相望，胸中横古今。此图幽密静深，烟光与水气相耀，自非目得心维手谐情会者，则不知开染之妙，徒赞丹青之工矣。盖语知己，勿因俗传，乃觉言之诬，殊匪狂夫自僭，呵呵！原舒。

庚寅年题于嘉定。都称方朔是狂夫，使酒诙谐傲帝都。记得玉墀曹射覆，破开丹笔画灵符。陈原舒诗句。

乱泉如奏众山通，返炤深林紫闪红。巢月鹤来琪树秃，卧云人去草堂空。寻常杖履应难到，殊异渔樵岂可逢。寂历莫须论岁月，孤亭终古爱高风。陈舒，一字申老。

道山结发辛苦，苍头无成，唯听泉竹中固有归计想。恒公虽处荣泽，而清晏独行之怀颇深，一向乃与下士之谣，用招贤者之隐，诗犹未足，图而观之。

老计转生活，求名泉石理。昼眠当远游，放鹤常蚤起。纱帽笼白头。朱衣炤秋水。撑持七尺篙，委曲几沙嘴。岂有长生图，须无世间喜，天地空寥寥，道心乐如此。余既喜泉石，亦玩鱼鸟。然缨于贫贱，谋食尘俗，虽思止有归，而拂然未得，乃窃间写《放鹤图》，又题此诗，以明愚抱与。恒文沈太傅参之，盖欲公勇退耳。法社弟道山，俗字原舒，俗姓陈名舒，浙江人。

初太傅沈恒文公，有文徵仲画册十帧，高深灵冶，稀世珍宝。后假而亡之，其人思有以偿之，求之不得，乃以用世之物三十两，请于浙民陈道山作云石树屋花草共十幅，而装潢绢素不与焉，越三月完好以归于公，盖雅情也，不可不记。

此册乃为沈太傅恒文作，欲其勇退，有深意存焉。其人之潇洒狂放，于兹可见。

又七处和尚《渔乐图》，道山题跋云：

其皇出此，自赏夏秋二帧已足。黄幼仆所以要著语其后，盖欲拖带风光也。甲辰十二月五日陈舒。甲辰观七处画便发诗兴，戊申读其皇诗

如得画理。谓七处不知诗则不可，庸有其皇不知画者耶？酒醒必叩其要。原舒重观。（《穰梨》卷三十四）

观画便发诗兴，读诗如得画理，诗画互相参，自得机要，何待酒醒耶！

康熙三年甲辰，周亮工有长书索陈元舒画云：“某既家白门，既与原舒相去数百里而遥，原舒又时时往来白门，白门诸同人为之友者，又皆为某友。某虽老，今年始五十又三，尚能说饼挽黄间似未必即死。闻原舒饮益豪，笔墨之气益勃勃蓬蓬，则亦未必便厌好花大月而行。两人相值，自有其时，正不必以此效世人作怅怅语。独是某生平嗜画，三十年来积同人笔墨至千余卷，慕原舒笔墨每形之梦寐，常从玉式处见所画一帙，欲遽夺去，佯谓玉式曰：‘姑再观已。’乃从册中窃数幅入吾巨帙中，语玉式曰：‘不知为何氏窃也。’玉式亦匿笑不禁。原舒固以笔墨妙天下，然使人梦寐之而不得，至于甘心作穿窬焉，度亦其中之所不忍也。……原舒虽亢傲，必有以处我矣。原舒懒答人书，故去人虽特遣，而不令其往索报章，但冀有以慰我之诚，多至千万幅，少至十余幅，纤微至三数幅惟命。或以为栎下生之言荒唐无伦，竟置之，终无一水一石焉，亦惟命。”（《赖古堂集》卷二十）。同年阳月，胡士昆（元青）作《兰花卷》，陈氏为题跋云：

昨过法喜禅院，见元青一竹梢，枯石三四拳，飘三四叶，却不见发花，而山中春气与幽谈拂拂而至，非谀我友，故出此言也，弟陈舒观。（《穰梨》卷三十二）

笔意轻灵，如兰之馨，实至佳之小品。龚贤（半庵）亦题一首七古，句云：“龙友横波近代人，亦能笔墨同飞舞；复有胡君此艺精，高崖邃谷通其灵。”（同上，卷三十二）今《南画大成》十五有胡士昆为周亮工作《墨兰卷》，可见元青之功力。

道山与僧石溪及张怡多相往还，《藏弆集》录二人与道山书，石溪书云：

童求来持手札，说近况痛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饭，但我原道人开场做了好戏文，末后不忝此苦。若以道眼反观，那片不是精底人生，各赋一种性气，造化能使渠啼笑无端。若以鄙见观之，道人实未减风流，何至乃尔？眼昏久未作答，偶晴窗下，书尽此纸，所谓“曾为浪子偏怜客”

者也。此字在笥中，胸不快意时出者一遍，管取猢狲子不跳也。呵呵！

张怡书云：

《宣和画谱》称诸葛武侯能画，故八阵图之形势见于分布，粲然可观。马援聚米为山谷，定是好手，此岂濡豪舐墨，规唐模宋者所能梦见耶？

黄宾虹谓道山以新朝显宦，能与高僧遗逸相切磨，其志识必有大过人者。其花卉潇洒，得元人意，与沈石田、周服卿、陈白阳俱不同调，而超逸过之。原舒移居金陵，构小园于雨花台下，余怀《玉琴斋词》三有《集饮陈原舒寓园百字令》云：

南冈小巷，问何人款客，孟公投辖。百尺高楼君独卧，剥啄花间惊聒。霜叶翻阶，露葵堆砌，掩映陈蕃榻。斫地悲歌，一时真是狂杀。

剩此六代江山，供虎头驱染，尽发挥、痴黠插剑。酒酣肝胆出，莫问魏三张八。秋水当门，江鱼入馔，劝尔休弹铗。斜阳归骑，儿童笑指红颊。

此词不啻为其生活之写照。《平津馆鉴藏书画记》43 页 a 著录有陈道山山水一帧。孙星衍云："（道山）居金陵，好用熟纸作画。此幅疏秀闲冶，若不经意，而笔墨拔俗千丈矣（嘉庆十一年五和居士题于安德使署让枣轩）。"道山能倚声，有《蝶恋花》纪梦一首云：

试着罗衣寒尚悄。紫雾团烟，月在藤花晓。推枕起来还睡倒。欲寻去梦程多少？　活水春塘行遍了。山远斜阳，一碧围芳草。待唤吟魂天杳杳。醒来人与春同老。（《全清词钞》，58 页）

去梦难寻，醒来则人与春同老矣。感慨万千，生世如梦，作画亦如纪梦，此阕足征其心声。张庚称道山"荒干乱丛，若不经意"。此其所以为石涛所心折也欤。

乐在轩藏画有李鱓乾隆《芭蕉图》，款云："拟道山意，书启南诗。"道山

即陈舒也。

附　陈舒画目

（一）《山厨旨蓄》卷

《石渠宝笈》三编卷三、《西清札记》卷四著录："陈舒画《山厨旨蓄》卷，纸本设色。画菜、茄、笋、瓜、菱、柚子、扁豆、百合、芦菔、丝瓜、茭白、莲蓬，蔬果共十有二种。别画菊花、水仙、山茶，自题：'莫云老汉不慈悲，互相食嗜当如此。高田荒草删锄去，种菜收油尽滋味。柚子虽云满树垂，酸苦只堪供玩瞟。木奴结实可换钱，但恐官商要征税。今年预卜时节好，依旧良苗获丰岁。垂垂累累秋塍暮，担釜扛钟呼小大。山歌水调唱不分，饱闷鸡豚忘罪过。这回算出二十七，多收十斛思易妇。老农贪得又种瓜，蔓长叶厚绕篱笆。烂煮一锅春酱汁，且担满椀对黄花。闻说健脾惟扁豆，遮阳覆屋曾消受。即今寒露生复生，蒸晒随宜厌童幼。曾诵伯温蔬菜略，试作一歌公听著。茄子分明唤紫茄，落苏押韵称苏落（原注此谑耳）。板桥芦菔衢州笋，贵贱虽殊皆妙品。消痰清火亦同功，作脯为齑亦无损。岁癸丑秋八月三日，拙民陈舒字原舒，别号道山，于康居阁下写供借云关主老和尚大发慈悲一笑。'"引首行楷书，旨蓄足山厨，款道山。戴祁跋云："先生笔墨包含万有，题咏亦绰有高致，当与青藤方驾并驱。此卷尤为得意，诗亦非烟火人语。笠公携弆，住山餐霞，以疗朝饥，道山之画为香积精馔，因采徐公幼文莱苢句书卷首以归之。七十老人祁识。印：'三花饮临池'、'戴祁私印'、'三登天柱'。"

（二）《三山书院图》卷

题"辛卯八月朔写，浙氓陈舒。"图现存日本，载桥本收藏《明清画目录》（七七）。

（三）《花卉册》八叶

神州国光社 1929 年上海出版，黄宾虹题签及说明。各页题："牵得春光一树华"、"包藏天地春"、"自得芳心锦绣春"、"月色不可辨，晚香无用烧"、"醺酒闻莺"、"为惜分阴坐春昼，高冈凤翙子情遐。原舒"、"难系可怜春"、"渔人不问津"。此为于湖王子卿太山泽旧藏，有其藏印。

（四）《花卉》四叶

见《南画大成》，一题"萋萋以秋，盈盈留蝶，如何我心，思之不撤。"署道山。余三叶已见神州国光社《花卉册》。

（五）《花果册》十二叶

康熙二十年辛酉作，见《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139 页。

（六）《天中佳卉轴》

（七）《新年大吉轴》

以上见《宝笈三编》第五册 2167 页著录，延春阁旧藏，今在士林“故宫”，见《故宫书画录》简目《成》一八七、《调》二三九。

（八）《菊花册》、《花鸟册》

见《十百斋画录》卷六、十五著录。

十、石涛与戴鹰阿及天根道人

画人与画人间屡有往来，石涛与梅清之交契，众皆知之，其与戴本孝亦属至好。香港明德堂藏有石涛《访戴图》，水墨着色，纸本，款云：

> 迢迢老翁昨出谷，夜深还向长干宿。朝来杖策访高踪，入座开轩写林麓。细雨霏霏远烟湿，墨痕落纸虬松秃。君时住笔发大笑，我亦狂歌起相逐。但放□颠得捧腹，太华五岳争飞瀑。观者神往莫疑猜，暂时戴笠归去来。
>
> 夏日访迢迢谷戴鹰阿，于长干里纵观作画，雨中戴笠而归。此诗昨于画中偶得之，今图中三老，仿佛当时，因书其上。
>
>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1698）菊月清湘陈人，大涤子济。

本孝画，其印章时见“迢迢谷”，即长干里地名。石涛住金陵长干一枝寺时，作诗有句云：“近日鹰阿成懒癖，往来时卧长干楼；一枝尚为寄空外，默张冷眼虚搜求。”懒指戴本孝；此为《江东秋日怀人诗》，寄张瑶星……吴野人、周真棲诸布衣，见《画苑掇英》下九《山水册》，对开，其画石涛题云：“古人径无人，流水折空谷；幽鸟识春心，响入千山腹。”此帧多用干皴，似学鹰阿之画法。

石涛另有与退翁信云：

> 屏早就，不敢久留，恐老翁想思日深。遣人送到，或有药，小子领回。天霁自当谢，不宣，上退翁先生，大涤子顿首。天根道兄统此。

信末问候之天根向不知为何人，《虚斋名画录》四戴鹰阿山水册，每署款“天根本孝”，或“天根道人”，如：

林霭欲浮春，崖光动幽照；应知净业人，忘言亦微笑。

笔墨乃性情之事，于依稀仿佛中有非笔墨所可传者，惟吾乐园能静讨得之。天根本孝。

似此云泉树，生居黄农天；奇影落人世，悔作画图传。

黟海松石，古人多未见，况画可摹邪？引为近玩，仙帝所嗔，余与友渐公（即渐江）不能无谴也。

彼盎松囊云者，当复如何？天根道人。（天下“鹰阿”、“戴”二印）

故知石涛札中之天根道兄，谅指本孝。清初有李天根，原名大本，为李松之子，江陵人，入清不应试，著《爝火录》（《清诗纪事初编》，49页），当是另一人。《黄山志续集》，收有僧传本，字天根诗，为僧传悟雪洲师弟，有《智幻者次天根和尚韵》，更仍是另一人。

上述此册，对题又有吴云题句，录如下：

岂是乘槎泛斗中，并无织女在溪头；人间自有银河好，博望何劳天上浮。舵翁题。（印“吴云”）石径流古涧泉，疏林不挂半丝烟；高人自有悠闲意，岂是长斋绣佛边。吴云题。

此吴云又号“舵翁”，《广雅》卷九《释水》：“舵谓之桄。”《集韵》卷二：“舵、船前桄也。”考吴云别字舫翁，施闰章有《吴舫翁集序》称：“吴子舫翁……少为安成名士，明末自髡为僧，尝从青原药禅师（方以智）游。”《吉安府志》有传：“云字天门，安福人，拔贡……先是丁明季国变，云苦节自高，诸大吏征聘皆不起。时孤吟古松下，闲寄兴书画……徜徉潇水、泸水间，著述终其身，卒年七十九。”为鹰阿题诗之吴云，当即此人，盖方以智门徒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石涛在宣城，其自写《种松小照》，幅上有戴本孝、汤燕生等人题跋。又仿戴本孝作《华山梦游图》，具见其交谊之笃。

石涛另一山水题款有：“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等句。又：“己未（康熙

十八年）夏日秦淮之怀谢楼，飞涛先生笔墨知己，偶亦补款，请正。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一月邗江之树下。石道人。”（香港博物美术馆《明清绘画展览》四八著录明德堂藏立轴。）按清初号飞涛者有二人：一为浙江仁和人丁澎，顺治十二年进士；一为歙县人程澎，皆字飞涛。程澎诗亦见《黄山志》。石涛笔墨知己之飞涛，意即程澎，因石涛与歙人来往较密故也。吴嘉纪《陋轩诗集》与程飞涛来往诗什甚多。如：黄叶和程飞涛（卷二）。程飞涛送苦蒿酒，题程飞涛独坐抱琴图（卷三）。飞涛为孝子，曾割股肉二次疗亲（卷五《挽程母》诗注）。又黄山歌一长古赠程飞涛（卷六），当即此人。

十一、跋程穆倩《读书秋树根图》

右图署款八十四朽弟程邃。考垢道人卒于康熙三十年辛未，年八十七，此当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之作，行以颤笔而干裂秋风，洵晚岁妙品也。题识草书十行近九十字，如春蚓秋蛇，辨认为艰，言“眊目复明，望九老人，忽发童心勃勃，技痒难名。正亦不知所起，起于知己乔宝应诸君子也。白庵先生常见属，余窃得其神情之表，偶制此楮，是读书秋树根，诸教正之”。怂恿其重操绘事之乔宝应殆指乔莱。莱，宝应人，父可聘，明季官河南道御史，入清高蹈不仕，年过八十，系东南人望。莱登康熙四年进士，官至侍读，二十六年谪归，卒于三十三年，年五十三（见《清史列传·文苑》）。此图恰写于莱南归后翌年，故知乔宝应必指莱也。至白庵先生或即常熟冯行贞，为钝吟先生冯班次子，善山水有云林意，松石纯用水墨皴染，文秀绝伦，侨居吴之娄门，年七十余，事迹见《海虞画苑略》。

十二、徐武子及其隶书引首

《千顷堂书目》二十八徐树丕有《埋庵集》，字武子，长洲人。武子工隶书，清初遗民画卷引首，多由其题字。兹列所知如次：

（一）王节山水册

前副叶二开隶书“烟云供养”，款署墙东徐树丕书（《故宫》六，91页）。

（二）钦揖摹古册

前副页有徐树丕隶书“岩水澄华”四大字（《故宫》六，100页）。揖、吴县人，字远犹，尝作《离骚图》。

（三）黄向坚《寻亲纪历山水册》

何氏至乐楼藏，周寿昌旧物，引首题“孝子行踪”，墙东徐树丕题，时年八十有七。

（四）邵僧弥山水卷

李研山藏，印入书画集（248页），引首隶书“霞表澄观”，墙东徐树丕书。武子与归庄，沈颢石天，金孝章俊明均友善。至乐楼藏归庄《墨竹卷》，引首顾苓书，卷后分录前人诗句，武子为录杨按察题陈维寅《竹间烧笋》诗，与金耿庵父子、李模并列。沈石天《梅花册》，引首亦为顾苓题“名花倾国两相欢”句，册中取明季闺秀名句，如叶纨纨、柳如是辈。徐武子为录二首，皆叶昭齐句。又计南阳亦为书二首（《续梨》一二）。

树丕，长洲人，明季诸生，吴郡姚希孟妻以女。希孟著有《清閟全集》五十八卷（崇祯刻本共十四册），曾为王铎《拟山园诗序》，明季名士也。树丕博学，工八分，卒于康熙癸亥（二十二年，1683）；子晟，亦六十六矣。所著《识小录》，手稿本影入《涵芬楼秘笈》，题曰“活埋庵道人徐树丕笔”。其集名《埋庵集》；树丕为明遗民，亦王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之微意也。《识小录》中时及明季掌故，如季寓庸条，记欲以十万金收尽江南北之古董。乙酉、丙戌兵荒之后，贫人赖以济。张捷立身条，记其弘光立，起家冢宰；弘光逃，缢而死之，亦为死节。李长蘅条，记丙寅（天启六年，1626）春赠山水一幅，仿北苑，极为时贤所赏，因录其《西湖绝句》七首，皆有裨于考证。

顾苓于分、隶工力湛深，明季画家引首亦每由其操翰，尝代郑谷口（簠）答方涂山书，尤见其邃于字学。顾氏著《塔影园集》，罗振玉刊于《殷礼在斯堂丛书》，集中卷四《跋老莲水浒图》，为有关画史之作。

十三、赵宧光草篆

赵寒山凡夫宧光，徐武子谓其人当入独行传（《识小录》三）。凡夫以著《说文长笺》名，牧斋颇讥之（《列朝诗集小传》至谓凡夫之说行而小学废），亭林又纠擿其书。而刘献廷则谓“凡夫六书之学，近代人无出其右，其《长笺》虽未尽合于理，然亦弘博可观。又称其以谐声之故，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精五天梵书，凡夫师之，供养于法螺庵，衡宇相望”（《广阳杂记》之一）。则凡夫亦留心韵学者也。献廷又称：“寒山草篆……从容于法度中，故

能变化于规矩之外，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玉箸，执笔辄拟寒山，所谓学邯郸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广阳杂记》卷四）

李启严藏王宠大行书卷，赵宧光引首“雅宜狂草”，《石渠初编》下册卷四 940 页著录。故宫藏明五家《寒山诗募缘疏》，引首赵宧光书“普明禅院宝殿缘疏”篆书，钤印三，又题“不住布施”（《书画录》，157 页）。

《续穰梨》八周叔宗书《洛神赋册》，引首四字为宧光书草篆，有董香光、陈继儒二跋；又石友王望霖跋云：“交芦居士名祖，字叔宗，以字行。……有赵宧光为题其首。宧光字凡夫，太仓人，笃意仓、史之学，创作草篆，盖原《天玺碑》而小变焉。”宧光篆盖从《天发神谶》而来，选堂藏有赵氏书《梅花诗》一轴，附以备览。（图五）

北山堂藏有杨文骢卷，题戊寅冬为寒山盟兄画者，其上恽向题云：“此仁百乞龙友画为寒翁寿也。寒翁品居世法之外；龙友画在笔墨之外，仁百交谊形骸之外，正可相视一笑。社小弟恽本初题。”具见宧光与恽氏交谊之笃。

十四、招隐诗与遗民画

晚明遗民作画，就题材（themes）而言，以隐居为最常见之现象。

自淮南小山有《招隐士》之篇，左太冲、陆士衡有《招隐》之诗，以“隐居”为诗文题材，在易代之际，最为习见。元黄子久有《秋山招隐图》（《辛丑销夏记》卷四）。明末画人，多以“隐”为画题，举例如次：

（一）项圣谟：《三招隐图卷》

甲申（崇祯十七年）正月，画《三招隐图》，并作《隐居诗》三十首，兼有长序，引首有易庵（圣谟号）

图五　选堂藏赵宧光《梅花诗》轴

居士自题“隐居放言”四字。又重题咏三十韵，称丁亥（顺治四年，1647）十月寓梅花庵（指梅道人），寝食和尚塔前，忽遇奚儿于里中，已为僧矣。始犹怒其背主，而数叱，及愿归是卷，意稍解。又明年戊子为补跋。《穰梨》卷三十一著录。奚儿不知指何人；再和《隐居诗》中充满亡国之痛。此图特借题发挥愤懑耳。

（二）徐枋：《涧上草堂图》

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十六云：“余见俟斋《涧上草堂图》，墨笔山水，草屋数间，后有遗像，附遗嘱一纸……甲戌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二十日巳刻。”《草堂图》前后二十余页，有王兰泉（昶）等人题跋。徐昭法高节，详罗振玉撰《徐枋年谱》。

（三）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册》

《石渠宝笈》初编养心殿著录，有款云：“洪绶画赠石天先生，时辛卯（顺治八年，1651）中秋。”又款云：“辛卯八月十五夜，烂醉西子湖，时吴香扶磨墨，卞云装吮管授余，乐为朗翁书赠。”盖画赠沈颢，犹令人想见其风流倜傥时也。册有宋荦子“宋致审定”及“朱之赤印”，现存士林“故宫”。（《书画录》六，87页）

（四）万寿祺：《南涧图》

万道人为其门人程左车画，归庄题绝句三首，已见集中。又胡从中作《南涧》三章；从中字天仿，淮安人。周亮工《尺牍新钞》载其《与龚半千书》。年少《南涧图》见《萱晖堂书画录》（125页），有叶恭绰等跋。至乐楼藏品外，东京程氏亦有之。

（五）祝昌：《溪山无尽长卷》

款云：“归隐者，余以言志也。未遂买山之心，空负泉石之性，聊以笔墨寓意烟霞。丙午暮春，偶抹长卷三十尺……吴子滨臣，意欲怀之。……山史祝昌。”（《苏州博物馆藏画》）画人放怀山水，与隐士高蹈之旨趣相通，故不期而著之笔墨焉。昌为顺治六年进士，已非遗民，仍怀归隐之情，当日画坛之风气，固如此也。

十五、明季印尼画本传入中国考

印尼之 makasa，明清人音译作吗咖吵。周亮工《赖古堂文集》卷二十二，为林铁崖《题吗咖吵国画》云：“铁崖勇于为善，每不计后之利害。吗咖

吵国人贸易之舰，镇将没入元，赖公得免。然幸镇将溪壑已满，公因得左右其归。使小人不利其所有，而公然借外叛以加贸人，公必与争。”亮工别有《题陈章侯（老莲）画寄林铁崖》云：“丙申以此卷寄铁公，时公方备琼海兵。戊戌余归自闽赴廷尉质，抵西营，不十日而公亦中谗逮至。”

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十三《吗伽吵国渔牧图卷跋》云：“吗伽吵国画，目所未睹，亦莫名其宝；而铁崖林公一段逸事可传，又得诸名公，大书特书，洵足珍也。公讳嗣环，福建晋江人。康熙间，云间孙鋐《皇清诗选》载其诗。”

《福建通志》卷七十二《经籍》引邓孝威云：“铁崖罢琼海观察归，侨居西湖，自号澈果子。”嗣环登顺治己丑进士，于琼海兵备任内，尝得吗咖吵国之画，同亮工为之跋，清中叶梁同书又记其事。

考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著录历代名画高册，其第二十三幅为葛喇巴国人画本风景图。卞氏记该图内容云：

> 长方纸印本，如乌丝罗文。高树密林，林中人物狰狞变幻，衣履刀械，种种殊异。袒裼者、披衣者、里衣若介胄者、披发者、冠者、缠头者，男女老少，朱发碧睛，宛然在目。虽非六法正宗，用以示观览者识职责之一。右角下横书本国字款。

按吗咖吵国与华人往来甚早，据该地同治六年立《天后庙碑》云：

> 锡江之天后宫……始自甲必丹王悦拾地立庙，只筑一椽，坐山面海，以为往来艘联拜之所。乾隆戊午年，甲必丹李如璋修葺，始改坐海朝山矣。越十八载，仍又数次修理，只是依旧而已。迨至嘉庆十八年，甲必丹黄雅重修，始筑拜亭、禅堂。……嗣李公织德甲、梁公华国甲，杨公映水甲，修于道光前后等年。自戊午年改造迄今，百有余载，墙垣崩塌，殿宇倾颓，若不重新翻盖，非所以崇祀典也。……大清同治六年岁次丁卯仲秋吉旦。

法国友人 C. Lombard 屡至该地调查华人概况，著有 *La Communaute Chinoise Le Mak-asar Vie Religiuse*（《通报》五五，一九六九）。此碑即载于其论文中。其地之有天后庙，经始于乾隆嘉庆以前，明末吗咖吵人与华贸易，

由来远矣。林嗣环之获该国画本，亦非偶然。吗咖吵一名，后又译作望加锡，其地同为葛喇巴属国。葛喇巴即今之雅加达，《海岛逸志》云：

> 葛喇巴国……统辖属国，东有望加锡、安汶、万澜、涧仔低；东北有马辰；西有巴东；西北有马六甲、柔佛，其余荒壤之国，但入贡而已。

又阙名《葛喇巴传》云：

> 唐人之到呀瓦（自注呀瓦即爪哇之音转）大洲立埠头者，自明朝始。及至顺治年，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往葛喇巴贸易耕种，岁输丁票银五六金，此后每有厦门巨艚船，载万余石赴葛喇巴及钑马廊埠头。

印尼与华自明清以来屡有交往，故其图画得随时传入中国。

予旅游雅加达、万隆等地，见其国人好画，作品每于市上求售。而峇厘岛绘艺尤为发达，所绘皆趋向写实，如下永誉所述画本国风景者，极为普遍。因记明季林嗣环得印尼图画一事，以备言南洋交通史者之参考。

十六、论明人以杜诗入画

龚半千山水卷题记："画于众技中最末，及读杜老诗有云：'刘侯天机精，好画入骨髓。'世固有好画而入骨髓者矣。"（《虚斋》六）半千特取杜老"好画"二字以为话头。尝考自"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兴，画人即喜以唐诗入画。

北宋赵大年画王摩诘诗意元王恽有跋，见《秋涧大全集》卷七十三，南宋赵葵作《丛竹图》，题句："夹路修篁千万竿。"（见《画苑掇英》五）用杜甫诗意"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句。此为宋人用杜句见于现存画迹者。

又有先书诗句而绘画以配之者，如韩道亨（颖泉）书李白《蜀道难》卷，而张宏（君度）为之补图（《石渠宝笈续》第三册，1702 页）以李白蜀道为画题，明人时见之，若万历癸丑（四十一年），陈焕（尧峰）作《蜀道奇观图》（《支那名画宝鉴》），是其例也。

董其昌亦善以唐诗入画，如故宫藏《董氏书画合璧册》之五，即题："溪云初起日沈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二警句（《书画录》八，69 页）。又其《泉

光云彩》轴，上方题云："泉光云影，翠绿空濛；是无声诗，岂让杜翁！壬申秋日为君常年丈，玄宰。"（《书画录》五，460页）欲以无声之诗追杜陵之笔力，故李乔曾记之云：

> 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董思白尝欲以此数则征名手图小景，然又叹少陵无人谪仙死，文、沈之后，《广陵散》绝矣！岂谓昔人诗中有画，今人画中遂无诗哉！（《虚斋画录》十三）

其中"四更山吐月"一联，即杜之名句也。

杜句"五月江深草阁寒"，画人每以入画，至今犹习见。黄宝熙先生藏唐寅《江深草阁图·赠次明吴君》，该画《珊瑚网·画录》卷十六、《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二十七著录。考天启丙寅（六年），姚岩（会昌）作《五月江深草阁寒册》页（《明贤书画真迹册》），而唐寅《赠次明吴君图》题曰"五月江深草阁寒"（《明清画展》一〇，香港大会堂），则滥觞自明时。

自董氏以后，用杜句入画，继轨者大有其人，张尔唯之图《秋兴》、戴本孝之图《秦州山水》，皆其著者也。

（一）张尔唯学曾之《秋兴诗册》

此册作于崇祯十年丁丑，应李小有而作。小有之弟乔有跋记之，余如陆启浤叔度跋称："诗画三昧都在无字句处。少陵《秋兴》，镜中花水中月矣。尔唯从而图之，镜水俱空，花月缥缈。……今尔唯画《秋兴图》时，方二月春云烂烂，上林枝发，忽觉玉树凋伤，萧森满眼，笔墨之妙，能夺化工如此。小有曰尔唯深于少陵诗法，余固乞其图此，是又在无画处有一段暎发。"学曾自跋云：

> 丁丑春日长安邸中，小有社兄命予以少陵《秋兴》谱图，无论拙腕不能仿佛万一，且其情事种种原非景物所能状。小有以为画取形似，邻于儿童，老坡已言之矣。强余卒业，然少陵有诗中画，正不必求予画中诗，观者暗中摸索可也。因并书八诗于左，月建卯之朔，对雪命酌，识此。弟张学曾。

对雪题句，于冬写秋，倍见逸兴遄飞。其从无字句处迸出墨汁，欲代杜说法，不独秋为然也。又有画人恽本初、杨龙友、郑元勋诸人题跋，并录如左：

余与尔唯同居长安凡数年，未尝得其全帧数笔，小有客燕才几月，乃扃门绝酒以《秋兴》八帧强之。夫《秋兴》岂可画者，小有出题而尔唯作文：亦一奇也。其力钜如巨灵斧，其法密如窦娘机，其境静如渊明琴，其理微如辅嗣易，而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处，又如子晋笙，微微天外，盖所谓文章之能事，丹青之绝群者矣。然不有小有痴绝，扃门断酒以处，尔唯安得此种流传人世？使子美在焉，呼之或出。戊寅夏日，题于敝庐之竹中，盟弟恽本初。

子瞻谓为诗为此诗，便非知诗人。余亦谓为画为此画，便非知画人。故郭象注《庄子》，孝标注《世说》，皆不许俗人梦见。尔唯《秋兴》八册，与工部同一寄托，要在笔墨以外，非寻章摘句者比。余曾见虎头画《洛神赋》，未免著象，便下尔唯数等矣。弟杨文骢跋。

尔唯流寓长安，一椽如舫，竹窗明静，图史连屋，客至呼酒啸歌，典衣无吝，怀才落魄，不异子美，而独无其囊中一钱之叹，又不屑依依，岂古今人不相及耶！今绘此图，墨池激壮，政足相敌，而□慨攸分，尔唯□有不忮不求之意。严武己卯初夏，影园主人郑元勋题于泳庵。

此册不知现在何许，以诗入画，此为极上品。尔唯为吴梅村画中九友之一，其画极鲜见。尔唯画萧疏简远，周亮工谓其移入诗中，可入香山、苏州两庑（《读画录》卷三）。

（二）戴本孝水墨十二页，录杜诗十二首，有山川名胜登临之制，如白盐崖、东柯谷、麦积山、仇池是也，有名园山林闲居之什，如平台左庄、江村东屯之类是也。以画法喻之，前者属于高远深远，后者合为平远。戴氏题记极精，以诗通画，义旨渊深，如云：

少陵《晓望》一首，俨然荆、关遗迹，遂用其法摹之，翠深红结之句，唐人神妙之笔。……少陵生气写照，千古如新若此。

画家能绘影不能绘光，能绘色不能绘声，尝叹画月者作一圆象，无乃过呆耶！

《秦州杂诗》，历记其山川形胜，千载如画，后人以其诗当画读，余乃欲以画作诗观，宁不谓余痴且陋耶？聊以当无声无字句之笺注可耳。

（三）石涛《杜甫诗册》

摘录杜句题景，以七律中一联为多，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秋水才深（杜句原作添）四五尺，野航恰是两三人”等，此册人所熟知，不必深论。近印道济《野色册》，亦多摭李、杜句，且有改字换意者。又何绍基《跋苦瓜和尚画少陵诗意册》云：“苦瓜和尚作小帧画，至精警盖世；若作大幅，往往气局散缓。意其人似狂实狷，故其画理之精妙至此。”（《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谓石涛似狂实狷，极为中肯。

明季批注杜诗之风气甚盛，而集其大成于康熙间。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历代注杜”及“近人注杜”二条，已详言之。仇氏所列举诸书皆未亡佚，近日黄永武辑《杜诗丛刊》，不少已见翻印。

画家注杜之书，大都为新安人，如萧云从有《杜律细》，郑旻有《杜诗笺注》，似与白山黄生互有启牖之功，而洪钇钞荟唐人诗逾万首，戴名世颇称其所注杜诗。钇亦歙人（《清诗纪事初编》卷五，577页）：黄山艺人之嗜杜，似与画风不无关系也。

十七、晚明画论中之抽象观念

画理与哲学，往往相通，尤以山水画写枯淡苍莽之意境，令人生“天地氤氲”之概。垢道人秃笔破墨写乱峰古洞，上题律句有“望里半氤氲，林疏尽白云”之语（《过云楼书画记》五），此一例也。作指画者，更可联想《庄子·齐物论》“天地一指”。释成鹫诗题人指头画，亦其例也。清初画人，慧解尤胜，弥多妙悟，故方以智作意在笔外之图，戴鹰阿为象外意中之卷。观道于画，得其环中。而半千《与胡玉昆书》，更发为浑沦之论，可谓为无为而无不为，笔法与墨气融合，致乎太和，画之极挚，无逾此矣。兹略举诸家说，聊当管窥，而以朱德润《浑沦图》之说附焉。览者勿以玄之又玄视之，庶无负予之微意云。

戴本孝“象外意中”图卷

此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绘，戴时年七十一，为晚岁作品。该卷尝

印成册，本孝自跋云：

> 六法师古人，古人师造化，造化在乎手，笔墨无不有。虽会诸家以成一家，亦各视其学力天分所至耳。脱尽廉纤刻画之习，取意于言象之外，今人有胜于古人。盖天地运会，与人心神智相渐，通变于无穷，君子于此观道矣。余画初下笔，绝不敢先有成见，一任其所至以为起止，屈子《远游》所谓“一气孔神”，无为之先，宁不足与造化相表里耶！是卷枯颖迅扫，摵摵有声，未卜精鉴作何臧否也？辛未九月，长真璚秀洞天樵夫本孝识于东皋，时年七十有一。

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一雄浑句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此用其语。《楚辞·远游》云：“审壹气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淈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列子·仲尼》引亢仓子云：“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故云“壹气孔神”。鹰阿深有会于此旨，故云：“天地运会，与人心神智相渐，通变于无穷。”于此可明“写画”与“绘画”之区别，亦即匠笔与文笔之别。绘画者先确定布局，然后运笔，如是则笔每每为图形所役，不能肆焉；写画者则不然，不敢先有成见，随意所至，如是气与神行，气力所运，浩乎沛然，而神理自足，故曰“孔神”。此图名曰《象外意中》者，不为形象所拘，而能外之，意随笔行，自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故曰意中。

龚贤：浑沦说

贤与胡元润书云：

> 画十年后，无结滞之迹矣。二十年后，无浑沦之名矣。无结滞之迹者，人知之也。无浑沦之名者，其说不亦反乎！然画家亦有以模糊而谓之浑沦者，非浑沦也，唯笔墨俱妙。而无笔法墨气之分，此真浑沦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学，沉酣梦寐于枯毫颓石间四十年，吾竟不能窥所至。夫未离阃阈，而谈五岳之奇，虽称亦谤也，余何敢。（《尺牍新钞》卷十）

浑沦一词，见《列子·天瑞》：“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

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浑沦同于浑沌。《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为浑沌。”《经典释文》二十八引三家说：

崔譔云：“浑沌，无孔窍也。”

李颐云：“清浊未分也，比喻自然。”

简文帝云：“鲦忽取神连为名；浑沌以合和为貌。神连譬有为，合和譬无为。”

是浑沌、浑沦者，或以喻自然，或以譬和合。杨维桢《逸编》有《崆峒浑沦歌》，已用“浑沦”二字。半千借道家语以喻画，指出浑沦非模糊之谓，乃笔与墨二者各极其妙，笔法与墨气之和合，方是真浑沦。兹就其说，表之如下：

第一阶段　无结滞之病，十年工夫；去笔法与墨气之毛病。

第二阶段　无浑沦之名，二十年工夫；免于模糊。

第三阶段　真浑沦，四十年工夫；已无笔法、墨气之分，而纯任自然。

释成鹫观乐块然大师作指头画，赠诗云：

天地之大一指也，造物化工成造化。山川草木露精神，风云雷雨供挥洒。混沌初开假即真，大地平沉真复假。高悬一指在虚空，留与人间作图画。先生先生人也天，自称块然非块然。手灵心敏破常格，指头揭出拈花禅。爪生甲长一粟许，涵盖乾坤三大千。扁舟过我坐未稳，大惊小怪呈空拳。空拳竖起无名指，一阖一辟机锋圆。须臾索纸见技痒，管城老矣甘归田。甲端点墨指点水，浓淡浅深皆至理。溟濛云水自空来，突兀孤峰从地起。老眼傍观得未曾，天工人代难思议。大哉伟丈夫，善哉奇男子。耳目迥尘根，肝胆无渣滓。浩气横空亘古今，万象森罗方寸里。区区一指何足多，指天指地须如此。

直是大谈庄学，借指画以发挥天地一指之恉，不啻漆园之义疏耳。

山水画之涉及哲学问题者，元朱德润《浑沦图》卷，颇引起明人之讨论。此卷尝著录于陆心源《穰梨》卷八，现不知流落何处。是图详细记录如下：

> 图纸高九寸许，横宽二尺五寸强，画老松一本，上牵藤蔓，而右旋飘出外，下作一大圆如镜，径三寸半，下补一石并坡草，皆苍古秀润，笔简而多幽趣，画之右有赞语，首题《浑沦图赞》，其下即接写赞词云："浑沦者，不方而圆，不圆而方，先天地生者，无形而形存；后天地生者，有形而形亡。一翕一张，是岂有绳墨之可量哉？至正乙丑秋九月二十六日，空同山人朱德润画。"赞行书，共六行，字径七八分，给体颇类赵吴兴，后有方阴阳文"翁同山人"及方阳文"朱氏泽民"两图章。画之大圆后，又有方阳文"与造物游"及"睢阳世家"两印。图前别纸引首，有万历戊申陈献之廷策八分书《浑沦图》三字；前有二印，上曰"松声阁印"，下曰"师来山道者"。画幅后别纸，书题跋赞传等共十有九人，多长而有至数百言者。

文徵明嘉靖戊申跋谓："此浑沦不知所谓，味其赞语，似是养生家言，然不可知也。而画法秀润，自有一种士风。"张凤翼万历癸丑跋则云："浑沦一图，似有深意；圆之为言，元也。赞云不方而圆者，叹其生于元也；不圆而方者，即其不囿于元也。"又云："题讫有客问予曰：'子以圆为元，似矣；后著树石者何？'予云：'易知也。意以生于元者，当与木石居，正见立朝非其意也。倪云林山水不画人，郑所南兰不画地，意正与此同。'"先有此二说，其后题者纷纷提出不同看法，略举数家如下：

文震孟云：

> 本是一幅胜国佳画，只因多个圈子，惹却后来无数是非，曰无极，曰太极，曰先天，曰后天，乃至以圆为元，以方为不囿于元，以解浑沦，何破碎也！且于圈子有甚交涉？幸其无交涉，故于浑沦犹存些儿影子，然终不如一松一石，光光明明，映照后代。崇祯癸酉孟夏之望文震孟题于清瑶屿。

周启祥云：

泽民先生，渊源家学，超悟象图。自作《浑沦图》，傍稍点缀木石，其意殆欲斩尽棘篱，孤存太朴，正使二气五行，囊括于浑然一极中。非有非无，非同非殊，何上何下，何终何始，万劫升沉，颠扑不破，褒博之士，复何处描头画脚，偎墙凿壁，以为千古聚讼之端，斯即先生《太极图赞》，所谓天高地下，岳峙渊渟之旨也。后之人求其说而不得，一以为养生家言，一以为指斥胜国之义。嗟乎！此图之所以为浑沦也……崇祯壬申腊月四日，同里后学周启祥拜识。

画家归昌世更为之赞云：

至人玄览，超然帝先。有象斯隐，无言乃全。琴不在指，月不在川。彼芸芸者，以无为天。三物已支，一贯则圆，匪坐乃忘，不唯亦传。兹图何为，意在图前。岁寒消歇，葛藤谁缠。是实语者，非玄非禅。我披此图，隐几嗒然。

陈继儒题诗云：

浑沌须眉无窍，先天太极难安。谁把虚空打碎，免教人吃疑团。

画中添此一圈子，竟有十九人议论之多。明代理学盛行，故滋多异说，亦一时风气也。

明清之际禅画南传与海外文化交流

黄宾虹云："释氏衣钵，盛于博山，黄山之僧弘济，弘仁，实衍其宗，而渐江师者，尤以其禅独称于世。"不知八大之师弘敏。大杲（石溪）、大启（龚贤）及大汕等皆师觉浪，俱出博山门下，只石涛别出临济之道忞，四高僧中其三禅灯皆可溯源于博山。黄君只道得一半而已。

饶宇朴《个山小像跋》："戊子（顺治五年，1648）现比丘身，癸巳（顺治十年）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诸方藉藉，又以为博山有后矣。"

博山在明末地位至高，本住江西上饶之能仁寺，历三十六年，其《博山参禅警悟》一书，风行及日韩各地。书家张瑞图亦及博山门下，见《卍字藏》有博山著《宗教答响序》末署"戊辰秋月弟子张瑞图书于博山丛林"。博山元来历住建州董岩寺及仰山寺，福州鼓山寺、金陵天界寺皆有《语录》。

石涛题十六应真卷："丁未年，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担当唐泰曾乞木陈大师小楷一绝："偶因便羽致殷勤，何意僧中有右军。顾我虽非刘道士，孤鸿也可当鹅群。"

道忞致觉浪书（第六件）有云："（博山老人）今化去三十年，法雷不响，法雨无施，法堂前徒有衰草弥天……客来闻大师（指觉浪）将应信州缁白之请往主其席。"觉浪曾于顺治十年至广信扫博山先师之塔。是时道忞与觉浪仍属心交之辈。迨至顺治十六年（1659）道忞应顺治之召入京，遂有《北游集》

之作[1]。道忞书法为顺治所推重，事见王山史《山志》。《北游集》记道忞于顺治面前答问先老和尚（指密云）与雪峤书法孰优一事，具见其书法功夫。密云门下多工书、费隐及隐元笔迹，尚保存于日本宇治川醍醐山及福清黄檗山万福寺[2]。

方以智随永历奔桂林。《小腆纪年》称其"褫衣散发，卖药五岭间"。在桂林时为瞿式耜座上客，时与两广总督嘉兴朱治憪（子暇）相唱和，见其《岭外稿》。以智从觉浪剃发，法名无可。其画迹，多题以禅语。香港藏家所见题识，如"未发居士属拈树石，草草成此，聊以发未发之笑。无可书"（北山堂藏）；"截断红尘石万寻，冲开碧落松千尺。特地为中峰拈出。拈个什么？可惜，可惜。无可道人"。（至乐楼藏）此即周亮工称其"多作禅语"者。中峰据图中康熙壬午（四十一年）族孙方苞题记谓"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者也"，盖为张怡所作。此有关金陵之禅画文物，故为拈出。

大汕康熙十七年为陈其年作迦陵填词图，丰颐美髯，一时名流题咏殆遍。

大汕有自画像，原存峡山寺，后在澳门普济禅院。大汕南浮海至安南，先在广南顺化寺，后至会安弥陀寺，又重修顺化天姥寺。彼于 1696 年回粤募款，重修长寿寺及峡山寺与澳门普济禅院，对澳门禅宗传播贡献至巨。该寺历代祖师莲座，普济第一代住持即大汕长寿寺之循智法楷和尚。

大汕画出沈颢。据上海古籍印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中李莱圃来书谓其"幼时从吴下画者沈朗倩习仕女画"。朗倩即沈颢石天，为人见陈继儒《赞》。彼著有《画麈》。陈老莲之《隐居十六观册》，即为朗翁作也。大汕受其熏陶，故画格特高，观其《离六堂集》卷前生活图绘，似亦受到陈洪绶之影响。

婺源县博物馆有弘仁为（汪）于鼎作《黄山图》，辛丑岁作，即 1661 年（顺治十八年）。内汤燕生题记称："于鼎老道兄藏渐师妙画，自云与所居褀中相似。"黄宾虹《黄山画苑略》曰："汪洪度字于鼎；洋度字文治，歙松明山人。兄弟并有才名，洋度早世，（洪度）专志山水，著《息庐文集》，画法为时所重。"是于鼎即汪洪度也。广东清画家有汪后来，山水画风甚似渐江。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佛山千总。弟子颇众，邓堂、林云轩均有名。广州美术馆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有汪后来画。汪后来之父为汪清度，莅官于粤，

① 见《潮学研究》（一）姜伯勤《论木陈道忞》。

② 见林雪光编《黄檗文化》及《神田喜一郎追悼中国学论集》中拙文《谈道忞及其布水台集》。

落籍番禺。汪清度与汪洋度、汪洪度必为兄弟行。故渐江画派由汪氏南传至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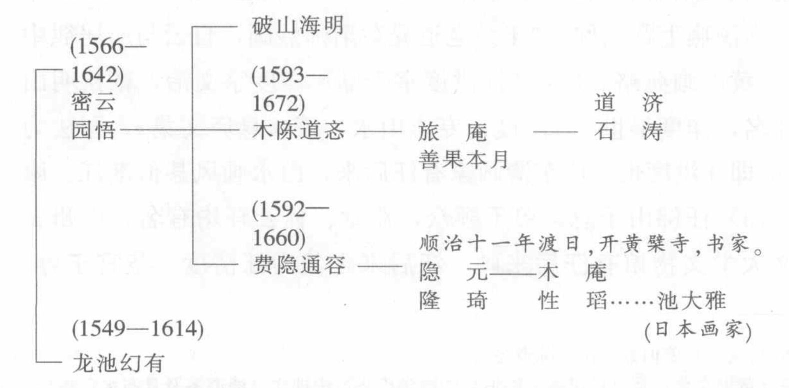
附　禅家画学统系表

紫柏(真可)——密藏(幻余)
⋮
董其昌

曹洞系

- 三十五 (1546—1618) 慧经无明 —— 三十六 (1575—1630) 博山元来
  - 张端图
  - 三十七世 奉新弘敏 —— 三十八 (即八大山人) 传綮
    - 入粤　为佛山千总
  - 汪清度——汪后来
  - 汪洪度(见《黄山画苑略》)
    - ⋮
  - (洞上) 古航 —— 渐江弘仁
  - (天界) 觉浪道盛 (1592—1659)
    - 无可(即方以智)　入粤
    - 大启
    - 大杲(石溪)　师沈颢
    - 大汕 (石濂)　来粤及澳门,弘法于安南,著《海外纪事》
    - 大振 (上博有其与龚贤合作画册)

临济系





八大山人画说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八大山人禅画索隐

一、泛论禅与艺术

有人问：什么是禅？我不作答。姑且举前代两位大德的话，代我作答：

（1）问：如何是禅？（柘溪从实师）曰："不与白云连。"

（2）问：如何是禅？（新罗百岩）师曰："古塚不为家。"曰：如何是道？师曰："徒劳车马迹。"曰：如何是教？曰："贝叶收不尽。"

这些答案与问题，从表面结构看来，好像黏不着边。但细察它的深层，却蕴藏着无穷的意义。这种用类比、曲喻的语言，反观古来的传统文学里面，有点像诗的比兴。这样的语言技巧本身已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不与白云连"，读起来很像谢灵运的诗句："白云抱幽石"；"徒劳车马迹"，有点像陶公的句子："而无车马喧"，分明是诗家的警句。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本体问题，摆脱去名理上纠缠不清的逻辑性的语言，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人们心理上的睿智，是人类祛除无明、获得醒悟的不二法门。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禅家本来不立文字，但仍保存许多语录，那些传下来的禅偈，大部分可说是诗，表现于偶然拈花微笑的谈吐之间，禅的世界，几乎亦是诗的世界。

禅是积极的，马祖曾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是严肃的，我人稍一检看《百丈清规》，便可明白禅僧基本要受到严格的拘束，并不如后来的狂禅那样放纵与随便。禅的产生、传播地区，主要在湖南、江西、粤北一带的山地，禅僧与山民共同生活，所体会到的大自然是空阔、无垠和自在，他们生活在大化之中，精神已得到无上的解放。从"禅"得到的宁静，本身已是一种生活中艺术的享受了。南岳石头禅师答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说道："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道悟问："什么是禅?"石头曰："碌砖。"问："如何是道?"曰："木头。"在他们四周围所接触到的事物，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未尝不可以悟道。一弹指，一扬眉，一呵欠，一咳嗽，无非佛性，"一悟便至佛地"。任何场合，可以吟诌几句禅偈。饮水、挑柴，都是妙理，把他们的精神实体——佛性，融会于日常实验生活之中，随时随处，得到领会，使用艺术的语言——诗偈，作为传道的媒介。禅僧，可以说生活在艺术里面，处处可以体会到诗的意境。比方，有人问：

"如何是和尚利人处?"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如何是西来意?"曰："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御花绿叶间。"

这种诗样的语言艺术，便成为禅僧的口头禅。整部《传灯录》，其中禅偈充斥，几乎成为诗的渊薮了。

"禅"的梵言原是禅那，我在印度参观许多禅窟，禅僧都要枯坐寂灭，在深林古洞里，去习苦行。在华则可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行动上都可从禅机取得亲证。六祖已指示：禅不是光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中国的禅，已与印度的禅那大异其趣。加上禅偈的发达，中国的禅僧和诗几乎是分不开的。

宋代的诗人，不少从禅家取得灵感。黄山谷写的诗，有的简直是禅偈。例如："罗侯（罗茂衡）相见无杂语，苦问沩山有无句。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第三句的肥牛，在禅宗语录中是常用的"牯牛"典故[①]。末句则用百丈怀海禅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的故事[②]。禅家破除分别相，

① 《五灯会元》卷五（标点本），260页。

② 《五灯会元》卷三，131页。

通“有”道“无”都是谤！所谓“沩山”（灵祐禅师）的有无句[①]，有与无均要打破，禅是不重比量而用现量的。

我的好友已故戴密微教授（Paul Demiéville）尝注译《临济语录》，又选译中、日一些名人死前的诗，以禅僧占最多数。第一首为僧肇（374—414）的诗，名句有：“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他译成法文：

Lorsque ma fête approchera la lame nue,

Ce sera comme pour décapiter le vent de primtemps.

（见 Poèmes chinois d'avant la mort，p. 15）

这是多么美丽的句子！这样看来，死，亦可被理解为生活上一种艺术的形态。

他指出中国思想的特质，在紧握现实、返回即时的直觉。在中国，“抽象”与“系统”几乎全为具体的直觉所代替。又云：“此种思想使吾人（欧洲）感觉困惑。他认为：但假如有一人加以品尝，便完全觉得抽象理论之无味。”（Les Entretiens de Lin-tsi，p. 80）哲理与诗的密切联系形成禅家吸引人的特殊力量，这种神秘的象征的由直觉所演出的诗样语言，隐藏着深度思想，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更为合适。

生死问题在佛家看来是人间一大事。死是解脱。

禅学家认为禅不是用分别识的智慧可以了解的（如铃木大拙），他们太着重禅的公案，其实，如果对诗的语言艺术没有深透的理解，死抱“公案”，不免亦隔一尘。禅的“顿悟”，主要教育目的在使人开窍，读许多书的人，未必真能开窍。黄龙（寺）晦堂师对山谷引论语“吾无隐乎尔”一句请其解说。山谷诠释再三，他都不满意。时秋香满院，晦堂点出：汝闻到木樨香否？山谷至此方才了悟，因为得到了亲证，有切实的感受。禅还是要亲证的。由比兴得到的初步了悟，与诗的伎俩何异！明代许多理学家每每借用禅家“当下即是”的老套来显示日用的道理。禅的意识更深入民间，由于历代的禅师把道理与生活打成一片，许多“口头禅”便习用于一般的俗语里面，宋以后的社会浸润于禅的教化愈深而不自觉，许多日用俗语往往出于禅门，久而不自知，从语言学上有需要重新去省察的。画家有时亦可运用禅理去建立他的构

---

① 《会元》卷九，523 页。

图方案。禅的语言上的“取譬”所具备的艺术技巧，只写景而不必说理，玄理自在其中。这样，禅已成为一把美丽的切玉刀，而可以得到因人不同的充分利用；它和各种艺术结下良好姻缘，越来越是分不开的。

二、江西禅门灯统之传縈

八大山人是一位禅僧，又是大画家，他在画面的题句，一向以艰涩著名，由于他使用许多禅门典故，所以不易读懂，本文便试从这一方面加以探索。试先考述他的禅学渊源。

从饶宇朴的《个山小像跋》内：“戊子现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诸方藉藉，又以为博山有后矣。”一段赞美八大山人的文字，证知八大早年在弘敏门下得到禅林推许的情形。他是在顺治五年戊子（1648）出家，至十年癸巳，始皈依弘敏的门下，法名传綮，号刃庵。由于他的勇猛精进，竟能“竖拂称宗师”，博得“禅林拔萃之器”的称誉。关于弘敏的事迹，《五灯全书》卷百十六小传云：

> 洪都奉新头陀颖学弘敏禅师，宜丰陈氏子。……参博山訚，入侍寮。……随往浙主大慈，掌记室……复自武林还瀛山师，为第一座，訚叩以偈。……是冬，訚涅槃……头陀开法。

另据超永《续灯存稿》卷百十六[1]所载：

> 建州松溪弘恩（瑞昌王氏）投博山来，落髹，次参瀛山訚。末注：“雪关訚嗣。”
>
> 信州瀛山成峦（饶州余氏子）投博山訚。末注：“雪关訚关（嗣）。”
>
> 洪都奉新弘敏（宜丰陈氏）参博山訚。末注：“雪訚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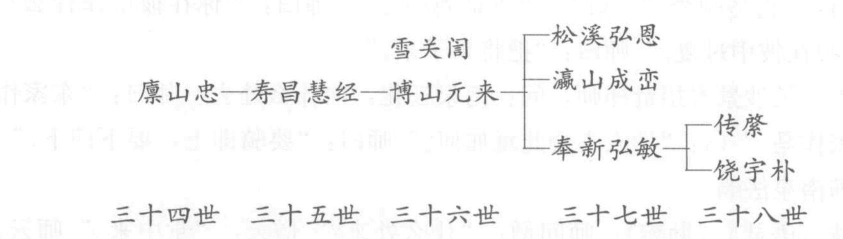
从上列记述看来，弘敏三人都尝参过雪关訚，所以注称：“雪訚嗣。”雪关的事迹如下：

---

① 《卍字续藏》第一四〇册。

信州瀛山雪关訚禅师，上饶傅氏子。……依景德寺傅公和尚出家。一日，见坛经“火烧海底”句，疑之。乃参博山来，来令究船子藏身公案，急切提撕。……六载，大彻源底，开法瀛山。[1]

《正源略集》云：“寿昌经禅师法嗣四人，首为信州瀛山雪关訚。”[2] 是雪关訚与博山来为同辈，故弘敏同参二人，兹列其世系如次：



博山元来本住于丰邑（今上饶），博山之能仁寺历三十六年，著作甚多，其《博山参禅警语》一书，极为风行，远及日、韩等地，宗风大震于天下。此书日本除译文外，又有守中编《博山禅警语鞭影录》五卷。个山出弘敏门下，在当时被许为“博山有后”，可想见其禅学湛深，否则何来此“借借”之美名？

本文后面将从八大使用的各种名号，来窥测他的命名在禅学上的根据。

三、八大前后期名号解说

(一) 说驴、驴年、驴屋与个山

八大何以自称为驴？又屡用“驴年”一词，自来有许多说法。有人牵涉到“竾”字，像启功的新说，他认为“竾”盖“驴”的俗字[3]。这一说颇为人所采用。但查阎尔梅的《白竾山人集》，他自号曰白竾山人，事实上和驴没有一点关系。竾字见《集韵》，原训大耳，不必拉上驴字。

在禅宗语录里面，驴字的使用很普遍，有它的特别含义，列举如次：

---

① 《正源略集》卷三，160 页。

② 《卐字藏》册一四五，157 页。

③ 《启功丛稿》，312 页。

南泉　（池州鲁祖山宝云禅）师：寻常见僧来，便面壁。南泉问曰：我寻常向师僧道：向佛未出世时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恁么驴年去？[①]

注引福州长庆（大安）云："退己让于人，万中无一个。"八大自称"个"，亦取自禅偈，"驴年"二字。似南泉初使用之，此事亦见《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颂》"鲁祖面壁"条。

赵州　从谂与文远论义。远曰：请和尚立义。师曰："我是一头驴。"远曰："我是驴胃。"

师曰："我是驴粪。"远曰："我是粪中虫。"师曰："你在彼中作什么？"远曰："我在彼中过夏。"师曰："把将果子来。"[②]

景岑　长沙景岑招贤禅师，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师曰："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曰："学人不会此意如何？"师曰："要骑即上，要下即下。"[③]按景岑即南泉法嗣。

杨岐《语录》（勘辨）：师问僧："什么处来？"僧云："堂中来。"师云："圣僧道什么？"僧近前不审。师曰："东家作驴，西家作马。"僧云："过在什么处？"师云："万里崖州。"[④]

临济　《语录》云：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师见云："大似一头驴。"普化便作驴鸣。师云："这贼！"[⑤]

义玄　临终语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坐而逝[⑥]。

曹山　本寂抚州语录：师又问（德上座）："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应底道理？"德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大杀。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⑦]

西睦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举手曰：和尚便是一头驴。师曰："老僧被汝骑。"士无语[⑧]。（西睦为赵州谂法嗣）

杨岐　《方会语录》，自术（述）真赞，"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咄哉杨

---

① 《会元》，16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② 同上书，203页。
③ 同上书，208页。
④ 《方会语录》、《大正》四七册，645页。
⑤ 《大正》册四七，503页。
⑥ 《会元》，649页。
⑦ 《大正》册四七，527页。
⑧ 《会元》，246页。

岐，牵犁拽杷。"

"拾驴又无尾，唤牛又无角。进前不移步，退后敢收脚……"①

师远 常德县山廓庵师远师，上堂举杨岐三脚驴子话。乃召大众……更听一颂："三脚驴子弄蹄行，直透威音万丈坑，云在岭头闲不澈，水流涧下太忙生。"……师有《十牛图并颂》行于世②（师为大随净禅师法嗣）。

云门 匡真庵录："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佛前装香佛后合掌。……问：如何是触目菩提？师曰：拈却露柱。学云：露柱岂干他事？师云：驴年会么？"③ 师曰：者野狐精三家村里汉，复云东来不？是尔道饭是自己。僧云：是。师曰：驴年梦见三家村里汉。

师有时云：真空不坏有，真空不异色。僧便问：作么生是真空？师云：还开钟琴么？僧云：此是钟声。师云：驴年梦见么④？师云：古人是什么眼目？僧云：和尚作么生？师云：驴年会么？僧无对。

举无情说法，忽闻钟声云：释迦老子说法也。举起拄杖问僧，这个是什么？僧云：拄杖子。师云：驴年梦见⑤。僧举灌溪上堂曰："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师曰："举即易，出亦大难。"曰："你适来与么举那？"曰"是！"师曰："你驴年梦见灌溪？"曰："某甲话在。"师曰："我问你，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你道大梵天王与帝释天商量什么事？"曰："岂干他事"。师喝："逐队吃饭汉。"⑥

从上引各家资料，可以了解到南泉是最先言及"驴年"的一人，以后云门屡屡袭用。《文偃语录》中凡数见。亦有和尚自称为驴，毫无顾忌地道："我是一头驴。"乃出自南泉弟子赵州从谂。他与文远那一段精辟的对话，开了后来许多话头，以后临济临终有瞎驴之称，赵州法嗣西睦亦言和尚是一头驴，至于杨岐复有"三脚驴"之目。《碧岩录》卷七十九言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投子云"是！"……粗言及细言，皆归第一义，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投子便打。……颂云：投子投子，机轮无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忽然

---

① 《大正》一九九四，册四七，648 页。
② 《会元》，1325 页。
③ 《大正》一九八八，册四七，录上，547 页。
④ 又见《会元》文偃，931 页。
⑤ 同上书，554 页。
⑥ 《会元》，933 页。

话，百川倒流闹湉湉。其说明云："……又道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这便是弄潮处。这僧作画伎俩，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毕竟还落潮中死。雪窦出，这僧云："忽然话"，便与掀倒禅床，投子也须倒退三千里[①]。……可见唤和尚为一头驴，在禅门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宋灵峰克文禅师尝垂一足，复收足，喝一喝曰："佛手驴脚。"……问："江西佛手驴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师曰："鲇鱼上竹竿。"向来指江西禅客为"佛手驴脚"。驴字泛用之广，可见一斑。八大自称"没毛驴"。又在己巳闰八月绘的"瓜片图"上题句云："驴年瓜熟为期。"说者每每误认里面有反清复明的含意。试看传綮前辈万历间绍兴云门圆证（三十六世）亦曾说过："诸人者还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也更问如何，驴年与也未了。"[②] 这时还是大明的天下。今知"驴年"是禅家的惯语，则不必去多作推测了。

八大在题款印章上大量使用"驴"字，如：钤"驴"字印，署"驴"屋、驴屋驴，以及人屋，等等，"驴屋"、"人屋"之别，原出自黄檗的偈语。考《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云：

> （裴相公休）问：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形貌不同？师云：诸佛体圆，更无增灭，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拾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所以有别；本源之性，何得有别?[③]

从本源看来，原是一体，若妄生分别，则驴屋、人屋以至佛屋，都是可以取舍之处。以前王方宇兄曾引用《雍正御定语录》以说"驴屋"[④]，不知它的远源是出于胆敢向后来做了皇帝的小沙弥加以批颊的断际禅师之名言。陈鼎《八大山人传》云："既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可不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错。黄檗说："舍驴屋，入人屋"，八大拿来作为名号，是很有趣地加以活用。

---

① 《大正》四八，236 页。

② 《续灯存稿》十一。

③ 《大正》四八《黄檗宛陵录》，386 页。

④ 《八大山人论集》上册，352 页。

许多人对八大之大量采用“驴”字来做名字，有种种不同的误解。甚至说他“自称为驴、驴汉、驴屋，驴屋驴奇事，一鼓作气做下如此释教中人不可能做的事”（叶叶语）。又有人推断他发狂了，还俗以后，方才取“驴”字来命名，放下袈裟，返回世俗，不惜自我挖苦，自己承认“黔驴技穷”。这些都是不明白“驴”字在禅门的意义，而浅之乎来看八大了。其实，八大后期虽然还俗，采用驴字命名，仍然是要保存“僧”号，实际上“驴”正是他还俗而不愿放弃禅门灯统的一个标记。驴屋、人屋，本是一体，为僧为人，名号虽殊，而佛性则一。

至若“个山”之个，亦取诸禅理，洪州云居道膺禅师，洞山问师：“甚处去来?”师曰：“蹋山来。”山曰（按以下皆指洞山良价）：“那个山堪住”？师曰：“那个山不堪住?”山曰：“恁么则国内总被阇黎占却。”师曰：“不然。”山曰：“恁么则不得个入路?”师曰：“无路。”山曰：“若无路，争得与老僧相见?”师曰：“若有路，即与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去在。”[1] 可见“个山”一名乃从洞山而来。又黄檗说：“个个是佛”，“颗颗皆圆”。故知个山小像中蔡受题语所谓“个为圆中一点”，亦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八大诗句如“个个指月饼子”，“个个”一语，禅语中亦复层出不穷，试拈一例：宝峰克文禅师坐夏大沩山：

> （僧）问：马祖下尊宿，一个个阿漉之地，唯有归宗老较些子。黄龙下儿孙，一个个硬剥剥地，只有真净老师较些子。学人恁么还扶得也无?师曰：“打叠面前搕𢶍。”……“僧提起坐具，曰：“争奈这个何?”师便喝。[2]

“个个”与“个”，指什么便是什么，圆通无碍，禅心如此，佛性亦如此。

(二) 八大二字与哭笑问题

个山读到《八大人觉经》一书，在壬申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写出下面题识：

> 经者，径也。何处现此《八大人觉经》？山人陶“八”，八遇之已。

① 《会元》，794 页。

② 同上书，1104 页。

壬申五月。

这段文字，已有许多人讨论过。《八大人觉经》后汉安世高译。《开元释教录》云："见宝唱录"，即指梁宝唱之书。知唐以前其书已通行。《八大人觉经》不特赵子昂书写之，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雪庵亦为其弟子惠□书之。万历辛卯包柽芳镌石以广其传。达观可道人跋云："此经凡三百七十一字，言简口丰，遮照精深，有而能无，无而能有，能得一觉，□梦顿醒，况能八觉者乎？"此石刻在嘉兴东塔寺[1]，可见是经自元以来讽诵的普遍。八大跋语云："山人陶八。""八"是佛门一个重要法数，梵文"八"称 Astaka，如八正道、八解脱、八关斋、八世法、八部众以至八不中道等，山人深通禅理，他陶写、陶醉在"八"的法数里面，深刻地体会到"八"的意义，陶字用为动词，有"喜"的意思。《广雅·释言》："陶，喜也……"故云：以"八遇之"。在八大的画中多题署"甲子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作品，已见到"八大"的名字，可见壬申以前八载，他已使用这"八大山人"这一个题款[2]。

张庚《清画征录》说："或曰山人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因以为号。余每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连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于意盖有在也。"一般论者都从张庚此说八大二字类哭之笑之而加以猜度，以为是出于亡国之思。这是用俗谛来解说的。但我们看禅家语录，屡屡道及哭与笑二事，可以进一步从"道谛"有关方面来加以观察，试举一二例：

（1）百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师曰：野鸭子。祖曰：什么生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什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澈。同事曰：有什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与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什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3]。……

（2）南泉圆寂，院主问（宣州刺史陆亙大夫）曰："大夫何不哭先师？"

① 详见《两浙金石志》卷十四。

② 参见钟银兰、朱旭初《关于八大山人名号之由来》一文。

③ 《会元》三，130 页。

陆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无计，长庆代云："合笑不合哭。"[1]

《圆悟碧岩录》卷十二"麻三斤"偈："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哭不合笑"，其说明云：

> 因思长庆、陆夫大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论他颂，只头上三句，一时颂了。我且问尔：都卢只是个麻三斤。雪窦却有许多葛藤。只是慈悲忒杀，所以如此。
>
> 陆亘大夫作宣州观察使，参南泉，泉迁化，亘闻丧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师与大夫，有师资之义，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无语。亘大哭云：苍天苍天，先师去世远矣。后来长庆闻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窦借此意大纲道：尔若作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2]

陆亘事亦详《嵩松老人评唱》第九十一则"南泉牡丹"条。

"八大"二字联书，看来像"哭"亦像"笑"，你尽管说他"合笑不合哭"也好，要他哭而不笑也好，横竖都卢只是个"麻三斤"[3]，又何必费去许多文字上的葛藤！一般从世俗观点来尚论八大的身世，必欲涉及他的亡国的情绪，虽然他有时亦铃上"西江弋阳王孙"之印，一往未能忘情于故国；但他早已悟到"麻三斤"的禅家妙谛。"适来哭，如今笑"，本是百丈祖师的警语，正可耐人仔细玩味！他在胡亦堂座上"忽痛哭忽大笑竟日"，我认为是一种顿悟后的心理变态，并非精神错乱。哭笑由他，出世、入世，只是分别相，乃由比量观之，若从八不中道来看，何有种种分别？他的"陶八，以八遇之"，正说明他已能够了解道谛的深度。八大在胡亦堂处佯狂以后，却很正常，照样写画吟诗，后来石涛还说他登山如飞。所以，不必像高居翰教授的说法，硬说他有高度精神病。

附说"掣颠"与"刃庵"

八大另外有一印，文曰"掣颠"。"颠"的观念，在禅家亦很是常见，唐释宝通号曰大颠，他上堂说："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

"掣"有特别意义，尤其是出于洞山的遗教。临济宗宝峰克文禅师上堂

① 《会元》四，216页。

② 《大正》四八，153页。

③ "都卢"二字犹言"统统也"，与"都来"义同，参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366页。

说："你拟不要见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里。擬瞌睡也，把鼻子一掣，只见眼孔定动，又不相识也，不要你识洞山，但识得自己也得。"[1]

弘敏的师父雪关訚上堂，说："山僧道赵州禅如神庙里签，千掣千应，万掣万灵，初不曾安排吉凶，使人规避祸福也。"[2] 可见掣的含意，并不寻常。

在传綮署名的画册上，亦用"刃庵"一印。刘恸城《题个山象赞》有云："白刃颜庵"，即指此号。宝峰克文禅师条云："洞山门下无佛法与人，只有一口剑，凡是来者一一斩断，使伊性命不存，见闻俱泯[3]……"洞山延法嗣初问雪峰，开法上蓝院，僧问："如何是上蓝无刃剑？"[4] 刃的运用是洞宗的不二法门。《碧岩录》中对于此义，甚多发挥，如云"金刚宝剑当头截"[5]、"若向此剑刃上行得"[6]，今不详述。

1987年5月5日稿

四、八大绘画构图与临济曹洞法门

八大山人绘画构图的奇崛而缜密，已成为一般写意画家追求的对象。李苦禅曾说，他"一生最佩服八大的章法"。其"意境空阔"，"绘物配景，全不自画中成之，而从画外出之"。又云："在构图的疏密安排方面，八大乃大疏之中有小密，大密之中有小疏。"其"严谨则不只体现在画面总的气势和分章布白中，至如一点一划也做到位置得当，动势有序"。苦禅一生致力八大笔墨，工力深至，故有一针见血之论。但他谈八大章法说："究其渊源，当是南宋马、夏遗范。"则似乎还未能探骊得珠，击中要害。八大自少深契禅机，早得正法于耕庵，而耕庵为曹洞宗博山元来的嫡裔，故八大于临济、洞山之奥旨，了然于胸。观黄安平所绘个山小像。八大自题有一则云："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道底"也者，意思是指"说什么"？多说已是太过饶舌了，待来

---

① 《会元》十七，1115页。

② 《正源略集》三，160页。

③ 《会元》，114页。

④ 《会元》一四，849页。

⑤ 《大正》册四八，221页。

⑥ 同上书，222页。

痛打一顿呢（黄檗对大愚语）。八大对临济、曹洞都参过。禅门掌故中，有人问定上座："如何是禅河深处？须穷到底！"八大在署名个山时期，久已濡响于禅河深处。我想他把临济的宾主句、曹洞的五位义这些妙谛，尽量用于写画上，所以在构图布局，能够别开生面。

这是怎样讲呢？先谈宾主，（镇州）义玄示众：

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被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

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只随学人问处即夺，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宾"。

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挑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

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

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唤作"宾"看"宾"。

义玄这四种方式，目的是在"辨魔拣异"，使人能知邪正。在境上装模作样，不肯放下的是以宾作主；其病最深；虽不拈出物，但仍放不下的是以主作宾；已能辨得什么是境，放得下，但不辨好与坏的，是从主中认主；最下的是既放不下身着枷锁，再加上一重枷锁，这是宾上加宾。临济的宾主分别，历然明白，所以义玄说："未容拟议主宾分"，是不许强作拟议来分别主宾的！

至于曹洞五位，据曹山本寂禅师之说，要旨如下：

正位——空界本来无物。（"无中有路隔尘埃"）

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

正中偏——背理就事。（如"三更初夜月明前"）

偏中正——舍事入理。（"休更迷头犹认影"）

兼（带）中正——冥应众缘，不坠绪有。（"两刃交锋不须避"）

若以君臣作譬，则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若臣道合是兼带。

综观二者所说，万种万般不离这个真理“不二”的法门。临济宾主句为消极义，曹洞五位是积极义。要在破除装模作样，免滞于境，泯色、空之界，以达到事理合一。个山从这一理路悟入来作画，便有一番解脱俗缚，尤以布局更表现得超脱迥绝、与众不同。他的构图法：有时周边写满而在中间留空白，有时相反的中间实而四周虚。有时偏于左或右而一边全作空白，有时上虚下实，上方只写寥寥数笔柳条，下面作繁柯怪石栖禽，为其重心所在；有时上方浓密而下疏淡，上以浓墨写竹叶，下方芭蕉浅设色，为强烈之对比。他又最擅为呼应之术，巨幅直轴，鱼鸟上下相对相依时，必俯仰照顾，神态自足，宛如宾主相见，无不尽欢。

画册页、扇面，往往偏于一角，空处则以题句补足之，或上面浓叶繁柯、陂石栖鸟，其下全留虚白。或上方偏隅处怪石嶙峋，下方留空，缀以游鱼三两。他总是喜欢侧重一边，强调重心在左右或上下，以不平衡处见平衡，恰是符合偏中正、正中偏及正中兼带的原理。

我认为个山采用禅理作为构图的不二法门，有四个要点：一是以虚实浓淡表现空、色异相之辨，二是以左右、疏密显呈偏正变化之美，来安顿整幅画的重心，三是从上下、前后呼应以尽画中兼带之妙，四是以笔墨之轻重、繁简，作开阖排奡之势，构成“境”和“人”的互相渗透。最紧要是兼中正，务使冥会众缘，使整幅画浑然一体，这是最高造诣的境界。他的友契南昌释机质赠八大诗偈云：“梵音撇在千峰外，拍手拊掌会捏怪，识破乾坤暗里訚。光明水镇通三界。”訚字是吃紧语。《论语·乡党》孔注：“訚訚，中正貌”。《说文》训訚为“和悦而诤”，表示在争论中取得和谐。乾坤的奥妙即在暗里的訚，从黑漆的墨团中拓开画的新境界[①]，从偏正中取得和谐，从宾主获得调协，非于禅理深造自得，不易获有这样的成果，我故谓八大的构图法不是一般画人所循的途径，而是出自“教外别传”，这并非穿凿附会，而是顺理成章的。

个山早年题画的诗句，尚有些“食古不化”，摭用禅典而令人感觉生硬，徘徊于临济语录之间，仍是未敢“抛向坑里”而“抵死不肯放”的：像《故宫传綮写生册》：“尿天尿床无所说。”[②] 临济曾对洛浦交谈，浦说：“与么则万

---

① 参见拙作《固庵文录》，338 页。

② 临济定上座对雪峰说：“若不是这个老汉，捏杀这尿床儿子。”。

种千般也。”师曰：“屙尿见解。”我说个山用“尿天尿床”的句儿，岂是怕人说他不懂“屙尿见解”的道理么？陈文希所藏“个山杂册”题句有云：“欲把问西飞，鹦鹉秦州陇。”这两句一向未明。后来我看《五灯会元》十一，“临济法嗣、虎豁庵主”条云：

师曰：“得恁么无宾主？”曰：“犹要第二喝在。”师便喝。有僧问：“和尚何许人事（氏）？”师曰：“陇西人。”曰：“承闻陇西出鹦鹉，是否？”师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师便作鹦鹉声。僧曰：“好个鹦鹉。”师便打。

方知“鹦鹉秦州陇”句本事即出此，这些地方，具见个山熟悉禅典“穿过临济”的深度。

上面引临济说：“或有学人在一个清净境。”他常常说：“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佛心是一片清净，一幅画莫重要于能写出一个清净境。我们看八大题句，时时不忘这个“净”字，如：

净云四三里，秋高为森爽。
微云点缀之，天月偶然净。
写此工部“深红净绮罗”时也。

他论画主“净”，正因为净是作画的第一谛。

八大用“驴”字署名，近人考证，引起许多误会，我已经有所辨正，记得临济义玄临终时说：“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而逝。

义玄自称曰“瞎驴”。他向驴边入灭，完成他的“自我涅槃”。驴的含义，深远可见。八大以驴自许，处处不忘临济教义，这亦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例证。

原载《故宫文物月刊》九七期八大山人专辑下

“个山小像”之“新吴”与饶宇朴题语

《文物》1986年第8期刊出汪世清先生《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一文，其中引用南昌青云谱所藏的个山小像自跋，字作章草。有一段文云：

> 此赞……容安老人复书于新□之狮山。

在地名“新”字下留一空格，不辨为何字。同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在南昌举行八大山人书画艺术学术讨论会，余被邀参加，与汪先生同往参观，该像悬于大厅中央，多年渴思一睹原迹，现得亲手摩挲，欣慰无极。因共同辨认，余谓似是“新吴”，汪先生疑莫能决。顷检《百丈清规》内“百丈忌”条云：

> 属马祖阐化江西，法席之盛……道过新吴，憩止车轮峰下。

《宋高僧传》卷十有《新吴百丈山怀海传》云：

> 后檀信请居新吴界，有山峻极，可千尺许。

《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

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131页）。

怀海事迹，详见《全唐文》四百四十六闽县陈诩撰《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赵之谦纂光绪《江西通志》卷五十："百丈山在奉新县西一百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西北势出群山，又名大雄山。……唐宣宗尝潜游至此，距山西南里许有驻跸山，一名车轮峰，宣宗迎回驻跸于此。"宣宗有句云："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唐时马祖即在此处弘法，怀海为马祖门下首座，其制定《百丈清规》，书名百丈，即指百丈山。大雄山、车轮峰，皆在此山范围之内。故后人为之语曰："大雄创寺，百丈开田。"[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洪州，管县七，其一为新吴。百丈怀海之时，新吴正是洪州所属之一县。《晋书地理志》新吴属豫章郡，明以后为南昌府之奉新县。个山跋称"新吴之狮山"，盖用旧时地名。《江西通志》五十："登高山在奉新县治北百余步，一名龙山，又名狮山。其巅平坦。"狮山当指此。

何以名曰"新吴"？考晋有新吴县侯涂钦。刘宋有新吴县侯刘韶（《宋书·江夏王传》），新吴县子秦立（《宋书·顺帝纪》），南齐有新吴县男左兴盛（《南齐书·王敬则传》），新吴县侯萧景先（《南齐书》本传），俱详《江西通志·封爵表》。《元和郡县图志》云："新吴县，后汉灵帝中平中，分海昏县置。隋开皇九年省入建昌。武德五年又置。旧隶楚，今新属吴，故曰新吴。"盖指三国之吴地，此即其命名之由。

由上考证，新下不应留空一字，当是"新吴"，毫无疑问。

八大皈依弘敏门下，于洞宗为三十八世。其题画诗每每引用马祖故实，如"一口吸尽西江水"语，即用过二次，一见今在台湾之传綮册，一见在北京故宫之杂画册。这一句话在禅林已成陈腔滥调，大家皆耳熟能详。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一口吸尽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戊已，咄咄咄！啰啰哩。"[②]耿延禧序《佛果语录》谓："吸尽西江水，亦无非此音"是也。吾人游庐山，在九江附近便可发现马祖山一地名。马祖门下鼎盛，弟子八十四人。庐山之有牯牛岭，当亦与禅门有关。百丈法嗣沩山灵祐，上堂云：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惟俨云：成一头水牯牛去也。南泉亦云：山下作一头水牯

① 《禅苑蒙求》，《卍字藏》一四八。

② 《大正》一九九八，835页。

牛。不烦多举。牯岭之牯，义必有取于是。八大所处之环境，自五代以来成为禅宗圣地，故受禅宗教育之熏陶特深，绝不是偶然的事！

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八大山人研究》，附录一为饶宇朴题个山小像轴，末段标点断句有误，应如下读：

咦！慒飰（饭），火种刀耕。有先德钁头边事，在瓮里何曾失却！予且喜圆悟老汉，脚跟点地矣。

这段寥寥数句，却用许多禅宗典故，需要加以说明：

栽田博饭　北宋杨杰元祐三年题杨岐《会老语录》云："杨岐会老跨三脚驴，入水牯牛队中，拽把牵犁，'种田博饭'，横吹玉笛，饱吞栗蒲。四十年来，丛林以为奇特。"题句的"栽田慒饭"，即是"种田博饭"。博字写作慒。《万松语录》亦云："争如我这里种田博饭吃！"[1]

火种刀耕　南岳玄泰禅师，与贯休、齐己为友。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畬。乃作《畬山谣》云："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2] 火种刀耕是畬民生活，禅家居山上兰若，与山民日夕相处，故借用其语。

钁头　出黄檗与其徒临济义玄故事。"檗问：钁在何处？（义玄）师曰：有一人将去也。檗竖起钁曰：只这个天下人拈掇不起。师就手掣得，竖起曰：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师曰：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3] 又汝州广慧真禅师尝往风穴作园头。（穴）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锨爬钁子[4]。"《类篇》："锨检，泄水器。又虚严切，锹属。"此当指锹。《临济语录》马防序云："钁头劚地，几被活埋。"其后《洞山语录》亦云："放下钁头作么生？"所谓"先德钁头边事"，即用临济典故。

瓮里　洛浦山元安师作礼，辞去。明日临济升堂曰："临济门下有个赤梢鲤鱼，摇头摆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谁家齑瓮里淹杀？"[5] 瓮与瓮一字，见《类篇》。

---

① 《大正》，244 页。
② 《五灯会元》，314 页。
③ 《会元》，643 页。
④ 同上书，683 页。
⑤ 同上书，317 页。

脚跟　（云门文偃师）上堂：要识祖师么？以拄杖指曰：祖师在你头上踍跳。要识祖师眼睛么？在你脚跟下[①]。（宝峰克文师）曰："何不脚跟下荐取。僧以坐具一拂。师曰：争奈脚跟下何？"《杨岐语录》："总在诸人脚跟下。""脚跟下"亦禅家常语。可见饶氏亦沐禅门教化，故侈用禅语以题八大小像，因为同是弘敏的门下。"圆悟老汉"者，宗成都昭觉寺克勤佛果禅师，建炎初入对，赐圆悟禅师。有人问：此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师曰：高著眼。[②] 其示众曰："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所以道，句能铲意、意能铲句。"[③] 八大为僧别号又曰"刃庵"，想亦取义于此。圆悟佛果禅师有语录，为其门人虎丘绍隆等编。可以参看[④]。

八大在木瓜图中用一闲章"学二半"，虽用《古文尚书·说命》之"惟敩学半"成句，其实禅家亦惯用"敩"字。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上堂：百丈今日不惜唇吻，与你诸人注破。……问："上行下敩，未是作家。背楚投吴，方为达士，岂不是和尚语？"师曰："是。"[⑤] 敩即效，在百丈山的禅师们久已通用，不足为奇！八大属于洞宗灯统。洞宗良价自唐大中以后教化于豫章高安之洞山（在筠州），其门下本寂往曹溪礼祖塔回吉水后，名其山曰曹山（抚州）。八大，虽属此一系统，但时时参用临济之机锋语。故其另一自题小像句云："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个山自题。"所谓"生在曹洞"，以其原出洞宗为三十八世。但又参用临济，故云"临济有"。下句又云"穿过临济"，其义相同。"丧家之狗"语，本出《史记·孔子世家》。乡人或谓子贡，讥仲尼之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狗"，此借用其语自作嘲戏。"道底"犹"作底"、"缘底"，底即什么，语录习见。八大深于禅理，处处可以见之。

---

① 《会元》，932 页。

② 同上书，1255 页。

③ 同上书，1257 页。

④ 《大正藏》1997 号。

⑤ 《会元》，734 页。

《传綮写生册》题句笺

故宫博物院所藏《传綮写生册》，共纸本15页，其中绘画12页（参见图一、二），题字3页。有题跋署己亥。传世八大作品中，此为最早之一件。为彼在江西进贤县介冈主持灯社时之作。其一写于顺治十六年十二月朔日。其中钤有"释传綮印"不止一方。据饶宇朴题八大四十九岁小像称："戊子（顺治五年，1648），现比丘身。"传綮之前加一"释"字，是时八大正居弘敏门下，被称为"禅门拔萃之器"。此册题诗共十首。王方宇兄尝作研究，取与其他署名传綮之画件，详细比较。① 诸诗亦收入汪子豆编之《八大山人诗抄》。方宇云："诗中语言，俗语与典章并列，不尽可解。"是时八大身在禅门，喜作禅语，所用乃禅家常典，皆有根据，非不尽可解。试为疏说，聊当解颐。

西瓜题诗三首云：

（一）无一无分别。无二无二号。吸尽西江水，他能为汝道。

《潭州道吾真禅师语要》："上堂：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又道："无法可说是名说法。"② 八大"无二无二号"句语与此相同。佛家言不一又言不二。《辩中边论》："彼处无有二"。（梵文：dvayam tatrana vidyate）是为中道，统摄有、无。

宋《宏智禅师广录》，送超然居士诗："一口汲尽西江水，马师家风擢然

---

① 参见王方宇著《故宫传綮写生册与八大山人早期作品》，此文收入《八大山人论集》上册，319页。

② 《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大正》一九九四号，643页。



图一　《传綮写生册》莱



图二　《传綮写生册》蹲鸱

起。老庞俯伏嗣芳尘，古也今也谁如此。”[1] 按此出自襄州庞蕴居士故事。庞居士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2]（见《五灯会元》卷三）。八大袭用其语。

（二）和盘拓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丘麻。

按“眼里着沙”乃禅家语。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录》第七十三则：

> 师云：眼里着沙，不得底太局狭生！曹山道：若是世间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是无事无为净洁，此个重无以加也。[3]

拔草亦是禅家典故，举数事为证：

> 《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师与密师伯经由次，见溪流菜叶，师曰：“深山无人，因何有菜随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议拔草。[4]
>
> 龙湖普闻禅师，（唐）僖宗时，辞石霜去至邵武城外，见山郁然深秀，遂拔草，至烟起处有一苦行居焉。[5]

《碧岩录》卷三第二十二条：“雪窦出他云门，所以一时拔却，独存云门一个。这韶阳知重拔草，盖为云门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落处，所以重拔草。”[6] 韶阳即指云门文偃。可见拔开芳草实是禅家惯语。

“事丘麻”三字，《故宫书画录》释为“事如麻”，非。细审之，当是“丘”字，盖用《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句意。

（三）从来瓜瓞咏绵绵，半熟香飘道自然。不似东家黄叶落，谩将心印补西天。己亥畅月广道人题。

瓜瓞用《诗经·大雅·绵》篇：“绵绵瓜瓞”句。心印者，“马祖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会

---

① 见《大正》二〇〇一号，273页。

② 此卷全为江西马祖道一法嗣。庞蕴事在卷末，点校本186页。

③ 《大正》二〇〇四号，273页，参看《宏智广录》卷二，25页。

④ 《大正》一九八六号，508页。

⑤ 见《五灯会元》六，315页。

⑥ 见《大正》二〇〇三号，164页。

元》卷三《马祖传》）。

（四）蹲鸱（芋）题句：

洪崖老夫煨榾柮，拨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

“洪崖老夫”为八大自称，其时居新建县西山洪崖一带。《类篇》：“柮，断也，又昨没切。榾柮，短木。”（云居）问雪峰：“门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无，消个什么？”（《会元》十三，796页）雪中门一语正带着禅味。

（五）题墨花：

尿天尿床无所说，又向高深辟草莱。不是霜寒春梦断，几乎难办墨中煤。

首句最难懂，其实亦禅门熟典。

《潭州道吾真禅师语要》：“师上堂，举洞山云：五台山上云蒸饭，佛殿塔前狗尿天。幡竿头上煎钟子，三个猢狲夜播钱。”[1] 尿天一词原出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禅师。

尿床亦为禅家常用语汇，所谓“尿床鬼子”也。临济义玄初参黄檗，继参大愚，愚曰：“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言下大悟，乃曰：“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愚搊住曰：“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道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2]

“钦山曰：何不道赤肉团上非无位真人。”师便擒住曰：“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相去多少？”钦上山被擒，直得面黄面青，语之不得。岩头、雪峰曰：“这新戒不识好恶，触忤上座，且望慈悲。”师曰：“若不是这两个老汉，㧐杀这尿床鬼子。”[3] 此处之师指“定上座”，为临济及门。尿床鬼子是骂人语。八大借用尿天、尿床二词，言一切无从说起，又新辟草莱，疑自言其泼墨写葱，事属新创，类尿天尿床之随意，示方便耳。

---

① 《大正》一九九四号《杨岐语录》，643页。

② 《五灯会元》十一，643页。

③ 《会元》卷十一，662页“定上座”条。

（六）石下隶书题句：

击碎须弥腰，折却楞伽尾。浑无斧凿痕，不是惊神鬼。

《云门匡真禅师语录》上：“上堂云：眼睫横互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黄泉。须弥山塞却汝咽喉，还有会处么？若会得，拽取占波国，共新罗国门额。”[1] 意谓宇宙在胸，充塞天地。万松《古从容录》第十九则即为“云门须弥”。天童觉和尚举其“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云门云：‘须弥山’”为最胜义[2]。九峰道虔禅师论“乾坤眼”。有人问：“一笔丹青为什么貌志公真不得？”师曰：“僧繇却许志公。”曰：“未审僧繇得什么人证旨，却许志公？”师曰：“乌龟稽首须弥柱。”（《会元》六，306 页）画家须具有乾坤眼，要礼拜须弥柱。八大画石，却要击碎须弥山腰，并断却楞伽国（即锡兰）之尾，是何等气概！须弥为云门公案，是八大亦用禅语以作题咏。

此册以上面数首较难解，故为作郑笺，其余从略。有人赠传綮诗，称其“诗画入禅真”。其题句有如打哑谜，实则句句皆从禅门语录而来。向来索解人不得，因为误以为是俗语，其实多是禅语，大家走错了方向，故解说者如同摸象。

日本金冈酉三君藏八大花鸟册，记年为癸，钤有一印曰“二九一十八生”。解说者有许多不同推测（参谢稚柳说），顷悟得此亦禅家语。记洪州云居道膺禅师有一段故事：

僧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后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僧礼拜。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不见道无踪迹。其僧举似赵州。州曰：云居师兄犹在。僧便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后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么难念。州曰：有什么难会。（《会元》十三，796 页）

明白“羚羊挂角”之理，则无迹可寻。六六三十六与九九八十一，都是一理。八大所镌印之“二九一十八”与“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取义

---

① 《大正》一九八八号，552 页。

② 《大正》二〇〇四号，239 页。

无殊，皆是表示羚羊挂角，无踪迹无执著。“生”二九一十八，所谓“‘二九一十八’生”即谓能悟彻此理之人，以数字扣紧禅关，示能勘破。此一解与“者”取义相同。此印或即八大自明已悟得羚羊挂角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之理，改其数字为说，或较三十六计不得已而出家为胜，聊附记之，以俟知者。

个山自题像赞试释

黄安平所绘个山小像（图三），于五十年代前后，在江西省奉新县发现，像上有个山自题六则，及其同门禅友饶宇朴题跋一、彭文亮赞一、蔡受跋文说个山字义者一，实为研究八大山人早期在禅门活动最重要之史料。关于发现经过，李旦有文介绍。王方宇兄曩岁曾过录一遍见寄，嘱为考释。久久未能著笔。叶君亦尝钞出全文附于所作之后[①]。惟诸家移录断句，微有疏失。叶君复深慨此一资料在海外未能引起足够之重视。个山此像署款甲寅，又钤传綮印，故宫藏有传綮题已亥年写生册。又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龚贤题记之后，有饶宇朴题句，云“辛亥六月偶客承恩梵刹，栎翁太夫子命题应教”。是宇朴之父盖出周亮工之门，正可互相参证。余近时多读禅籍，于个山像中题句，奇辞奥指，粗有所悟，爰不揣固陋，就个山自题各则，试为解说，聊以质诸同好。

（一）个山小像篆书下题云：

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钤印三：“释传綮印”（白文方印）、刃庵（朱文）、法堀（长圆印）。

按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前此康熙丙午（1666）十二月四日，个山

① 参见《八大山人论集》，91页。



图三　黄平安绘个山小像并个山自题像赞

在西湖精舍作水墨花卉卷，亦钤——释传綮、法堀、雪个、刃庵诸印。是时彼已入居奉新县新兴乡芦田之耕香院，为洞宗弘敏头陀入室弟子。

（二）“个个无多独大，美事抛名理唾。白刃颜庵，红尘粉锉。清胜辋川

王，韵过鉴湖贺。人在北斗藏身，手挽南箕作簸。冬离寒矣夏离炎，大莫裁兮小莫破。”以上大字作章草四行。

“此赞高安刘恸城贻余者，容安老人复书于新吴之狮山，屈指丁甲八年耳。两公皆已去世，独余凉笠老僧，逍遥林下，临流写照，为之慨然。个山刃庵传綮又识。”以上小字行书五行。

钤印二：雪个、个山。

刘氏此赞为韵语，大、唾、锉、贺、簸、破叶去声三十八个及三十九过韵。

新吴之狮山者，《百丈清规》内百丈忌条：“属马祖阐化江西，法席之盛。……道过新吴，憩止车轮峰下。”新吴原为洪州所属之一县。《晋书·地理志》：“新吴属豫章郡。”明以后为南昌府之奉新县。《江西通志》卷五十：“登高山在奉新县治北百余步，一名龙山，又名狮山，其巅平坦。”个山所言新吴之狮山即指此。

“个个”二字为禅家常用语。《五灯会元》十七宝峰克文禅师条：“问：马祖下尊宿，一个个阿漉漉地，唯有归宗老较些子。黄龙下儿孙，一个个硬剥剥地，只有真净老师较些子。”是其例。山人其他诗句，如“个个指月饼子”，亦用“个个”字，既自号个山，又称雪个。个字含义至深，别详蔡受跋语。云门上堂示众：古德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那个是你自己？”……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曰：“糊饼。”[1] 又上堂：“闻声悟道，见色明心。”遂举起手曰：“观世音菩萨，将钱买糊饼。”放下手曰：“元来只是馒头。”……僧曰：“刘茆来。”师曰：“刘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故《碧岩录》及万松老人之《从容庵录》，称为“云门糊饼”[2]。个山师父弘敏头陀开法文中有云：

> ……七穿八穴，带累他古今多少人薰沐归心，向胡饼里讨活计。……争似我头陀老人示一机一境；造次之流，向死桩上话句里描写不来，正不知缁素分明机缘有在！……

向胡饼里讨活计，如不能相机活用，亦是徒然，故须抛去名相、唾弃理

① 《会元》卷十五。

② 《大正》二，六〇四号，27 页。

路，方是美事！

“白刃颜庵”者，颜是动词，个山又号刃庵。宝峰克文禅师条：“洞山门下无佛法与人，只有一口剑。凡是来者一一斩断，使伊性命不存，见闻俱泯。……”刃之运用是洞宗之不二法门。《碧岩录》尤多发挥，如示众曰：“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又“若向此剑刃上行得。”此即刃庵之取义。

辋川王谓王维，鉴湖贺谓贺知章。“南箕作簸”用《诗·小雅·大东》末章“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南箕与北斗对文。“北斗藏身”亦为禅家惯语。云门文偃师下：僧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北斗里藏身。”① 又见云居自圆条。杨岐《方会语录》：偈颂有“北斗藏身偈”：“云门透法身，从此觅疏亲。尽道和风煖，三春寒更新。”② 是北斗藏身乃出云门典故。冬夏句见《洞山良价传》。“问：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师曰：“何不向无寒无暑处去？”曰：“如何是无寒暑处？”师曰：“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个山即活用是语。

（三）“没毛驴，初生兔。劈破门，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戊午中秋自题。”共三行，楷书，引首有“耕香”朱文印。下钤个山朱文长方印。

此赞兔、措、路、布叶韵。驴为和尚自称，禅门惯用之。赵州从谂云：“我是一头驴。”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临济师见云：“大似一头驴。”杨岐颂曰：“三脚驴子弄蹄行。”皆其著例。自比“初生兔”者，兔即月也。云门文偃传：“有讲僧参经时，乃曰未到云时，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后，曲弯弯地。”初生兔犹初生月。自谦尚未闻道。“当行”亦禅家语。云峰克文条：“问：远远驰符命，禅师俯应机，祖会当行也，方便指群迷。”此可明“喜当行”之义。葛藤者，云门语汇尤多，如：“且句葛藤社里看”、“踿踿词词地聚头说葛藤”③，万松《从容录》，“夹山截断老葛藤”，例不胜举。

（四）“雪峰从来，疑个布衲。当生不生，当杀不杀。至今路绝韶阳，何异石头路滑。这（俏）郎子，汝未遇入时，没傝㑩。”

共三行，楷书。未署名，下盖“灯社綮衲”白文方印。

雪峰指福州义存真觉禅师。《碧岩录》卷三：“雪窦只为爱云门，契证得

---

① 《会元》卷十五。

② 《大正》一九九四号，645页。

③ 云门《匡真语录》。

雪峰意。”其颂云：“韶阳知重拔草。”又卷六：“雪窦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韶阳即指云门。万松《从容录》第二十四则“雪峰弄蛇”条：“师云：南山鳖鼻虽是死蛇，象骨岩前解弄也活。……”其颂云：“果见韶阳下手弄，下手弄，激电光中看变动。”此阐述死也可以弄活之道理。马祖所以戒死于句下也。

石头路滑句，八大他诗屡用之，如送僧往南岳句云“西江道向岳南路，滑若石头攀短藤”是。石头指南岳希迁，时称石头和尚。《五灯会元》三《马祖传》：“邓隐峰辞师。”师曰：“什么处去？”曰：“石头去。”师曰：“石头路滑。”即此典故来历。偈傜见《玉篇》，训恶也。《广雅·释诂》：“傜，恶也。”《疏证》引字书云：“傜傜，丑也。傜傜声义并同。”

（五）“黄檗慈悲且带嗔。云居恶辣翻成喜。李公天上百麒麟，何处邈得到你。若不得个破笠头遮却丛林，一时嗔喜何能已。”下小字题“中秋后二日又题”。以上行书五行，下钤“掣颠”白文长方印。

黄檗指洪州希运禅师，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为百丈法嗣，后号断际禅师。破笠头即用黄檗典故。希运辞南泉，泉门送，提起师笠曰：“长老身材没量，大笠子大小生。”师曰：“虽然如此，大千世界总在里许。”此一破笠即是和尚印信，没有这笠子，便做不了和尚，则嗔与喜都无了期矣。嗔为三毒之一，喜亦不能执著。云居谓洪州云居山道膺禅师，师参洞山，山被问得禅林震动，遂许为室中领袖。曹山本寂传：“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曰：“犹带‘喜’在。”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曰：“犹带识在。”……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浊里有清，死中见活。不悟者，喜与识永远滞着；嗔与喜之不能已，情形正相同。

石麒麟用宝志故事，彼摩徐陵顶曰：天上石麒麟也。见《南史》及《祖庭事苑》二。禅家有时亦称道玉麒麟。《云居元祐传》：“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胡天雪压玉麒麟。”是其例。邈得即貌得。

（六）“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个山自题。”此用山谷书体。钤印三：“释传綮印”、“刃庵”、“怀古堂”（引首印）。

八大灯统属于洞宗三十八世。洞宗自唐大中末良价教化于豫章高安之洞山（在筠州），其门下本寂往曹溪礼六祖塔，回吉水，名其山曰曹山（在抚州）。八大属此一系统而原同出西江马祖，故宫《传綮写生册》，西瓜上题句

云："吸尽西江水，他能为汝道。"在另一杂画册亦题此句。耿延禧序《佛果语录》谓"吸尽西江水，亦无非此意"。此出马祖故实，已成禅门之熟典。传綮当日在弘敏门下被誉为禅林拔萃之器，已贯通各家，出入曹洞与临济，又悟得黄檗之慈悲，云居之恶辣。从其诗句，可见禅理之湛深。其题墨花句云："尿天尿床无所说。"即用临济骂定上座："蹙杀这尿床鬼子"语[①]。《类篇》：蹙，塞也（侧六切）。此即"穿过临济"之证。丧家之狗出《史记·孔子世家》。乡人或谓子贡，讥仲尼之不得志，累累然若丧家之狗。此借用其语自作嘲戏。"道底"犹言"作底"、"缘底"，底即什么。语录习见。

以上解个山自题六则讫。"个山"一名，蔡受跋语即加以发挥，兹附述其说：

木

"火土水⊙咦！个有个，两立于一二三四×（五）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五）四三二一

金

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减余居士蔡受，以供个师已，而为世人说法如是。"钤印"减余圆者"（其余从略）。

此作偈语体，先将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凑合成一会意字，下绘圆形，中有一点。《五灯会元》径山道钦传："马祖令人送书到，书中作一圆相。师发缄，于圆相中著一点，却封回。"又《南泉普愿传》："良钦问：祖祖相传，合传何事?"师曰："一二三四五。"此一至五蔡氏以五行解之。又岩头全奯传："僧参，于左边作一圆相，又于右边作一圆相，又于中心作一圆相，欲成未成，被师以手一拨，僧无语。……"师曰："只如适来左边一圆相作么生?"曰："是有句。"师曰："右边圆相聻?"曰："是无句。"师曰："中心圆相作么生世"曰："是不有不无句。"师曰："只如吾与么又作么生?"曰："如刀画水。"此述三圆相以表二边与中道。禅家作圆相已是极寻常之事。蔡氏此文特强调圆中一点以表示"个"之意。个有个、个无个，是有与无二边，圆中一点是可统摄形上形下，一可立于五行之中，亦起于五行之外，一入一出，不离此"个"。蔡氏就个山名字为世人说法，采取径山之圆中一点来说"个"之义。

① 《会元》卷十一。

其实曹山之五位、五相说，⊙即五相之一，其偈云："焰里寒冰结，梅花九月飞；泥中吼水面，木马逐风嘶。"蔡氏非不知，乃别作此偈为个山树立新解耳。个山之"个"字纯从禅理立义，今人欲以俗谛说之，迂曲不成文理；故聊举蔡文，略为辨析。

个山深于禅学，既自诮为"没毛驴"，其后更取黄檗《宛陵语录》，原署驴室、人屋。一般多不谙其来历，以不治禅学故昧其取义。其实不特禅僧以驴自命，即功业之士亦复如此。君不见佐成吉思汗开车书同一基业之耶律楚材乎？师法万松老人，其深造乃独在临济云门棒喝之机用，著黄龙三关颂，其第二为"我脚何似驴脚"[1]。借宗门之机锋以佐命开国。八大后期书画之卓绝，实亦得之禅理，以为其关捩，此一谛尚有待乎发挥，兹但取其自题像赞，略为抉发，以俟有道者之棒喝云。

原载《蒋慰堂先生颂寿文集》

① 参见《湛然居士文集》十四。

八大画札记

——论八大以廉写画及题画

八大屡用"河水一担直三文"一语以题句，《大风堂名迹》第三集中，八大书画合璧卷有山水自题云：

> 方语河水一担直三文，《三辅录》安陵郝廉饮马投钱。谐声会意。所云郝者，曷也；曷其廉也！予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更如东方生所云，又何廉也。八大山人记。

按此用《汉书·东方朔传》："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又何廉也"一语即出此。《三辅录》，即赵岐之《三辅决录》。旧有晋挚虞注，原书已失传。清张澍（《二百堂丛书》本）、黄奭（《逸书考》本）所辑不全。郝谐声曷，郝廉即"曷其廉也"之意。八大喜用隐语，此亦一例。

八大作画，"每每得少而足"，故自云"曷其廉也"。"廉"为彼写画及题画之总原则。画面简，笔墨省，以构成其特色；即题识亦复从廉。八大册页有时若干幅始作一总题，如为黄研旅所写山水十一幅，末仅题以"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三月十九日写十一页并题，八大山人"一绝。又不甚喜倩人对题，不若石涛翁之多题，及喜遍征友人滥题，有如元人之习气。八大画册如《穰梨馆过眼录》三十所收，内有朱容重、牧行者（即罗饭牛）、江上叟（李彭年即松庵）、彭廷典、

刘元兼、吴起湘等对题者，必由该册持有者征求他人补题，此例在八大作品中甚为少见。虽以程祓斋之交好及工书，未见其为八大题句，此八大狷介性格不同于石涛者也。

八大以“廉”作画，亦以廉题画。既以“一诗为总题”，如此十一幅，只于末帧总题一首，而且往往一诗多题，即以同一首诗一题再题。有时还写成另一格式，如此首“郭家皴法云头小”，传世复有书轴。末句文字且微有不同：“一峰”作“一般”。“一峰还写宋山河”，“一峰”二字，表面是指一座山峰，语实双关，一峰亦指黄公望，暗示画家身份，自己与黄一峰相似。八大在《兰亭诗画册》山水上题云：“净云四三里，秋高为森爽；比之黄一峰，家在富阳上。”可见其善用“一峰”名字入诗不止一次。香港大学藏抄本郝莲《国朝诗选》第四册，录“郭家”诗亦作“一峰”，与至乐楼册页相同，而诗轴改作“一般”，又无年月，不知书写时间。此种歧异可能是涉笔作书，一时误记，为常有之事。

八大山人“世说诗”解

1926年出版之《八大山人真迹》第二集，包括山水花鸟册，共有8页；山水计5页，又一鸟一鱼，最后一页为书法，其上题五古一首，起句“使剑一以术”诗后题“世说二十首之一”。所谓“世说二十首”，必是山人读《世说》的杂诗。这是二十首中之一。山人诗集据邵长蘅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在南昌北兰寺见山人时为写《八大山人传》，传中有云：

淡公（淡雪）[1] 语予，山人有诗数卷，藏箧中秘不令人见。予见山人题画及其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

则其诗原有数卷之多，当日且有人为他传钞。他寄呈李梅野绝句云：“传闻江上李梅野，一见人来江右时，由拳[2]半百开元钞，索写南昌故郡词。”“南昌故郡”语出王勃《滕王阁序》，因为他住在江西，所以用这一典故。清代总集中，选录八大诗的，如钱塘郝莲的《国朝诗选》，只选八大山人诗一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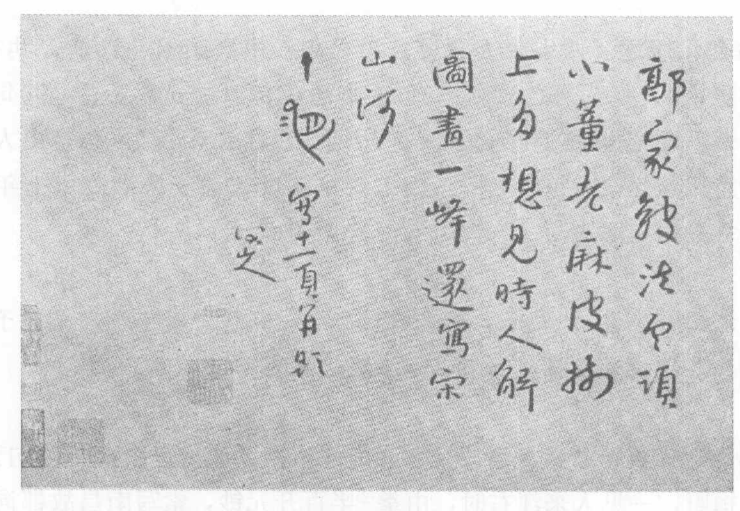
① 康熙十六年丁巳，僧淡雪从浙西驻锡南昌，创建北兰寺。雍正《南昌旧志》十四：“北兰亭，在德胜门外，南岳让禅师道场。康熙十六年临济派下僧淡雪由浙江来重建。”八大离开道院青云谱，即住于淡雪之北兰寺。淡雪事迹，见《新建县志·方峨传》。详见李旦《八大山人丛考》［《文物》1960(7)］。

② 由拳，县名，秦置，汉志属会稽郡，古之槜李也，即今嘉兴。八大“河上花歌”有“万一出拳拳大白”句。明屠隆著有《由拳集》三十二卷。

小传云：

> “凤阳人，善书画，世高其品”；又朱笔批语云“人间赝作甚多，一见真迹，天渊之别矣”。

所选诗即何氏至乐楼藏八大为黄研旅绘十一页，册上题句：“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①]，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图四）并无其他世说诗。郝莲此书，所知只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抄本一部[②]，非常珍贵，可惜只收这一首而已。世说二十首之一，题在山水册八叶之后，似总题该册，而录旧作世说诗一首，是可作为诗跋看待的。其中二幅，尝印人《苏州博物馆藏画集》[③]。据编者说明，此册只共六叶，与《八大山人真迹》第二集所载是册原为八叶不相符，不知这首世说诗是否在其中？



图四　八大为黄研旅《写山水册》题识

此诗原文云：

> 使剑一以术。铸刀若为笔。钝弱楚汉水，广汉粹爽烈。何当杂涪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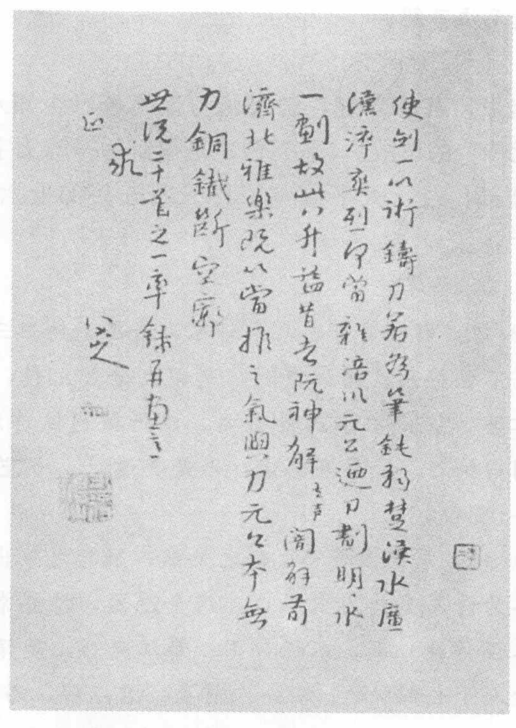
① 郭家皴法，指郭熙，见《林泉高致》；董老麻皮，指董源披麻皴。

② 郝莲《国朝诗选》，共76册，嘉业楼旧藏。莲字青门，号饭山，钱塘人，工六法。详见拙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目提要》。

③ 参见《苏州博物馆藏画集》四六及四七。

元公乃刀划。明明水一划，故此八升益。昔者阮神解，暗解荀济北。雅乐既以当，推之气与力。元公本无力，铜铁断空廓。

《世说》二十首之一。率录并画意求正。　　八大山人（图五）



图五　八大“世说诗”二十首之一

意思十分难懂，向来无人加以理会。最近王方宇教授著《八大山人的世说新语诗》，承其远道将未刊稿寄示。文中第八首即解释此诗，王教授云：

> 这首诗只有两句和《世说新语》有关。这两句是：
>
> “昔者阮神解，暗解荀济北。”
>
> 在第二十篇《术解》有：
>
>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

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荀勖字公曾，亦称荀济北。

除去这两句以外，其他不但和《世说新语》没有关系，并且也不能读通，实在是无法可解。

作者得他的启发，甚感兴趣，尝去函与他商榷。告知八大这一世说诗，其实是运用《蒲元传》的典故。《蒲元传》是很僻的一篇文字，只见于《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及《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兵部七六，兹录二书原文如下：

《蒲元传》曰：君性多奇思，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粹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因曰神刀。金属耳环者，乃是其遗范。（《艺文类聚》中华书局本，1083～1084页）

《蒲元传》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触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镕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白言汉水钝（鲍本误作纯）弱，不任粹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粹，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头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灵落（《图书集成》作“露落”），若薙生刍，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太平御览》卷三四五。中华景宋本，1589页）

又《图书集成》刀剑部亦引此传（见《戎政典》卷二八八，860页。全录《御览》，略去前数句）。

《蒲元传》不知撰者何人，其事亦不见于《三国志》[①]。《北堂书钞》卷六八“掾”有“蒲元作木牛”条。引《蒲元别传》云：

① 王祖彝编《三国志人名录》，158页，蒲氏只收魏将蒲忠一人，并无蒲元。

元为丞相诸葛亮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粮难致。元牒与亮曰："元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孔广陶刊本作"一藏"）之粮也。"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十二收蒲元文一则，即录是篇。《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有"作木牛流马法"（今收入中华书局本《诸葛亮集》卷二），杜佑《通典》述亮推己意作木牛流马。今据《北堂书钞》，木牛实是蒲元所发明的。

《蒲元传》[1] 亦作《蒲元别传》。清张澍辑《诸葛亮故事》引《蒲元传》称："元于斜谷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云云，与《诸葛亮别传》同。"（查《御览引得》只有"诸葛亮别传"一条，见卷四三〇，非记蒲元事）

姚振宗著《三国艺文志》始著录《蒲元别传》（《廿五史补编》本，3240页）。晋以来别传的体例很盛行，《蒲元传》应是《蒲元别传》的简称。

八大此诗所有字眼，均出自《蒲元传》。铸刀即蒲元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钝弱是传之"汉水钝弱"，八大增一"楚"字，作楚汉水。传言"蜀江粹烈"，八大作"广汉粹爽烈"。汉高六年，蜀分置广汉郡；明《一统志》引有《广汉图经》及《广汉土地谱》等佚书。"杂涪川"、"益八升"亦见该传，故知元公必指蒲元无疑。

这诗何以牵涉及荀济北。考《世说新语·巧艺》云：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金，常在母钟太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往；荀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动，宅遂空废。

这一故事亦见《历代名画记》卷五，可见荀勖写画功力之深，他很能够传神。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云："于时咸谓勖之报会，过于所失数十倍。

① 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仅《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二处引《蒲元传》。

彼此书画，巧妙至极。”[①]《历代名画记》称荀勖，与张墨同品，有维摩诘像杂白画，捣练图，及大列女、小列女图。钟会书法则摹仿任何人都可以乱真。郭颁《世语》[②] 记着：

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旨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艾由此被收也。

他又伪为全辉、全仪作书[③]，皆由于善书的缘故。荀勖的人物画和钟会之书法，都有出神入化的功夫，所以孔氏赞叹他们“彼此书画，巧妙之极”。

荀勖于晋武帝受禅初，封济北侯，故称荀济北[④]。《晋书·乐志》上云：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调律吕，正雅乐，正会殿庭作之，自谓宫商克谐，然论者犹谓勖暗解。时阮咸妙达八音，论者谓之神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乐作，勖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咸之妙，复征咸归。(《晋书》，693页)

这即阮的“神解”和荀的“暗解”的本事，《晋书》乃是根据《世说》敷演成文的。荀氏以新律笛，正雅乐，这便是八大诗所谓“雅乐既以当”，“当”是“正”的意思。

荀勖是音乐家又是书画家；书画要讲究气与力。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大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员则润，势疾则涩。”[⑤] 可见气与力是书法的主要条件，画理亦有同然。八大《兰亭诗画册》之一题句：“云光此图画，何处

---

① 孔氏《志怪》，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有志怪四卷孔氏撰，不详何人。类尝征引，见章宗源《考证》。

② 《世语》此文，见《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及《世说·巧艺》刘注俱引之。

③ 二全事见卢弼《三国志集解·钟会传》：全辉为全怿兄子，全仪为全绪之子。参《吴志》十五全悰传。

④ 《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集》陈寿序，有荀勖署衔济北侯。

⑤ 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见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翠琅玕馆丛书》本作“书之‘器’，必达乎道”。)

气与纸；来日方山人，著书荒村里。”即提到“气”字。八大此诗云“推之气与力”，意思可以了然；亦即赞赏荀氏画艺的巧妙，而能使钟会弟兄辈见到其父亲钟繇的形象，十分感动悲痛，自动不愿搬进花去千万钱建成的大屋。荀勖的宝剑价值百万，后人称之为“百万宝剑”[①]。八大诗开头二句云：“使剑一以术，铸刀若为笔。”从剑写起，当然与荀勖的宝剑有关联。诗中“阮神解”、“荀暗解”和荀氏宝剑都出自《世说》，这诗所以列入《世说》二十首之中，原因可以推想而知。

这首诗多处采用《蒲元传》的典故，而捃扯成篇。揣度八大的用意，最紧要的是“铸刀若为笔”一句，为笔有如铸刀，功夫须时时加以淬砺。淬是铸刀剑时把火烧红了的兵器，放入水中。其字有时作焠。《汉书·王褒传》云：“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焠其锋。”颜师古注：“焠谓烧而内诸水中以坚之。”焠与淬字通。《说文》训淬为“灭火器”。徐锴曰：“淬，剑烧而入水也。”徐灏《说文段注笺》云：“盖冶刀剑者，火炼而水淬之，使其消烁而愈精，每淬则火必暂灭，故曰灭火器，非熄之也。……以水淬之谓之淬，自其用火而言之，则改从火。《史记·天官书》云：火与水合为焠。《汉书·天文志》作淬，是二字古通。”淬刀时所用的水，是不能够乱杂的。蒲元的铸刀，他认为汉水钝弱，而蜀江淬烈。古人对于水性的辨别很有讲究，《管子·水地》篇云：“齐之水道躁而复”，“楚之水淖弱而清”，“越之水浊重而洎”，“秦之水泔㝡而稽”，“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宋之水轻劲而清”。蒲元谓汉水钝弱，和管子称“楚水淖弱”，意思有点相同。因为水性不同，如果弄杂了则淬刀不精。铸刀如此，于笔何独不然。作画临池，都需要淬冶的功夫，所以八大用铸刀的道理来设喻。淬亦有陶淬之意，《书谱》云：“东晋士人，互相陶淬。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从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又云：“犹埏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彼此间互相陶冶锻淬，自然艺事上易有所成就。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云：“古人作一段书，必别立一种意态……断断乎不可在笔墨间得者，可不于自己灵明上，大加淬冶来！”（卷一）淬冶灵明，是书家别立意态，创辟境界的准备功夫。蒲元的神刀，可以断铁，应手虚落，故八大的诗，结句云：“铜铁断空廓。”空廓即是虚落的意思。“蒲元本无力”而可以断铁，因其为神刀故也。神刀刃如出新硎，不必用力，自然奏功。“蒲元本无力”句即指其不费力而著

---

① 见《图书集成》刀剑部。

神效。虞世南《笔髓论》云："书道玄妙，必资于神通，不可以力求也"[1]，正是这个道理。书画之道，有如铸刀。此八大自道其工力所至，示人以机窍。若徒以力求而不能自然，即孙过庭所谓："鼓努为力[2]，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所以能入化境者本自无力，否则是失之"鼓努为力"了。从这诗可窥测八大作书画的关键语，他这一诗跋，非常重要，为后人点出理路，读八大的画，应该充分加以注意。

《世说》一书，自黄山谷作为文章渔猎之资（沈作哲《寓简》卷八竟说他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3]。后代文人无不仰之为馈贫粮。黄大痴有小楷书《世说新语》（《式古书考》十八），画人且手写之，以增加艺术生活上的体会；八大酷嗜是书，自非偶然。八大写《临河叙》，其正文同于《世说·企羡》刘注所引之王羲之《临河叙》，兹比较如下：

世说注引《临河序》	八大书《临河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据《四部丛刊》影明嘉趣堂本）	永和九年暮春，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乃峻岭崇山也，茂林修竹；更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何畅，娱日骋怀，洵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已。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此为王逸少《临河集叙》；近世所传定武本，凡三百廿五字；《临河序》止得百字。……

按八大所书《临河序》，略去"岁在癸丑"、"之初"等字，"此地乃峻岭崇山"不作"有"；"更清流"不作"又有"；"何畅"不作"和畅"；"娱日"

---

① 虞世南《笔髓论》，见《虞秘监集》卷一，《契妙》章（《四明丛书》第一集）。

② 包世臣自跋删拟《书谱》云："鼓努者，屈铁抽刀之类，据置者，让头舒抑之类，此在右军无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逸。"

③ 钱钟书《谈艺录》"山谷渔猎世说"条。

本作“娱目”；“洵”原作“信”；“已”原作“矣”；及称王逸少《临河集叙》多一“集”字。可见八大《临河序》仅有一些小出入。此序山人一再临摹。他有印曰“褉堂”。在《兰亭诗画册》中：“向者约南登，往复宗公子；荆巫水一斛，已涉图画里。”一首后题识有云：“漫临兰亭一卷，并小作六首，己卯秋，八月既望，八大山人”在这一册自称是“临兰亭”，其实这是“临河序”，最初当从《世说》钞写出来，但八大《临河叙》写本有多种，所据何帖，尚待细考。

八大题诗的通例，一般来说，比较显著的，要算“一诗总题”和“一诗多题”的办法。在册页上，他高兴时便每页都给予题句，亦有在最后才系以诗的。这样的题句等于一个跋尾；但这不是对任何一页的说明，而是全册的总述，像上面讨论世说诗二十首之一“使剑一以术”这篇，后面正写着“《世说》二十首之一，卒录并画意求正，八大山人”便是总题，所以论及如“铸刀若为笔”这一类实际上原则性道理，几乎成为一篇重要的画论了。至于至乐楼藏册页上题“郭家皴法云头小”一绝，亦是总题，因为后面还有“三月十九日（花押）写十一页并题，八大山人”的题识。

王方宇兄谈八大甲戌（1694）曾作一首题画鱼的诗：“到此偏怜憔悴人，缘何花下两三旬，定昆明在鱼儿放，木芍药开金马春。”所见甲戌年所画鱼至少有三张曾题此诗。到了第二年乙亥（1695），画鱼的扇面上仍题此诗[①]，题有此诗的扇面是方宇兄家中珍藏品，这是八大“一诗题多次”最有趣的例子。这诗后面两句，很不易懂。查典故出自辛氏《三秦记》：“昆明池人钓鱼，纶绝而去。梦于汉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于池，见大鱼衔索，帝曰昨所梦也。取而去之，帝后得明珠。”诗中昆明指昆明池：“鱼儿放”谓汉武帝除去鱼的钩索。八大喜欢画鱼，又最爱题此诗，用意何在，向来未明。按“金马春”应指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待诏金马门”。班固《两都赋》序言：“武宣之世”，“内设金马石渠之署”。这诗用金马门字样，可能暗指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宏词科，翌年试太和殿事。又八大题辛夷诗：“是笔摇春举，平明梦作花；判官用不完，金马试谁家。”他用“金马”典实，不止一次。当他五十四岁时，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临川县令胡亦堂刚由新昌调任，延请山人作客官舍。山人于临川官舍住年余，终于佯狂走回南昌，事见李旦所撰《丛考》。这诗言“鱼儿放”，当指那些遗逸不肯上钩者，意甚明显。是

① 参见王方宇故宫《传綮写生册》与八大山人早期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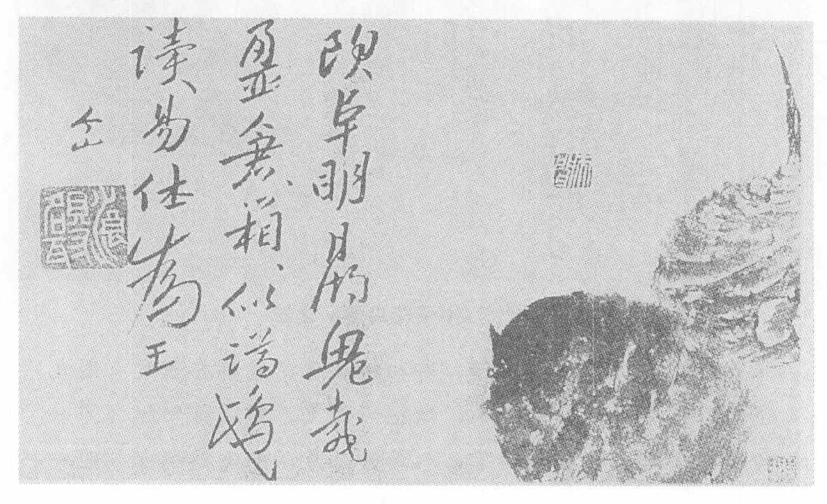
诗作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在开博学鸿词科后14年，八大自然不满意那些趋炎附势前赴金马门待诏的前明遗民。“缘何花下两三旬”句，显然有自悯遭遇，或者对这班人有冷嘲热讽的意味。他的画鱼，分明寓意还我一个自由自在的天地（八大《青云谱志跋》所云“欲觅一个自在场头”）。方宇兄对这诗没有详细说明，我顺便在这里越俎代庖为他补充，尤盼有以教我！

“甲子花鸟册”诗释

此册藏新加坡画家陈文希处。曩年曾撰文介绍。共九首，书画对题。诗共九首，一为七言，余皆五言。汪子豆辑《八大诗钞》，已为录入。其中“萧峰鸾尾西”句，向不知何所指，及游青云谱，登西山，方知其用当地胜迹入诗。兹重订前作，更为疏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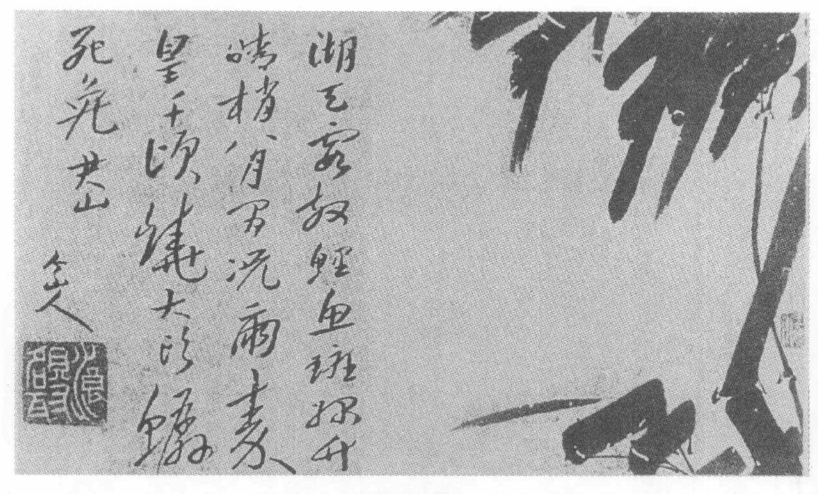
尔玉请为图，兰芳倩谁扶；燕支一围罢，少小落瞿俞。

欧皁明月湖，鬼载盈仓箱；仓箱似蹲鸱，读易休为王（图六）。



图六　《甲子花鸟册》之一

湖天霞散鲤鱼斑，绿竹晴梢八月间，况尔秦皇千顷烧，大头鳝死免君山。（图七）



图七　《甲子花鸟册》之二

萧峰鸾尾西，土产湖东鲫，持此径寸言，会得郎心一（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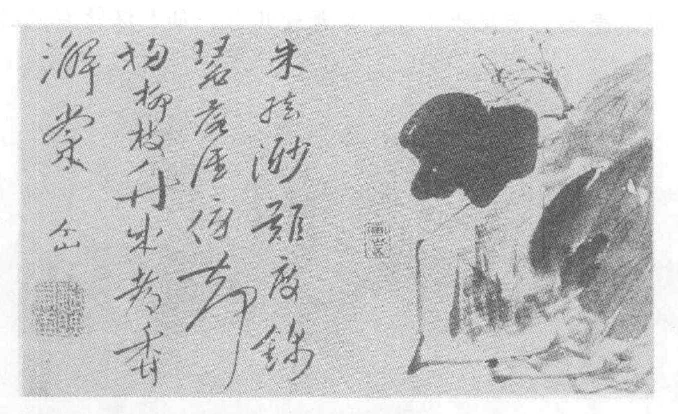


图八　《甲子花鸟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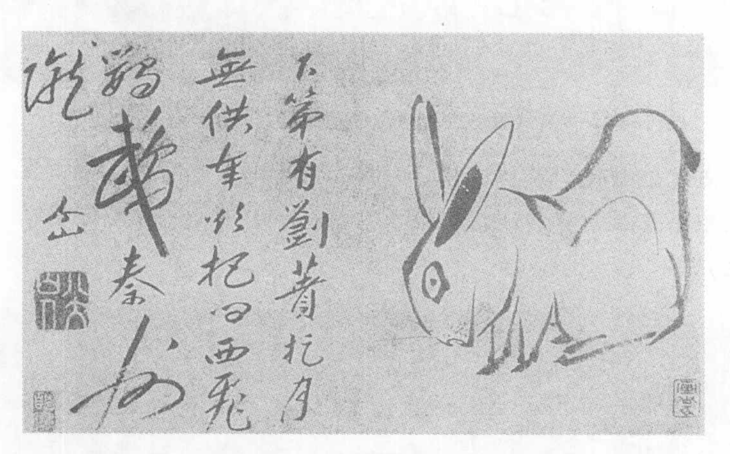
朱弦渺难度，锦瑟落谁傍，却扫柳枝竹，成都香瀣棠（图九）。

下第有刘蕡，捉月无供奉，欲把问西飞，鹦鹉秦州陇（图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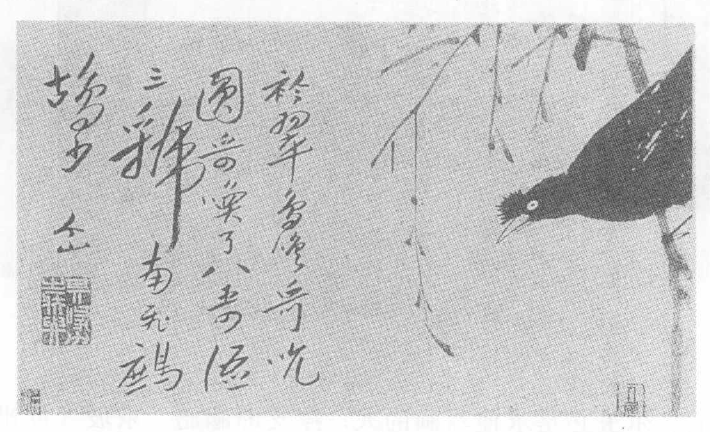
衿翠鸟唤哥，吭圆哥唤了，八哥语三号，南飞鹧鸪少（图一一）。



图九 《甲子花鸟册》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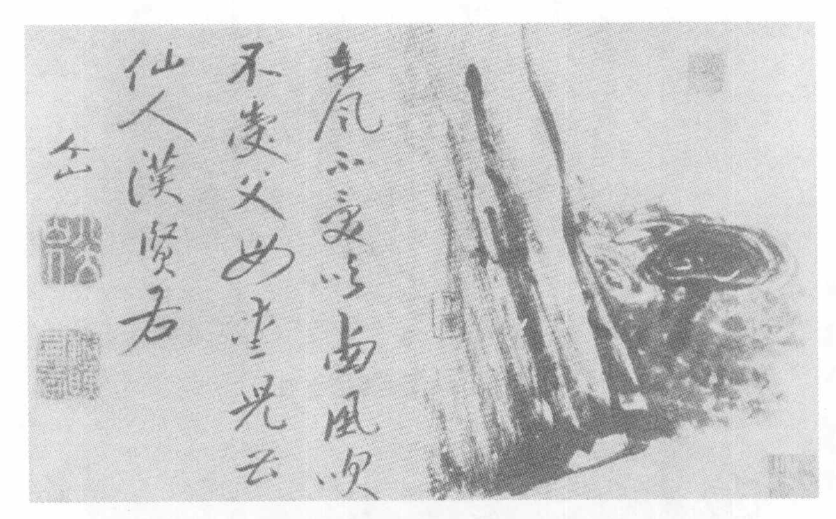


图一〇 《甲子花鸟册》之五



图一一 《甲子花鸟册》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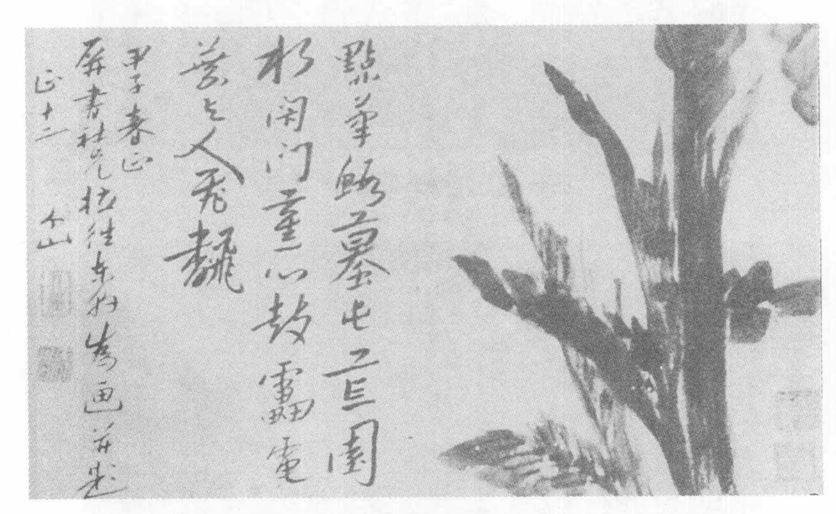
东风不受吹，西风吹不受，父母爱儿曹，仙人汉贤右（图一二）。



图一二　《甲子花鸟册》之七

点笔鰕蟆屯，荒园水闭门，蕉心鼓雷电，叶与人飞翻。

甲子春正，屏书社兄，拉往东轩为画，并题，正十二　　个山（图一三）



图一三　《甲子花鸟册》之八

第一首：尔玉必是求他写画的人；燕支即胭脂，东坡《黄州寒食诗》："泥汙燕支雪。""一围"二字，《北齐书》（平阳已陷）："淑妃请更合一围。"

（卷五十《高阿那肱传》）故李商隐有“更请君王猎一围”之句。瞿俞即氍毹，《风俗通》：“纤毛褥谓之氍毹。”王世贞诗：“织成紫氍毹。”

第二首：欧阜，在南昌之北云居山，明月湖在其山间。

明月湖之名，亦见苏轼诗：“敕赐诗人明月湖。”又《题冯通直明月湖诗后》（卷二十四）句：“闻道牂江云抱珥，年来合浦自还珠。”此明月湖在武昌县南，另是一地。“鬼载盈仓箱”，用《易·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事。此首题“芋”，故云蹲鸱。左思《蜀都赋》：“蹲鸱所伏。”刘逵注：“蹲鸱，大芋也。其形类蹲鸱，故卓王孙曰：‘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易·睽》云：‘往遇雨则吉。’”这首诗意思似说仓箱载满著像芋头的鬼物，读过《易·睽》的人休为他而神王。这些鬼物，必有所指，可想而知。

第三首：《史记·始皇本纪》：“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君山在洞庭湖中湘君所游处，诗中“秦皇千顷烧”指此。鳒字见《集韵》，字亦作鳒与鰜 。《述异记》：“尧二女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李白《远别离》诗：“竹上之泪乃可灭。”八大此诗题竹，故用湘君典故，鲤鱼斑亦影射竹沾泪之斑斑然。免，避也。讽秦皇烧赭君山，殃及湖鱼。

第四首：“萧峰鸾尾西。”萧峰指南昌西山之主峰。新建裘君弘《萧仙峰诗》，有“萧峰绝顶与天通”之句。以民间有萧史与弄玉传说，故名萧峰。《江西通志》五十：“西山，《水经注》作散原山，为道家第十二洞天，名曰天宝极元；峰曰大萧、小萧，萧史所尝游也。……最高……曰鸾岗，洪崖先生乘鸾所憩也。”则此诗之鸾尾即指鸾冈，与萧峰皆用当地故实。向所未知，及亲临其地，始悉其句非虚设。鱀是鲫鱼。左思《咏史诗》：“以彼径寸茎。”兹云“持此径寸言。”取其句法。

第六首：题兔用刘蕡事。刘蕡于太和二年策试切论黄门事，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诗有“江风吹浪动灵根”句。供奉即李白，抱月沉江。《典略》：“兔者，明月之精。”古艳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御览》九百七引）《南州异物志》：“广雷等州，多鹦鹉，但稍小，不及陇山者。”（《御览》九二四引）鹦鹉出陇西，临济义玄嗣虎溪庵主，“有僧问：和尚何处人事。师曰：陇西人。曰：承闻陇西出鹦鹉是否？师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师便作鹦鹉声，僧曰：好个鹦鹉。师便打。”（《会元》，660 页）古乐府：“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又古诗：“西飞迷雀东羁雌。”顾况诗：“灵潮若可迅，寄言西飞鸟。”西飞义本此。

第七首：此首咏八哥，即鸜鹆，本作鸲，《说文》段注："今之八哥也。"三虢指西虢、南虢、东虢[1]。《左传·僖公五年》记虢之亡，其童谣有云："鹑之贲贲，虢公其奔。"鹑为星名之鹑火，此借鸲以比鹑。《南越志》："鸜鹆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马嘶北之义也。"又《异物志》："鸜鹆，其志怀南不思北。"是诗云"八哥语三虢"，"南飞鸜鹆少"，讥虢（指明）亡之后，忠臣如鸜鹆之志切怀南者，殊不多见。

第八首：咏灵芝。《御览》引《抱朴子》云："火芝下茎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随风上下，往来东西。"诗中东风、西风或指此。《遐览篇》著录有木芝、菌芝、内芝、石芝、大魄杂芝图各一卷。唐法琳《辩正论》引芝草图六卷。芝草古来有图，《抱朴子·仙药》篇记载各芝种类甚悉，且云："此辈复百二十种，自有图也。"汉时重仙术，故八大诗云："仙人汉贤右。"右谓尊高也。南昌仙域，向产灵芝，陆游有《玉隆得丹芝诗》"手持芝草已身轻"句。

此册写于甲子年，署名均作"个山"、"个山人"。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考八大以"八大山人"四字签署，大概在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至四十四年乙酉（1705）前后，有年份签署"八大山人"的画迹，最早是乙丑年。这册恰在乙丑之前一载，应是成熟期以前的作品，是时八大年59岁。王方宇兄利用故宫署名传綮的写生册，分析八大早期作品，甚为精细。这册尚未署"八大山人"，值得重视。册中藏章有"芃园鉴藏之印"。又画芭蕉页右角钤"曹步郇印"白文方印，据刘九庵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蔡玉卿代笔所书的黄道周楷书《孝经卷》，其中即钤有"芃园鉴赏之印"白文及"芃园曹氏平生真赏"朱文二印，知芃园即曹步郇之别字。

八大在四十九岁时自题个山小像，署号传綮，故宫的《传綮写生册》15页，内有几个地方题己亥岁。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时八大34岁。陈氏这册绘画工力比故宫传綮为优，书法更胜一筹。在黄安平所画个山小像，上面有饶宇朴题云：

> 个山……于丁巳秋，携小影重访菊庄，语予曰："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

[1] 三虢，《帝王世纪》："虢有三焉。"《续汉郡国志》载三虢荥阳，虢叔国为东虢，大阳虢邑为北虢，陕县虢仲国为西虢。参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三虢条。

丁巳为康熙十六年（1677），时八大53岁。《故宫书画录》卷六清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龚贤题记后有饶宇朴题识云：

十年梦读看山句，展卷幽然悟别峰；凉色乍添萧寺古，不知身入画图中。辛亥六月，偶客承恩梵刹，栎翁太夫子命题应教，南州后学饶宇朴稿。

插天古木碧参差，夹岸平冈带浅沙；若种桃花三百树，便随渔父共移家。宇朴又题。

宇朴之父是周亮工的弟子，所以他称周氏为太夫子。

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册及其相关问题

——谈卖画与程京萼关系及交游

何耀光先生至乐楼藏八大山人绘画有四事，俱著录于其《书画录》（36～42页），其中以八大为黄研旅写之山水十一开并题识最为特色。此册神州国光社曾以玻璃版印行。页内钤有小印，惟“思”字可辨（按研旅名燕思）。何耀光先生跋谓：“即‘砚思’二字，砚思即砚旅别名。”第十二开为题识，云：

> 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花押]写十一页并题，八大山人。

此一花押为“三月十九日”，习见早期作[花押]，晚期作[花押]，而此幅作[花押]，又复不同。十字作[花押]，似金文之“十字”之写法。此花押每书于闰月之年份。

至乐楼此册，原尝为佛山梁允恭旧藏，嗣为李尚铭所得，有其收藏印记，册后有黄研旅题识云：

> 八公墨妙，今古绝伦。余心求之久矣，而无其介。丁丑春，得祓斋书，倾囊中金为润，以宫纸卷子一册十二，邮千里而丐焉。越一岁，戊寅之夏，始故得之。展玩之际，心怡目眩，不识天壤间更有何乐能胜此也！因念祓斋文人，书既诚恳，八公固不以草草之作付我，如应西江盐贾者矣。有真赏者其共为我宝之。戊寅首夏研旅于双清馆之梅花树北，时小雨未霁。

题跋年份是戊寅，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是时八大已73岁。此册为其晚年精品，花押三月十九日亦属于晚期者。

黄研旅在戊寅题识，记其因祓斋之介，向八大远求宝绘，一岁始收得之。祓斋即程京萼，为经学家程廷祚绵庄之父，字韦华，一字祓斋，金陵上元人，世籍新安，其人与八大交契甚深。八大卖画，实赖京萼为之游扬，故八大甚德之。廷祚《青溪集》卷十二有《先府君行状》云：

> 八大山人，洪都隐君子也；或云明之诸王孙，不求人知，时遣兴泼墨为画，任人携取，人亦不知贵。山人老矣，常忧冻馁。府君客江右访之，一见如旧相识，因为之谋。明日投笺索画于山人，且贻以金，令悬壁间。笺云："士有代耕之道而后可以安其身。公画超群轶伦，真不朽之物也；是可以代耕矣。"江右之人，见而大哗，由是争以重赀购其画，造庐者踵相接，山人顿为饶裕，甚德府君。山人名满海内，自得交府君始。

祓斋为八大筹谋，卖画代耕。观黄研旅即由祓斋之手，向八大倾金丐画，足见青溪所记最近情实，唯此事人所罕知，宜为之表彰。据行状，京萼生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春秋七十一。八大为黄研旅作此画册在戊寅，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

京萼工书，亳州梁巘论书帖称："韦华得执笔法，学山谷空灵瘦硬。"[①] 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列其行书于逸品下十六人之一。青溪撰行状言其"爱山水……王母没，始为江汉之游，登黄鹤，眺晴川，近地如滁阳之醉翁、丰乐，宛陵之敬亭山，亦多题咏，率常往来广陵，以卖字为业"。京萼卖字，八大卖画，京萼游踪常至扬州，当为鬻书故耳。

黄研旅旧藏《石涛山水精品》册，民国间在徐行可（恕）处，现归日本住友宽一，辛酉（1921）间曾由上海美术工艺社珂罗版印行，后又印入《南画大成续集》，158～169页。册中题诗句有熹儒、吴肃公、黄生、汪洋度、桑豸、李国宋及程京萼等七人。京萼题句凡三，字体亦不同，或署韦华老。于吴晴叟肃公题诗后又书楷书一绝，系丙子九月二十五日，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足见京萼与石涛交契之厚。又至乐楼藏石涛所绘《黄研旅诗册》，后

① 《书林藻鉴》十二引。

有甲申（康熙四十三年）李国宋跋时已七十，及同年甲申十二月先着跋，时寓广陵，又丙申（康熙五十五年）王式丹题句。就中李国宋、先著，皆与石涛为至交。石涛为其门人洪正治所写兰册，题句有署号染庵者，实即先著。其句云："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岁客扬州；两人踪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石涛此册为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所写；观先著甲申题《黄研旅诗册》末题"时客广陵"，可知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之顷，先着实与石涛同寄居扬州，八大则始终居于江西。先著又字蠲斋，甲申冬李国宋题《黄研旅诗册》跋云：

> 黄子研旅好游，北登医无闾，望塞外风沙，驼马往来，几案前南过五岭，上越王台。览古今兴废遗迹，屯守战争处，何其壮也！癸未秋，再入粤，经年始归，其所历皆有题咏，共得诗若干首。石涛先生为图写景物，而各系诗于其上，于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遂成双绝。余宿抱山水癖，而迹所至，邮顿可数，虽近在庭户，亦不能尽到，天限之乎？抑济胜之资少也。甲申冬，同洪去芜、先蠲斋于案头取册子展玩，忽俯仰长叹，自恨衰老，为汗背者久之。大村李国宋跋，时年七十。

黄研旅行踪，于李氏此跋，可得其梗概。称其癸未秋再入粤经年；癸未为康熙四十二年，翌年甲申冬，国宋与洪去芜先蠲斋取册子展玩，先蠲斋即先著也。石涛与蠲斋缔交甚早，《穰梨馆过眼录》三十六石涛方文山书画合册为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作，内有石涛题句云："雨过夕阳留，荷深好荡舟，凉风初去暑，偏趁帢衣游。种纸与蠲斋，诗兴不能休；菲菲犹未至，既至当何求？"又自跋云："作'江村泛舟'卷子，蠲斋、种纸、菲泉诸君，各赋二绝。余复书其末。"此卷之蠲斋即先著。先著题《研旅诗册》末云："……一语备众态，篇篇不可遗。即此是粤装，遑问千金赀。清湘瘦面客，为君手写之。经营如目睹，触手天机随。画有元笔高，诗无宋格卑。值我偶来日，是君初愈时。把杯还展册，爱赏都忘疲。甲申冬十二月寓广陵多疢庵主先著题。"诗谓清湘为瘦面客，则其人清瘦可知。据此跋知先著又号曰多疢庵主。著为清初词人，著有《劝影堂词》三卷，尝与程洪合辑《词洁》一书流传于世。著本四川泸州人，侨居江宁，复流寓扬州，故与石涛交契。有《之

溪老生集》八卷[①]。先著工书，包世臣《国朝书品》，先著行书列入佳品。

李国宋为石涛题画，不一而足，题洪正治藏石涛画册之外，又于《八大山人、石涛上人书画合册》[②] 中，国宋有跋云："八公、石公皆故宗室，而高出赵承旨远甚。其书画超绝；笔墨外有遗世独立之意。展对之际，不觉神与俱化，大村李国宋。"足见其对八大、石涛两人之倾倒。石涛精品，自题"岚气尽成云"诗，其对题李国宋五古云："繁云抱空山，沧沧杳无际，高蹈一老翁，游戏鸿蒙内。"一老高蹈即谓石涛也。国宋字锡山，又字汤孙，号大村，扬州兴化人，为李瀚子。兴化李氏，以风流文采，照耀一时，瀚兄清，即著《南北史合注》者也。国宋康熙甲子（二十三年）举人，不赴公车，裒其诗为《嬴隐集》七卷。国宋与其叔李沂艾山，俱工诗，称高士[③]。又《石涛山水精品册》，及为洪正治《写兰册》，并有（王）熹儒题句，熹儒字勿斋，先著《珍珠帘》词"甚紫藤花发，留君不住"句下自注云："时勿斋家书至，以庭中紫藤将花，欲促其归。"[④] 勿斋即王熹儒也。熹儒与兄仲儒齐名；仲儒著有《西斋集》[⑤]；与李国宋皆为兴化人。李氏且为仲儒母族，仲儒明亡弃诸生，妻李氏，焚所选时文以激之，教仲儒及弟熹儒勿习功令文，故二儒皆不忘故国[⑥]，喜与方外缔交。熹儒亦工书。此外桑豸字楚执，亦扬州人，工山水，事迹见《扬州画舫录》及汪鉴《扬州画录》。为研旅藏石涛山水精品题句者，又有吴肃公者，字雨若，号晴岩，又称晴叟，宣城人，诸生，入清不事进取，卖字行医，授徒自给[⑦]。肃公康熙乙亥（三十四年）有跋石涛《墨色人物花卉册》[⑧]，此册芭蕉亦有李国宋题五绝。吴肃公《街南文集》云："予不善竺乾氏教，而与石师游，以画、以书、以诗；而石画尤著，盖睥睨今古，横溢矩矱者也。"[⑨] 盖吴肃公亦以明遗民与石涛交好，但非信佛者。墨笔册中亦有黄生题句；或署白山，亦署白叟。黄生号白山，歙人，以著《字诂》、《杜诗说》著名[⑩]。其《杜诗说》凡例，称是编成，研旅携示维扬诸公，黄生亦黄砚旅之

---

① 康熙时作，北京有。

② 上海有正书局印本。

③ 《清诗记事》，103、524 页。

④ 《全清词钞》，111 页。

⑤ 《西斋集》十八卷，康熙梦华山房刻本四册，北京图书馆有。

⑥ 《清诗纪事》，104 页。

⑦ 《清诗纪事》，126 页。

⑧ 《大风堂名迹》第二集。

⑨ 参傅抱石著《石涛年谱》，77 页。

⑩ 此书有康熙一本堂刊本。

挚交。《精品》为黄燕思画黄山对题有汪洋度书牧翁《黄山记》一段。钤“始信峰草堂”闲章。钱谦益有《游黄山记》九首，见《初学集》四十六。洋度字文治，亦歙人，为汪洪度弟，事迹见黄宾虹著《黄山画苑略》。《扬州画舫录》记南园之盛，由（汪玉枢）恬斋始也，康熙间王晹符曾于是园征《城南宴集诗》，与会文人，其一即汪洋度，盖亦时至扬州，故与石涛屡有往来也。汪洪度有《息庐诗》上卷[1]。石涛为洪正治写《兰册》十二页，作跋语者王熹儒、染庵，考已见上。又有黄云、周斯盛、望子等。黄云字仙裳，泰州人，著《悠然堂集》[2]、《倚楼词》[3]，黄云又有《桐引楼诗》三十卷[4]，与石涛交最久。黄云跋石涛上人己卯为廷佐（即洪正治）写《兰册》云：“石大师与余交近三十年，最爱其画，而所得不过吉光片羽。”即此人也。周斯盛者，字屺公，浙江鄞县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官山东即墨知县[5]，与王庭灿、毛先舒、陆嘉淑、姜宸英相过从[6]，又与钱澂之、曾灿、杜濬、费密、吴绮及顾嗣协酬唱[7]。望子即方熊，新安人[8]，皆清初名士。《扬州画舫录》十六：“曹楝亭巡视两淮，其时如卓尔堪、孔东塘诸人有诗。王楼村殿撰式丹山堂结诗社，今可知者杜紫绶、黄云二人。”黄云且及与状元王式丹订诗盟，其人且享大年。式丹题《黄研旅诗册》在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时石涛已下世矣。

曹寅在扬州，诸名士多与往还。据《程廷祚府君行状》云：

> 先是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求见府君，府君闻其疏于礼貌。不往。又尝遣所亲谓府君曰：“诚能为我假托董华亭墨迹，吾当任其终岁之计。”府君答以平生不能作伪，曹公闻而惮之。及公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惟府君不可强致。曹公尝语人曰：“诸君自以为高，如真高者当不造吾门矣。”意盖有所谓也。

---

① 北京目六五。

② 《清诗汇》三十九。

③ 《清诗钞》，144 页。

④ 康熙二十四年吴家滑刻本，北京目六六。

⑤ 《清词钞》，100 页。

⑥ 《清诗纪事》，807 页。

⑦ 《清诗纪事》，329 页。

⑧ 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三有“答新安方望子”七律，又卷二十有“新安方氏伯仲诗序”；其弟名宝臣。

独程京萼不肯屈，故世称为真隐。京萼题黄研旅藏《石涛山水精品册》有一则云：

虎吻内置二樵者，吾谓泉声中有杀机焉，亦如螳螂之捕蝉也。石公犯之，笑笑，祓斋。

石涛原题云："寻药炉丹井，复看鸣弦泉，傍有山君岩，今以二樵子点出。"祓斋所谓泉声，即指鸣弦泉。此跋用《后汉书·蔡邕传》言琴声中有杀心；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悚然，唯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祓斋用此典故以儆石涛，且言："石公犯之，笑笑。"语讽而婉，盖是时文网屡兴，出事新朝者，每不获善终，祓斋隐有所指，其故可深长思也。石涛北游之后，博尔都（问亭）送其南还，有句云："飞锡竟何之，遥指广陵树。"[1] 其居扬州，冠盖往还，声气自广，为其题句者，亦以扬州人为多。

黄研旅与石涛原亦旧识，乙亥尝访石涛于维扬，大涤子题画诗跋[2]墨笔山水册，其二款云："燕思、仲宾、天容诸君之广陵，戏为之请正。"其六款云："冬日喜燕思、仲宾、天容诸君见访于真州学道处，时梅花大放，燕老从吴越携归宣纸六帧，命瞎尊者作图，予戏为之，博笑！乙亥。"乙亥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石涛山水精品》有题识云："余得黄山之性，不必指定其名，寄上燕思道兄，与昔时所游之处神会也。"燕思即黄研旅也。同册熹儒题七律注云："己卯季夏吴楷亭招同黄宫允研芝、费文右、潘受安、黄燕思、程退夫游红桥，即席和研芝留别原均。"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是时研旅正在扬州。黄之隽《唐堂集》跋石涛《研旅诗册》称："大涤作此画时年已老，予不及交其人；而砚旅与予相识于京师，亦年逾五十矣。需次一官，若郁郁无所泄其奇者。"则之隽与研旅亦尝相晤于北京。之隽跋云不及见石涛，当在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八大因程祓斋之介，为黄研旅作画，在丁丑戊寅（康熙三十六七年）之际，翌年研旅即在扬州。至八大与研旅后来尝否结识，迄无他证，此册又有省斋跋云：

---

① 《诗汇》九。

② 神州国光社本。

己卯秋，过八大山人于南浦旅次，掀髯倾倒，情如旧契，更举古古德言句，皆急切人。已而为予作画，多啧啧自赏，谓红粉如宝刀，未尝轻授。愧余不敏，倾盖邀青，岂夙缘之有在耶？遂志于华款之末，省斋主人书。

八大札中之石尊者，当指石涛。省斋疑是方兆曾。据黄宾虹《黄山画苑略》："方兆曾，字沂梦，号省斋，歙人，少为萧尺木所赏，寓芜湖，与汤岩夫同居十七年，工画。"又《汤燕生传》云："流寓芜湖，教授方沂梦家。"岩夫即燕生字。《地名大辞典》，南浦为安徽当涂县之大信河，又一在南昌县西南，旧有南浦亭（用王勃诗）。方兆曾籍芜湖，"南浦旅次"，自可指当涂。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故此省齐可能即方兆曾。兆曾著有诗集三卷。

至乐楼又藏浅绛山水轴纸本，上题"向者约南登，往复宗公子；荆巫水一斛，已涉图画里"一绝。宗公子即宗炳。《宋书·隐逸传》："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炳"棲丘饮谷，三十余年"，"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传又称其："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元嘉二十年卒。"炳有《画山水序》云："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又云："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朽，不以制之小而累其似。"八大诗中，"荆巫"、"图画"，语即本此。《世说》"刘伶一饮一斛"，八大诗云："荆巫水一斛。"言宗炳所至，虽涔蹄之水，亦可入画；八大盖以宗炳自比。

陆心源《穰梨馆续录》卷十著录"八大山水轴"，亦题此首"往复宗公子"诗，但为绫本水墨，印章有"各园"朱文，"遥属"白文，则是另一幅。惟诗颇有误录："约"字误"羽"，"斛"字误为"斘"，"里"误为"意"。

此诗八大屡屡用以题画，复见他画所知者有四次：

(1) 至乐楼藏山水轴。纸本浅绛。

(2) 穰梨馆藏。绫本，水墨。

(3)《兰亭诗画册》，大风堂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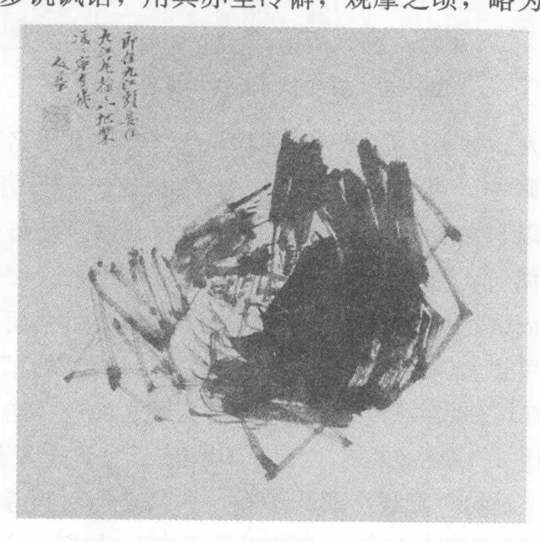
(4)《安晚册》（甲戌为退翁作），现在日本。

八大作品以住友所藏《安晚册》最著名，共二十二页画，其第五亦题"向者约南登，往复宗公子"一首云。

日本东京金冈氏藏个山癸年画册跋

这是八大山人画迹未经发表的新资料。钤印曰“二九一十八生”，更为前所未见，题句隐晦，不能尽晓，试为解读。作者记。

1980 年秋，余在京都，林君宏作出示此册照片，询其中钤印“二九一十八生”（图一四）一语何所取义，苦思久未得其解也。1982 二年冬，如东京，此册已归金冈酉三君所有。承金冈君好意，邀至其家，出示原物，纸墨精新，诧为至宝。题句多讥讽语，用典亦至冷僻，观摩之顷，略为点破一二，未能



图一四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一

尽懂。其题句五首，近辑八大诗集所未载，殊为足珍。迩者刘九庵先生莅港，为谈及此印文，刘君颇韪余说，深夜发兴，试作郑笺，扪烛扣盘，恐难符原意耳。

八哥

墨行儒名鹰眼多，儒名墨行少人过。退之骂出僧文畅，为写龙城柳八哥。　个山（图一五）



图一五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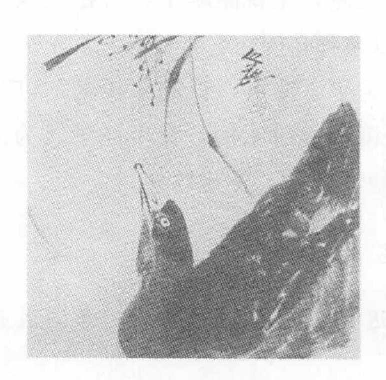
此借八哥骂人。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则是，可以与之游乎？"八大此诗，直用其语。墨行儒名，指名是而行则非者。墨名儒行，指名非而行则是者。揆八大之意，于墨行儒名之名是而行则非者，固嫉之如仇，若"儒名墨行"，则又似是而非，人少有过责之者，以其鱼目可以混珠也。八大不径用退之"墨名儒行"，上句"墨行儒名"，于下句倒言曰"儒名墨行"，用意更深。退之又有《送文畅师北游诗》，句云："胡为不自暇，飘戾逐鹯鹰。"又"从兹富裘马，宁复茹藜蕨。"即八大所谓"骂出"者，题句"鹰眼"谓非善类，鹯鹰是也。此诗讥携贰者，殆暗斥僧道忞辈忘其"新蒲绿之旧恨，北游以承恩宠"。柳宗元亦有《送文畅登五

台游河朔序》。陈少章谓作序时柳尚未仕[1]。世传宗元著《龙城录》，柳坐王叔文党，八司马同贬。八大写八哥鸟，直指言“龙城柳八哥”，殆寓意指一般朋党为奸者。

鸭　人屋（图一六）

鸡

不似当年河上公，何来秦地祝鸡翁，人情日去月来事，渴得云飧中鸟笼。　　　驴（图一七）



图一六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三



图一七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四

《神仙传》：“河上公，孝景时结草庵于河上，景帝好老子，有所不解，闻公以问之，以素书二卷与帝。”[2] 祝鸡翁事出《列仙传》。《风俗通佚文》云：“呼鸡曰朱朱。俗说鸡本朱氏翁化而为之，今呼鸡皆朱朱也。”《说文》：“喌，读若祝。”故祝鸡亦作喌鸡。杜甫《寄河南韦尹》句：“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

此诗言已既羞为河上公之事汉，处土室之中，但呼鸡朱朱。秦地安有祝鸡翁者，言不帝秦也：祝鸡朱朱，义不忘本姓也。若渴而思得一餐，则成羁禽，如笼中物矣。寄意深远。李骥题八大山人遗像称其：“独絜其身，无辱皇祖。”深得其用心矣。

芋

云居鬼蕷屿崚蕷，僧寺疏山与蜀嵓（岩），却上画图人脍炙，未同江

---

① 章士钊考证谓可能是三十岁后手笔，非贞元十九年作。《指要》，1991 页。

② 《御览》六六二引。

澥（海）说长劖（镵）。屋（图一八）

云居、岣嵝皆在南岳。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上：云居峰下有云居寺，石桥当游山之大路。又岣嵝峰，徐灵期《衡山记》云："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即韩愈所咏者也。云居及岣嵝之蕷者，借蕷以指芋。《广韵》九御：芌字云：薯芌。蕷字云：薯蕷，俗。蕷乃芌之俗字。衡岳泉禅师偈有"寒来烧枯衫，饥飡大紫芋。"又偈云："能服榾柮御冬寒，随分衣衫破不补。会栽蔬，能种芋。"泉禅师游云峰寺，迁宝真庵，坐祝融峰下，有松妖及飞来罗汉种种神怪，故称其芋为鬼蕷，八大盖以泉师自况也。

蜀岩借用"岷山之沃野，下有蹲鸱"，为芋之熟典。长劖即长镵。《广韵》劖与岩同在二十七衔韵。杜甫同谷歌："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镵，吴人云犁铁。诗言以芋入盛馔，则与隐者长镵，异其趣矣。

荔枝

荔挺如今擗荔枝，豆笾筵里酒肴迟，南人几传陆梁马，号国成丹吐核儿。　　个山（图一九）


图一八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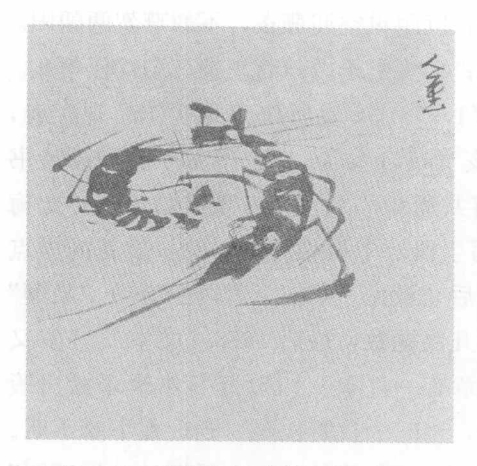

图一九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六

荔挺作主词用。《淮南子·时则》："仲冬，荔挺出。"郑玄注《月令》："荔挺，马薤也。"《通俗文》："又名马蔺。"《御览》一〇〇〇记刘縚呼某僧为荔挺法师。此诗以荔挺兴起荔枝，八大自喻为荔挺师也，陆梁指岭南地。杨贵妃好荔枝，每岁南海飞驰以进，故云陆梁马。号国谓号国夫人，暗指杨家。竺法真登罗山疏："其细核者谓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核儿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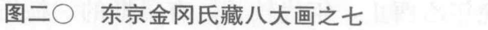
虾　人屋（图二〇）

鱼

癸八月圆日，驴画。（图二一）







图二〇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七　　图二一　东京金冈氏藏八大画之八

蟹

郎住九江头。妾住九江尾。摇摇八把桨，双双宁有几。人屋（图一四）

蟹二螯八足，八把桨即喻八足，双双谓二螯，八大一生足迹不出江西之奉新、南昌、新昌诸地，九江正是其所居之处。

题鱼一叶，署癸年八月月圆之日，此癸当是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时八大 58 岁。是年在南昌①。此册署名个山及驴，人屋。早于星洲陈文希所藏甲子册一年。其八哥构图完全相同。

附一　金冈氏函

今日拜受选堂教授论文暨个山丁巳画册照片。感谢感谢。一读诗解，就觉得云开日出之感。兹有所想若干。此册之癸年想是癸亥（1683）。新加坡甲子画册的前一年。八大山人是在庚申、辛酉（1680—1681）五十五六岁时发疯。病愈之后，开始画上签驴字。辛酉以前为僧时代没有见过驴字。又在荔

① 八大于康熙十一年壬子，在奉新，始交裘琏。《裘氏释超则诗序》云：“往岁壬子客江右，获交芦田释雪个。”可证。翌年，黄安平为绘个山像。参见《文物》1960（7）。

枝画上钤“画瓮”图章。壬戌年有瓮颂（启功先生藏有此书法拓本）恐是同时所刻，此事又与驴印相关。尊意如何。

此册还有二幅燕雀图、白头鸟图。

今朝已作杏花郎，天上碧桃谁在傍；叵耐巢空迎燕雀，不教燕贺两朝阳。

何必相如未嫁时，文君一肖老文姬；白头引子援归蔄，护草忘忧任蔡儿。

个山梅花册，很有乐趣。是丁巳（1677）52岁所作。此期作品现存者，丙午（1666）故宫墨花卷，41岁、辛亥（1671），46岁，王方宇藏题画诗书法轴，此丁巳画册而已。此三点书法有共通相似处，均有董其昌笔意。此梅花之写法，和台湾“故宫”的《传綮写生册》中梅枝相似。又，雪花的墨点和《写生册》里的奇石图上墨点相同，后来没见。第五、六两副有钤“掣颠”白文印。此图章罕见。甲寅个山小像有几次题跋，最后1678（戊午）53岁又题。下面才可以看见“掣颠”。关于此章有一件事。1930年日本聚乐社出版《八大山人名画谱》，其内有一本杂画册，当时为权野氏藏。到现在下落不明。此权野藏册各画幅是自早期起至晚年乙酉止，年代较长。有早期的“梅石图”一幅、钤此“掣颠”章。年来不能决定此画幅的制作年份，现在才知丁巳、戊午。

专颂

大安。

1983年1月29日　金冈酉三上

梅石图在讲谈社“水墨画大系、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后面，参考图版中有小图。又及。

附二　答汪世清问释机质赠八大偈语书

世清先生座右

九月十一日惠翰，谨悉一是。询及机质赠八大偈语，兹陈鄙见如次：

梵音撇开在千山之外，则不必借梵音而能直指心源，识破天地之秘。惟能捏怪、振奇者可造此境界，故拍手、拊掌（《哀江南赋序》“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晋书·文苑·左思传》“陆机入洛闻（思）作之，抚掌而笑”。拊，抚古今字，见段注拊字注）以称赞之。

“乾坤暗里訚”者，訚，《说文》言部云：“和说而诤也。”最为确诂。洙泗之间，訚訚如也。《论语·乡党》“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孔训訚訚，中正貌。然訚为争论中取得和悦、和谐。天地间之臭味处，可以领略得辩证的统一。以佛理言，从无明得到真如，以画理言，从一堆黑漆漆墨团开辟新意境，则永得光明，常操胜算矣，此八大之成就也。三界泛指宇宙一切事物。释氏法数，三界（Tri-būmi）有数义，通常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以上妄说，不知有当否，尚乞裁正。此即

著绥

饶宗颐拜覆　9月19日

附三　汪世清先生来书

八大友人释机质（字季彬，江西南昌人，著有《广陵三山草》）有诗二首，附呈青览。

赠八大山人偈语

梵音撇在千峰外，拍手拊掌会捏怪。识破乾坤暗里訚，光明永镇通三界。

怀八大山人

昔年萍聚话林丘，几度同登凝翠楼。闻道比来醒蝶梦，遥天引领忆无休。

诗载朱观辑《国朝诗正》卷六。第二首诗末朱观评注曰：“山人予好友，读此益深葭苍露白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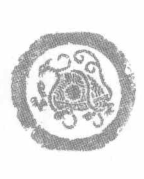
第一首尤费解，如蒙指迷，尤所企盼。

肃此布复，只颂

文祉！

弟汪世清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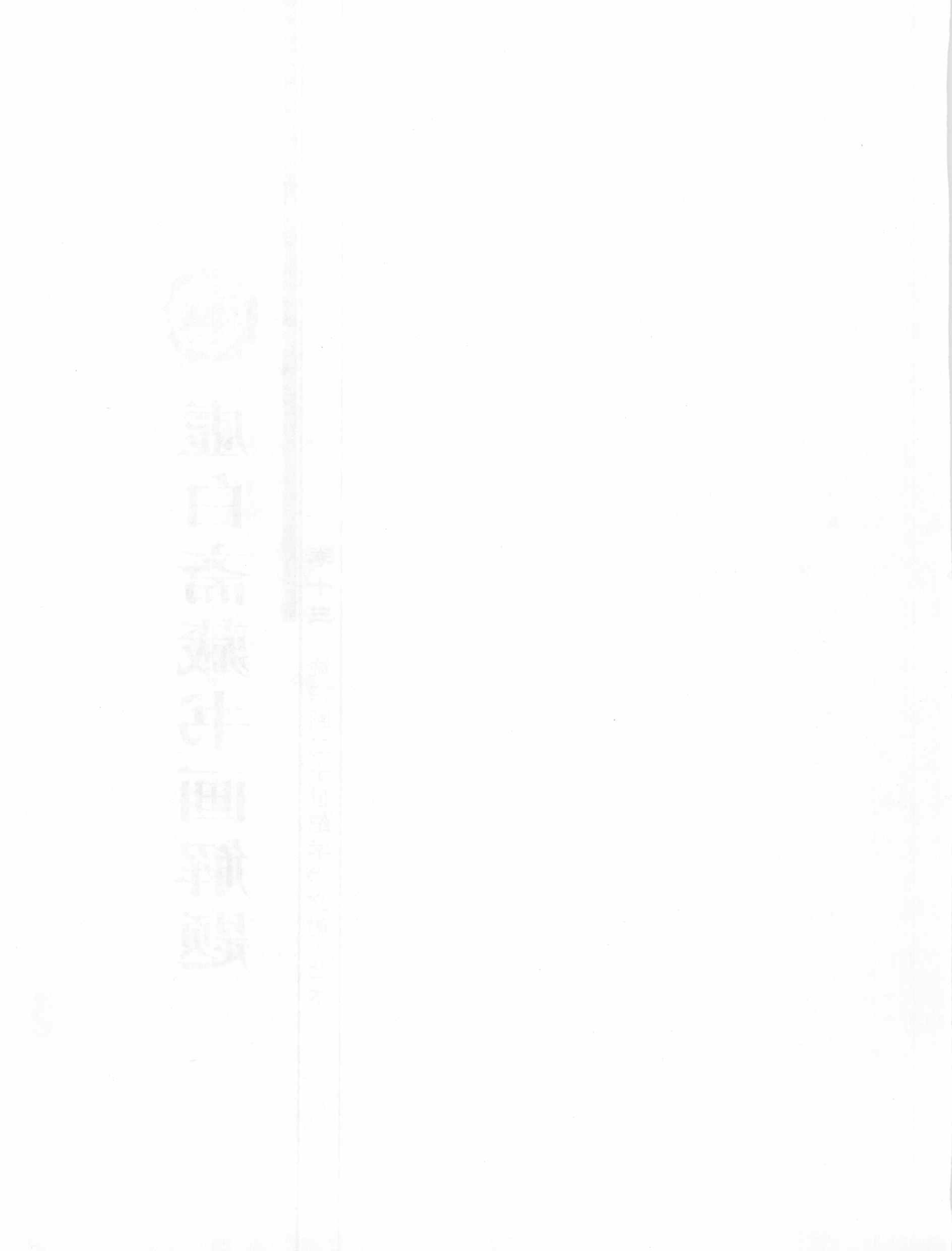
1984年9月11日



虚白斋藏书画解题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绘　画

——着色图版篇

一、文徵明　竹林深处图　轴

绢本淡彩　纵七二公分　横四一公分

题：竹林深处小亭开，独鹤徐行啄紫苔。小扇不摇纱帽侧，晚凉青鸟忽飞来。世称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松雪翁此诗真可画也。夏日斋话，诵而乐之，因衍为此图，惜无摩诘思致，有愧于松雪耳。丁亥夏六月既望停云馆书。征明。钤印一"文徵明印"。

王宠题句：牢落江湖一草亭，绕檐萧飒竹千林。澄怀默观通元化，触目云山韶濩音。王宠。钤印一"王宠私印"。

藏印："苍岩"、"棠村审定"。

写双松骈立高耸，拳石依倚其间。丛筱之内，一草亭焉。高士箕踞，童子侍侧。远山淡染，石加皴擦，倍觉韶秀清拔。

文徵明（1470—1559），名壁，亦作璧，以字行，字征仲。以世居湖南衡山麓，复号衡山，长洲人。师事沈周。嘉靖元年以荐授翰林待诏，预修《武宗实录》。五年致仕归里，筑室名玉磬山房，啸咏其中，作画出入宋元诸家，工致尤不可及，为明四大家之一。卒年九十，著有《甫田集》。（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

二、文嘉　蓝水双峰图　轴

绢本青绿　纵一一四公分　横三〇公分

自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文嘉。钤印二“肇锡余以嘉名”、“文嘉之印”。

此杜甫诗句。

写二人登高远眺，林寒涧肃，石罅百重泉，泻入清溪。尺缣中间留空，居然有万里之势，杜诗此句，明人每以入画，休承此作，更为迁想妙得。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彭弟。贡生，乌程训道，和州学正。

三、文从简　松阴书屋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六七公分　横五二点五公分

题：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麟。文从简写于云卧室。钤印三“文从简印”、“字彦可”、“雁门世家”。

题签：文彦可写少陵诗意图真迹。心远草堂鉴藏。

藏印：“何昆玉印”、“剑泉鉴藏”、“端溪何叔子瑗玉号蘧盦过眼经籍金石书画印记”、“徐邦达珍赏印”、“心远居士”。

作高松两列五株，露根如盘龙，而俯仰偃蹇，各尽其态。青山半笼云雾，张彦远谓“潜蓄岚籁”，斯图有焉。着色尤高雅，了无尘俗之气。

文从简（1574—1648），文元善长子，字彦可，号枕烟老人。崇祯拔贡，入清不仕。

四、文伯仁　园林十五景图　卷

纸本淡彩　纵二四公分　横五〇点五公分

文彭题咏：

莹心亭　清晖楼

箕颖元无入世情，端居静虑有余清，孤亭寂寂娱庄梦，屈指浮名总未论。
高阁春深树遍栽，虚窗日日受斜晖。春光随处俱堪赏，领略佳时偏好怀。
文彭。钤印二“文彭印”、“文寿承氏”。

蔷薇幕　漱玉泉

架上蔷薇蕊正开，狂蜂争采不思回，一春烂漫知多少，拟向花前进酒杯。
闻说高人曾漱流，且将身世学巢由。仙翁寄迹今何在，遗药犹从丹井留。
文彭。(印同上)

春雨亭　涤烦矶

新柳轻盈带晚烟，渐看池畔雨纤纤。不愁花事多零落，尚有空庭春鸟喧。
独对清泉坐钓矶，始知尘网不堪羁，惊鳞时向波纹起，俗念俱从潭影移。
文彭。(印同上)

月榭　潜虬

桂殿云屏月色新，高台长啸足登临。堪惊玉兔千年杵，遍化秋声万户砧。
深阁垂帘堪自幽，读残艳句几淹留。谁知数武潜踪处，不羡人间万乘游。
文彭。(印同上)

续玄阁　静龛

遥思杨子草玄时，十载萧条只自知。君亦有心追往哲，名园正可蓄奇书。
小洞清幽春尚寒。结跏趺坐习枯禅。疏钟隐隐初传后，不是金仙即地仙。
文彭。(印同上)

垂云峰　雪舫

荡漾轻云覆绿阴，扶疏春树遍成林，黄鹂乱啭不知处，唯有奇峰似削成。
似飞如舞自霏霏，一望萧条百草摧，恍觉渔歌时四起，垂纶何必在寒江。
文彭。(印同上)

玉泓馆

秋水泓然彻底清，虚斋萧寂不生尘，同人挥麈常无事，飒飒潇湘弄晚晴。
文彭。(印同上)

玉涧　石梁

极目盈盈一水长，平溪斜度石为梁。波间一带皆春水，策杖翻疑在沅湘。

碧波绿影正悠悠，万顷汪洋总莫俦。况是松涛盈耳奏，一声长笛水边秋。

文彭识。（印同上）

己酉秋雁门文伯仁写。钤印二“五峰”、“文伯仁”。

此仿卢鸿草堂。“涤烦矶”一名即取自彼也，且多以三字命名。写十五景共得八幅，一幅有时不止一景。第一幅作柳梢亭子，流水层楼。第二幅作竹架蔷薇，太湖石畔有井六角。第三幅作水边垂柳，亭后梅花，又石矶丛篌，伴以老树。第四幅作重榭临水，护以短垣，小树乱石，清溪可以濯足，若有潜虬，以媚幽姿焉。第五幅作假山石洞，有阁翼然，图书满桌，可草玄于其中，下有小洞，锡名静龛。第六幅作磐石小径，芭蕉苍松，四围修竹，画舫位于其中。第七幅作台榭环水，户后高梧丛竹，宿儒与诸生讲论堂中。第八幅作石梁曲水，山树相依，溪岸前面留空，益见夐远。

各帧有文彭对题诗句，洵是“二难并”之佳构。己酉即嘉靖二十八年。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征明长子。以诸生授秀水训道，擢国子助教。诗画工绝。

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又号葆生，长洲人，文徵明从子。所作山水，岩壑茂密，布局尤出心裁。年74岁。

五、沈士充　移梅图　轴

纸本淡彩　纵八一点五公分　横三六公分

题款：壬申春日沈士充补图。钤印二“子居”、“沈士充印”。

诗塘：眉公为竹解

唤将梅竹小茶来，非色非空共一台，竹影不辞窗月冷，先生帐底有花开。

又为梅竹解

梅花道人一唤来，为尔写竹清凉台，更添长松十万树，雪里月明相对开。

陈继儒书于顽仙庐。钤印二“陈继儒印”、“眉公”。

藏印：“梁清标印”、“蕉林秘玩”、“紫雪山房鉴藏书画印”。

绘小桥流水，修竹茅庐，曲径通幽处，老梅数株，两名士伫立对话，三老工肩担大树，作移植状。诗塘陈眉公题句，更添新趣。壬申即崇祯五年。

沈士充，字子居，华亭人。出宋旭之门，兼师赵左。丘壑葱茜，皴染苍润，云间之上驷。

六、蓝瑛　松壑高秋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二〇〇公分　横七八公分

题：法赵仲穆松壑高秋之意，时于西溪凝紫山庄。石坞雪头陀蓝瑛。钤印二“蓝瑛之印”、“田叔”。

藏印：“周庆生鉴赏印”。

绘孤松耸立，老树合围，有隐者独坐。而峰岭稠叠，烟雾中萧寺，具见高秋气象。

蓝瑛（1585—1664），字田叔，号蝶叟，晚号石头陀，钱塘人。工于摹古，各体皆工，而穷极变化，为浙派后劲。

七、陈洪绶　醉吟图　轴

绢本着色　纵一三八点五公分　横五〇公分

题：老迟洪绶画于静者居。钤印二“陈洪绶印”、“章侯”。

藏印：“南海梅溪”、“梅溪莫氏所藏”、“张爰之印”、“大千居士”。

绘二人对饮，一人以手取勺纳酒缸中，竹几上置炉壶杯具，笔甚高古。自题画于静者庵，士林“故宫”藏其梅花山鸟轴，款与此同（见《变形主义》图四八七，定为顺治三年作品）。其署名老迟，大抵为亡国后作。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人。甲申后自署悔迟，出家后又称云门僧，年五十五。作人物，衣纹古劲崻峭，山水能别出机杼。著有《宝纶堂集》。

八、萧云从　松阴抚轸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三〇四公分　横一〇三公分

题：先生昔见年芳兹。研石龙飞绕红丝。巍巕万尺遂初上，静坐松阴饮玉饴，优游山水悉名理，出处浮花竞流沚。抚轸自爱烟月深，碧海独弄金鹅蕊。君不见，江南梅，早春趁雪千枝开。晓风漫引锦帆动，歌进临歧三雅盃。乙巳十二月作画，适来翁年台解维，随笔志别。七十老弟萧云从。钤印一“前丙申生”。

此曾揭载于《名人书画集》。

极巨幅，布局甚奇。石皆峬峭，奇崛连蜷，作折带法，施以横点。松杉奇树，穿插甚古，水声潺潺，隐者膝上拥琴而坐，童子携榼自仄径下来。高处有楼观，山腰屋舍，悬桥可渡，是其幽栖处。

乙巳为康熙四年，此晚岁合作。来翁疑是萧山来风季之子钦之，著《离骚述注》。云从写《离骚图》，似出钦之之牖迪。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无闷道人，晚号钟山老人，芜湖人。崇祯丙子壬午副榜，入清不仕，筑室种梅，号曰梅筑，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八。所作《离骚图》行世。黄钺辑其遗作《七律》，与汤雨生合刻入萧汤二老诗。

九、龚贤　奇峰开叶图　轴

纸本着色　纵一七八公分　横四九点五公分

题：奇峰开数叶，叶叶似莲花，积翠中天迥，飞来半紫霞，楼台填峻谷，云冷宿檐牙。笑谓陶贞白，神仙亦有家，会勾人迹至，客出泛胡麻。渺渺闻鸡犬，相逢但鹿麑，不愁樵路断，桥印卧渔槎。岁久藤为树，林端发异葩。洞书诠福地，此地遍金沙。幽事调琴瑟，歌声萼绿华。瑶觞斟玉液，薄醉浩无涯。乱掷安期枣，锄挥五色瓜。至人惟味道，下士养丹砂。儿辈钱铿是，谁将西母夸。请窥无极始，亦足解颐耶。龚贤自题。钤印一“龚贤”。

藏印：“沈德寿所宝名迹”。

此帧绘茂树成列，山中老屋数椽，危桥可渡，阒其无人。而重峦叠嶂，飞泉远泻，香霭空濛处，弥见幽异。浓皴着色，近“木叶丹黄”一路，上题五古一首，奇情壮采，足与画相敌。

龚贤（1619—1689），江苏昆山人，字半千，又字野遗。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据汪世清说。《文物》1978（5）］，卒于康熙二十八年，明亡，至泰州依徐逸，顺治十五年移居扬州，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余家，部分刻于广陵。流寓金陵，筑半亩园以居，著有《草香堂集》。

十、髡残　天都溪流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〇一点五公分　横三八点五公分

题识：尝与青溪读史论画，每晨夕登峰眺远，益得山灵真气象耳。每谓不读几卷书，不行几里路，皆眼目之见，安足论哉；亦如古德云尔，当亲授受，得彼破了蒲团诀。时余归天都，写溪流之胜，林木茂翳，总非前辈所作之境界也耶。庚子秋八月五日，幽棲石溪残道者。钤印三“石溪”、“介丘”、“游目骋怀”。

题签：石溪和尚天都溪流图真迹，马氏晚闻堂藏。（余）越园题签。钤印一“余绍宋”。

藏印：“越园审定”、“张元曾藏”、“新化周游收藏”、“游于艺”、“挹翠阁”、“游子长物”。

张爰跋：十年以来，海内外藏家莫不推崇二石、八大，搜求甚力。而石溪尤少，所见真迹而精者才数幅耳。日人住友报恩寺图，朴茂中饶有淡远之致。月湖周杏村江山胜览图，则全师子久，笔笔如生铁铸成，设色古艳，赭红如血，能令观者骇诧。黄君璧道兄一幅，则生纸渴笔，于拙率中时露幽邃，所谓老树著花无丑枝也。此幅旧为吴中孙氏所藏。设想尤奇，两山中劈，一泓如泻，此人所不能写者也，非不能写，特无胆识也，此意惟吾老友邓昙殊知之。予与孙氏往还甚久，而求此画不得，乃为数千里外诗人马武仲先生所有，傥所谓墨缘也耶。披图怳然有羊叔子识环之感。癸酉十月羊城拜观题记，蜀人张大千。钤印二“张爰印”、“大千”。

天都峰在黄山，此绘两山中劈，一泓如泻，仙居寄迹，云树低回。石溪屡游黄山，南京有其山水题句云：“我来黄岳已年余，登顿苦无缘壁技。”末

署庚子冬日，盖与此同时，庚子为顺治十七年。

青溪即程正揆，与髡残同为湖广同乡。程于顺治十四年至南京，时至牛首，时号二溪。

髡残，武陵人，本姓刘，字石溪，一字介丘，号电住，又号白秃，自称残道人，住江宁牛首寺。所作云峰山迹，迥绝天机。

十一、髡残　黄峰千仞图轴

纸本淡彩　纵一四一公分　横三八点五公分

自题：黄峰千仞十日宿，烟雾如幄堕茆屋。局促辕下胡为乎，辜负奇峰三十六。忽然逸空心胸开，仰之踞峰发狂叫，何物墨滓点奇□，焂忽云君玩众妙。携将碧落千里翠，散作青冥五色文。君不见，百尺倒泻如匹练，晴空寒玉起纷纷。辛丑九月天阙山房作此，莬（天）壤石溪残道人。钤印三"石豁"、"残道者"、"介丘"。

天阙山房在南京，以牛首两峰得名，晋王道称为双阙者也，故名天阙山。牛首与祖堂山毗连，祖堂山原名幽栖山，上有幽栖寺，贞观时，法融修行此山，石溪自称幽栖者，以此。

写茂树清溪，一棹晚泛，苍山百仞，烟雨迷蒙，飞瀑如匹练，直泻而下，笔拙率而意至幽邃，石溪胜处在此。题署辛丑，即顺治十八年，与天都溪流为先后一年之作。

十二、王时敏　仿大痴设色山水　长卷

纸本淡彩　纵二八点五公分　横四七五公分

丙申秋日，小憩西庐，案头偶有素纸，用大痴笔意写成长卷，自愧笔墨荒率，不能及古人万一也。王时敏。钤印一"王时敏印"。

题签：王烟客仿大痴浅绛山水真迹。钤印一"真趣"。

成亲王跋：自文衡山以苍润二字为盛时泰题轩之后，江湖间奉为准绳。多以此镌小印者，西庐亦有之，珂雪亦有之，至麓台振其家风，然拘于供奉，如九英照人，颇乏江梅野趣，逮张宗苍出，天资卓绝，家数甚大，虽西庐不

能不畏后生矣。时嘉庆辛酉六月积雨快晴，题此。钤印二“成亲王”、“诒晋斋印”。

苍远秀润，是大痴一派笔意，而深静少逊。兰宬观。钤印一“铍”。

吴谷人诗：井西画本流传少，此笔清苍欲肖之，不读一遍山水诀，谁知董巨是渠师。草树丛边略点苔，溪流折处数峰开。岚头深厚矾头活，已入诗人三昧来。嘉庆辛未四月谷人吴锡麒题。钤印二“锡麒”、“谷人”。

烟客平生画卷极少，长卷尤矜慎，不易著笔。北方仅余与陈伯潜各藏其一，陈系赐自内府，较余卷更佳。成邸于跋尾甚推重张墨岑，可谓门外汉，篁村实画苑一俗工，不足登大雅之堂，较烟翁有仙凡之别也。丁巳寒夜，瓢叟记。

西庐老人仿大痴长卷，运笔空灵，设色古艳，纯以神遇，几夺化工，一展卷间，令人胸鬲为之调畅。成邸一跋，游骑无归，有如寱语，墨存惯用渴笔，苍而不润，虽异俗工，要非上驷，如欲追逐前贤，纵竭力鞭策，相去奚止十驾，固不足辨也。衰年避嚣村舍，不意获睹此卷，如观索靖碑，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戊辰冬日，王同愈。钤印一“王胜之”。

成邸为一代书家而不谙六法，其论画自是门外，此跋当为篁村而发，意必篁村之画盖有“苍润”图章，遂乃搬演苍润故实以实篇幅，文不对题，窘态可想。一端未了，蓦将麓台牵入。乱次以济，一发可笑。九英江梅二语，以喻麓台画，适得其反，行文到此，可谓到处荆榛。其以烟翁作陪，抬高篁村声价，题跋家往往而然，固不为怪。市贾不识文义，移花接木，以为法书名画，合则两美，而不知张冠李戴，倒果为因，欲为烟客生色，而亦适得其反，则尤为可叹尔。栩缘又识，时年七十又四。钤印一“胜之一字栩缘”。

苍松杂树及溪流，学子久，远山作米点，烟雨空濛，而着色绚丽，引人入胜。吴谷人题句颇能道出其妙处。

按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西庐65岁，时居西田（顾文彬撰《烟客年谱》）。

王时敏（1592—1680），本名赞虞，字逊之，号烟客，自称西庐老人，太仓人。祖锡爵，万历间大学士。崇祯间，以荫仕太常卿。画学董巨，于大痴尤为深诣。布置皴擦，皆合法度，又享高龄，卒年89岁，故能立宗开派，冠绝一时。

十三、王翚　仿古山水　巨册

纸本淡彩　共十二页　纵四四—四五点五公分　横三三—三五点五公分

清道人题：王石谷仿古山水巨册十二帧神品。梁氏仙石书屋鉴藏。己未九月，清道人。钤印一“阿梅”。

耕烟散人摹古十二帧巨册。宣统三年秋八月，芋花盦主饬苏州阮子英池装。枥园邓骥英题。钤印一“君展”。

（1）杏林归牧。刘松年纨扇本有赵承旨题识，今在娄东王氏。董宗伯亦称宋画第一。钤印二“石谷子”、“王翚之印”。

（2）翠岭晴云。小变赵伯驹法，去刻画而趋清润，吴兴一生宗尚如此。（印下同）

（3）仿董源夏山烟雨图。实处见笔力，虚处得神韵，虚实相发，画法尽之。余会从此语悟入。

（4）赵令穰湖庄清夏本，秀润可法，此分一曲，致有余妍。

（5）元时高尚书画，学米家父子，戏拟其意，犹不失宋人风格。

（6）黄子久一丘一壑亦自过人。

（7）倪高士画，天真幽淡，独超象表，古趣荒荒，无插花美女之态，时人多以拙率浅易索云林，则失云林矣。

（8）从广陵李给谏家见关仝尺幅，云峦奔会，神气郁密，真足夺人目精，余仿其法作太行山色，似有北地沉雄之气，不以姿致取妍。

（9）溪山秋霁，用叔明萧寺图法。萧寺图昔在吾吴，今归秦藏，不复可见矣。因写是图，叹息久之。

（10）寒林叠巘，摹许道宁，非郭河阳也。道宁学营丘称入室，故气韵乃殊胜。

（11）寒林烟起，宿鸟晨开，用李成法。危柯劲挺，崩崖郁盘，未识于营丘笔精，略存半规否。

（12）摹王右丞辋川雪霁图。

乙卯二月既望，为御远尊先生仿古十二帧，乌目山中人王翚。钤印一“臣翚”。

吴荣光跋：王烟客招石谷游大江南北，尽得观模收藏名画家秘本，石谷既神悟力学，又亲受二王指授，遂为一代作者。此册仿古山水十二帧，乙卯所作，是为康熙十四年，石谷年四十四岁，盖在寓居续灯庵之后，正锐意学古已成之证，可宝也。道光壬午六月得之闽中，并记于臬署之看山问雨轩。钤印一“吴荣光印”。

辛仿苏跋：石谷此册正是中年临模得意之作，归吾粤近百年，惜微有虫伤，幸遇阮子英重装，顿还旧观。……御远黄之騄号，金州人，见清晖阁赠贻尺牍。子英装此画后不及三月遂下世，绝技无传，惜哉。甲寅十一月廿八夜展读因题。钤印二“仿苏”、“芋花盦主”。

又有己未南海梁世鸿跋，记此册由邓君展处转入辛仿苏手。

乙卯即康熙十四年，为黄氏之騄作也。

是册为石谷中年精诣，自入吴氏筠清馆之后，遂为粤中最著名迹，其《辛丑消夏记》限断限止于明，故未收录。册中藏印累累，有：“吴氏荷屋平生真赏”、“伯荣审定”（吴荣光）、“唐中冕印”、“孙尔准平生真赏”、“许乃普印”、“望琼仙馆秘藏”、“宝镄铭心绝品”、“潘宝镄图书记”、“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印”等。

每叶各自题识，可知其悟入处，仿赵伯驹、赵令穰、关仝、李营丘各幅，最为精绝，临古功夫，足叹观止。

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自号清晖主人，又称乌目山人，常熟人。生于崇祯五年，卒于康熙五十六年，师事王时敏，昕夕临摹，尽得其法，时有画圣之目。卒年86岁。

十四、王翚　设色山水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九一点五公分　横四八公分

题款：笔意峭拔，则本荆关，山容浑厚，则法大痴，善摹古人者，原在脱化，不求形似也。岁次癸酉九月既望，石谷子王翚识。钤印一“王翚之印”。

诗塘有王图炳题二绝：仲举无心除一室，雪鸿有句写千峰，欲参笞帚闲中意，九点秋山雨后容。十月江南野色分，渔庄荻浦见沙痕，若为剪取吴淞

水，着我微茫笠泽云。王图炳。钤印三“王图炳印”、“麟照氏”、“漱芳”。

写高松老屋，乱山叠涧，浑厚处在皴擦功夫，且以渲染取胜。

十五、王原祁　寒岫溪亭图　轴

纸本淡彩　纵八六点五公分　横五一点五公分

题：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余炼笔即写倪黄法，侍直后归寓，整肃之后，暂得闲适，弄笔借以娱情，因成此图，信笔所之，学者窃取气机，刻意摹仿，已落后一著矣。白石翁诗云：笔踪要自存苍润，如此而已矣。康熙壬辰春正望后画于谷诒堂并题。王原祁。钤印四“王原祁印”、“麓台”、“御书画图留与人看”、“西庐后人”。

藏印：“赐砚斋珍藏印”、“宝勤堂书画印”、“宋氏漫堂审定”、“会藏潘氏水山楼”、“顾淡明藏”、“蕴正斋”。

写疏林松舍，竹坞亭子，遥岑在望，合倪黄两家，笔踪存苍润，良然。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时敏孙，太仓人。康熙庚戌进士，历官少司农，供奉内庭，鉴定名迹，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卒年74岁。

十六、石涛　长干风塔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二三〇公分　横九九公分

自题：住看海风吹火树，霹空爆竹恰当然。撩人眼处事非一，惯折心时碎月边。几欲呼笙坐霄汉，无端仙乐梦归船，秋霜点染到窗尽，小阁玲珑十万钱。戊寅腊八日写，为定老道翁博教。清湘大涤子济。钤印五“瞎尊者”、“膏肓（肓）子济”、“大涤子”、“赞之十世孙阿长”、“搜尽奇峰打草稿”。

清道人跋：石涛此幅，元气浑沦，涉笔成趣，要非山川云物往来于胸中莫办，亦非倚傍前人门户循蹊觅径者所梦见，是以高耳。此为宣城画社社友吕定生作，当时社友如梅瞿山、雪坪、高阮怀、蔡晓原辈，飙举云兴，极一时之盛矣，要皆从画中求画，岂若此老独于法外立法耶。乙卯三月清道人题记。钤印三“阿某”、“清道人”、“黄龙砚斋”。

刘海粟题：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年来见大涤画至多，而莫有若此幅之精之奇者，原为临川李氏旧藏，今为朱君国良所得，洵可宝贵。辛巳刘海粟拜观。钤印一“海粟无恙”。

藏印：“广陵焦眉卿鉴赏之章”、“听桐吟馆珍藏书画印”。

写松树石桥，拾径直上古寺，有塔耸峙，远处石梁飞瀑，云山无尽，帆樯往来。

李驎撰石涛传，称其自宣城孤身至秦淮，养疾长干寺山上，危坐一龛，自题壁立一枝，盖自庚申息影，于此共六载，长干风塔诗盖是时所作，见本集收石涛为觉四书风塔诗扇面四首，此图仅录住看海风一首，署款戊寅，则为康熙三十七年，时仍往来于扬州南京之间，且用大涤子一印，盖大涤堂已落成矣。（石涛自燕京南返，于扬州大东门外，临水结屋，榜曰大涤堂，此堂落成殆在康熙丙子、丁丑之间。）

石涛（1642—1707?），俗姓朱，出明靖江王守谦之后，幼以家难，为仆臣负出，逃至武昌，落发为僧，名原济，字石涛。生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卒年待考。[有据《李驎集》谓卒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见《文物》1979（12）]早岁居武昌最久，由越中至宣城，定居敬亭山，居敬亭十有五年，后移秦淮长干寺，中间至燕，留四载而还。晚年寓扬州东门外，临水结屋，榜曰大涤堂，请八大山人为作图。大抵在宣城时自称为小乘客，在南京号苦瓜和尚，在扬州号大涤子，亦称瞎尊者，膏肓子，若极，皆晚年别号。平生事迹以李驎撰《大涤子传》，最为详核。（见《虬峰文集》）

十七、石涛　宋元吟韵　册

纸本淡彩　共十二页　纵二三公分　横一八公分

题：大涤子画宋元吟韵。

（1）春草绵绵未有名，水边□上乱抽萦，似嫌车马繁华地，才入城门便不生。宋刘攽春草。钤印一“零丁老人”。

（2）晴霭翠纷纷，春桥水乍分，山家何处是，松外万重云。元王行松云二士图。钤印一“前有龙眠济”。

（3）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宋寇准赠钓

者。钤印一“老涛”。

（4）草枯根不死，春到又敷荣，独有愁根在，非春亦自生。宋真德秀草。钤印一“前有龙眠济”。

（5）一径汾崖踏苍壁，半坞寒云抱泉石，山翁酒熟不出门，残花满地无人迹。宋郭祥正访隐者。钤印一“清湘老人”。

（6）远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鱼无处卖，沽酒入芦花。宋郭祥正西村。钤印一“前有龙眠济”。

（7）秋水春云万里空，酒壶书卷一孤篷，多情最是闲鸥鹭，留得诗人作钓翁。元黄庚林水云居。钤印二“零丁老人”、“头白依然不识字”。有“素亭”一印。

（8）寂寞亭基野渡边，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郑协溪桥晚兴。钤印一“零丁老人”。

（9）甲子峰头乌臼树，微霜未落已先红。凭阑高看复下看，半在石池波影中。宋林逋水亭秋日偶成。钤印一“清湘老人”。

（10）沧江无尽水，夜夜随潮去，若复作潮来，沧江止不住。宋徐直方观水。钤印一“老涛”。

（11）木叶西风古道，稻花北垄新田，流水美人何处，夕阳荒草连天。宋陈普野步。钤印一“痴绝”。

（12）客行谓已旦，出视见落月，瘦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宋孔文仲早行。钤印一“痴绝”。

素翁以洋纸索余写画，因取宋元诸公吟韵图成一十二幅，寄上索笑，清湘大涤子。钤印一“老涛”。

藏印：“挹翠阁”、“玺书楼珍赏”、“黄氏怀萱堂藏”。

据册内素亭一印，知素翁即素亭。萧山金辂字以宾，号素亭，能书，乾隆时人。歙县郑书逊字晋公，亦号素亭，工墨笔人物山水（黄宾虹黄山画苑略郑旼条）。金辂年代过迟，素亭疑是歙之郑书逊。

《宋元吟韵》，神州国光社出版。南画大成翻印缺二幅。

（1）写荒城云山，清墨淡染，神采飞越。原诗乃刘敞作，见公是集卷二十八。“上”字上缺“原”，应补入。

（2）写双松高低，岭云在望，桥畔二士共语。

（3）写江干树下钓人居，扁舟一叶，随波上下，水留空白，异常凸出。

(4) 林屋江边，有人独立，远浦曲折，以色写之，有山雨欲来之概。

(5) 写老屋数间，不知谁是主人，寒山云锁，苍翠欲滴。

(6) 梵寺隐树间，扁舟宿芦荻，隔岸酒村，遥遥可望。

(7) 断崖千尺，孤篷荡漾清江，欲投芦花，作为宿处。

(8) 有人闲立江边，前村茂草芊芊，遥山如梦。

(9) 写蘖竹四围绕屋，一人凭栏独立，仰视孤峰在杳蔼中，似先渍染然后加点皴，纯用中锋笔，淋漓浑厚，足叹观止。

(10) 短篱山腰，俯临沧海，青山一抹，碧波无尽。

(11) 写野步疏林，山容峦色，自成隐蔚。

(12) 写瘦马行旅，如踏残月，近树远山，正是破晓景色。

十八、高凤翰　三绝　册

纸本淡彩　共八页　纵二三点七公分　横三〇点五公分

(1) 天池僧话。钤印一“宁作我”。

游天池山二百字。雍正癸丑十二月作：

读画爱名山，天池结梦想。（向在新城王司寇家，曾读黄一峰天池石壁图，至今追想，犹在胸臆）窃恐未必然，毋乃笔墨罔。即今叩山灵，初至犹惚恍。槛藓（猿）笼鹤人，顿觉天地敞，临水坐空明，魂精招半晌。性定耳目真，乃敢纵俯仰。群峰罗殊形，名目各不爽。披拂莲花青，突兀云关朗，憨态坐老蟆，瘦纹开仙掌，石浪涌波涛，窿洼破伏莽。（莲花云关诸名皆山中秀峰，石浪涧中积石如群羊，建瓴陡注，有奔湍叠浪之状）想见秋瀑涨。玉龙走莽苍。高下万象呈，环池浸漭泱。静涵绿玻璃，融膏同一酿。譬如百宝珠，金碧涀玉盎。开匣出雪藤，铺石试摹仿。灵异未许追，所得但皮象。缅焉怀昔人，几辈成孤往。神游太古初，目极青冥上。松风吹野心，高梦逐云响。

坐天池上，与寺僧试茶，再得小诗，并书此以志画意。一勺金碧膏，活火烹嫩乳，中有万山精，白石不须煮。甲寅中秋日南村并题。钤印七“高”、“凤翰私印”、“南村书画”、“老杲”、“甲寅”、“心赏”、“介亭”。

(2) 邗沟春汎。西亭笔。钤印一“髯”。

麦陇青接菜花开，曲曲山桃抱岸回，短棹低篷插杨柳，莲花瓣子载春来。

三月一日清明节由岳墩看桃花，即挐舟公办。维扬水乡风物，节序清妍，即目口号，都忘钉铰打油叫街语也。莲花瓣河中小舡名。维扬京口一带多有之。石鳌馆主人。钤印五“河上草堂”、“高氏夙（凤）髯”、“凤翰”、“南村”、“介亭”。

（3）东牟奇松。

在山东宁海州城隍庙殿之西阶，本高不满五六尺，顶折平偃，直走西南隅可三四十步，翠鬣丹鳞，如结宝幄，皮皴崚岈，空腔瓫窐，鸟衔花子坠其中，久且成丛，朱粉陆离，俨如错绣，真奇观也。南村并记。钤印四“磊落嵚崎”、“幻药”、“古临海军人”、“臣翰”。

“曾选黄山松画图，卧龙接引怪尤殊。岂知老去风尘眼，亲向天东见一株。”向曾为友人作黄山松画。钤印三“山东书生”、“高凤翰印”、“南村”。

其二：“偃梢直走二千尺，绿鬣苍鳞带藓痕。此树化龙真有分，应愁雷雨入黄昏。”看松得此二绝句，仍书题画，请方家并正之。钤印一“西园”。

（4）秋树图

仿李营村旧本，翰。钤印三“南村”、“渤海”、“高”。

老树不知名，枝枝作苍雪，中缚一把茅，时有云来歇。山中野唱，施之画作最宜，如何如何。翰。钤印二“要使金石生肺俯”、“凤翰”。

邓尔疋题十绝：

笔下蹩躠万古松，点睛怪凤或奇龙，传神阿堵吾能道，人是名山岳所钟。

胸中先有一峰画，印证天池石壁图，皕字野心高梦句，令人隐几见华胥。

小舡花瓣载春时，只有风人墨客知，我亦少年曾入画，今题钉铰打油诗。

造化兴秋世已知，但看红叶浅深时，暗中先豫为春地，权属风师与画师。

劲利沉雄总自然，挥毫泼墨化云烟，似焦欲淡仍圆润，鼎鼎春心子细研。

草兼分隶合章程，见舞观蛇状叵名，书画由来同一法，成连海上各移情。

书城南面砚盈千，花乳灯光一律镌，石印芝泥钤四堵，赏奇白满又珠员。

病废人言臂不仁，试看心画四时春，分明居右全非左，勾勒清遒点砮纯。

好山好水未能廉，神品相看百不厌，特健药为无价宝，笑佗一字仅三缣。

几案应夸所获奇，高风三绝画书诗，勃余幸草山灵护，鸿爪归云足自怡。

口占十首膺均量先生之属，邓尔疋。钤印二“尔疋”、“吉”。

题签：高南村三绝册。仪真馆珍藏。七四田父黄葆钺题。钤印三“仪真馆”、“黄氏”、“葆钺之印”。

藏印：“清玩草堂”、“瑞廷鉴赏书画之印”。

第一页：写松林满山，池水沦漪，二僧共话，不胜云树苍茫之感。

第二页：岸柳可攀，客舟上下，远浦阡陌纵横，是维扬景色。

第三页：写奇松偃蹇苍翠，上与云齐。

第四页：秋树柯枝横斜，学李成法。

高凤翰（1683—1749），字西园，号南村，亦自称南阜山人，山东胶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卒于乾隆十四年。雍正间应贤良方正，考列一等，授歙县丞。美须髯，自署为髯高。年五十五，病废右臂，自此改用左手，书画更奇，号后尚左生。工诗，论诗有异境，有妙境。蓄研石多至千百方，著《研史》一书。去官后寓居扬州，画益奇肆，年67岁。

十九、张崟　泰岳袖云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三六点五公分　横二九公分

题：泰岳袖云图，为廉甫世讲作。

罡风凉卷袖联翩。五色云裁作锦笺。绝顶近天惟尺五，欲书奇句问青天。

廉甫书法诗才，飘飘有凌云之致。自昨岁登岱，胸次遂具一览未了之气，氤氲一片，偶尔携归。他日发轫云程，自可探诸怀袖耳。因为制图，并题一截，丙子七月望后十日张崟志。钤印三“张崟之印”、“宝岩”、“清河仲子”。

昔年积雪阻岱游，日观不复开峰头，马前云拥乍出没，呼吸一气连齐州。其时同行蹋空绐，洪崖共挹浮邱袖。（己未二月偕稚存先生同北上，至新泰。积雪竟夕，登岱之兴遂罢）九天想见碧霞宫，汉柏秦松结孤秀。云云亭亭云一亭，到顶尽白无空青，峨眉夭矫出人世，未卜何宅栖神灵。郭君登山竹兜迓，袖里挐云成变化，携归一片置金焦，压倒金箱作图画。他日云程垂半天，南天门上有神仙，亦如瀑布空中挂，涌出芝罘一道泉。岁丙子，廉甫八弟登东岳，归时张君为补东岳袖云图，少陵诗“齐鲁青未了”，真此景也。嗣绾记。钤印一“绾”。

岱顶登临信大观，行人经过鲜磐桓，少年乌帽黄尘里，山色都从马上看。闻向峰头袖白云，俯临齐鲁眼空群。余生我只耽幽隐，槃涧团瓢好待君。廉甫八兄属，舸斋张铣题。钤印一“方外司马”。

海脉一支，天腹万古，归烟何处，散为仙尘，御风而来，顿作奇想，此灵气也，呼云语之，可乎。景纯其人，有道之亚，管下有岳，帝座吟诗，袖

霎而回，以券冲举。阴齐阳鲁，栖神万变之图，拔地倚天，缩本一拳之石。迷漫低空，荡荡四壁，呼吸皓露，青青五松。幻楼台之金银，鱼眼射水，发光怪于紫赤，驭轮浴波，可以猎芝罘于锦囊，卷水帘于墨海矣。西笑作客，东归未能。我之怀矣，楚尾吴头，子好游乎，天门日观。英英苍苍，飞来笔端，云云亭亭，神与古会。花散西极，平插金天之冠，气浮中原，下压嵩山而卧，不可及也，庶乎诗之。天门一长啸，声落碧海东，屐底登封烟，掣走苍精龙。大袖盛苍生，哺以天人乳，五百道功成，友风而子雨。日出秦松上，蒸为五色霞，飞泉洗鳞甲，红晕古桃花。七十二峰头，不知所起处，还向石边寻，层层有云路。此道光癸未在都门晤小岩八兄于宣武坊南，为题画册如右，庚寅余从楚南旋里，复承寄示此幅命题，计余自蜀浮湘，由湘返里，八年于兹矣，因录旧作，再续五绝句于后。拨霎见榑桑，登云有仙骨，屐底九州烟，空中三丈日。我登大峨峰，双眉翠可撷，鹤翅秋空凉，八十三盘雪。一轮洞庭月，九画潇湘云，手采南岳花，遥酹云中君。到海一匹练，吴门白马回，荡胸云万叠，可自大东来。丽生弟严学淦续题。钤印二“学淦”、“丽生”。

此帧构图绝佳，层云叠巘，神出鬼没，南天门一线直上通天，尤见巧思，渲染功夫，更不可及。

丙子为嘉庆二十一年，据鲍鼎撰《夕庵年谱》（默厂所著书之三），夕庵时年56岁，据谱是年事迹只云：“辑其父此亭先生遗诗而已。”是图题记极多，可补年谱之缺。

张崟（1761—1829），字宝岩，号夕庵，又号且翁，江苏丹徒人。父自坤，字此亭，善花卉。

绘　画
——单色图版篇

一、谢缙　溪隐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九八公分　横七二公分

一身萧散寸心闲，势利奔趋总不关。白眼看人成一笑，水边林下对青山。葵丘自号溪隐，有所取焉。复写是图，征余诗。余观此图置景空阔，无纤毫丽笔，有古淡趣，可羡可羡。遂题一绝以归之，工拙弗暇计也。时宣德六年秋七月上吉，尚素老人识。钤印五“文鼎”、“琴书自娱”、“山水之间”、“陶写性情”、“尚素斋”。

又沈周题诗：山上云生春雨后，树头花落午风余。道人兀坐碧溪石，下有流泉应读书。沈周。

藏印：“蓉峰刘恕审玩”、“石闾”、“高士奇图书记”、“张祥凝收藏记”。

《江村消夏录》卷三著录。

写板桥流水，疏林萧瑟，隐者于茅亭独坐，孤舟系岸，一童抱琴，过桥前来。两岸芦荻，欲作秋声，令人有尘外翛然之想。笔简而不繁，远山一抹，深得一峰神理。

《无声诗史》称，“谢缙中州人，号葵丘，善山水，师赵松雪。”又作谢晋，吴江人。此题记言“葵丘自号溪隐”，可补字号索引之缺。《大观录》十

九有“谢葵丘西庄图”，宣德二年为沈周父作，亦有沈周题句。顾复云：“葵丘长逝，友石云亡，公（东原）与完庵砥柱中流，延一线而授之石田。”葵丘盖石田之前辈。

按文鼎即金铉。徐沁《明画录》云：“金铉字文鼎，华亭人，诗文流丽，有《凤城稿》，《尚素斋集》。所画山水苍劲幽润，时称三绝。”《图绘宝鉴续纂》有金文鼎，即此人，字号索引六六八页“尚素”下“金铩，松江人，元至正二年（1361）生，明正统元年（1436）卒，年七十六。”孙罄公画家辞典作金铩，按字书无铩，当据徐沁作铉。

（易鼎上九爻辞鼎玉铉，其名与字相应，盖取易卦。文鼎与尚素乃一人，《无声诗史》分为二，误。）

二、林良　孝友图　轴

绢本水墨　纵一七〇公分　横一二五公分

款：林良。

写枯树槎丫，两乌一张翼而飞，一竦立而叫，其下陂塘凫雁，嘤鸣若相求意。走笔快疾，有孤篷自振之概。

林良，字以善，广东人。天顺中供奉内廷，以翎毛擅胜。子郊字子达，传其学。

三、沈周　岁暮送别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四三公分　横六二点五公分

诗塘自题七古一首：与君桑梓阴相望。母党况为兄弟行。我之老母姊君母，少日拜姨今未忘。两家昆季昔数人，君我聊存属余长。羡君读书事长勤，早见新文合时样，学资浩荡德华腴，外度舒徐中倜傥。我惭白发血气衰，君喜青云年力壮。北京初还受铜墨，风雪充途神转王。挈家便欲沿牒去，河上敲冰进官舫。田园岂是容易别，自说县中官署旷。唯民不可日无教，有爵相

担畏人让。北来随地说饥馑，未必陈留独无恙。不徒口慰要心存，莫以茧丝先保障。又闻陈许间未远，甫有肤庵可酬唱。故人所在即故乡，天涯诗酒知佳况。独予困置秖牖下，枕书昏眠眼脂涨。升沉由来自有时，已信老怀齐得丧。尚期诸辈各努力，要在致君尧舜上。

成化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抑夫出宰陈留，岁且尽，行且速，情有所不既，因抒而为诗赠之，继为图连书于上，纳诸行李，以寓弟兄之私。抑闻陈留去许甚迩，并致意肤庵施君云。沈周。钤印三“沈氏启南”、“白石翁”、“沈周”。

藏印：“景松山馆秘笈”、“南海陈仙洲藏”。

按乙巳为成化二十一年，石田五十九岁，诗跋中所致意之肤庵施君即施文显，字焕伯，长洲人，成化举人，授许州同知。详邵宝撰《施君墓表》（见《献征录》九十四）。其任许州职在是年，与石田为同乡，且有酬唱之乐，故石田句云：“又闻陈许间未远，甫有□庵可酬唱。”庵上缺文可以“肤”字补之。宰陈留之抑夫，即马骙，骙字抑夫，见《兰台法鉴录》（万历刊本）卷十三。

写晓岸疏柳丹枫，兰桡待发，依依揖别，纸短情长，远处疏林长坂，云山迢递。诗塘题七古长篇，为石田中岁精心结撰之作。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江苏长洲县人。祖澄，能画，父恒吉，以诗文名。幼师陈宽醒庵，其四十一岁所绘庐山高图，即寿醒庵而作。郡守汪浒欲举贤良不果，耿介独往。书法山谷，遒劲奇崛，画初宗黄倪，晚得梅花道人神理。为明四大家之一，年八十三。事迹见《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

四、沈周　云截溪山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四八公分　横六八公分

云截溪山半露青，峰前刚见一茅亭，何人把卷消长日，静许读声猿鹤听。沈周。钤印二“启南”、“石田”。

写孤亭半倚山脚，一人独坐，仰视浮云驰，横锁断山腰。丛树秃枝，高

下取态，山作小斧劈，苍苔浓点，倍见浑厚佳趣。

五、文徵明 夏窗晴瀑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七七点五公分 横二二公分

题：潭潭虚阁带湾碕，山木苍苍结夏帏，最是晚凉残酒醒，满窗晴瀑雨飞飞。征明。钤印二“征明”、“停云”。

藏印：“戴植秘玩”、“泰泉诗孙”、“竹坡赵氏珍藏”、“赵松之印”。

写老屋数楹，在丛林岩壑之间，开窗临水，闲共清话。泉水自远峰曲折泻下，远岫短树，作浓墨横点，令人神观飞越。

传略见前。

六、唐寅 抱琴归去图 轴

绢本淡彩 纵七四点五公分 横三七点五公分

自题：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鬓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唐寅。钤印三“禅仙”、“唐居士”、“南京解元”。

藏印：“湘涛所得”、“寒中”。

写山村清夏，流水潺湲，板桥横卧两岸，一高士闲步，童子抱琴将归。群山高峙，浅皴而不加点，北宗清峭多势之极致也。

唐寅（1470—1523），字伯虎，更字子畏，吴人。戊午试应天府第一，以事牵黜，狂逸不羁，归心释氏，自号六如，治桃花坞，日饮宴其中。书得赵吴兴之娴雅，画则融合南北，挺秀夐绝，卒年五十四。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

七、仇英 溪山棲隐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二一公分 横四七点五公分

题款：仇英实父为怀云制。钤印三“十州”（朱文葫芦印）“仇英之印”、

“游方之外”。

藏印：“吴子思印”、“润生”、“张曾裕印”、“昆绍”、“双石□□”等。

写高林重屋，隐者独坐楼头。叠嶂重山，行旅奔峭，辽处层楼杰观，在平林漠漠烟霭之中，构图繁复，不落寻常窠臼。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移居吴县。事周臣，工写山水，仕女，精丽艳逸，巧夺天工。

八、陈淳　秋兰图　轴

纸本淡彩　纵八八公分　横三二点五公分

癸卯冬日道复为三愚写。钤印二“复父氏”、“白阳山人”。

诗塘薛冈题：白阳先生写花卉如化工无意，笔下有一种生气，非人可学而至。权奇词兄召名手装潢精好，示余，谓是其尊公景纯先生所爱玩，对之如见尊公。权奇罔极之思，触物即见，余因题数语，以表权奇之孝。辛巳冬日甬东八十一翁薛冈题。钤印二“千仞”、“奕晅关”。

龚贤题：自昔秋兰堪作佩，岂徒芳洁充吾爱，高人纫此夫何为，以明吾志之所在。墨胎之后有灵均，宗臣见逐遭长喙，抱此孤忠而汨罗，因搴湘草增余慨。阿谁写此冰雪姿，空山无人众泉汇。十花一干挺然生，新抽碧叶无柔态。静壁高悬领异芬，舞风乱月清光碎。自煮精茶擎素磁，闲中只许先生对。庚戌春仲野遗龚贤题。钤印一“蓬蒿人”。

题签：白阳山人兰石图。番禺黄氏怀萱堂藏。

藏印：“金陵马藕村鉴赏印”、“松管斋”、“黄氏怀萱堂藏”、“胡晚甡（晴）鉴定印”、“罗振玉”。

按薛冈字千仞，鄞人，著《天爵堂集》。《甬上耆旧集》称千仞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诗为一卷，起万历庚辰，至崇祯庚辰（十三年），福建林茂之叙之（《明诗纪事·庚签》二十六）。其题白阳此轴，署曰八十一翁，时在辛巳，即崇祯十四年，适为裒诗之翌岁。

（奕字见正字通，炭为烎讹字，奕又为焂之讹字，见《中华大字典》火部）

写拳石，幽兰，有蕊落水中，寥寥数笔，简淡无匹，而神趣自足。癸卯为嘉靖二十二年，此图尝在《书苑》揭载。

陈淳（1483—1544），字道复，号白阳山人，长洲人。从文衡山游，行书出杨凝式，老笔纵横，草篆尤工。画则专精花卉，虽一枝半叶，极疏斜历乱之致。年六十二。

九、文嘉　墨梅花图　轴

纸本水墨　纵八八公分　横三二公分

题：万历已卯二月望，鸥江过归来堂，见几间梅枝奇古，请予像之，并录四词于上。文嘉。钤印二“文嘉休承”、“文氏休承”。

寒尽寻春，几回冲雪，小桥犹隔。偶至溪边，瞥然相见，浑如曾识。莫教寒鹊争枝，恐踏碎、琼瑶可惜。吩咐东风，且迟开放，悄寒轻勒。

右未开。

正拟论量，如何开折，已露新妆。欲敛难收，将静未可，半吐幽香。贞心一点难藏，疏篱外、有人断肠。月色朦胧，搅人魂梦，吟绕回廊。

右半开。

竹捺松搭，煖风吹动，不容时霎。万树杳云，满林晴雪，几重开匝。朝来花底闲行，早已觉、帽檐低压。恨不折来，幽斋相对，胜添金鸭。

右盛开。

竹外斜枝，香飘点点，懊恨来迟。雪圃瑶林，风吹狼藉，雨打离披。枝头青子催期，底须怨、笛声太悲。半蕊将舒，盛开欲坠，俱是佳时。

右将残。

咏梅四首调寄柳梢青。钤印二“文嘉休承”、“文水道人”。

藏印：“养芷鉴赏”、“曾在黄中陶处”、“李尚铭家珍藏”、“积祚”（马氏）、“孟嘉真赏”。

写梅干著蕊二三，更题柳梢青四首，此学杨无咎，极古隽之致。已卯即万历七年也。

传略见前。

十、钱谷　听松飞瀑图　扇面

金笺　横五五公分

题款：乙卯谷雨日写松亭高逸。钱谷。钤印一“叔宝”。

写苍松五株，山亭有人对坐，童子携琴而至，对飞泉奔泻，高山流水，绰有清音，山石勾勒有力。乙卯殆嘉靖三十四年。

钱谷（1508—1578），字叔宝，长洲人。自号磬室。游文衡山门下，山水、兰竹均擅一时之胜。

十一、居节　松壑高闲图　轴

纸本着色　纵七〇公分　横三二点五公分

题款：松壑高闲。万历辛巳新秋居节制。钤印四“居节印”、“士贞父”、“居仲”、“□壑芝清”。

藏印：“朱马思赞印”（朱文印）、“南楼珍藏神物”、“沈堪审定”、“武仲寤寐所求书画记”。

写松林数株，蛟根束鳞，危根凌霄，两名士坐松荫下对语。群山在望，悬泉百叠，乱石嶙峋，而层次井然。构图颇繁，具见经营位置之苦心。辛巳为万历九年。

居节，字士贞，号商谷，吴县人。画笔得文家薪传，简逸有致，僦居虎丘。

十二、侯懋功　秋山高士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四七公分　横四二点五公分

题款：万历戊寅中秋前一日写，侯懋功。钤印二“延赏”、“侯懋功印”。

董其昌题：古人作画皆有深意运思，落笔必有过人处。侯夷门此幅仿叔明秋山高士图，萧散秀润，最为逼古，亦平生得意笔也。其昌。钤印一

“昌”。

写高士三人，松下闲坐，右侧崇山峻岭，拔地而起。有人结茅于山巅、水崖之际，远处楼阁可望，极高远之致。构图盖自王蒙出，香光称其萧散秀润，良然。戊寅即万历六年。

侯懋功，字延赏，号夷门，吴县人。初事钱谷，山水入元人之室。

十三、周之冕　岁寒三友图　扇面

金笺　横五一点五公分

题款：丁酉秋日周之冕戏写。钤印一“之冕”。

藏印：“□宜静盦”。

写月下梅花雪竹。丁酉或万历二十五年。

周之冕，字服卿，号少谷，长洲人。善画花鸟。

十四、陈元素　幽兰图　轴

明笺纸水墨　纵一二二公分　横二九点五公分

款：陈元素。钤印二“陈元素印”、“古白”。

诗塘写幽兰赋：起“唯幽兰之芳草，禀天地之纯精”。讫“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余不录。此唐杨炯《幽兰赋》，见《幽忧子集》。

题：泰昌改元之冬，良月廿有四日画并书，吴郡陈元素。钤印二“元”、“素”。

藏印：“杜复”。

绘蕖兰一株，题三字正书。诗塘写杨炯赋，界以丝栏，画疏而字密，相形更有清致。明人喜写《幽兰赋》，如胡俨，宣德间有隶书《幽兰赋》（《壮陶阁著录》）是也。

陈元素，字古白，长洲人。入文衡山之门，以善画兰名。工书，入清卒，私谥贞文先生。

十五、文点　溪谷晚凉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七五公分　横三七公分

题款：癸未秋写于南云丈室。文点。钤印一“文点”。

又题：长安道上逐尘忙，何似溪头生晚凉。落日时摇清影动，野风遥送白苹香。竺坞山樵。钤印二“文点印”、“竹坞草庐”。

南云先生为文肃公孙，枕岩栖谷，猿鹤弗惊，衣冠古朴，尘坱自远，可谓不堕先烈者也。画特其寄怀处。然蹊径萧闲，无外闲匠气，观者勿于画师中遇之，则南云出矣。德潜。钤印二“确士”、“大小山”。

藏印：“含青楼”、“讷庵”、“丽父审定”、“喜雨楼藏”、“黄氏怀萱堂藏”、“传经堂鉴赏”、“挹翠阁”、“蓉峰宝玩”、“丽圃私印”、“花步刘氏家藏”、“蓉峰”、“田溪书屋”、“冠五清赏”、“三水何氏田溪书屋鉴藏书画”、“卢江”、“花步”。

写秋林晚景，溪头闲坐，望青山夕照，寄情虚旷。癸未即康熙四十二年。

文点（1633—1704），震亨子，字与也，号南云山樵，山水得自家法，用笔细秀。

十六、徐渭　富贵神仙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二四公分　横四九公分

题：花居一纸不异春，人在人中岂异人，山人窗隙观四海，坐见毫端收一尘。天池漱人渭。抹花已，为作一偈。钤印三“佛寿”、“天池漱仙”、“与木石居”。

藏印：“古歙汪氏珍藏”、“何瑗玉印”、“曾藏何蘧盦处”、“曾在方梦园家”。

只写一边，构图甚新，兰竹兼作双钩，与牡丹，梅蕊相厕，浓淡疏密，自是神品，异人异花，两臻其妙。此图《方氏梦园书画录》著录。

徐渭（1521—1593），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山人，山阴人。奔放不羁，书画如其人，花虫竹石尤高妙，作曲与诗文皆逸品，事迹见

《明史》本传（卷二百八十八《文苑传》）。

十七、马守真　翠竹幽兰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五七公分　横三八点五公分

翠竹幽兰小笔仙，寄来犹记是春天。十年浪迹空相忆，冷雨秋窗夜不眠。雪林张山题于浔阳官署。钤印一“山”。

己亥春月写寄雪林先生，湘兰马守真。钤印一“湘兰”。

藏印：“鹿洞砚斋珍藏”。

丛兰疏竹，小石幽草，题轻倩小楷，更觉婉丽可人。己亥为万历二十七年，是年守真曾作水仙卷赠王稚登（《壮陶阁》著录）。

马守真（1548—1604），金陵人。小字元儿，又号月娇，南画中人，居秦淮胜处，与王伯谷相善（《明画录》）。又称马湘兰，以善写兰著称。（见《列朝诗集小传》）

十八、李麟　寒林钟馗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七九公分　横三二公分

篆古文：己丑夏日画。次公李麟。钤印五“麟”、“次公”、“檐花落研”、“一日之迹”、“钟山樵客”。

藏印：“少石审定”。

《宝迂阁书画录》卷一著录，称其“取径萧远，皴点用焦墨而不失其润，松针竹草用细笔而不涉于纤，钟馗白描坐石观瀑，一鬼捧琴肃立，神气懔然”……

寒林用宋人法，流泉五七叠，石桥修竹，其景绝幽。构图不蹈文衡山旧蹊，具见别出心裁。己丑为万历十七年。

李麟字次公，浙江鄞县人，万历崇祯间人。

十九、董其昌　为许翰公仿大痴山水　卷

纸本水墨　纵二八点五公分　横二四五点五公分

题：拟大痴笔意。玄宰。钤印一“董其昌”。

此余为许翰公作，屈指又数年矣。今许公从中州来，持以见示，因重识之。其昌。钤印一“昌”。

藏印：“种石轩”、“狄氏曼农”、“花步刘氏家藏”、“刘氏寒碧庄印”、“蓉峰鉴赏”。

湿笔苍润，云烟迷蒙，直近小米长卷。遥山岸草，具见大痴法度。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官湖广提学副使，南京礼部尚书，论文敏，事具《明史》本传。书画为一代大家，长于鉴赏，行草妙绝，如迅霆飞电。刻戏鸿堂法帖，著《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等。

二十、董其昌　云藏雨散图　轴

绢本水墨　纵一〇一公分　横四一公分

题款：云藏神女观，雨散楚王宫。玄宰写。钤印二“董其昌”、“太史氏”。

梁章钜跋：尝见香光画，多清秀绝伦之品，而往往嫌病于嫩。今观此作，老笔沉古，红光贯户，实兼吴项之长，米虎儿所不及也，此真香光平生第一杰制，直可作宋元神迹观之矣。道光丙申冬十月下浣。福州梁章钜题。钤印二“长乐梁氏”、“梁章钜印”。

以卧笔大点作米家树法，比之高房山，可谓登堂入室矣。

二十一、程嘉燧　赠别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三一公分　横三一公分

题：去马嘶春草，归人立夕阳。元知数日别，要使两情伤。天启七年三月，连叔兄来，暂会辄别去，作图赠之，并书此诗。偈庵老人程嘉燧。钤印一“孟阳”。

图作高柳二株，两贤揖别江干，远岑耸翠，是云林家法，而近陂略作勾勒，更见古简。诗淡远，亦如其画。

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歙人，侨居嘉定。钱谦益筑耦耕堂，邀与读书其中，极重其诗，著有《松圆阁集》。卒于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年七十九。

二十二、李流芳　山水图　册

纸本水墨　共十页　纵二五点七公分　横一二点二公分

题签：李长蘅仿宋元山水。钤印一“陆时化藏”。

李流芳行书题记：余以病且感时事，久罢公车。丁卯十月送计偕者于吴门，闻有旨尽毁当祠，无不额手。余虽垂老投闲，幸作太平民矣。舟中连日觉耳目清明，笔墨快适，适有宋笺册数帧，纵笔点染，不觉其竟，因复记此以为它年佳话也。慎娱道人李流芳。钤印三。“李流芳印”、“长蘅氏”、“小自在”。

褚廷琯题跋：长蘅用笔潇洒，有出尘之致，酷似董北苑画法，然自行己意，虽谓不师古人可也。砚民琯题。钤印三“褚廷琯印”、“研耘氏”、“褚研耔监赏章”。

嘉庆壬戌十月严钰观。钤印一“香府珍赏”。

乙丑嘉平十二月弇山毕诒□观。钤印一“勋阁经眼”。

又戊辰长乐黄葆钺跋称：“此林磊斋藏长蘅精品，为陆氏（时化）故物，《吴越所见书画录》载十幅中七幅，钤有李流芳印……”

藏印：“怀烟阁陆氏珍藏书画印”、“远湖所藏”、“磊斋审定”、“星斋鉴赏”、“朗盦所见铭心绝品”、“林朗盦鉴藏印”、“宝宋室”。

此山水册共十图。第一图平林叠岭。第二图烟柳楼阁，小舟荡漾。第三图山亭观泉。第四图萧寺重峦。第五图遥岑亭子，自倪迂来。第六图绝壁松筱，泼墨沈厚。第七图层峦高树，近大痴笔法。第八图树用米而山学郭忠恕。第九图松嶂悬泉，彩色韶秀。第十图山作披麻，涧树萧爽。此为陆时化旧藏，

作于魏珰既除之后，心境闲旷，故有此等佳笔墨。《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著录云："以朱书经文宋纸背画……浅色三幅，水墨七幅。"丁卯为天启七年。此册曾印行。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号檀园，歙之溪南人，籍嘉定，万历丙午举人。崇祯二年卒，年五十五。吴梅村称其学梅道人。墨沈淋漓。有《檀园集》。

二十三、杨文骢 九峰三泖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一五点二公分 横三六四公分

沈士充题：风蒲猎猎忆江乡，疏柳依依绕曲塘，几叠远山无限意，却教展卷对斜阳。 春水拖蓝一带流，布帆几幅宛中州，双鱼入手须珍玩，想见高人寄兴幽。龙友自吉州寄惠此卷，漫成二截句酬之，并书画上。沈士充。钤印一"沈士充印"。

柳径云溪暮霭重，缄书遥寄附飞鸿，画图写得江乡景，却入吟怀秀句中。周之蕃。钤印一"周之蕃印"。

自题：庚辰夏日写九峰三泖图，吉州杨文骢。钤印二"文骢"、"龙友氏"。

藏印："虞轩"、"献厂"、"乐道主人"、"季云审定真迹"、"李氏珍秘"、"正谊书屋珍藏图书"、"完颜景贤精鉴"。

恩庆跋：是卷道光丁未为白下陆静轩所获，出以相示，方恨于公之手迹无所收藏，请以乾隆御题董文敏着色山相易，遂得归余秘笈，携诸行囊。尔来忽阅八载，公余寂处，兀坐无聊，展玩自遣，写其梗概，编入《爱吾庐画记》，因并书此。时咸丰甲寅秋八月三日，甘凉官舍。庆。钤印一"恩庆之印"。

又跋：公风流文采，晚节卓卓。至于画境，清雄秀逸，当与香光抗手，非一时俦辈所及，收藏家断不可阙。搜求十余年，真迹绝少，仅见一轴而未能致。白下蔡小石家藏吴梅村所歌九友画悉备，内一轴亦真迹，徒生劳观之羡。幸得此卷，且为公用意之作，崇山巨壑，高柯疏林，蹊磴勾连，长流浩渺，以无限大观收之尺幅，情移神会，直令身入其中，虽公平生妙笔，殆无复出其右矣。丁巳孟春廿又六日，庆再记。钤印二"觑奥"、"北平季子"。

又题：湖边多少莫愁家，名士佳人尽自夸，谁识贞姿完末节，桃花写罢写梅花。甲寅新秋题。

写九峰三泖，轻柳远陂，芦花帆影，重冈近隩。时在吉州，作此卷与沈士充，笔至高简，毫无烟火气，洵是逸品。庚辰为崇祯十三年，时年四十四，越五载殉国。（顺治三年清兵取严州，文驄走处州，闽中立，拜兵部右侍郎，进援衢州，败死。见《小腆纪年》十二）

杨文驄（1597—1645），字龙友，贵州卫人。万历四十六年举人，福王时擢右佥都御史，唐王立，进浙江总督，顺治三年殉节于浦城。文驄曾裒所得诗文图画，题曰白水移，以谒董其昌，大受激赏，时仅三十三。为画中九友之一，卒年四十九。

二十四、卞文瑜　梅花书屋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〇七公分　横四九公分

题：梅花书屋。辛卯小春卞文瑜画。钤印二“文瑜”、“润甫”。

藏印：“积祚审定”、“伯元审定”。

写松泉山影，老屋有人，修竹护墙，梅花绕宅，画略敷彩，更见精神。辛卯为顺治八年。

卞文瑜，字润甫，号浮白，长洲人。或谓其本姓徐，因有所避而托者。

二十五、程正揆　危峰寒瀑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〇二公分　横五一点五公分

题：壬寅冬十二月石城为韫生兄作，青溪道人。钤印二“程正揆”、“端伯氏”。

藏印：“顾斋”、“劫余”、“仲瑛所藏书画”。

写山石但勾勒轻染，不施皴擦，著树不多。长阪峻岭，悬泉千尺，极简远之致。

程正揆，本名正葵，字端伯，号鞠陵，又号青溪道人。驄歙县人，籍孝感。崇祯四年进士，历官尚宝寺卿。入清，官至工部侍郎，年七十四。诗多

题画之作，有《青溪遗稿》。

二十六、赵左　山水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一四公分　横一三七点五公分

题款：丙辰秋九月写寄纯仁兄。赵左。钤印二“文度”、“赵左”。

董题拖尾：文度余畏友也，山水深得子久山樵遗法，而秀润时或过之。此小卷峰峦浑厚，蹊径迂回，把玩令人不忍释手。纯仁持示索题，漫书数语于后。时戊午仲秋既望。董其昌。钤印二“董其昌”、“思翁”。

藏印：“汪向叔藏”、“向叔古缘”、“平阳汪氏家藏”、“寂盦鉴定”、“曾在方梦园家”、“裴氏壮陶阁藏”、“麓云楼”。

文度此卷有干有湿，点与横皴，间用渴墨，较华亭更见劲峭。盖能于干处呈秀，于湿处见润，此与华亭多用湿笔，有间然矣。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迭为汪氏麓云楼，裴氏壮陶阁，方氏梦园所藏。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受业宋旭，远宗董源，兼倪黄笔法，开苏、松一派。

二十七、魏克　水仙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〇五点五公分　横五八公分

题：万历岁丁巳三月望后写。钜鹿魏克。钤印一“魏克”。

此学赵孟坚法，小草拳石。尤秀倩萧散，不食人间烟火，逸品也。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

魏克，又名之克，字叔和，为之璜弟，上元人。工诗，写水仙妙极古今，得赵子固遗意。

二十八、米万钟　碧溪垂钓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二三点五公分　横四六公分

题：庚申写于汶阳空明馆中。石隐米万钟。钤印一“北地米万钟仲诏父印”。

写峭壁枯枝，藤蔓四垂，江干杨柳，细草随风。有人坐钓，而一叟策杖而行。近浦溪流，远山隐约在望，天真自适，余味挹之无尽。庚申即泰昌元年。《神州国光集》揭载。

米万钟（？—1628），字仲诏，号友石，宛平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江南按察使，崇祯三年，起拜太仆少卿，卒官。好蓄奇石，有米颠之癖，行草亦得南宫家法，与董其昌有南董北米之誉，画亦气势颢瀚。

二十九、陈洪绶　梅石图　轴

绢本水墨　纵一〇七点五公分　横四六点五公分

题：陈洪绶写于溪亭。钤印一“陈洪绶印”。

写石只勾轮廓，浓点如线，石下衬竹叶数笔，古梅树枝奇崛，著蕊寥寥可数，张大千称此老莲盛年之作，运笔布局俱超上乘。

传略见前。

三十、沈颢　山水图　册

纸本淡彩　共十二页　纵二四点七公分　横二三点七—二四点四公分

(1) 极文秀，极高简，必从唐人中来，文水肖之。钤印一“石天”。

(2) 郭恕先细心人，笔腕方有入处。钤印一“石天”。

(3) 仙崖春霁，道宁能摹之。钤印二“沈”、“颢”。

(4) 观潮图。霍元镇意。钤印一“沈颢”。

(5) 卢浩然越馆诸景，有双松阁。钤印一“石天”。

(6) 倪幼（幻）霞小年庵清玩，颇似关仝，此最省焉。钤印一“石天”。

(7) 虎儿溪阁吟荷。钤印二“沈”、“颢”。

(8) 河南阿仝晚年笔意。钤印一“石天”。

(9) 翟院深奇本匠心。境多闽中山水。钤印二“沈”、“颢”。

(10) 叔明法北苑或有此。钤印一“石天”。

（11）雪山栈，郭河阳晚年，绝无院中气矣。钤印二“沈颢朗倩”、“石天长”。

（12）关山策蹇，李成妙境也。钤印一“石天”。

①绘清泉绕屋，修竹芭蕉，园日涉以成趣，风格近文嘉。

②枯枝浦溆，俯仰无端，学郭忠恕。

③琼岛仙观，驾舟洪涛，蓬莱仿佛似之，仿许道宁。

④松屋临江，共观海潮澎湃，题云霍元镇意，元镇规模董北苑、米南宫父子，写山水云物，殊有标致。（虞道园赠以七古，见《学古录》卷二十八）霍氏去明未远，画久无传，石天谅见其观潮图也。

⑤松窗人坐，修竹满墙，题曰卢浩然越馆。按卢鸿山居十志有樾馆题识云：“樾馆者，盖即林取材基巅，拓架茆茨。”此作越馆，省木旁。

⑥枯槎丛筱，曲栏通幽。题云“倪幼霞”，按即云林子，应作幻霞。

⑦荷塘溪阁，西山雨后，爽气满林。

⑧孤松亭坐，曲泉潜通，苍然山色，青坠几席。

⑨岛上奇峰，仙家松观，题云似闽中山水。

⑩瀑布三折，柴门深闭，坐听潺湲。

⑪津渡栈道，雪中行旅，学郭熙。

⑫关山茂树，策蹇独行，学李成。

沈颢（1586—1661）吴县人，字朗倩，一字石天，卒顺治十八年，年七十六。画以疏逸胜，著有《画麈》行世。

三十一、丁云鹏　溪山深秀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七七公分　横二九点五公分

题：癸未春日写上怀琴先生赐览。丁云鹏。钤印三“丁云鹏印”、“南羽”、“嘉树林”。

题签：丁南羽溪山深秀图轴，无上神品。泗上杨士骢旧藏，今归张氏研斋。钤印一“研斋”。

南羽白描，画鉴谓其酷肖龙眠，而山水殊不多见。此幅细笔□□，余拟以晚年□□，□矩大痴，而重山复嶂，层叠而不繁，宜其深造之以道，而名

传于后世也。今秋装褫，漫□□末，识者其将责我以续貂之诮哉。乾隆壬寅夏月，宾岑曹怿识。钤印一“宾岑自赏书画印”

藏印：“宾岑曹氏珍藏”、“马积祚印”、“积祚审定”、“泗州杨氏所藏”、“张祥凝藏”、“骈斋”（一方印，一葫芦印）、“斋秘笈”。

写连冈叠嶂，水榭池馆，远树若荠，一棹容与碧波间，峰峦不施矾头，略加横点，而神态自足。癸未为万历十一年。

丁云鹏，字南羽，号圣华居士，休宁人。父瓒，工书画。南羽以白描人物名，山水杂画亦各臻其妙。

三十二、萧云从　梅竹文石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〇〇公分　横三九公分

题：古梅盘错石玲珑，细竹铿玱弄雨风。不识东墙人未睡，好分月影醉华秾。七十四翁云从。钤印一“钟山老人”。

题签为胡毅生书：萧尺木梅竹文石轴，“民国”九年夏日，隋斋题。

藏印：“素心人”、“程□藩印”。

写山石一拳，竹作双勒，梅根盘错其间，一枝秀出，亦晚岁作。

传略见前。

三十三、萧云从　黄山云海图　卷

纸本淡彩　纵二三公分　横五五五公分

自题：忆此画几卅余年，当时气力强壮，纵横自适，今余年七十有四，重一相遇，如赵侍御见昌黎藏卷抚然叹曰，今不复能矣。谁谓画师必老而后传神。友人蓄之笥中，颇亦矜爱，乃割之以赠他人，正若在萧子也，昌黎反璧于赵，乃觉多事。萧云从。钤印一“钟山老人”。

诗塘题篆：黄山云海。夔臣观察得萧尺木山水长卷，定为黄山云海图，众壑森列，涛气回旋，奄有其胜。光绪癸巳六月，汪洵书耑。钤印二“子渊又字渊若”、“听芝馆”。

藏印：“长白延煦号树南字绍甫行一收藏书画图籍之印”。

写丛树翠岭，孤客渡过木桥之后，一路连山无际，烟云卷舒，如游龙，如惊蛇，蜿蜒起伏，石梁飞瀑，溅泻无地，终之以大江帆影，构图新颖，蔚为奇观。

三十四、萧一芸　山水图　卷

纸本淡彩　纵二四公分　横五七五公分

题：戊申秋月写于吴陵客舍，于湖萧一芸。钤印二“萧一芸”、“阁有”。

萧云从子侄数人皆工画山水，其名上字皆以一行，而下字从草，曰一荐，一萁者，云从子。曰一芸者，其犹子也。一芸画，南服殊罕见。此卷皴法，仍循尺木步武，干笔勾勒，微擦而浅染之，法度不稍逾越。曩见云从黄山图，蟠云巨壑如常山之蛇，惊叹久之。此幅结构尤奇，重峦叠嶂，崇冈复岭，密无留罅，高绝处反似吴彬。乃悟山水长卷，难在布局。壮迈之怀，岂徒一丘一壑所能副；信经营位置，迥非易事！明季画家，喜作变形，为态多方，观此而益信矣。戊午选堂为均量题。

卷长盈丈，山石嵯峨，微擦轻染，仍是云从法度。惟重冈复岭，稠叠密无间隙，奇险反似吴彬，善于经营位置，信一奇矣。

戊申或为康熙七年。

三十五、弘仁　仿王孟端山水图　扇面

纸本　横五一点五公分

题：偶见王孟端小册，用儗其意，寄龙超居士。乙未蒲月，时客区湖，渐江僧。钤印一“渐江”。

藏印：“天景楼”、“慧吾观止”、“燕如心赏”、“尚名”、“冠五清赏”、“钦州钟氏”、“仁阶心赏”。

萧寥秋树，平坡数椽，疏柳溪居，小桥枉渚。乙未为顺治十二年，此粤中向有千金扇面之称。

弘仁（？—1663），字无智，号渐江，歙县人。俗姓江，名韬，字六奇，明诸生，甲申后为僧，画师孙无修，山水开新安派画风，萧寥高远，故王阮

亭云："歙画多宗浙江。"著有《画偈》。

三十六、弘仁　山水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八七点五公分　横七六公分

题：浙江学人弘仁写。钤印一"浙江"。

藏印："□斋收藏"、"陈□生清玩"。

写平冈叠嶂，近系孤槎，上有茅茨，一老珊珊然来，小童循微径而上，平陂处古梅数株，偃仰成趣。

三十七、郑旼　古木危桥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二五点五公分　横四〇点五公分

题：古木危桥碧水湾，颓毫破研伴予闲。频年熟踏清溪路，兴到聊拈指顾间。并题进绥庵尊舅教槊。郑旼。钤印二"慕倩"、"辛亥"。

诗塘跋云：慕倩翁山水，擅诸家之长，而用笔运意，得之倪黄间最多，要之清逸秀韵，又自有一种潇洒出尘之趣，正不在皮骨里许也。昔赵文敏为元大家，王叔明出，人谓甥掩其舅，慕倩为绥翁从甥，渭阳氏之诗中画，与慕倩翁之画中诗，正见其相得益彰耳。即以两人为今日之松雪与黄鹤山樵，亦无不可。青溪弟徐运昌跋。钤印三"运昌私印"、"五其"、"墨禅"。

写山石用侧锋，枯颖干皴，危桥在古木间，远岫飞泉，倍觉腴秀，纯是倪迂家法。

郑旼，字慕倩，歙人。入清，服如野僧。父淡成，刻贞白家风录，故旼嗜理学，著有集多种，事迹见汤燕生作《郑慕倩像记》，录其"癸亥三月告逝，年五十一耳"。实卒于康熙二十二年。（详姚翁望《安徽画家汇编》，313页）

三十八、查士标　山居抱膝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二〇四点五公分　横七九点五公分

自题：溪阁藏深树，晴峦浮远天，何人同领略，抱膝意悠然。辛亥初夏画于邗上。查士标。钤印二“士标之印”、“二瞻”。

藏印：“□尚”、“砚香过眼”、“寄翁鉴藏”。

写柳下水居，高人独坐，对面秋林亭子，云山数叠，涧边幽草，足以移情。辛亥为康熙十年。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休宁籍。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明诸生，家饶裕，多收藏，与弘仁、孙逸、汪之瑞称新安四大家。性疏懒，畏接宾客，临池挥洒，必于深夜。年 84 岁。宋荦为之传。

三十九、查士标　仿石田山水　轴

纸本水墨　纵八〇公分　横九四公分

自题：几家成聚落，鸡犬夕阳时，人影临流静，鸥行拂树移。积禾高屋脊，落叶厚茆茨。邻并尤淳朴，常通无有私。仿石田先生意，似青扶道长兄正。查士标。钤印二“梅壑”、“二瞻”。

藏印：“海阳王洪春澥珍藏金石书画印”、“微尚斋鉴藏书画印记”（汪兆镛印）。

题曰仿石田，而神似倪迂。疏林亭子，板桥上有客行吟，重用湿笔，惜墨如金，自然荒远。

四十、汪家珍　破琴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二五公分　横六三公分

题识：晋武陵王晞遣使聘戴安道，戴对使破琴曰：安道不能为王门伶人。良其风轨有足怀矣。乃山阴乘兴，及门而返，少微星变，求死不得，当时之论贵人无己，竟戴贤或劣于王谢耶，吾不知之也。图此上穆翁老词坛公断，时丁未阳月，弟汪家珍识。钤印三“汪家珍印”、“璧人”、“不从门入”。

藏印：“薛邦襄藏”。

绘使者于门外系马来访，一童子取琴前来，寒舍孤松，小桥藤蔓，具见寒门蓬户之状。

汪家珍，字叔向，号璧人，歙人。与江之瑞齐名。

四十一、梅清 黄山胜景图 册

纸本水墨 共八页 纵二六点三公分 横三四点二公分

题：

（1）日落峰阴乱，山空瀑响齐。断云闲不去，幽鸟寂还啼。投足仙源近，回看世路迷。中宵眠更起，孤月在岩西。松谷。钤印二“梅清”、“存耕堂”。

（2）仙根谁手种，大地此开花，直引半天露，齐擎五色霞。人从香国转，路借玉房遮。莲子何年结，沧溟待泛槎。莲华峰。钤印三“梅”、“瞿山”、“汪埙之印”。

（3）黄山奇绝信难求，独有兹峰境最幽。不尽松声随步起，何来溪水接云流。翠微峰。钤印五“清”、“梅子”、“直上云门一放歌”、“莲花峰顶三生梦”、“慎立之印”。

（4）千树奇松尽不群，一奇如此更稀闻。朝来风雨凌空起，仿佛移山出晓云。绕龙松。钤印三“梅清”、“瞿山氏”、“汪埙”。

（5）狮子峰头石，高人此结庐。孤筇无著处，双屐尽凌虚。钤印三“瞿老人”、“游戏三昧”、“已卯再生”。

（6）巉岩五供养，簠簋对金尊。独坐向何处，长吟松树根。五供养。钤印三“古人在我”、“梅清私印”、“汪埙印”。

（7）无款。钤印三“梅屋”、“无事散神仙”、“用耻堂”。

（8）一声长啸问浮丘，疑是乘艖海上游，三十六峰在何处，挥毫尽（此字衍）仿佛碧天秋。此浮丘三峰也，雨窗稍晦，为飞熊道兄写教。瞿山梅清。钤印一“老梅”。

藏印：“二分明月楼”、“竹溪鉴赏”、“祓江”、“赵伦”。

共八页。第一写松谷；密林深寺，远山争耸。第二莲花峰；淡扫成嶂，一松树偃仰行人道上。第三翠微峰；写密筱中有梵塔，幽人沿溪独往。第四绕龙松；断崖孤松倒挂，遥山在下。第五连冈直起，绝顶结庐，俯临千峰。第六写双松相望，人倚松而坐，诸峰卓立天外。第七绘一松一枯枝，与三山

相望，不署款。第八写浮丘三峰，缥缈天际，近处树木三株，笔极简远。

梅清（1633—1697），字渊公，一字远公，号瞿山，宣城人。作黄山景尤有名，著《天延阁诗》，年75岁。

四十二、梅翀　孤松图　轴

绫本水墨　纵一七一点五公分　横四九公分

题：仿松年笔意，梅翀。钤印三“梅翀私印”、“培翼”、“柏枧山口人家”。

藏印：“王氏简堂家藏之章”、“南海梁志文印”、“华国文章”、“南海黄绍昌所藏经籍书画金石文字□孙其万年永宝”。

写虬松孤干，分枝，在水崖之侧，有兰有竹，相与掩映。

梅翀，宣城人。字培翼（本逍遥游语。《画家大辞典》误作翌）。《宁国府志》称其善松石有奇趣。

四十三、吴山涛　简笔山水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二三点一公分　横一〇五公分

题：西湖吴山涛画于长安松寺。钤印二“吴山涛印”、“岱观氏”。

题签：清吴山涛江天寥廓图。己巳春莫，北游南归，舣舟歙浦，宾虹先生以此赠行。（关）寸草喜记于南越木刻斋中。六月十日。钤印一“寸草”。

引首题篆：江山寥廓。龙在蝉嫣，律中黄钟。东官邓尔雅。钤印二“邓尔雅印”、“可久长”。

黄宾虹跋：吴塞翁世居歙之泽富村，以明崇祯孝廉，授陕西成县令，三年致仕。时秦中初平，城尤湫隘，居无官舍，唯以石作几，终日晏如，赋诗不辍，秦抚深敬爱之。乃请于抚，以纵情诗酒纠罢其官，延之幕府，遂得遨游塞外，著有西塞诗。后侨居钱塘，终老吴山，啸歌自得，种秫为娱。更浮家泛宅，往来苕霅之间。朱竹垞太史赠以诗云：“诗人吾爱塞翁好，风格西陵别擅场。嗜酒肯淹千里驾，罢官为起七歌堂。云山画出无前辈，暑雨灯前话故乡。甪里菜畦原未卖，归时休只恋余杭。”盖纪实也。塞翁画多简笔，遒媚

如邹衣白，疏散类查二瞻，胸襟潇洒，意境高超，是得大痴神髓，而成逸品，宜非寻常画史可能望其项背矣！纫秋先生具慧眼，而有此卷，洵古缘也。喜而题之。庚辰之夏，黄宾虹。钤印二“片石居”、“潭上质印”。

邓尔雅跋：纵情诗酒官宜罢，不使人间造孽钱。潇洒高超成逸品，胸中寥廓此江天。吴山涛山水，均量仁兄属题，邓尔雅。钤印一“雅”。

张大千跋：山涛于前人及并世画家，少所称许，独曰：“黄子久耶？邹臣虎耶？俛仰古今，何处著我？”以是知其画法源流所自也。又尝见其题所画云：“率然为之，已成绝调。”其高自位置如此。今观此卷，草草若不经意，其不可一世之概，邹臣虎尚下一头地，宜其目无余子也。丙申秋大热，在香港高岭梅斋中，为均量仁兄方家题，张爰。钤印二“张爰之印信”、“大千居士”。

此作极简远。写石畔孤月，峭壁当前。岸树远汀，高迥独绝。

吴山涛，字岱观，自号塞翁，歙人，原居杭州。崇祯己卯乡荐，授陕西成县知县，调同谷知县，秦抚劾罢其官，因得遨游塞外，赋诗自遣，归西湖，以画自娱。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八十七。

四十四、普荷　山水图　轴

绫本水墨　纵一四九公分　横四四公分

自题七绝：寻春佳客日相催，十二朱楼花盛开。市上小鲜堪佐酒，钓台高处有谁来。普荷。钤印二“普荷”、“担当”。

顾斋题签：明普荷上人山水立幅。顾斋宝藏。钤印一“顾斋”。

藏印：“次屏秘玩金石书画印”、“南海郭氏殿藩审定”、“孙氏顾斋书画记”、“顾斋审定”（顾斋即孙仲瑛）、“简溪陈氏玉阶珍藏”。

写钓台在崇岩峻壁之侧，二人对坐崖巅，老树倒垂，芦荻间有渔人捕鱼，笔简而神足。

普荷（1593—1683），云南晋宁人。俗姓唐，名泰，字大来，天启选贡，入董其昌之门。徐霞客游滇，与之订交。后从无住受戒，名普荷，号担当，结茅鸡足山。其诗云：“要从白处问鸿濛”，可窥其画理。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一。

四十五、邹之麟　南山乔木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六四公分　横五六公分

题：仿子久南出乔木。逸老。钤印一“臣虎”。

藏印：“宝迂阁书画记”、“古黔陈少石收藏名迹”。

此幅《宝迂阁》著录。构图不凡，虬松耸出磐石之侧，设一杂树衬托之。孙承泽称“衣白落职家居，始肆力于画，又谓其小幅山水为晚年佳作，用笔如草如篆籀，力深韵逸”（《庚子销夏记》三）。观于此帧益信。

邹之麟，字臣虎，号昧庵，又号衣白，自称逸老，万历庚戌进士，乙酉后杜门，肆力于翰墨，山水得子久法，书亦清拔。

四十六、邹之麟　山水图　扇面

纸本　横四九点五公分

题：又墨。钤印一“臣虎”。

藏印：“春雨楼秘笈”、“冠五珍藏”、“天景楼”、“慧吾观止”。

写孤松矗立，小桥在丛筱乱苇中。远山信手涂抹，自然高逸。

四十七、张穆　丛竹图　扇面

纸本　横五一公分

题：甲寅孟冬似仁甫道兄。张穆。钤印二“张穆”、“穆之”。

藏印：“挹翠阁”。

写丛竹翔禽，平陂乱石。

张穆，字穆之，号铁桥，广东东莞人，尝读书罗浮。擅画马，山水亦苍秀，绰有生气。

四十八、冒襄　兰竹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九四公分　横四四公分

题：塞老盟翁属，雉皋冒襄。钤印二“巢民冒襄印”、“辟疆”。

写石罅丛兰，上下两株，淡墨疏竹，偃映成趣。款署塞老盟翁，疑是吴塞翁山涛，未知然否。

冒襄（1611—1693），如皋人。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庵，崇祯壬午副贡，授台州府推官，不就，与侯朝宗辈称四公子。有《水绘庵诗集》。

四十九、方亨咸　观瀑图　轴

绫本水墨　纵一三二公分　横四九公分

题：壬寅三月十二日湘翁老伯父属，年家子方亨咸画。时塞外初归，诸绪纷错，率尔应教，殊惭巧速。钤印三“方亨咸字吉偶”、“别号邵村”、“庞谷”。

绘一人坐山坡观瀑。画平平无特色。壬寅为康熙元年。周亮工《读画录》称其“患难后，自塞上归，一借不聿，舒写其抑郁无聊之气，故其画更进。”此帧即是时作。

藏印：未详。

亨咸，桐城人，号邵村，为坦庵（方拱乾）仲子，顺治四年进士，十四年谪戍宁古塔。

五十、张风　书画　合卷

纸本水墨　纵二〇点七公分　横八七公分

引首：大风墨戏神品，己巳秋日客居三岛，此卷携在行箧，晴窗展读，忘形漫题，爰。钤印一“大千居士”。

画题款：此画作与炯伯社师，上元张覲风，时戊子冬十二月也。钤印一

"风"。

书文：塞雨连空翠，诸天尽紫烟，阁疑峰对面，崖与树平肩。木末解新箨，云根袅细泉，西林有瀑布，定落石梁前。雨中紫峰阁作。似书老社长正之，弟风。钤印一"大风"。

藏印："清赏"、"莫元瓒印"、"元瓒秘笈"、"白梅清赏"、"白梅"、"马伯梅审定章"、"伯梅真赏"、"马秋江鉴定真迹"、"梦魁私印"、"白梅氏"、"寻乐轩"、"寄翁"、"集兰斋鉴藏"、"湖帆鉴赏"、"松石赏"、"野残"、"张爰"、"大千好梦"、"大风堂"、"藏之大千"。

昔大风尝与郑谷口论画，言北苑画多草草点缀，略无行次，而远看则烟村篱落，云岚沙树，灿然分明，此是行条理于粗服乱头之中，他人为之，即茫无措手。余观赵松雪画，山水工于人物舟车，而写山石树木，又极荒率。今大风此卷，笔亦相类，其寝馈于宋元名画深矣。周栎园谓大风画无所师授，偶以己意为之，遂臻化境，尚未克罄其所自来也。大千社长研精六法，请教以为何如，天都黄宾虹。钤印一"黄宾公"。

晋陵冯超然，松江费龙丁同观于嵩山草堂。钤印一"超然心赏"。

大风此卷，十年前余曾见之，此十年中梦寐渴想者，又不知几千百念，壬申二月廿六日大千道兄视此，惊喜交并，如逢故人，正不料一生能得几回看也。大风全师松雪，而超逸过之，如行空天马，不可以迹象求之，是为神品。吴湖帆获观。钤印一"宋某（梅）郑桑之室"。

尝闻作诗要从古人想不到处思索，今人做不到处着力，便无陈腐之病。大风高士所为诗书画，迨合斯旨者乎？故其造诣不落凡庸，独运天倪，笔腾墨跃，得象外趣，所谓逸韵者耶！善子，大千两兄宝之，宝之，壬申三月楼辛壶。钤印二"辛壶"、"楼虚"。

抱琴差有纮中味，得意相寻纸上音，二百年来犹一脉，阳春白雪未消湛。大风堂拜观题诗，玉岑居士。钤印一"谢"。

以书法入画，便见纵逸，大风之画，以书论则草圣也，以画法入书，益形神韵，大风之书，以画论则董巨也。大千以为何如？壬申初夏剡溪郑午昌拜观于大风堂。钤印一"郑午昌"。

此写乱石高峙，一树横伸，枝叶葰茂，走笔如疾风骤雨，令人惊愕。石上苔点，浑厚绝伦，高士伫立，小童抱琴，随后而至。此画写与炯伯，即杨大郁，一字鹿园，江宁庠生，与余怀酬唱颇多，名见《玉琴斋词》，屈大均诗"虎踞关前客（自注龚贤），鸡鸣寺里人（自注杨子郁）。"其人盖与龚贤齐名。

张风，或自写作飌，号大风，江南上元人。兄张怡，字瑶星，亦工画。

五十一、张风　虬松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〇一公分　横三五点五公分

题：道人明日城中去，先生留我图松树，高干虬枝万丈长，好挂茆斋读书处。松声风声吹不休，浩浩落落一发胸中趣。己丑仲冬留别，弟张风。钤印二“张大风”、“一榻坐临水片心闲对云”。

写苍松独立，藤蔓交垂，笔纵肆而爽利。

五十二、龚贤　山水　长卷

纸本水墨　纵二六点八公分　横三九九公分

只题二字：龚贤。钤印二“龚贤”、“野遗”。

藏印：“云巢心赏”。

陈仁涛跋：半千山水，水墨淋漓，积染数十百次而成，然细审点画可辨，故苍莽中景物历历如见真境，董玄宰所谓淡墨，浓墨，泼墨，破墨，积墨，焦墨，尽于此图，诚千古之绝诣也。甲午孟春陈仁涛题于金匮室。钤印一“陈氏仁涛”。

写云杪飞瀑，丛树槎丫，烟雾缭绕，篱落人家。更有古洞悄深，幽径直入无际。山石皴擦，纯用横点累积，茂密中见疏朗，盖黑龚而间以白者。

传略见前。

五十三、龚贤　袖岳图　册

纸本水墨　共八页　纵二三点一公分　横三七点七公分

引首：袖岳。半亩题。钤印一“龚贤”。

自题云：画苑云：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至此，真令我愧极矣！唐诸名人何曾诗中无画，但不能画，不得谓之诗中有画。宋元诸画家何曾画

中无诗，但不能诗，即能诗，不敌右丞，不得谓之画中有诗。今画家见诗人必妒，余谓何不妒王右丞，直甘心焉。独让右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余于画实无所知，于诗更无所知，奈时代无人多屈一指，真令我愧极矣！真令我愧极矣！因书此以自励并呈知己者。半亩龚贤记。钤印三“龚贤”、“山青水碧鸟语花香”、“半千”。

张爰跋：此册三十年前五羊城西田溪书屋见之。顷来香江，友人携过寓斋，复得留观经日，虽无款识，望而知为真迹。其笔墨直进董巨，构思尤多新意，不似廉州辈，但袭董巨面貌也。己亥夏五月，蜀郡张大千爰。钤印二“张爰之印”、“大千居士”。

藏印：“小玲珑馆书画印”、“孝禹长物”、“何昆玉印”、“叶蔗田珍赏章”、“田溪书屋”、“冠五珍藏”。

引首自题“袖岳”二字，神韵独绝。

第一页：绘孤亭叠嶂，远浦征帆，有天地寥廓之感。

第二页：竹篱茅舍，野树萧疏。

第三页：曲岸溪亭，遥岑在望。

第四叶：近林长坂，冈峦起伏。遥山一抹，以深墨为之，掩映成趣。流水杂树，纯用中锋，笔笔不苟，而疏朗峭拔，更见工力之深。

第五页：两山云锁，构屋其间，蓊郁近林，泉落九天之外，取景不凡。

第六页：小桥山市，杂树成林。

第七页：烟江云壑，山雨欲来，白屋墨林，相映成趣。

第八页：秋树茅亭，孤舟一系，远山松径，更见经营位置苦心，有尺幅千里之胜。

题记过于㧑谦，论诗画相倚之理，洵一针见血。此册可称神品。

五十四、吴宏　茆亭嘉荫图　轴

绫本水墨　纵一四九公分　横四五公分

行书题：茆亭荫嘉木，幽人共来游。苍苔衬行履，芳草蔽河洲。溪水绕层峦，远郭岚气浮。既欣风日美，复爱林泉幽。觞咏淡忘归，景物能相留。浴沂有深志，愿与斯人俦。元人笔意，写于韩江凤城莲舫。金溪吴宏。钤印三“吴宏私印”、“远度”、“读画”。

藏印：“宝迂阁书画记”。

此帧绘茅亭中，两客对话，老树槎丫，远陂芦苇丛生，似吴仲圭笔法，而纵横森秀。此帧《宝迂阁书画录》卷二著录，称其笔力岸伟，又得平远之势，至佳。

吴宏字远度，江西金溪人，金陵八子之一。曾渡黄河，游大梁，归而笔墨大变。

五十五、法若真　层云叠嶂图　轴

绫本水墨　纵一五〇点五公分　横四八公分

题草书：云瞻年台委画，以当大噱。黄山弟法若真。钤印二“法若真印”、“黄山衲”。

乱石嶙峋，云树蓊郁，悬泉下泻，缥缈虚无之间，石耶云耶？隐约莫辨，有印曰“黄山衲”。若真归隐于州西之黄山，著有黄山诗留，得诗近四千首，非黟之黄山也。

法若真（1613—1696）字汉儒，号黄石，胶州人。顺治三年进士，仕终江南右布政使，归隐于州西黄山，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年八十四。

五十六、王时敏　仿董北苑山水　卷

纸本水墨　纵四四公分　横一四〇公分

郑孝胥隶书引首：“西庐墨妙。”莲溪方伯雅属。孝胥。钤印二“郑氏孝胥”、“苏戡”。

题款：屏迹西田，仿董北苑笔意。西庐老人王时敏。钤印二“王时敏印”、“烟客”。

题签：西庐老人仿董北苑笔意。壶隐珍藏，汪洵题。钤印一“汪洵之印”。

藏印：“北枝生”、“秀水唐氏”、“荫北鉴藏”、“壶公心赏”、“绿溪山庄收藏之印”、“壶中墨缘”、“香翰屏珍藏印”、“黄氏怀萱堂藏”、“梦诗庐藏”。

拖尾端方跋：莲溪方伯近年收画数十百种，自著画录，鉴别精严，评次

公当，如奉常此卷，尤其彝藏之杰出者。奉常画法，力穷大痴阃奥，梅村烟客七千寿序，谓先朝论画，取元四大家为宗，由石田山人后，宗伯为集其成，而奉常略与相亚。王贻上芝廛集序谓太常公以风流宏长，岿然为江左文献，尤擅长六法，世之论者，以比黄公望。此卷苍浑深逸，非与大痴酣战数十年，安得有此境界。莲公以卷端略有阙损，微惜其不成完璧，弊藏大痴秋山无尽图卷，卷端为火所灶，与此卷情事略同，自来著录家，竞推为海内瑰宝，未闻引以为焦桐之戚者，吾正因阙损之故，谓此卷可与秋山无尽肩随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三日，浭阳端方题记。钤印一“端方印信”。

吴祭酒画中九友歌，独低首于董宗伯，其次则王太常，取法元四家，一扫宋人积习，纯以士气独往独来，自以宗伯为冠；而经营惨淡，溪壑层出不穷，奉常尤以长卷擅胜。生平于四家中独造一峰老人极诣，顾谦抑自谓仅得形似，究之，形神俱得，精到处，不唯麓台司农所不逮，即当时如廉州耕烟诸大家，亦望尘弗及。此卷归隐西田后作，拟董北苑，一改本来面目，浑灏流转，苍老中却极秀嫩，秦逸芬《桐阴论画》谓画至苍老，便乏逸趣。耕烟之苍老，耕烟之微有未至，太常之秀嫩，此太常所以独神，洵为确论。惜卷首尾为火所灶，中段署款独留数行，安知非神物呵护，留待莲溪方伯鉴藏，以示后学，而传之无穷。余自丙午冬来游江右，与匋斋尚书、莲溪方白、缪筱山太史、况阮盦舍人、王孝禹、王汉夫、俞恪士、傅苕生、李梅盦五观察评画，殆无虚日，拟制九友歌，既才薄不敢操觚，复未敢俨然以梅村自况。尚书遍历瀛寰，所购欧洲画本，山川草木，率多类此，其眼界视宗伯何如？宗伯又视奉常何如？后之视余九人又何如也。光绪丁未初夏，汪山村民程志和题记。钤印一“汪山村农”。

光绪丁未孟夏初吉，长白德谦，福山王崇烈同观。

画家之有玄宰，犹古文家之有震川。玄宰宗法董巨，以逮黄、王、倪、吴，犹震川宗法马、班，以逮韩、柳、欧、苏，皆正法眼藏，不落傍门。若望溪之于震川，其犹烟客之于玄宰乎。望溪后有刘姚梅曾，烟客后有三王吴恽，又镫镫相续，不坠宗风者也。此卷为太常生平合作，镕铸唐宋，自具炉锤，不仅效法大痴而已。生平所见，此为甲观，卷端有“秀水唐氏”朱文小方印，卷尾有“绿溪山庄收藏之印”朱文长方印，此即鉴赏家所谓半亩园唐氏者也，石谷南田屡主其家，风流好事与江上外史相埒。此卷有其印记，倘以张怀瓘之例估之，当又增价数百千矣，且以首尾俱有印记证之，如此卷在国初已残毁，传至今日，直作完本观可矣。左庵道兄富藏彝，精鉴别，得此

珍如拱璧，不以其残损而少之，真有前辈之风，且熟于古文词源流派别，著书满家，故以鄙见古文家与画家流别相举似，未知宗匠以为何如也？丁未仲夏，义州李葆恂。钤印一“猛庵”。

廿年来所见奉常遗迹，不下二十余事，而其致精者，莫过于八十四岁仿古十叶。此册旧藏杨息柯老人，展转入李筠庵，复出之，欲易千金，丙午得观于鄂，以值昂，吝而未收。丁未在金陵言于陶斋尚书，尚书亟索之筠厂，如数以酬，诚以奉常晚年笔墨，固可珍也。乃不旬日，又见奉常仿古十叶，为宋牧仲中丞旧藏，校之前册少逊，而亦为精品，盖前册为八十四岁作，此册为七十六岁作，造诣犹有浅深耳。爰以五百金收之，亦幸琳琅入吾手矣。特持以与此卷校，则苍老精浑皆不及此，顾惜其会遭火劫，意颇自歉，偶以视雄庵水部，展卷赞美，亟携与匋斋尚书共赏，匋斋遂宠而题识，雄老和之，猛庵观察来自长沙，见之复赞赏，谓平生所见奉常画，此为甲观，并识于后。三君子皆具正法眼藏，富鉴藏，与昌又同属莫逆交，得其一言，既足为名迹流传，重尤足征夙心相印，雅好同修，不啻于明窗棐几案牍劳形之余，闲暇卷轴陶写兴趣，时与三君晤对也。若奉常遗墨，余一得之而再得之，且得其精者已，而复有至精者为吾得，是何墨缘，独若与奉常深缔也。欲求其故，还以质之三君子，能为我下一转语否。丁未五月李佳继昌莲畦自跋。钤印二“李佳”、“左庵审定”。

卷端有秀水唐氏朱文小方印，即半亩园唐氏，卷尾有“绿溪山庄收藏之印”。

自记云“屏迹西田”，公自顺治三年丙戌秋筑西田于归泾，吴梅村为作归村躬耕记，时方五十五岁，此卷殆六十前后作。

首绘松林多株，次为枯树若干组，清溪绝壑，有人卸舟而陆。楼观位于穷谷嵁岩之中，山麓人家，有栈道可以攀登，山转青翠，流泉潺湲。布局甚清幽，用心之作。

王时敏（1592—1680），本名赞虞，字逊之，号烟客，自称西庐老人，太仓人。祖锡爵，万历间大学士。崇祯间，以荫仕太常卿。画学董巨，于大痴尤为深诣。布置皴擦，皆合法度，又享高龄，卒年八十九，故能立宗开派，冠绝一时。

五十七、王鉴　陡壑密林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二三点五公分　横五〇公分

题：董文敏论子久画设色者以秋山图为第一，淡墨者以陡壑密林为杰作，秋山向在京口张修羽家，余曾同思翁借观，因此画名重海内，谋者甚众，故相戒秘不示人。近闻为好古者易去，恐属叶公之龙，真者尚在，惟密林图乃奉常烟翁珍藏，昨岁已售与山左友人，二图俱作广陵散矣。今夏寓清凉精舍，漫仿其淡墨笔意，知不免学步邯郸耳。娄水王鉴。钤印二“员照”、“王鉴之印”。

藏印：“一枝”、“叶氏图书”、“芸翘宝藏”、“时花小馆”、“张祥凝考藏记”。

张祥凝题签：王廉州仿子久陡壑密林图轴，无上神品。《庞虚斋名画录》载，亦有廉州仿子久此图，题云烟客所藏子久原迹，今归山左友人，时为戊申，此轴题云昨岁，乃戊申翌年己酉也，戊申七十一，己酉七十二作，今原迹既渺，此当如痴翁觌面可宝也。钤印一“玣斋”。

此仿子久构图，沿旧构作长披麻，笔墨自臻化境，具见摹古工深。戊申为康熙七年。

王鉴（1598—1677），字圆照，号湘碧，自署染香庵主，太仓人，官廉州太守。摹古工深，山水用墨浓润，树木蓊蔚，渍染着色尤精，与烟客方驾，年 80 岁。

五十八、王翚　写唐解元诗意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四五公分　横五七公分

题：乱山杂雾晓怱茏，遥见悬鱼是梵宫。倚杖谩行行复坐，一声啄木在林中。写唐解元诗意，癸酉春正诗正商翁先生。耕烟散人王翚。钤印三“王翚之印”、“吴山石谷”、“意在丹丘黄鹤白石青藤之间”。

藏印：“李白子”、“仙山草堂”。

此写唐寅诗意，而树态山容，皴法亦复似之。

传略见前。

五十九、王翚　仿巨然山水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八六公分　横七八公分

题：芙蓉天半冷春阴，湿翠横空千树林，过桥路向清溪转，入此云崖几许深。康熙岁次癸酉初夏为子翁黄老先生仿巨然笔意。耕烟散人王翚。钤印五“王翚之印”、“吴山石谷”、“意在丹丘黄鹤白石青藤之间”、“双溪”、“太原”。

写板桥流水，疲驴行客。远处宫观巍然，林谷幽茜，溪流迂曲，塍畦村落，有人共话桑麻。叠嶂重峦，施以长披麻，偶作矾头，有巨然笔意。癸酉为康熙三十二年。

六十、王翚　渔浦秋晴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一五点二公分　横三〇〇公分

引首—朱彝尊分书：渔浦秋甠（晴），朱彝尊书。钤印三“南洄”、“朱彝尊印”、“竹垞”。

题款：渔浦秋晴。壬午春仲十日画于清晖阁。耕烟外史王翚。钤印二“石谷”、“王翚之印”。

卷末沈宗敬跋云：耕烟先生今推绘事能品，更长于临摹宋元旧本，不落吴下钩描习气，此卷必有所自，笔意近大痴，亦有马文璧溪径。张伯雨题良常山馆图所谓大痴非痴者非耶？康熙丙申重阳后五日双鹤沈宗敬识。钤印一“沈宗敬”。

卷前隔水有识语：石谷真本绝少，商丘夫子手授此卷，喜不自胜，书此识感。受业李兰。钤印二“兰寿”“汀倩”。盖宋荦以赠李兰者，拖尾题诗人甚众，计甲申钱塘吴陈琰；丙申钱塘冯念祖，华亭廖赓轩；康熙丁西缪曰藻；雍正十年吴兴沈三秀。不署年月者有高岑、汪应铨等作。

丁酉林佶跋记：兰挥先生集石谷小卷十余，此为甲观。其他观摩题名有王澍、陈鹏年（康熙丙申）、张玢、陈用光、姚元之（嘉庆丁丑）、高凤翰辈，

皆一时名彦。

诗后李广滋识语云："石谷真本，先祖西园公所藏，云巢先生鉴赏。时由保阳秉臬闽省，濒付持此以赠，乙酉重阳日，右北平卷山李广滋谨跋。"西园即李兰字。乙酉乃由李兰后人赠与云巢者，此云巢疑是李景元。

又杨翰跋（息柯居士）："癸酉为根复题，时客广州小九曜山房。"

藏印有："文子审定"、"王澍审定"、"兰挥氏"、"宋筠"、"新兴李氏云麾楼藏"、"云麾楼藏"、"瑞符审定"、"潘氏德隅珍赏"、"曾藏顺德辛仿苏处"、"臣潘延龄"、"潘氏健庵"。

朱彝尊引首八分字亦高逸。

壬午年为康熙四十一年，石谷 71 岁。

卷极长，纯用大痴法。写岸柳平林，矮树萝竹，渔村花坞，远浦萦回，信平远之极致。卷末题句累累，名家如高岑、高凤翰，咸有识语，足见服膺者大有其人。最后为杨翰跋，杨北平人，有《息柯杂著》论艺之作。此卷粤中流传有素，虚白盖得自何氏之田溪书屋云。

六十一、王原祁　仿大痴山水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〇〇公分　横四六点五公分

题：癸未春日仿大痴笔似诒孙贤甥，麓台祁。钤印三"扫花庵"、"王原祁印"、"麓台"。

重峦叠嶂，全从天池石壁得来。

传略见前。

六十二、王原祁　晴窗秋色图　轴

绢本淡彩　纵九七公分　横五三点五公分

题：大痴笔平淡天真而峰峦浑厚，全得董巨妙用，余弱冠时即极力揣摩，然此中三昧，终未梦见，迄今垂五十年矣。功力似觉稍进，适秋暑渐退，微雨初晴，窗几间饶有幽致，因作此图，未识能仿佛万一否。康熙甲午秋日于谷诒堂画并题，王原祁年七十有三。钤印五"王原祁印"、"麓台"、"笔随年

老”、“御书画图留与人看”、“西庐后人”。

藏印：“兰茂堂藏”、“高香亭珍藏”。

此晚年合作，学大痴而能浑厚华滋。绢本着色，毫不着意，自然苍润，允为上品。

六十三、吴历　溪水人家图　轴

纸本淡纸　纵一二一公分　横五二点五公分

题：溪水东西合，人家高下居。写大痴道人，乙丑秋七月，墨井道人。铃印三“吴历”、“渔山”、“墨井”。

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渔山54岁，时在澳门修道，此帧有年月，可补陈垣所撰年谱之缺。

此帧构图繁复中有疏宕之致，涧岸萦纡，山岭稠叠，江干独树，一棹容与。

吴历（1632—1718），字渔山，常熟人。学诗于钱谦益，学画于王时敏。后入天主教，教名西满，居澳门七年，后归乡里。卒年八十有七。有《墨井集》。

六十四、吴历　湖山秋晓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一七公分　横六〇〇公分

引首：吟秋山净。钤印四“渔山”、“墨井道人”、“吴历之印”、“延陵”。

签：墨井道人湖山秋晓卷。同治壬戌六月何溱题。钤印一“方谷”。

《湖山秋晓》荒荒淡淡秋树烟，元季之人游戏焉，毫间欲断意不断，使我追拟心茫然。画就展观而湖山佳处，放意如深入也。康熙甲申年重阳日，墨井道人并题。钤印三“墨井”、“延陵”、“墨井道人”。

自跋：予秋居之暇，捡得宣纸二，喜其长而嫌之太短，乘兴漫采痴黄黄鹤间笔法，又以己意参之，成一小卷，自谓稍稍得志，便可怀之出入，如米海岳袖中之石，但终袭稚子之事矣。虽然，予齿七十加三，腕力渐衰，墨毫久秃，向后欲如今之作儿戏，恐不复得，不能不为之惕然也。十月小春墨道

人再跋。钤印三“墨井道人”、“吴历之印”、“延陵”。

藏印：“寒碧主人所好”、“刘氏寒碧庄印”、“蓉峰秘藏”、“行止清玩之印”。

按此跋并见墨井画跋，末有丁巳瓢叟跋，称此卷原藏伯珩（张蕙.玉）处。

康熙甲申为四十三年，吴历年七十三。

自题引首四字学东坡，浑厚有力。此卷构图别出心思，末段峭岸复壁，渔舟上下，异于江南景物，非浮家泛海者不能办，渔山久居濠镜，故不觉取以入画。勾勒，短皴，打点，笔笔用腕力，痛快沉着，晚岁方造此境界。

此卷见《梦园书画录》卷二十著录，《壮陶阁》卷十四亦有之，题识漏去数字。裴氏云：“前半沉厚滃润，后半湖天浩渺，诗题亦精，沪上有伪本，从吴越书画录摹出，诗题同，神气索然。”按《三秋阁书画录》下亦著录，题句少异，或出摹本，《壮陶阁》又有《睫暗偶记》及《景福题记》二段文字。

六十五、恽寿平　南山云起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〇二公分　横五七公分

题：曾见云林小帧，为层峰叠嶂，林木郁密，笔思在荆董之间。此景略用其意。今人欲以一树片石，率意点笔为云林，岂复知有云林哉。园客寿平题。钤印一“寿平”。

醉里常呼鸾鹤群，林风空翠落秋雯，隔溪自结黄茅屋，闲对南山起白云。庚戌南田草衣在静啸阁得句。钤印二“南田草衣”、“园客”。

张爰跋：南田不作山水，自是让石谷出一头地，其风义之不可及如此。观此临云林山水，真有啸树仙人、低腰舞女之妙，岂石谷子所能梦见邪？云青道兄行箧中有如此至宝，虽流离迁徙，亦当自快也。庚寅春同在曼谷，张爰。钤印一“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

藏印：“墨华”、“紫佩珍藏”、“石渠宝笈”、“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

此帧近峦与遥岑，作折带而松秀可挹。小草倩丽，随风轻扬，具见逸致，

远山低树浑厚而沥润，则取大痴富春遗意，非尽云林也。此幅有“石渠宝笈”印，查石渠二重华宫著录，有仿倪瓒古木丛篁图轴，与此不同，似失载。

恽寿平（1633—1690），武进人，初名格，又字正叔，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少从其父日初参与闽义师，败，为僧于灵隐，王忭为作鹫峰传奇。初写山水，让石谷独步，改作花卉，敷色高绝，诗曰《瓯香馆集》，卒年五十八。

六十六、恽寿平　拟古山水　册

纸本水墨　共六页　纵二五点五公分　横三三公分

题：

（1）模燕文贵溪山图意。南田客。钤印二“恽”、“寿平”。

（2）模许道凝溪山云色图。云溪外史寿平。钤印二“叔子”、“寿平之印”。

藏印：“张祥凝藏”、“徐伯郊四十后所藏”。

（3）冰鳞雪干玉玲珑，夜月花溪一笛风，片片银云吹不散，美人知在有无中。拟赵吴兴大帧。钤印二“恽”、“寿平”。

（4）客来暂掩南华卷。戏写天游竹树图。南田。钤印二“南田草衣”、“恽正叔”。

（5）拟元人万壑吟泉图。钤印一“南田草衣”。

（6）柳溪载鹤图。模惠崇本。钤印二“恽”、“寿平”。

签：恽南田仿宋元六家山水册。共六帧，玶斋藏。钤印一“玶斋平生真赏”（即张祥凝）。

溥儒题：恽南田仿宋元六家山水册。溥儒题。

又跋：南田少孤穷，养于僧寺，天资颖悟，笔墨蹊径，超轶尘凡，若蓬岛飞仙，不食烟火，故虽尺素片缣，意趣高妙，伪作者断难貌似，可一望而识之也。溥儒题。钤印一“溥儒”。

第一叶拟燕文贵堤柳远帆，渔舟上下。第二拟许道凝（疑即道宁）作小雪渔舟，笔颇简远。第三拟赵孟頫踏雪寻梅，远处竹溪亭子。第四竹树清泉，杂用渴笔写陆天游，是南田胜处。第五写众泉奔湍，一人独坐吟咏。第六夹岸垂柳摇曳，孤舟载双鹤，仿惠崇，最为高绝之笔。

六十七、上叡　竹林七贤图　轴

纸本淡彩　纵八四点五公分　横四五公分

题：竹林七贤。康熙癸亥春日写。蒲室子叡。钤印一“目存”。

周准题句：七子风流总出群，竹间笑语带清芬，高吟却讶颜光禄，想慕惟传属五君。丙子仲春题句。迂村周准，时年七十有四。钤印二“周准之印”、“迂村”。

藏印：“喜雨庐藏”、“子韶审定”、“□治收藏书画之印”。

绘七贤箕踞，优游于长松下，童子依炉鼎而烹活火。竹林烟蔼，青山昂然，流泉可掬，微著青赭，风神秀绝。

上叡，吴人，字寻濬，号目存，又号蒲室子，居东禅寺。山水出石谷门下，花鸟法南田，工稳中独饶秀色。

六十八、石涛　四时花果图　卷

纸本水墨　纵一九公分　横二四二公分

自题：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老涛不会论春冬，四时之气随余草。玉子马生，宁淡之士也，探奇索雅，喜亲笔墨，乐与清湘游，每于市头或睹余书画，则缮缮不能去。家虽贫，必以多金购得，然后始快。今冬乙丑大雪，玉子外来，欣然就座，谈及绘事，信心此笔墨种子者，似不可多得也。余故急取素纸，呵冻涤砚，无论四时，随笔洒去，以赠玉子，以消三载眼馋手渴之癖，大发一笑。清湘石涛济山僧长干一枝阁下。钤印五“苦瓜和尚”、“老涛”、“法本法无法”、“清湘济”、“石涛”。

引首：清湘老人四时写兴图卷。均量先生珍藏，丁巳冯康侯篆首。钤印三“始平”、“康侯”、“泥上偶然留指爪”。

张爰跋：此卷予廿年前旧藏也，今为均量仁兄所得，展卷恍然，如逢故人也。清湘用浑朴之笔写荒率之境，非天池所及，真神品，无上稀有。大千居士爰。钤印二“张爰之印信”“大千居”。

藏印：“七峰草堂”。

湿笔写花果，大千称其以浑朴之笔，写荒率之境。石涛有庚申闰八月初得长干一枝五律。庚申印康熙十九年，时石涛年 39 岁，自是寄迹长干，六载不复他出（《南画大成》第三卷道济梅花四图）。

此卷作于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仍在长干。马生玉子未详。石涛门人。可确知者，洪正治陔华，程鸣松门外，又有此人。

传略见前。

六十九、石涛　山水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七六点五公分　横九一公分

自题：天地浑镕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清湘大涤子论画之作，时壬午秋八月青莲草阁。钤印二“大涤子”、“搜尽奇峰打草稿”。

藏印：“天随阁”、“凌波仙馆”、“普心”、“崇川吴氏”、“思学斋”、“无等庵收藏印”、“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

写孤亭丛筱，疏林两株，远村叠嶂，平林漠漠。楼居翼然，全用湿笔，苍苍莽莽，倍见精神。

此题记见雍正汪绎辰辑《大涤子画诗跋》卷一，其《青牛遗迹跋》末亦识“广陵之青莲阁”，知其时在扬州。壬午为康熙四十一年，石涛卒前之五年，故此为晚岁作品（石涛卒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汪世清据李驎《虬峰文集》考定）。

七十、石涛　翠蛟峰观泉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二四点五公分　横三七点五公分

题款：唐画，神品也，宋元之画，逸品也。神品者多而逸品者少。后世学者千般各投所识。古人从神品中悟得逸品，今人从逸品中转出时品，意求过人，而究无过人处。吾不知此理何故，岂非文章翰墨，一代有一代之神理，天地万类，各有种子，而神品终归于神品之人，逸品必还逸品之士，时品则自不相类也。若无斩关之手，又何敢拈弄笔墨，徒苦劳耳。余少不读书，而

喜作书作画，中不识义，而善论诗，谈禅，自觉又是一不相类之一汇也。茂林石磴小亭边，遥望云山隔淡烟，却忆旧游何处似，翠蛟峰下看流泉。清湘大涤子并识。钤印三“粤山”、“半个汉”、“耕心草堂”。

张爰跋：今人但知清湘恣肆，而不知其谨严；但知清湘简远，而不知其繁密。学不通经谓之俗学，书不通篆谓之俗书，画不模古谓之俗画。此清湘老人中岁模古之作，刻意经营，时出新意，倪文正所谓善临摹者，只写自照足返他魂是也。观其树石泉源，勾勒皴擦，无一笔不自宋人得来，其写人物萧然挺秀，尤近鸥波与吾家上元老人，用笔殊途同归，不有今日之繁密谨严，安有后日之简远恣肆者哉？此又读清湘画者之不可不知者也。冠五道兄出此属题，流览高踪，钦佩无已，率书鄙见请正。癸酉十月蜀中张大千羊城行次。钤印二“张爰印”、“大千”。

藏印：“却扫今冯衍”、“欧阳林平”、“渤海后人”、“田溪书屋”、“冠五珍藏”。

细笔写枯枝层峦，泉流激荡，有客袖手静观。远山浮黛，近岚耸翠，石罅野竹复作双钩，谨严处笔笔不苟。李驎论石涛画“不稳则乱，而稳则易俗，不润则枯，而润则易肥，惟古为骨，始能无病”（见《书吴氏所藏大涤子画》后），可于此幅见之。

七十一、石涛　柳溪放棹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二八公分　横五四点五公分

题：沿堤高柳绿阴轻，溪畔人家放棹行。流水过桥复西去，长松倒影石门情。清湘瞎尊者漫设于大涤堂下。“老涛”、“我法”又一印不明。

藏印：“伯郊所藏”。

写山石纯用长披麻皴。两山相向，横以隄岸，而溪港交错，疏柳长松，点缀芦苇，层次井然。小舟半露于柳荫下，掩映成趣。由其自言作于大涤堂，知亦属晚年之作。

题诗言“石门情”者，谢灵运句“披云卧石门”，杜甫句“石门霜露白”。石门不必确指地名，山水诗习用之。意者，清湘谓其会心处，有如大谢之在石门欤？

七十二、高其佩　观泉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三五公分　横八〇公分

题：□□高其佩指头生活。钤印二“佩”、“神来”。

藏印：“雨箬鉴赏”。

此帧绘双松交错，清湍激越，一人俯而掬泉，蘸墨作石，略施淡彩。

高其佩（1672—1734），字韦之，号且园，汉军镶白旗人。由知州官至都统。以指画名，其述举诗云：“吾画以吾手，甲肉掌背俱。”正自道所得。

七十三、华岩　松声草阁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二五公分　横三一公分

题：松声草阁图。壬子七月新罗山人华岩写于拈花精舍。钤印三“华岩”、“秋岳”、“离垢”。

松枝幽涧，叠嶂重岑，布局高远，韶秀独绝，新罗精品也。

华喦（1682—1763），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临汀人，居杭州。作画脩远骀宕，风致绝佳，诗尤工绝。年82岁。

七十四、华岩　松鹤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二四〇公分　横一三二公分

题：庚午夏六月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钤印三“华岩”、“秋岳”、“枝ꜥ”（隐）。

绘孤松挺立，双鹤盘桓其间，石根浓点，小草数茎，别具意致。庚午为乾隆十五年。

七十五、华岩　遣兴三绝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五八点五公分　横二九公分

题句：新罗山人含老齿，笑口微开咏素居。衡门自可携妻子，庭蔓青深乏力除。即能饮酒啖肉也非昔，要知披月读书总不如。赖有山水情怀依然好，濯翠沐云襟带舒。有时遣兴书复画，一水一山付樵渔。以兹烟云荡胸臆，便如野鹤盘清虚。华岩。钤印四“华喦”、“秋岳”、“离垢”、“玉山上行”。

张祥凝题签云：华秋岳抒怀三妙图轴。新罗山人此轴为海内名迹，乃晚年寄意自用饰壁之合作也。会归韩氏夏山楼，孙氏虚静斋，郭会昌、王伯元、马积祚诸家递藏，吴霜崖题咏，今归张氏玶斋秘笈。钤印一“玶斋”。

华秋岳山水。辛未重午重装。破梦。钤印一“孙祖同”。

吴梅题诗：新罗小印曰离垢，此意领略在平居。世间齷齪一切法，宜事畚锸大扫除。唯有云山足供养，尺幅到眼了了如，拳山老树纵荒率，一室相对形神舒。洗涤尘氛恣幽讨，登山伐木临流渔，如君雅服漆园吏，相期避世逃空虚。伯元吾兄出示此图属题，即次秋岳原韵，壬申十月朔，霜崖吴梅。钤印一“老瞿”。

藏印：“夏山楼藏书画记”（韩氏）、“虚静斋藏”（孙氏）、“景熙审定”、“覃怀郜会昌珍藏书画”、“伯元审定”（王氏）、“马积祚印”、“玶斋平生真赏”、“张祥凝藏”。

疏林远岫，秃柳扁舟，随手拈来，荒率不食人间烟火。

七十六、金农　独马图　轴

罗纹笺纸本水墨　纵一二〇点五公分　横五七公分

题：扑面风沙行路难，昔年曾蹑五云端，红鞯今敝雕鞍损，不与人骑更好看。七十四翁杭郡金农画毕又题。钤印二“金吉金印”、“生于丁卯”。

藏印：“映暗寓目”、“冠五珍藏”、“番禺何氏霊璧山房藏”、“三十二夫蓉山主曼盦”。

绘马似驴，蹄轻鬣壮，题句更饶风趣。冬心老年合作也。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以布衣举博学鸿词，不赴，流寓扬州。嗜金石文字，自言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慕手追，得其神骨。工诗，所好在玉溪、天随之间，著有《冬心先生集》，以画佛像名，别具一格。卒年78岁。

七十七、黄慎　寿星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五〇公分　横八五公分

题记：嘉祐七年十一月，京师有道人游卜于市，莫知所从来。体貌古怪不与常类，饮酒无筭（算）未尝觉醒，都人士异之，相与喧传，好事者潜图其状。后近侍，帝引见，赐酒一石，饮及七斗，时司天台奏寿星临帝座，忽失道人所在，仁宗即叹久之。阅世所写寿星图，不知有几，傀灶狎鹤，松柏荣错，粉饰鲜丽而已，于寿星之真，果何如也。我朝时天下熙熙，无物不春，宜乎寿星游戏人间，临见于帝，意其必有以感君而然也。珍礼是图，与民同寿，此真帝意也。时甲辰冬卫人邵雍敬题。

款：闽中黄慎。钤印二“黄慎字恭寿”、“瘿瓢山人”。

写北宋故事，一道人于巨瓮侧，饮酒无算，题以邵雍所记寿星。黄慎，字躬懋，号瘿瓢，闽之宁化人。师上官周，侨居扬州。擅草书，布衣以老。

七十八、李鱓　垂藤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一七七公分　横四五公分

题：复堂墨磨人李鱓。钤印二“墨磨人”、“真率斋”。

藏印：“梁相如印”、“张泽之印”、“藏之大千”。

作老树拳石，藤萝离披。

李鱓，字宗扬，号复堂，别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官滕县知县，晚筑浮沤馆，以请画自娱。其画署名，乾隆十六年上半年前书鱓字为鱼旁，乾隆十六年后半年改用觯。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年七十余。

七十九、郑燮　墨竹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八一公分　横四八公分

题：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寄语厨人休斫尽，清光留此照摊书。板桥郑燮。钤印三“郑燮之印”、“二十年前旧板桥”、“存思六经结想五岳”。

藏印：“穗芬心赏”、“东官郑氏”、“德芬审定”、“恭绰偶得”、“嘉乐园赠”。

写墨竹二三株，新笋初茁，清健之笔，纸上生风。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清江苏兴化人。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卒于乾隆三十年，年73岁。乾隆元年进士，任山东潍县令，得罪大吏罢归。擅写兰竹，隶草相杂，号六分半，书自题：“乱石秋苔，古与媚偕”，画品亦如是。工小唱，袁子才尤赏其“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之句。著有《板桥诗词钞》。

八十、李方膺　墨梅图　轴

罗纹笺纸本水墨　纵一二一公分　横四三公分

题记：元章炊断古今夸，天道如弓到画家，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乾隆十九年秋日写于金陵借园。李方膺。钤印四“深心托毫素”、“受孔子教”、“换米粘（糊）口”、“画外”。

藏印：“建业李渡仙舟氏藏”、“商城杨铎石卿珍藏”。

写墨梅一枝，俯仰取态，更见奇崛。

李方膺（1695—1754），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借园，江苏南通州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卒于乾隆十九年，官山东兰山知县，调安徽合肥，以劾去。为人傲放不羁，写梅尤工，苍拙成趣，晚年卖画为生。年六十。

八十一、方畹仪　罗聘　竹图合璧　卷

绢本水墨　纵一八点四公分　横九五公分

吴昌硕题引首，篆书“香留墨妙”四字。

“野竹秋阴阴，遥山碧玉簪。白莲比仙子，夫婿抱禅心。中有广陵散，永无渔父寻。结庐容避地，千亩不愁深。”辛亥冬客沪，秋梅老兄属题，吴俊卿。钤印一“苦铁”。

款：畹婉仪偶笔。钤印一“白莲女史”。

罗聘书苏子瞻“文与可画筼当谷偃竹记”（文不录）。

绢本　纵一八点五公分　横六六公分

乾隆戊戌夏月看内子白莲画竹于香叶草堂，索予书此记，合装成卷以付儿子辈珍之。两峰道人罗聘时归至西江。钤印二“罗”、“聘”。

藏印：“曾藏宝宋室”、“芝农珍藏”、“秋枚宝爱”（邓氏）、“秋枚”、“风雨楼”、“林氏朗庵秘笈之印”、“润州戴氏倍万楼鉴真”、“戴倍之家珍藏”、“朗盦秘笈”、“朗庵秘玩”。

题签：两峰白莲合璧筼筜谷图记。长尾甲签。钤印一“石冣”。

《澄怀堂书画目录》收。

水墨写仰竹，密叶疏枝，有管夫人遗意。断岩幽谷，略施苔点。长天渲染，呈雪后景色，更饶曲折之势。两峰手书东坡文，合璧生光，把玩无斁。

方畹仪（1732—1779），号白莲居士，歙县人。宗伯方石村女孙，江都罗聘室，著有《学陆集》。乾隆四十四年卒，年四十八。

罗聘（1733—1799），字遁夫，号两峰，江都人。通佛理，著起行录，能诗，好游，有《香叶草堂集》，以《登岱诗》著名。王兰泉称其鬼趣图宛然吴生地狱变相。嘉庆四年卒，年六十七。

八十二、罗聘　鬼趣图　卷

纸本着色　纵二七点二公分　横二五八点五公分

引首：鬼趣图。船山为小山书于光天化日之下。

题记：人非金石，草木同朽。何以谓人，此非我有。此题余初图鬼趣第八帧句也，前七趣题者如林，余不复赘，今为子千三兄书此，请试参之，望下一转语。嘉庆二年六月六日，时将出都门，衣云和尚罗聘记。钤印三“罗”、“聘”、“衣云和尚”。

吴湖帆题跋：谁家天下，任他鬼蜮横行施。朝朝暮暮相摧。搅得河山色变，云黯水行洄。问青天白日，怎没光辉。只招老馗，看尔敢肆淫威。平日妄尊自大，怕不形卑。离魂啾啾（啾读去声），一个个摭住摔成灰。才称我，浮白倾杯。婆罗门引，奉题两峰鬼趣图真迹第八卷，即请大千道兄两政。壬申岁暮吴湖帆。钤印二“某景（梅影）书屋”、“丑簃填词”。

许承尧题句：儒墨昔所争，厥在鬼有无。漆园最通达，紫阳苦支吾。王充汉明哲，大胆嘲朋诬。东坡固喜说，谑浪闲中娱。嗟兹花之僧，生就双绿眸。冥心偶有见，游戏传形模。冬心从授法，皃乃古佛癯。白莲善窈窕，绰约仙巾裾。回翔仙佛间，咄咄变相图。大千久闻道，珍此逾璠玙，聊佐酒边噱，莫谓人间殊。癸酉为大千道兄戏题。许承尧。钤印一“疑盦”。

鬘天兜率，是谁轻换笛中春。人间天上谁论。何限山阳凄感，悱恻与温存。费青袍翠袖，掩映黄昏。铜街缕尘。涴梦缬不成云。输与拈花小笑，展篁微颦。秋镫片痕。驻离合神光真未真。偎戏墨渐吐香芸。婆罗门引，君特四声。大千道兄正律。甲戌燕九城东夕归倚檠赋此。绍兴寿钘玄尚精卢并记。钤印四“寿钵”、“石工”、“甲戌”、“柳边乱”。

首俯尻高万态殊，世间难免鬼揶揄。一方埴见幽都影，瞒得高人觑汝无。纨绝阴天自在游，笑从花下认风流。此中南面真堪乐，不待庄生问髑髅。大千八兄出视两峰鬼趣第八图，戏为题句，与湖帆、疑盦、石公三君子意又别矣。辛巳春分，时避寇同居沱水，思进。钤印二“清寂翁”、“长汀”。

藏印：“曾为小蓬所藏”、“不负古人告后人”、“大千之宝”、“张氏宝藏”、“大千游目”、“张泽之印”。

引首为张船山题字。考《船山诗草》卷十一戏题罗两峰鬼趣图云：

第一图黑气笼二鬼，隐约见头面，自肩以下，殆不可辨。

第二图一鬼锐头赤足，敝衣穿裤，抗手前行。一鬼削面瘦躯，两手扪腹，著缨帽随后，若主仆然。

第三图美人依红衣，左曳衣袖，右据男子臂，男子执篮媚之，幽情惨恋，偕行冷雾中，有高帽白衣鬼，持伞摇扇送之。

第四图短鬼卓杖而立，头大如身，一红衣小鬼偻背缩手首，捧盂侍其右。

第五图长身散发，竟体纯绿，鹰目血口，飞行云雾中。是两峰亲见于焦山者，殆水魈，非鬼也。

第六图三鬼，一鬼头大如丘，面目臃肿，身仅如首，两手复颔下，匍匐逐二鬼。一鬼绿色疏发，立张巨手如箕。一鬼首如桃实，上锐下丰，束手回顾，皆作惊避状。

第七图云雾浸谣，半鬼笼破帽前行，一鬼执伞荫，一鬼作避雨状，皆半身，伞上复隐隐有鬼面。

第八图青林黄草中黑石一丛，藏骷髅二具，皆人立，一倚石外向，一据石内向，盖男女也。

此题与霍氏所藏之鬼趣图符合。若此乃为卷，连绘不分段，船山所咏之第四图短鬼卓杖，此卷无之，又第八图骷髅二具，此则仅其一，是其不同处。岂罗氏写鬼趣图，不止一次，此卷船山只题引首，故与诗所述者不照欤。两峰生于雍正十一年，嘉庆四年卒，年六十七，此卷作于嘉庆二年六月，则在卒前二载。

吴湖帆题跋在壬申（1932），时大千年34岁。

八十三、罗聘 双钩兰竹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三七公分 横四○点五公分

题：画竹有声风满堂，法从勾勒异寻常。鸜哥毛细休轻染，此是仙都白凤凰。两峰诗画，请新万尊兄指教。钤印三“聘印”、“人日生人”、“两峰诗画”。

藏印：“瑶仙收藏”、“四明蔡季子鸿鉴章”、“仲瑛审定书画”（孙氏）。

水墨双钩作风竹二株，一繁一简。兰花亦妩媚多姿，颇异常法。

八十四、方士庶 仿董北苑山水图 轴

纸本淡彩 纵九六公分 横四○点五公分

题记云：北苑使董源作画不为奇峭之笔，尤工秋岚远景，率笔草草，不求形似，而远观则幽情远思，如睹异境。米海岳尝称董源一片江南，信然也。

此中山林树石，皆祖其夏山烟霭图画法。小师道人方士庶画于天慵书馆。钤印二“小师老人”、“方士庶印”。

董文敏谓北苑画有不作一笔小树者，秋山行旅图是也。又有作小树，都只远观似树，其实凭点缀以成形，此即米氏落茄源委，而画山即用画树之皴，浑然无笔墨迹，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也。士庶又书。钤印一“偶然拾得”。

绘小树成簇，篱落村舍，众山起伏，浦溆萦回，施以细椒点。石桥、秋草、人物，染以深青，自是董源本色。

方士庶（1692—1751），歙县人。字循远，号环山，又号小狮道人。受业于黄尊古，落笔苍秀，乾隆十六年卒，年六十。

八十五、钱澧　勒马图　轴

纸本水墨　纵六五公分　横四二公分

题：慎斋老前辈一粲，钱澧。钤印一“澧印”。

萧萧竹梧鸣不已，蝯叟独酌风雨里。壁间睹此画马图，敛容停杯深仰止。两公先朝之直臣，谏垣皆以纠慝闻。一持使节一主讲，簪盍几年湘水滨。通参余事到书画，忽貌骅骝恣雄跨。骁腾不肯受羁勒，世无伯乐谁驱驾。可笑文渊铸铜式，骨法相传如瑑刻。君不见，天街仗马粲成行，锦障银鞍好装饰。同治丁卯初冬道州后学何绍基。钤印二“何绍基印”、“子贞”。

此帧藏江右周建勋家，余于五年前见之，心仪已久，言于溲阳尚书，以重直辗转得之。公之爱士如爱马，今之伯乐王良，惜不多遇骤袅与骅骝耳。丁未嘉平汪山农程志和题。

南园侍御工书，曾值枢垣，所写交发册档，均为后辈携去，书之足重如此。又闻其工画马，比官长沙，为公昔日视学地，求其翰墨，得行楷字一二幅，马则物色终不得。迨移官武昌，始于汉阳叶氏，蕲水陈氏家睹之，洵有顾视清高之概，然未知其更能画人也。今在溲阳尚书斋复见此作，乃叹观止矣。公风节卓著，独能宴闲时，胸饶雅趣，较之宋广平赋梅花，固非道学头巾气所可语也。丁未李佳继昌题。钤印一“李佳”。

南园先生一生直节，为世所重，其书名赫奕，几于走卒皆知。画马本不多作，从来所见，未有真本，窃以为世间此物，仅存其名耳，不意此帧款字

印章以及衣纹勾勒，无一不合先生本家笔法，真世间鲁灵光也。匋斋尚书见示，眼福为不浅矣。光绪丁未十二月，铜梁王瓘识。钤印二“王瓘私印”、“孝玉”。

画马者曹韩名于唐，龙眠山人名于宋，南园先生名于国朝。近数十年来，南园先生书画片纸重于十缣，此作人马勾勒尤精，可称为稀世有也：浭阳尚书命题，光绪丁未嘉平福山王崇烈谨识。钤印二“王崇私印”、“汉甫”。

寒原月落长楸道，天马余吾迹如埽，立仗由来用不鸣，玉勒金靰为谁老。南园磊落人中英，登高四顾霜台清，主圣故应得臣直，迥立阊阖风云生。兴酣画马见殊状，雾鬣霜蹄屹相向。孤独苍茫托壮心，百年绢素留真赏。伯乐骊黄轶世寻，秋皋苜蓿气萧森。只应韩干传神手，犹见燕台市骏心。德清俞陛云。

国朝画马，世传吾邑张铁桥穆及钱南园先生。余家藏有铁桥画马册，颇饶神骏，今观南园先生此帧，发尾萧梢，神采超逸。大有不可羁勒之势，可称神品，铁桥不及也。浭阳尚书鉴，丁未嘉平月，东莞陈伯陶敬题。

东注侍御自题画诗，一不施控勒骑生马，一相马，一晚凉看洗马，一怪石，一溪出小筑，一柳溪书屋，艺事多能，世乃仅知其画马，其相马诗云：“牝牡骊黄难具论，毋徇世人为用舍。世人相马空举肥，美观则是适用非。”可以想见其孤根崛起，立论侃然之概。先生不以画重，即以画论，固非胸次凡近者所能。陶斋尚书出视此帧，为之神往。辽阳杨钟义谨识。钤印一“留垞”。

南园先生以直节著，书法力追鲁国，而画马尤为世重。余所见者多作寒林野牧，从未见有人物者，此轴独有之，当与云林龙门僧一图，并传千古矣。光绪丁未腊日观于浭阳尚书宝华盦中，为之叹绝，义州李葆恂题。

通参出昆明，立朝有正色。抗疏击老奸，劲草表臣节。平生慕鲁郡，凛凛此传笔，余事貌骅骝，虎怒作人立。靰勒亢不受，肯顾三品食。乃知权奇人，柔翰见傲骨。陵迟二百年，此意世莫识。呼号揭民贵，腹诽网逾密。宁闻胜朝事，士殿槛可折。国论纷蜩螗，牛骥混白黑。谅无金台求，伏枥老亦得。骧首试一鸣，望古意萧瑟。南园画马，端陶斋旧藏，今归梦诗先生，出示属题，即正，癸酉大寒，桴堂钟刚中。钤印二“钟刚中印”、“鲁酒斋”。

国朝书法师颜鲁公者，当推南园先生为巨擘，画则不易见也。今浭阳尚书以画马真迹见示，乌骓白蹢驳尻，一圉人以羁靮施之，若不受状，法元人本而神骏如生。北齐扬子华尝画马于壁，被听啮蹄长鸣如索水草，先生之笔，

毋亦类是，真神品也。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上元前五日雪夜，桐城张祖翼拜观谨识。钤印二“张祖翼”、“逖先”。

藏印：“功甫珍赏”、“陶斋鉴藏书画”。

南园画马颇负盛名，此幅画圉人以绳系之，马前蹄举起，作骁腾不肯受羁勒状，题咏累累，盖徇端方之征也。

钱沣（1740—1795），字南园，昆明人。乾隆进士，官御史，书法颜柳，工画马。

八十六、黎简　山水图　轴

纸本水墨　纵六九点五公分　横三八公分

题记：病后诗心淡亦秋，阔于烟海静如鸥，依俙昨梦芙蓉岸，晚拗霜花上小楼。乙卯八月中旬，颇伤风热，卧病竹平安馆，七日小康，夜坐亦适，因思草亭属予作山水，予诺之已二年矣，欣然遂成此纸，黄五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不觉相视而笑，草亭宝之。一年如此夜，此夜如此画，画成有如此，解人不必可得也。二樵山人黎简并记。钤印二“石鼎道人”、“是真画者也”。

藏印：“今是斋藏”。

略仿倪迂，而枯枝疏竹，弥见简淡精灵。远山只作一笔钩成，不烦皴擦，最妙是远陂数点卧笔，浓淡相间，神采奕奕，二樵之妙品也。

乙卯为乾隆六十年，时49岁。此诗不载集中。题记之黄五，殆指黄虚舟也。

黎简（1748—1799），号二樵，又号石鼎居士，顺德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贡，嘉庆四年卒，年五十二。工诗，著《五百四峰堂诗文钞》。

八十七、钱杜　梅花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二五公分　横三〇公分

题：一夜东风吹雪霁，前山空翠翠模糊，扁舟记过西溪渚，无数沙鸥伴老夫。

此丁未春与余君容若游西溪探梅，作销寒第十二集。诗则辛亥春在武昌补作以寄容君，屈指四十年，余归湖上，居野鸥庄，屡为西溪之游，而容若墓有宿草，回首云烟，老怀枨触，爰写斯图。时道光乙未七月之朔，壶道人钱叔美并题记。钤印三“壶公”、“钱未美”、“松壶”。

藏印：“宝迂阁书画记”、“绿蕉山馆珍藏”、“少石审定”、“计芬寓目”、“留余斋斋主”、“子昭心赏”（陈氏）。

戈载题记云：乙未孟冬晦日，戈载观于山塘校词读画斋，蒙近喜作梅，亦宗元章派，观此不胜仰止之叹，惜匆匆将赴广陵，不及填词题之，当俟诸异日。钤印二“顺”、“卿”。

西溪饱看古梅花，归隐湖庄拓画叉，中有自家风格在，不须铁石写槎丫。乙未冬初朱绶题于鳝鲟泾上小交芦馆，时天阴欲雪，微有寒意。钤印二“朱绶”、“环之父”。

岁寒盟不寒，梅本坚贞木，思惟人画时，年号在卷轴。百载数适齐，桑海为陵谷，幸草全未焦，劫后尚容读。吾曹心太平，岂但双眼福。国香同幽兰，上为邦家祝。倭寇之役，香港不守，值辛巳岁莫，距道光隶英吉利时恰一百年迨四，乙酉平乱受降而后，留余斋主人出示叔美写梅真迹属题，梅今人以为国花，感此口占。东官邓尔疋。钤印一“尔疋”。

鲟溪残劫问江梅，一代词流故纸堆。梦里依然门巷在，交芦馆外独徘徊。词笔吴中胜事传，也随离乱落南天。图间不著怀人句，怪我迟生七十年。己卯五月，违乱在港，于留余斋得见松壶老人墨梅直幅，赙间有朱环之戈顺卿题咏，纸角有计芬小印，皆吾乡先辈也，而小交芦馆又我葑溪故居邻屋，罣然怀旧，用题二诗。吴江杨天骥。钤印一“杨千里”。

路入西溪云水乡，重游思旧野鸥庄，欲从高士题红萼，不辨花香是墨香。留余斋主人出松壶老人墨梅见示属题，时己卯初秋旅居香港，云史杨圻。钤印一“江东杨圻”。

绘梅一株，虬枝繁蕊，间以一小株；时游西溪探梅，盖写实也。题咏累累，词人如戈载，朱绶辈，可考见其交游。此为宝迂阁旧藏。

钱杜（1763—1844），钱塘人。初名榆，字叔枚，更名杜，字叔美，号松壶。画梅师南宋，幽冷疏远，著有《松壶画忆》。年八十二。

八十八、汤贻汾　董琬贞　双梅图　轴

纸本水墨　纵一〇一公分　横四四公分

一双斑管共幽吟，昨夜梅妻梦故林。安得一枝来塞上，胆瓶青案对弹琴。

己卯新春汤雨生董琬贞合写于灵丘官舍，为云谷二兄社长一笑，并请正题。钤印七“忠孝子孙”、“雨生画印”、“隐园琴侣”、“董氏琬贞”、“董琬画印”、“画梅楼合笔印”、“汤白子画梅印”。

夫妇合写梅二枝，一大一小，一蕊作双钩而一否，疏落有致，令人神往。此轴必为叶云谷作，己卯即嘉庆二十四年，在灵丘官舍，时雨生四十一岁。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武进人，寓居金陵。弹琴击剑，历官至浙江乐清县副都督。咸丰癸丑，金陵陷，殉节，年 76 岁。著《琴隐园集》。画梅疏秀冷隽，尤负盛誉。配董婉贞，武进人，画家董潮女孙，字双湖，号蓉湖，工画梅，题句亦妙。

书法

一、宋元四家墨迹

（一）李纲　尺牍

纸本　纵二三公分　横四三公分

纲顿首再拜，提宫奉议友坐下：秋高气清，伏惟祠饭优游，动止蒙福。奉别云久，下情瞻仰。荐诲问，良荷眷勤，披会未涯，伏几珍护，以前宠渥。不宣。纲顿首再拜提宫奉议友坐下。

式古堂习汇考十三有一“近被诏书帖”行书。《故宫周刊》尝印出李纲墨迹一页。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少卿，兵部侍郎。南渡，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绍兴十年卒，年五十八，谥忠定。

（二）陈与义　尺牍

纸本　纵二三点五公分　横三四点五公分

霜寒，不审太尉起居何似。今晨蒙赐教墨，甚慰驰仰。病愈更加保爱。又闻湖南洞庭有寇。公宜择将擒获，不可迟也，恐滋养为患耳，卒难伐戮。

冒渎有罪，万祈恕察。陈与义顿太尉公阁下。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本蜀人，徙居河南。登政和三年甲科，绍兴中，历中书舍人，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八年卒，年四十九。式古堂卷十三有诗迹，称简斋河目海口，大耳耸峙，气节翰墨为中兴之翘楚，遗迹甚稀。

考胡穉陈简斋年谱，建炎三年己酉五月避贵寇入洞庭，过君山。《宋史》二十五《高宗本纪》：建炎三年正月京西贼贵仲正陷岳州，其夏六月贵仲正降。贵寇即指贵仲正，翌年二月甲午鼎州民钟相作乱，自称楚王，辛丑钟相陷澧州，杀守臣黄宗（《系年要录》作黄琮）。钟相至三月戊辰为孔彦舟所执，仅称王三十五日，然响应者十九县，其党杨么据洞庭，至绍兴五年，乃为岳飞所平。（详朱希祖撰《杨么事述考证》）此札称洞庭有寇，必指钟相事。

（三）唐棣　诗翰

纸本　纵三二公分　横七三公分

瑞雪林开讲

潮音渡口泛慈航，大士弘开大觉场。出世毒龙听法竟，凌虚天女散花忙。岚光入座衲衣湿，荷气侵轩经案凉。闻道华严新讲说，因之泉石倍辉光。

去夏宿雅公房

偶乘酷热到僧家，治具纷纷苦不奢。炉篆效勤烧栢子，笼炊作供裹藤花。水边移席看云影，松下横琴待月华。今日且留禅榻畔，一宵清梦绕烟霞。

赠月千江二首

遁世学无生，寻师偶出城。青山成旧识，白杜结新盟。月上鹤无梦，风来松有声。门前潭水碧，还许濯尘缨。

来往兹山久，宗门实典刑。虚堂鸣绿绮，硬纸写黄庭。瓶贮云根冷，松蟠石髓馨。松阴师塔在，谁与置碑铭。

题李庭瑞五泉卷尾

山韬玉芀泉孕珠，闻有骊龙水中居。骊龙含珠上天去，遗以一片青璠玙。试扣源头那有极，万壑争移泻晴壁，静聆环佩声珊珊，却厌松风响萧瑟。悬知神授青囊经，发闷探玄岂容默，故来结屋瞰兹泉，日夕弦歌任游息。君家已卜长庚明，更勉锄云种深德。

鄙作五首奉呈四窗雪林二师法席。唐棣和南上覆。钤印二“唐棣”、“唐氏子华”。

唐棣（1286—1354），字子华，吴兴人。幼从赵孟頫习画。仁宗朝，以马煦荐，绘嘉禧殿御屏。待诏集贤院，授嘉兴路照磨，除徽州路休宁县尹，进平江路吴江州知州，致仕卒，年六十九。事迹详张羽撰墓碣。（文载《吴兴艺文》补）

（四）张仲寿　临右军

纸本　纵二八公分　横七八点五公分

羲之顿首，阔别稍久，眷与时长。寒严，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怀之暇，复何致乐。诸贤从就，理当不疏。吾之朽疾，日就羸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深敬宜音问在数，遇信匆遽，万不一陈。钤印二“畴斋”、“笔研精良人生一乐”。

右羲之阔别帖见黄伯思法帖刊误，论之至详，盖病其末后八字殊非晋人语也。今朝寒气大烈，二月中旬所融之冰，皆复结冻，指冷不宜书，偶然对临。奉呈处屋（厚）兼呈性初老仙尊师。延祐六年三月初四日仲寿书于有何不可之阁，畴斋。钤印二“有何不可”、“畴斋书翰”。

诗塘题篆：宋元名哲四家诗翰。丁巳端午，七十叟冯康侯篆耑。钤印一“冯”。

题签：宋先儒李忠定公尺牍，陈资政去非尺牍，元唐子华诗翰，张畴斋临右军帖。咸丰庚申正月，海盐陈德大审定宝藏法墨。

藏印：“陆树声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云松审定”、“槜李李氏鹤梦轩珍藏记”、“容斋所爱”、“家珍藏”、“项墨林父秘笈之印”、“项墨林鉴赏章”、“项元汴印”、“寄傲”、“古香楼”、“曾鼎山房法书名画”、“德大”、“懒翁”、“德大平生真赏”、“德大审定”、“载德堂书画印”、“休阳汪氏季青审定墨宝”、“汪氏柯庭秘笈”、“休阳汪季青审定墨宝”。

张仲寿（1251—1324）字畴斋，泰定元年卒，年七十三。《书史会要》：“内臣张仲寿字希静，号畴斋，钱塘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行草宗羲献，甚有典则。”姜夔《绛帖平》卷六录此，引山谷云：“此好事者戏为之耳，书未为甚恶，而以乱逸少则不可，如云吾之朽矣，日就羸顿，皆怀素高闲辈鄙语。”是指此帖为伪者乃山谷也。然大观间黄伯思《法帖刊误》下云：“阔别稍久，眷与时长。”实正作“眷”，又云：“字既甚恶，而笔语乃尔，非逸少书无疑。”则伯思亦疑其伪。绛帖平作“眷与时长”，今畴斋临本此字应释“眷”，作“卷”（《丛书集成》据《聚珍版丛书》）实误。

二、吴全节　行书白云观七律诗　卷

澄心堂纸　纵二六点二公分　横七三公分

题白云观

王仙出岫本无心，惹起浮名亘古今。天赐龙章红雾湿，地连鹤顶白云深，千年洞府藏丹鼎，一径松萝锁绿阴。金箓坛前成大礼，袖香冲雨快登临。

至大三年夏五月六日吴全节书于牧斋真人华阳道境之方丈。钤印二“吴全节章”、“□□□”（鸟篆莫辨）。

藏印：“至圣七十世孙广陶印”、“岳雪楼鉴藏宋元书画真迹印”、“南海孔广镛鉴藏书画真迹印”、“□□阁主”、“范鉴斋”、“州东老渔”、“手泽书屋”、“钟仁阶家珍藏”、“钟仁阶藏”。

周锡培跋：晋人作书以韵胜，唐人作书以法胜，宋人作书以意胜。今观宗师吴闲闲之书，殆犹有宋人之遗意乎？何笔意之相肖也。公为元道士，名全节，闲闲其字，元主封为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宏道玄教广教真人，其恩遇之殊，时无其比。至其书，无一毫俗气，却与天雨方壶诸隐流，同一清逸。书史称其草法雄逸，信不虚也。钤印二“周锡培印”、“无风□□”。

吴全节，字成季，号闲闲，饶州安江人。《书史会要》称其“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草书亦英拔”。《式古堂画记》有许有壬赞绍先为全节写像，事在至元四年戊寅。时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年已七十岁矣。事迹详虞集撰《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二十五）。此轴写于武宗至大三年，全节仅四十许，自署书于牧斋真人处。考张雨有《茅山宗师牧斋王君升仙谣》（《勾曲外史诗集》四），殆即其人。平生壮观四有《全节白云观诗正书青纸》二幅，题泰定丙寅，不知视此何如耳。

三、徐泰　草书铁砚歌　卷

纸本　纵三四公分　横一三〇点七公分

乌龙泥蟠几千载，霹雳声中忽飞出。幻形宛若小盘盂，积锈浑身古苔色。龙岩道人得之不任喜，石潭清泉手自涤。毛生楮生浑墨卿，何幸良友同几席。

君不闻，举世所珍端溪石，研磨岁久有时泐。君不闻，铜雀高台已芜没，败瓦空遗老奸迹。五凿之精岂凡质，青州熟质尤发墨。龙岩滥通文墨事，虽欲磨穿恐无日。於虖龙岩听我歌，世间隐显得丧安可必。顾兹儒家物，今为僧家得。老桑能铸不能写，忽入僧手岂佛力。呜呼龙岩但恐龙性不可驯，一朝挐云挟雨飞去终堕儒生笔床侧。

右《铁砚歌》十年前为龙岩道人作。尝书龙岩山房壁上。己酉菊月茶谷出是卷求书，遂乘酣捉笔于曲水堂中。丰厓九二翁徐泰元伯父识。钤印三“丰翁”、“徐氏子元”、“霜红亭”。

诗塘题篆：奇觚众异。畸斋道兄属，邓尔雅。钤印二“邓”、“尔”。

藏印：“张燕昌印”、“金粟山人”、“梁中子”、“天景心景”、“棫亭”、“慧吾所藏”、“慧吾”、“以己之心赏”、“天影楼”、“畸斋心赏”（即官祎）、“畸斋卅年精力所聚”、“历劫多无恙”、“娱老书巢乐饥之品”。

徐泰，字子元，浙江海盐人，弘治甲子举人，授桐城教谕。有《玉池稿》，见《明诗综小传》。（明有另一徐泰，号白生，江阴人）此卷有王蓮（秋湄）跋谓“子元书仅于明代书翰见其一叶，此外绝少”，按此卷有“丰翁”一印，自署“丰崖九二翁”，其人极高寿。书画家字号索引无“徐泰”名，此可补其缺。

卷末有王蓮及叶恭绰跋。

四、沈周　诗词卷

纸本　纵二五公分　横一〇五点五公分

野水浮云荡夕光，仙舟两宿古溪傍。新诗感旧频翻案，浊酒谋邻再过墙。烛跋不知春夜永，雨声殊为故人长。卫家剪韭今传美，他日宁无有竹庄。

右匏庵过访灯下次韵

九十芳晨才屈指，换个年头，百事宜人意。唯叹镜中吾老矣。霜髯雪鬓今如许。浊酒聊聊诗耳耳。随日挨排，待尽乾坤里。如此余生知有几。梅花报道春还未。

右春日赋此长短句。长洲沈周。钤印一“启南”。

翁方纲跋谓“有竹庄灯下一诗盖匏庵里居时”作，非也。案吴宽原诗见《匏翁家藏集》二十二，题曰：“夜宿启南宅，风雨大作。宾筵灯烛对清光，

更许扁舟系岸傍，众窍尽号风在野，旧痕犹记水侵墙。草堂突兀春星暗，柳市回环海浪长。天意莫言能殢客，老年难自别西庄。”知沈诗云：“雨声殊为故人长。”盖记实也。西庄为沈周祖沈澄（孟渊）宅名。有竹居亦为沈家园名，石田伯父沈贞所作山水，署云八十三翁贞题于有竹居。（《式古画》二十五）谢缙尝为写西庄图，石田亦用“有竹居”为印章，见米芾《蜀素帖》沈周跋（《故宫书画录》一，五十八）。又尝作“有竹居图”题句云：“小桥溪路有新泥，半日无人到水西，残酒欲醒茶未熟，一帘春雨竹鸡啼。”跋云：“此余有竹居即景诗也。”启南又作“有竹居图卷”，题句皆吴中名彦，吴匏庵题五律一首，有“系舟高柳下，又是十年余，遥踏无媒径，重寻有竹居”。跋云：“余访启南一宿有竹别业，今复过之，不觉十五年矣。”署戊戌二月十八日（俱见《式古堂画考》二十五）。戊戌为成化十四年（1478），沈诗云“仙舟两宿”即指匏庵两度莅止也，附记以见有竹别业之故实。石田新诗浊酒一联，清初岭南大诗家梁佩兰尝书为大字楹联，附载于此。（亦虚白斋藏物）

题签：沈石田先生诗翰卷。铁梅花馆，乙酉冬。

另隶书签：石田诗翰。庚申七夕，吴秉权题。

题跋：予所藏白石老人枫桥饯别，卷末系以诗，群称三绝，而诗词之妙，不及此册也。嘉庆九年七夕，与云谷游琉璃厂，云谷获此，予得傅青主书草书歌诀，归而呼酒赏之，汀州伊秉绶记。钤印二“墨卿”、“伊秉绶印”。

云谷农部所藏白石翁诗词手草，墨卿郡伯持来苏斋鉴赏，属为题后。甲子七月九日，方纲。钤印一“覃溪”。

《有竹庄灯下》一诗，盖匏庵里居时也，闻西村史氏藏石田风雨过从一诗手迹，曾属友人为予访西村所刻坡书天际乌云帖，因语及之，至今梦想。方纲。钤印一“苏斋”。

元明以后画人，诗无过石翁者，倪云林、文徵仲皆不及，无论董思翁。仁和马履太识。钤印一“骑部曲将”。

余藏吴沈题董北苑溪山风雨图倡和诗卷，与此册笔意，微有不同，岁月有前后也，世人必执定某笔法为某家，何异胶柱鼓瑟耶。乙丑二月石云山人吴荣光（钤一花押印）。烛跋不知春夜永，雨声殊为故人长。是月廿三雨夜，对此移晷，恍遇诗境。浊酒聊聊诗耳耳，几不成语，然诗人游戏神通，酷有奇趣，老船诗中常学之。张问陶。钤印一“仲冶”。

石田翁此诗，已刻入叶氏风满楼集帖中，真迹益宜宝重。嘉庆九年七夕，墨卿都转，与云谷农部游琉璃厂，都转得傅青主草书歌诀册，农部得是诗，

可称双绝。余于客秋八月曾见傅青主此册，后有“风满楼珍藏印”，盖印墨翁所得本也。竹朋六兄既购此诗，惜未能以青主草书歌诀并得之，附装此诗之后，亦翰墨中一奇缘耳。咸丰十年七夕识于羊城之挹爽小轩，小亭吴秉权。钤印一“吴秉权”。

翁覃溪、马秋药、张船山诸老题跋，用笔俱有石田翁意，而秋药先生以汉骑部曲将印作己印，荷屋先生亦以元人花押铜章作印，颇有古趣。名士风流，无不可耳。钤印一“小亭”。

藏印：“梧竹山房”、“采芝仙”、“陶氏南□珍藏书画法帖之印”、“隽卿”、“闲云清旷”、“季彤秘玩”、“傅德谦印”、“聊复轩藏金石书画”、“集兰斋藏”、“忠孝堂”、“云鹏”、“吴荣光印”、“伊秉绶印”、“墨卿鉴赏”、“张问陶印”、“晓岚氏”、“纪昀之印”、“仁阶心赏”、“钦州钟氏”、“育民”、“莫元瓒”、“陈均之印”、“郑德芬藏”、“德芬审定”、“新化周游收藏”、“游于艺”。

传略见前。

五、吴宽　行书苏轼雪词　卷

纸本纵二八点九公分　横一五三点五公分

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公君猷携酒见过，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复作两首。

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临皋烟景世间无。　雨脚半收檐断线，雪床初下瓦跳珠（京师俚语谓霰为雪床），□（归）时冰颗乱黏须。

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轫辘使君车。（公见访时方醉睡未起）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排翠羽，小槽春酒冻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雪里餐毡例姓苏，使君载酒为回车。天寒酒色转头无。　荐士已曾飞鹗表（公近荐仆于朝）报恩应不用蛇珠。醉中还许揽桓须。

半夜银山上积苏，朝来九陌带随车，涛江烟渚一时无。　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撚髭须。

万顷风潮不记苏。（公有田在苏州，今岁风潮荡尽。）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樽前诃手镊霜须。

偶阅东坡词录一过。匏翁。钤印二“太史氏印”、“玉延亭主”。

藏印："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石渠宝笈"、"安仪周家珍藏"、"乾清宫鉴藏宝"、"安岐之印"、"朝鲜人"、"宣统御览之宝"、"心赏"、"柳溪所藏"。

东坡此数词亦见杨守敬序刻《景苏园帖》第五，文字及自注与匏庵所书者相同。残泐诸字为补入，傅干注本此题后多"时元丰五年也"六字，朱强村本从《纪年录》系于辛酉（元丰四年），文字亦微有出入（如雪床作雪林，排作挑是）。

宽书效东坡，其诗所谓"书家新样出眉山"者也，惟所学为坡公元丰间笔（顾复语）。观此册良信。然其跋东坡墨迹于黄、惠、琼、儋时书，亦非无所会意也（见《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一）。诗集中答宾之作书戏效拙体次韵五首云："长爱弱毫能瘦硬，戏将浓墨故烂斑。"论书宗旨可见。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事迹见《明史》本传。

卷末向迪琮跋，饶宗颐和词不录。

六、李东阳　行书东曹官舍联句诗　卷

纸本　纵二七点二公分　横二〇九公分

斯堂欲就已离歌东阳五马双旌奈远何勋爇道风烟非旧日一清汉庭雨露有余波村门高铁限人犹拥东阳陌系青丝客重过勋回首天南定相忆一清碧山万里暮云多村

十年诗翰动京华一清出牧南邦荷宠嘉勋清酒百壶供祖席（席）宾红尘夹道拥行车东阳秋高天际孤鸿远村日落江头一鹦斜勋想是怀人多赋咏一清春来应宿杜陵花宾

碧天霜冷雁来初宾城上风高落叶疏东阳秋色正当为别地勋乡心还托寄回书村伏波城外青山绕一清忠靖祠前化日舒宾今古登临无限意东阳不妨多暇驻篮舆勋

五马秋风出禁城村野亭杯酒送君行宾离情日与东流远勋阙望天连北斗横东阳十载江湖双鬓短一清满囊书画一官清村武陵溪上春如许宾佇听甘棠起颂声勋

客里闻砧未授衣勋归心先逐雁南飞东阳山川次第经吴楚一清诗酒寻常忆杜韦宾五袴宜歌廉叔度村澄江重咏谢玄晖勋清才茂绩须兼美东阳还有声名动省闱一清

与屠秋官元勋，杨中舍应宁，储中舍世资。偶会于思南之东曹官舍，陈考功朝用继至话别，得诗五首。时思南犹为人作草书，此吾诗成，已二十余幅矣。东阳识。钤印一“西涯”。

藏印：“王南屏珍藏印”、“南屏珍藏书画”。

卷末叶恭绰跋：西涯书法为伊墨卿所自出，知者甚稀。此卷乃中年作，尚未及纵横之致。然诗、字渊秀，固已不规规于台阁体矣。联句诸公，皆一时名隽，尤可宝也。遐翁绰。钤印一“恭绰之印”。

叶氏《矩园余墨》著录。李东阳是卷联句诸公，皆一时名隽（序跋第二辑），日本有竹斋藏先朝宝翰内有李东阳与杨一清、朱中孚、柳拱之等联句。此卷联句者屠勋，字元勋，号东湖，杨应宁即杨一清。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弘治八年入内阁，十年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行草书笔力矫健，小篆尤胜。事见《明史》本传。

七、祝允明　细楷汉樊毅修西岳庙记　册

纸本　纵一八点六公分　横一二点六公分

山经曰：“泰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广十里。”《周礼·职方氏》：华谓之西岳。祭视三公者，以其能兴云雨，万物通精气，有益于民则祀之。故帝舜受尧历数，亲自迮（巡）省，设五鼎之奠，柴燎烟，致敬神祇，乂用昭明。百谷繁殖，黎民时雍，鸟兽率舞，凤凰来仪。暨夏殷周，末（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则有祯祥，荒滛（淫）䆉秽，笃灾必降。秦违其典，璧遗鄗池，二世以亡。高祖应运，礼遵陶唐，祭则获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扫顽凶，更率旧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万国以康。光和二年，有汉元舅，五侯之胄，谢阳之孙，曰樊府君，讳毅字仲德，承考让国于河南，究职州县，辟公府，除防东长，中都令。诛强虣，抚瘠民。二郡以清，令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复夕惕，惟窥禄之报，顺民之则。孟冬十月，齐祀西岳，以传窄狭，不足处

尊卑，庙舍旧久，墙屋倾亚，世室不修，春秋作讯，特部行事荀班，与县令先党，以渐补治。设中外馆，图珍奇，画怪兽，岳渎之精，所出祯秀，役不干时，而功已著。暂劳久逸，神永有凭。自古太山，邱邑犹存，五岳尊同。哀此勤民，独不赖福，乃上复十里内，工商农赋，克猷帝心。嘉瑞仍荅，风雨应起，瀐润品物，君举必书，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无述焉。于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袭，户曹史许礼等，遂刊玄石，勒鸿勋，垂曜灵轸，存有昭识。其辞曰：

二仪剖判，清浊始分，阳凝成山，阴积为川。泰气推否，洪波氿臻。尧命伯禹，决江开汶，川灵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群神。因渎祭地，岳以配天，世主循遵，永享历年。赤锐煌煌，受兹介福，京夏密清，殊俗宾服。令问不违，可谓至德，德音孔昭，实唯我后。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惟百，延庆长久，俾守西岳，连奉神祀，改传饰灵，则有攸齐。降瑞荅神，景风凯悌，惟风及雨，成我稷黍，穑民用章，建义室寓（宇）。刊铭记诵，克配梁父。

长洲祝允明书。钤印一“吴下阿明”。

题签：祝枝山先生墨迹。甲申秋日，幼梅重装。

又：祝枝山书汉樊毅修西岳庙记。虚白斋藏，康侯。钤印二“老康”、“冯”。

藏印：“子孙保之”、“竹香”、“汪均之金石书画之章”、“寿熙氏”、“楚南周氏晓初珍藏”、“野园主人审定真迹”、“喻氏□仲父审定真迹”、“曾在张之英家”、“仲里方氏”、“张之英藏”、“平生真赏”、“西郭草堂”、“于野”、“竹香”。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长洲人。徐有贞外孙，生而右手枝指，因号枝指生。以举人授兴宁令，迁应天府通判，乞归。书益奇纵，而楷法精谨，实师妇翁李太仆应祯，论者谓其兼有二父之长，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

八、文徵明　细楷落花诗卷

纸本　纵一九点七公分　横二九六点五公分

落花各诗不再过录。

有序记云：

“弘治甲子之春，石田先生赋落花之诗十篇，首以示壁。壁与友人徐昌谷属而和之，先生喜从而反和之。是岁壁计随南京，谒太常卿吕公，又属而和之。先生益喜，又从而反和之。其篇皆□，而先生之篇累三十皆不更宿而成，成益易而语益工，其为篇益富而不穷益奇。窃思昔人以是诗称者，惟二宋兄弟，然皆一篇而止，固亦未有如先生今日之盛者。或谓古人于诗半联数语足以传世，而先生为是，不已烦乎，抑有所托而取以自况也，是皆有心为之。而先生不然，兴之所至，触物而成，盖莫知其所以始，而亦莫得究其所以终，而传不传，又何庸心哉。惟其无所庸心，是以不觉其言之出而工也。至于区区陋劣之语，既属附丽，其传与否，寔视先生，壁固知非先生之儗，然亦安得以陋劣自外也。是岁□月之吉，衡山文壁征明甫记。”钤印三“文璧印”、“衡山”、“停云”。

题签：文待诏书落花诗卷。丙申张氏琍斋珍弆。钤印一“琍斋”。

藏印：“容文蔚印”、“影庐所藏”、“蔚”、“敦煌”、“琍”、“斋”、“张祥凝藏”、“琍斋心赏”、“琍斋秘笈”、“四无恙斋”、“黄般若藏”、“天壤至宝”、“鹤山冯氏春漪楼藏”。

另有张祥凝题跋：落花酬唱。此传世名迹，著录见有多本，庞虚斋一卷有图，黄氏静者居一卷亦有图，高野侯一册，顾公硕一卷，四本皆为石田谢世后，文待诏酬赠之作耳。今此袖卷无图，而叙词简肃，与四本有别，是乃衡山当时书奉石田之原本，且璜池尚存弘治间原装，历劫不磨，喜原装原本也。丙申凝记。钤印一“张祥凝”。

壮陶阁著录有《落花诗》。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有文待诏《落花诗卷》云：“是岁十月，衡山以精楷书之，都四家六十篇，自为跋语，其后董思翁、陈眉公均有题记。”文氏书《落花诗》非止一卷也。

传略见前。

九、文徵明　行书煮茶七律 卷

纸本　纵二九点七公分　横三〇二点五公分

煮茶

绢封阳美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地炉残雪后，禅榻晚风前。为问贫陶谷，何如病玉川。

嘉靖庚戌九月十日书于玉磬山房，时年八十又一。征明。钤印三“征仲”、“文徵明印”、“玉兰堂印”。

藏印：“退止庵印”、“皇十一子永瑆鉴赏古书真迹珍藏之印”、“晚晴居士”、“沈”、“德潜私印”。

十、唐寅　文徵明行书合璧扇面

金笺　横五六点七公分

夜泊松陵系短篷，埠头灯火集船丛，人行烟雾长桥上，月出蒹葭漫水中。自古三江称禹迹，波涛五夜起秋风。鲈鱼味美村醪贱，放箸金盘不觉空。唐寅。钤印一。“□□居士”。

江南四月气清和，最爱城西宿雨过，斜日倚楼山拥翠，平湖移棹水增波。青春欲共残花去，白发还争落絮多。老大未输年少乐，诗成自倚洞箫歌。征明。钤印二“征明”、“衡山”。

藏印：“吴氏晴溪鉴古”。

传略见前。

十一、王宠　草书杜诗　轴

纸本　纵一一九公分　横二三点五公分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王宠。钤印三“王履古印”、“大雅堂”、“辨斋”。

藏印：“香翰屏珍藏印”、“曾经自求斋所审定者”、“子孙永宝”、“寿农赏玩”、“黄万千”、“张祥凝藏”、“玶斋秘笈”、“玶”“斋”。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人。工诗善书，惜卒年仅四十。

十二、陆治　草书大吴歌　卷

金粟山藏经纸本　纵三一公分　横一一四点二公分

山人燕卧楞伽久，六合游神夸独有。碣石沧溟掌上开，太华蓬莱在吾肘。青霄灵籁本虚无，坐对空门日夕多，边笳六月愁霜雪，我向青萝发浩歌。当歌决眦乾坤小，灏气凭陵接天表。口吐精光射紫霓，赤脚趂踏苍龙道。苍龙御日游九州，轮回毂转无停休，乌飞二万六千里，恍惚西倾昧上头。谪仙长绳徒尔为，太傅空余鹏鸟悲。从前已矣不可谏，一忽千古浮云驰。我歌长跪君须听，让国空名称独圣。黄金宫阙尽消沉，唯有湖光雪如镜。万里长风扫黑霾，照见离离鹿走台。鹿死台荒两寂寞，征帆沙鸟空徘徊。霎时凄雨昼冥冥，尽是铅华未死情。千声万声枝上鸟，分明自唤吴姬名。湖水咽不流，山草青不已，娥眉白骨，干将不起。龙为鱼、虎变鼠、两国竟何所。穷崖鬼啸听猿泣，宝气沉埋剑光湿。黯黯凭凭作阵云，寒阴喷薄虬（蛟）螭蛰。歌声欲放不得发，我亦从之气于邑。回身只向草堂眠，白日青春月似年。山僧对语钵龙喜，半见天花散晴绮。岂将真性托缤缘，聊能独悟无生理。闻君愁病心转劳，作赋三都生二毛。何如弋者不闻鹄，任尔逍遥云汉高。

癸巳秋包山陆治读书石湖之上，时大暑力夷，天青云白，抚景怅然，乃作大吴之歌如左。冬日过尚质草堂，录似静观先生教览，甚可发一大笑耳。钤印二“包山子”、“陆生叔平”。

藏印：“晓亭珍藏”、“严荄藏真”、“水月山房”、“冠五清赏”、“庐江”、“金匮宝藏”、“和庵鉴定真迹”、“粤人谭敬印”、“谭氏区斋书画之章”、“章氏珍玩”、“仰居”、“杜复”。

癸巳或嘉靖十二年。

陆治（1496—1576），字叔平，吴县人。居洞庭包山，号包山子，游祝、文之门，写山水自出胸臆，卒年八十一。

十三、文嘉　细楷千字文　册

纸本　纵二六点二公分　横一三点七公分

原文不录。

款识：嘉靖甲子二月七日，书于北京寓舍。文嘉。钤印三“肇锡余以嘉名”、“文休承氏”、“文水”。

传略见前。

十四、徐渭　行书诗　卷

绢本　纵二七点二公分　横二六九公分

天瓦庵

天瓦禅居旧所登，今来新长几条藤。长鬓已赴听经会，高岫谁悬施佛灯。问讯几多陪宿众，茶毗一个坐关僧。无端欲步留题韵，似上一层高一层。

坐底刹那三两日，小桃开尽蕊头花。深山落日听玄虎，风急寒泉走白蛇。懒性年来频忤俗，此身那得不离家。即今未必能秃发，且向茆庵傍煮茶。

右寒泉庵

闲来著罢景纯经，客舍樵居烟雾生。流水细分床畔响，群山高入笔端灵。春城笋茗来双客，夜火清明坐二更。最喜高峰飞蔼尽，明朝不用雨中登。

右注景纯经竟笺（点去），在阳明洞天偕门人马化龙吴系，适二客携笋茗至，约明日游云门，时万历改元之清明日也。

元夕饮钱氏宅作火杨梅诗

荔子还输热，枇杷只作黄。良宵灯下赏，稚子一枝妆。叶叶元非假，累累暂有芒。观时睛足眩，探处手疑汤，赤紫色互流，甘酸味叵尝。代灯华席挂，映月小林藏，湿雨应迷炷（焰），吹风似少香。泻筐难赠客，剪彩已殊芳。本是杨家果，今移钱氏堂。数丸烧枣造，才铁作丝长。红烛添重短，金樽饮不妨。堕枚珠漱浦，落苇烬飞霜。抟雪狮辞巧，裁绡凤罢翔，天机人尽夺，春色蝶先忙。“幻术元几道”（此句点去）座客不辞醉，老夫应更狂。景真翻不（衍一不字）乐，事戏剧难忘。幻术元几道，明朝尚可觞。呼童重摇菜（采），再串数明当。

慕兰钱子索余书久矣。适清和之候，紫兰盛开，市樱烹笋，觞我于海月之楼，因为作此，偕门人马化龙。天池道士徐渭。钤印二“徐渭之印”、“天池漱仙”。

题签：徐天池诗卷。息庵珍藏。

又：徐天池诗卷。宾虹题。钤印一“黄宾虹”。

谢兰生跋：天池书画市上赝本最多，赝书尤鄙俗可厌，余往往一见斥去，窃疑享大名者，不应至是，及阅真本，纵笔写去，虽粗头乱服，亦有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妙。此卷笔气奇逸，章草一幅尤骎骎入古。天池尝云：“吾书第一，次诗，次文，次画。”今观此卷，益信。英圃其慎守之，戊子八月廿七日灯下，里甫谢兰生题（文见《常惺惺斋书画跋》）。“谢兰生印”、“里甫”。

天池评字自言：“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观此卷杨梅诗，直以分作草，具见其于索书致力之深，所云梗概不得，乃谦辞耳。

徐渭纪游云：“清明日景纯书竟笺时，与门人国图马生寓宛委山龙瑞宫之东，若耶溪上樵舍，适吴承甫、胡应斗携笋茗来访，烧灯夜坐，约明日步阳明洞天，从郡山中越陡广孝寺……时万历改元二月之二十六日。”（《徐文长佚草》卷六）可与此天瓦庵诗即证二客即吴、胡，马化龙谅即马国图也，此时文长刚出狱不久，门人尚有吴系柳瀫时相过从，吴系父即侠士吴文明也（文长为撰《吴侠士墓志》，见《佚草卷》二十二），诗云笺景纯经，《绍兴府志》著录，渭有郭璞葬书注，然其所著青藤山人路史，谓葬书为伪，故此注弃而不传。

传略见前。

十五、张凤翼　张学曾　墨迹合卷

张凤翼

纸本　纵二五点五公分　横六二公分

河阳别业六咏为潘叔朗寿亲作

下山崔嵬映苕水，一曲烟光漾青紫。千年玄鹤应来居，带月巢云鸣和子。朝从南极亲紫微，夕与宝婺争光辉。城郭人民共绵邈，不数辽城丁令威。

右鹤来居

淮甫小山开桂蘩，门前有客来八公。雪川桂堂自无隐，芬芳剩有河阳风。阶除垒石作岩谷，坡陀魂磊偃浮玉。传书何必下青鸾，扶舆自侈骖苍鹿。

右小山堂

曾闻幽人竟陵子，击木徘徊隐村里。著经应先顾渚茶，品泉定首金沙水。君今茶寮构家园，手烹蟹眼进鱼轩。甘露一杯倾玉液，清风两腋入金门。

右茗柯馆

高树千章荫长夏，高阁层檐甃鸳瓦。一厨名画顾凯封，万卷奇书邺侯架。阁中作赋金玉声，槛外万籁相和鸣。有时幻作钧天梦，直作虞廷闻九成。

右韵阁

有斐曾闻咏淇澳，虚心直干人为玉。名斋六逸迈七贤，万竿何必筼筜谷。漫言幽谷似筼筜，结实还堪饵凤凰。翠袖凌室时徙倚，龙孙欣见欲成行。

右竹林园

东齐雪宫浪得名，西域雪山空着声。何如惠连成赋后，四壁照耀瑶华生。俛仰无妨僵卧客，荏苒洪钧转阳律。岁寒坚白保贞心，不与梅花斗香色。

右雪苑

往年以题黄吉甫暮春诗卷，蒙许可于大中丞荆川公，时尚未识荆也。无何而邂逅公于华秋官梁溪圃中，得逖光霁，因缔交于重庵、凝庵二先生，间五十年于兹矣。展大兄修世谊，千采葑菲，呵冻应之，并识所感。万历庚戌嘉平月朔，张凤翼时年八十有四。钤印二"阳春堂印"、"张伯起"。

庚戌为万历三十八年。

张学曾

纸本　纵一九公分　横五六公分

杨无补高士入城见访，同宿西禅寺僧舍

寒日淡荒村，朝烟未启门，堆床书帙乱，高枕布衾温。久不来城市，俄焉辱过存，况当风雨夕，且共倒清尊。

春晚吴门棹，秋深江上帆，我行犹道路，自觉愧川岩。有客常招隐，因僧远寄缄。喜同萧寺榻，终夜话长镵。

寂然林野诗赠闻机上人

荒林远市朝，旷野亘阡陌。居人在村墟，已觉天地隔。闻师法苑秀，观化得安宅。岂惟绝嚣尘，亦复托幽僻。开林金锡飞，屏野茆庵窄。手口作因缘，檀信罕资借。云房净土深，雪岭慈容瘠。钟磬依梵声，茗粥出香积。经户若无人，残灯耿遥夕。时有邻翁来，悉秉高士格。（邻翁指南明无补而言）

相为文字禅，不随声闻迹。此外尽空天，其中无俗客。寂理固在斯，言诠讵能释。

西禅寺雨中为南明先生词宗书并正。张学曾。钤印三"约庵"、"学曾"、

“张尔唯氏”。

题签：明张凤翼、张尔唯墨迹合卷。梅影书屋，大风堂，田溪书屋递藏。乙酉卢子枢题。钤印二“卢”、“子枢”。

吴湖帆跋：“此亦尔唯太守中年作，其晚年书法略师眉山。三诗俱在西禅寺作，西禅寺者吾郡古刹也。又杨无补高士入城见访云云，应在顺治初，作郡苏州时作。南明者方南明也，名夏，吴中遗民也。”钤印一“湖帆书画”。

杨无补一字白补，号古农，先世清江人，移居长洲。甲申后隐邓尉，写山水师法倪、黄。

藏印：“子孙保之”、“湖帆审定”、“伍葆恒俪荃氏南雪斋图书印”、“藏之大千”、“惜芬”、“慧吾珍藏”、“春雨楼”、“田溪书屋”、“冠五珍藏”、“番禺张祥凝藏”、“新化周游收藏”、“铁梅馆主珍藏”、“周氏铁梅华馆藏真”、“游于艺”、“浮云游子意”。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虚，长洲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

张学曾，字尔唯，号约庵，会稽人，由中书出仕吴郡太守，为吴梅村所作画中九友歌之一。

十六、王穉登　楷书蹋灯词　扇面

金笺　横四九公分

自入新年日日晴，韶光淑气似清明，家家结绮装檐额，灯火丛中锦绣城。
阊门紫陌锦云遮，灯烛薰天十万家，云母屏前交鸥鸟，水精帘下合欢花。
木兰堂上月娟娟，百鸟千花宝炬然，羡杀风流白刺史，要将灯火上丰年。
吴趋里接馆娃坊，火树银花掩月光，却似满城桃与李，神明茂宰在河阳。
丞相归田祝至尊，张灯待月坐黄昏，君心愿得如灯月，不照朱门照席门。
髻挽乌云试晚妆，衣裁白雪学霓裳，私邀女伴檐前立，半避灯光半月光。
龙舟水殿尽成灰，歌舞君王去不回，绣带流苏灯夹路，月中疑是锦帆来。
谁借银潢织女机，千丝万缕出深闺，内家颁下鳌山锦，火树龙衔上御衣。
梵宫仙宇夜深游，才访缁流又羽流，别是一般灯火样，渡河香象出关牛。
野烧浑如不夜城，农歌尽是竹枝双，虽然不比沉香火，牧笛聊堪当玉笙。
右蹋灯词十首。庚子上巳王穉登书。钤印二“穉”、“登”。

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

《吴越所见书画录》四有《王百谷踏灯词》（十五首），《茶莉曲》卷文字略异，如第一首作“一人”，“始信吴王锦绣城”，第二首“阊门十里锦云斜”，第三首“谁识风流”，“烧灯只为卜丰年”，第四首“吴趋坊”，“火树星梢夜未央”，“裁花仙令在河阳”，第五首“烧灯”，第六首“衫裁白苎”，“门前走”，“不避灯光避月光”，第七首“已成灰”，“锦带”，第八首“出幽闺”，第九首“蕊宫莲宇夜深游”，第十首“不及”，此只余十首。

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其先江阴人，移居吴门。以书显，隶尤遒古，过于真草。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文苑传》。

十七、董其昌　行书七绝　扇面

金笺　横五四公分

三竺溪流独木桥，逋仙于此发长谣，若为却入千峰去，黄鹤空中不可招。

题画一绝。其昌书。钤印一“董其昌印”。

藏印：“顽石鉴定”、“俊斋”。

传略见前。书极韶秀，摇曳生姿。

十八、董其昌　行书大唐中兴颂　卷

纸本　纵二八点三公分　横六一三点五公分

碑为唐上元二年元结撰，大历六年六月刻。文见《元次山文集》卷六，兹不录。董跋如下：

右浯溪中兴颂碑，颜鲁公真书，余以行体录之，仍存其刻撰岁月。乙巳校士衡阳，永州守以碑刻至，念祈（祁）阳犹远，不能往读碑，而箧中有赵吴兴画山谷浯溪读碑图，因作歌属守镌之。

题浯溪读碑图

漫郎左氏癖，鲁国義之鬼。千载远擅场，同时恰对垒。有唐九庙随秋烟，一片中兴石不毁。几回吹律寒如春，几度看碑陈迹新。辽鹤归来认城郭，杜鹃声里含君臣。折钗黄绢森光怪，旧国江山余气概。当时富贵腹剑多，异代风流椽笔在。书生何负于国哉，元祐之籍何为来。子瞻饱吃惠州饭，涪翁夜

上浯溪台。扶藜扫石溪声咽，不禁伎痒犹题碣。清时有味是无能，但漱湘流莫饶舌。董其昌书。

浯溪中兴碑名三绝碑，谓颜之书，元之颂与镜石内外莹澈为三耳。予闻而呵云：夫文章与书道，必以其人重，若元漫郎之高洁，颜清臣之忠义，为唐时人物冠冕，正使不文不书，自足名世，况颂之谨严有典诰体，书之瑰伟兼籀篆法如此碑者乎。柳子厚平淮雅似此颂，蔡君谟建桥记似此书，数百年来可与颉颃者仅见此两人。然君谟进凤团茶，已为东坡所叹，子厚又不在言矣，信乎三绝之难也。其昌。钤印三“董玄宰”、“玄赏斋”、“玄宰”。

题签：董文敏书大唐中兴颂墨迹。宝米斋秘笈。甲戌夏月，赵叔孺署。钤印一“赵时棡印”。

题跋：《江村书画目》著录，高士奇跋：在京师时，余既得文敏临柳诚悬兰亭诗卷。客曰：尚有临浯溪碑卷，因取观之，苍秀遒逸，各具一种法度，遂并为购易，携归重装。近来董迹日希，略草数行，皆索重价，似此精茧妙墨，真而且佳，即文敏在日，亦不多有，子孙当知宝爱，弗轻以示人。然世人以耳为目，实能鉴别者少，遇佳迹反忽视者，良可叹夫。康熙戊寅中秋，轻阴微凉，不似昨题兰亭卷，余暑困人也。江村侍莱衣人高士奇竹窗书于简静斋。钤印三“一乡看侍老莱衣”、“士奇”、“赞襄典学”。

此卷自首至尾纸六接，字一百廿行，文敏两次书名，并记之以防割裂。士奇又笔。钤印二“士奇”、“高淡人”。

叶德辉跋：明董文敏书画，集一代之大成。书迹流传至多，而精品最少，盖其随手挥洒，出于应酬者多，苟非其兴到临仿古人，未有十分可供赏鉴者。此卷本高江村旧藏题跋至再，并于接纸处钤有印章，恐人割裂分析，其为江村爱重至矣。江村消夏录未录文敏一书一画，而凡例末一则有“董文敏书画，为近代第一，所见真迹甚多，另为一卷”之语，使其书成，必以此为压卷品矣。辛酉正月惊蛰，后学叶德辉。钤印一“臣德辉”。

藏印：“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映山真赏”、“查嵤之印”、“竹南草堂珍藏书画印”、“古董周氏宝米室秘笈印”、“左田八十二翁”、“壹斋”、“季彤秘玩”、“真知此中之妙”、“高士奇图书记”、“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清河郡记”、“石渠宝笈”、“张长卿”、“依竹居士鉴赏书画印”、“黄钺”、“黄钺私印”、“宋氏菊州收藏”、“听帆楼藏”、“曾经雪盦收藏”。

按董书兴原碑多歧，原文“天宝十四载”，董书改为“十四年”，“为昏”句董作“为惽”，“繄晓我皇”董作“翳晲”，“我卒前驱”董作“戎卒”，“复服指期”董作“复复”误重，“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三句董作“凶徒天休，死生逆俦，涵濡堪羞”，似有倒置，或临笔时率意，故与原文未照。

十九、陈继儒　行书七绝　扇面

金笺　横四七点五公分

群峰盘尽吐平沙，修竹溪边见酒家。醉后日斜扶上马，丹枫一路似桃花。

山行。陈继儒。钤印二“醇”、“儒”。

藏印：“挹翠阁”。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一字眉公，华亭人，工诗文，偶作山水梅竹，苍秀劲逸，书法苏米，自摹刻晚香堂帖，著述宏富，辑《宝颜堂秘笈》，年82岁。

二十、文震孟　行书七律　扇面

金笺　横五五公分

栢樽狂倒醉亲知，共喜年华汎酒卮。领略光天无妄想，破除尘累有新诗。厌迎啼笑休观剧，懒问输赢不看棋。斜日牛窗香一缕，百般时鸟贺春枝。

乙丑元日一首。文震孟。钤印一“文起氏”。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湛持，原名从鼎，祖彭，父元发，长洲人。天启二年进士第一，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侍郎。

乙丑为天启五年，此为其中状元之后三载所书。

二十一、张瑞图　草书七绝　轴

纸本　纵一五九公分　横五二公分

笼烟紫翠日曈曈，宣政门当玉殿风，午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瑞图。钤印四“张长公”、“张瑞图印”、“挥毫落纸如云烟”、“文学侍从之臣”。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自署白毫庵主，晋江人。万历丁未殿试三名及第，累官至建极殿大学士。以撰魏忠贤生祠碑遭人所劾，赎为民。山水气韵高绝，书法以翻笔方折，自成一家（事迹参《明史》卷三百六《阉党传》）。

二十二、李流芳　行书　卷

纸本　纵二六公分　横四七四公分

《月赋》，谢庄作，见《文选》，不录。

曹丕自叙，文见《典论》，及全《三国》文。

嵇康《绝交书》，文见《文选》。此只抄七不堪一段。

丁巳八月十七日偕孟阳至虎山桥看月，饭后舟次横塘，为书此卷。李流芳。钤印二“李流芳印”、“长蘅氏”。

藏印：“字曜春号萝裳又号小石”、“休阳程芝华印”、“白岳程芝华考藏金石书画印”、“小石”、“程季子”、“阿四”、“麋生获观”。

此卷为孟阳书者，董其昌画旨云：“长蘅平生交有二孟阳，一为程孟阳，善画，一为邹孟阳，善鉴画过于程。而邹孟阳居六桥三竺湖山间，每长蘅游屐所至，必与之俱乘，颓然微醉有意放笔时，辄以纸墨应。”（《式古》一，五十一）此卷之孟阳或是邹孟阳，非程嘉燧也。

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

传略见前。

二十三、邹之麟　行书七律　扇面

纸本　横五一公分

忽焉垂实亦奇哉，莫是朱明受记来。一种香光分佛手，两圆果相出天栽，金茎色借花千点，玉露风临酒百杯。快读夜来诗句好，蚤知君有不群才。

兴吴阁拈笔书寄芳洲世交。昧庵老人麟。钤印一“臣虎”。

藏印：“春雨楼秘笈”、“天景楼”、“冠五珍藏”。

味庵行书当不在画下，尝摩挲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吴其贞画记》，344页），盖其泽古者深矣。

传略见前。

二十四、米万钟　行书五绝　轴

纸本　纵一四一点五公分　横五五公分

飞楼危峡悬，雪瀑遥光驶，入境隔林深，高凭者谁子。

题画，米万钟。钤印三“书画船”、“米万钟字仲诏”、“海淀渔长”。

藏印：“钟琴初考藏金石书画之章”、“萝峰主人”。

传略见前。

二十五、王铎　行书饮义楼诗　轴

绢本　纵二八六公分　横七三公分

开筵鸣画角，海上此登楼。芋水去无尽，旗山空复秋。清樽临断碣，高唱落长洲。战艘何年定，磨崖万载留。

饮义楼作之一，泰器大词宗正之。辛未十月夜一鼓。孟津王铎。钤印二“王铎之印”、“太史氏”。

辛未为崇祯四年。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孟津人。天启二年壬戌进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太保，谥文安。工诗，有《拟山园集》，行草苍郁雄畅，浩乎沛然。

二十六、王铎　行书净业寺西州作诗　轴

绖本　纵二三八公分　横五二公分

颇定鸬鹚羽，浊烟无复生。余情苏品物，残照下孤城。蛮鼓催荷蕊，军

人喜角声。低眉甘不语，石窦远琤琤。

净业寺西洲作，谷水老词宗教之。王铎。钤印二“痴庵”、“璠（琼）蕊庐”。

藏印：“子孙永保”、“萝峰主人”、“钟琴初考藏金石书画之章”、“孙氏顾斋书画记”、“仲瑛五十岁后所得”。

二十七、王铎　草书　轴

纨本　纵一八二公分　横四六公分

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故不减张。深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所为世之所重，其言当不虚也。行至江浦，劳极临此，惛惛欲寝。孟津王铎。丁丑二月十七日雨晴。钤印二“王铎之印”、“太史氏”。

丁丑为崇祯十年。

二十八、王铎　琅华馆帖　册

纸本　纵二七点二公分　横三一公分

法书染翰目：

王羲之初月尚书二帖

王献之中秋帖　　陶弘景朱阳帖

吴融赠广利帖

智永四帖　　一帖分与刘巨济

欧阳询度尚·庾亮二帖

杨凝式昼寝帖　　凝式大仙帖

张长史秋深帖　　唐模十七帖

司空图度利帖　　张长史绢帖　归刘巨济

吴融博士帖

怀素去夏帖

梁模乐毅帖

颜真卿朱巨川帖

惠柑珍感！珍感！长茂者适用水煮起，甜甚，幸侵试之，余卜面谢，不一一。司谏台坐。

顿首再拜。淮山又得话平生，惜别得两府，经一旬日，为农师冲元约见，却不曾见得两禁遂行。老妻卧疾少愈，到此而妇属疾未损，自入京门迎医去耳。彦臣如何？

启：小雨，起居冲胜，来早无事，临顾一饭，少奉清言，幸临辱，敦礼阁下。

十二月望顿首，郊后无京递迄今，临西风，驰此情，皆为况，何如？甚安，冬和不废临揽，已二周，尝尝已合类，况曹子方不祈而迈乎！俟面谢，附使不具。司勋老阁下。

内翰必常常相见，不会得披晤，留刺尔。八日方过公方处矣。我薄禄未得归，相见何时，顿首，希声亲友。

两日入城，劳苶思，企企。高轩亦不入城，阻留语水馆，凉甚。小雨时隔，亦长物也。因入城，舟中可款，仲完。

左丞钧坐：恭审进位，庆同。在己探候上贺次。晴快，恭惟机政之暇，钧体动止万福。谨具状陈情不备。左丞钧席。

顿首：两应想佳快。彦舟粗炉，遂相赠吾友，炉何不至也？思企思企，济道。

启：昨日小款英谕，但深钦乡。辱教，审晨作冲裕，有暇过顾，幸甚，幸甚。再拜。

真盛事也，不及奉陪，书全是累鲊帖，世间有此，但模本耳。近女仙作一辞，录去发笑，发笑。

大球三尺美无膘。素业清风合立朝。此别何言赠君子，谠言忠论好裨尧。一生吏案发人狂，重入承明马齿长。书画不贤仓庚氏，便予赁舍植秋芳。左丞钧席。

余以右军帖于晋卿家易唐文皇手诏，因赞之曰：龙彩凤英，天开日升。亟勘多难，力致太平。云章每发，目倦昨夜，何不参户发三书也。詹怀莫穷，皇恐因判押，遂使字有俗气。右军暮年方臻妙，正在林岩时，吾家收右军在会稽时与王述书，顿有尘气，又其验也。

近顾虎头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时见欲倾囊易也。

张颠书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帖凡七纸。苏太简家物，液献章子厚也。

赵子立收笔阵图，前有右军真，并笔势图，后为章子厚取之，使吴匠制，甚入用，今吴有其遗制，近知此书在章持房下，晋书古贤十人失其名。

画图品目：

王羲之自写真逸品

晋顾恺之维摩逸品

王维小轴神品

李成神品松石

范宽神品横轴

徐熙大桃花神品

李成雁阵图妙品

徐熙梅花妙品

李成扇妙品　花妙品

范宽扇妙品

荆浩妙品

韦马驴妙品

韩晋公老牛舐犊图妙品

易元吉牡丹四季妙品

韦伯益龟

苏子瞻石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辛巳正月书此册，客辄至，轻三日始成，质之循如杨词丈以为何如？

孟津王铎书于怀州之东湖草堂。钤印五“王”、“铎”、“王铎之印”、“字觉斯”、“崝嵘云房”。

辛巳为崇祯十四年。

藏印：“杨奇蕴印”、“叶恭绰誉虎印”。

末叶恭绰早年跋不录。

按此册题曰“法书染翰”，似从宋人书信手摘录，如张颠书贺八清鉴一条，米芾书史云：“张伯高贺八清鉴帖楮纸真迹，字法劲古，不类他书，世间伯高第一书也。苏液家世多石刻，后归章惇家。”此云液献章子

厚，即指惇也。

又颜鲁公朱巨川告刻入停云馆。此卷绢质，吴其贞曾见于溪南吴本文家，共六卷，此其一也。其中题顾长康洛神图，有王觉斯跋。（《书画记》二，124页）

又"王右军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赵竦得之于一道人，章惇借去不归"。此帖云赵子立，即竦也。

觉斯卒时年六十一，晚岁仕清，颇为人诟病，吴人谓其字中有面，诗中有葱，盖轻薄之（见《楝亭文钞》"题王觉斯先生画扇记"），毋乃过甚耶。翁覃溪跋王觉斯书，称觉斯于书法亦"专骋己意，而不知古法"，亦非持平之论。平生目学至富，观此册可以见之。钱牧斋撰墓志，称其"点画才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是为公之书学"，当非阿其所好。

二十九、王铎　行书　轴

绫本　纵三〇九点五公分　横四九公分

此身五十外，所务入玄元。淡漠通花露，清虚住涧源。有闻不在我，深会惟繇门，桂馆难为说，还同野鸟言。

癸未愿为道士之二首。乙酉春日雪将降。书更生武老亲翁正。王铎。钤印二"王铎之印"、"大学士章"。

乙酉为顺治二年，觉斯五十，书已大成。

三十、王铎　行书　轴

绫本　纵一六五公分　横五二点五公分

东俾公春集太峰斋中，书十余帧，颇觉爽豁，燮惊颠沛，乃得优游燕衎。昨年江滥，安得有此欤。

太原王铎，丙戌正月。钤印二"王铎之印"、"烟潭渔叟"。

藏印："何"、"荦"、"嘉乐园藏"。

丙戌为顺治三年。

三十一、王铎　行书为完老　轴

绝本　纵二〇七公分　横五五点五公分

使至辱书，如公所在，少可慰意。何言不云信，更复何似。时气渐冷，善将息也。所请景贤公，即宜留追，然后遣。若无好药，更遣拣择。

丙戌八月弟铎，完老大兄一笑。钤印二“王铎之印”、“文渊太傅”。

藏印：“毕氏家藏图章”、“海梯赏章”。

丙戌为顺治三年。

三十二、邵弥　诗翰

纸本　纵一八点二公分　横二四点八公分

同介杞兄登石塔分赋

客身居此日，会合付艰辛，客愁且勿道，陟彼南山林。荒凉积高树，步步幽怀深，花光散商气，石骨分秋文。坐此塔影静，共论寒苦心，苦心语复默，落叶疑有人。回首仰石佛，达生哂吾云。翻然起悲啸，湖光满秋襟。钤印一“吴下阿弥”。

藏印：“张祥凝藏”、“玶”“斋”。

邵弥，字僧弥，号瓜畴，长洲人，性迂癖，书画枯逸冷隽，一如其人，诗宗陶、韦，楷法逼虞、褚，画以尺幅为工。

三十三、傅山　草书五绝　轴

绝本　纵二〇九公分　横四八公分

四海重然诺，吾常闻白眉，秦城游侠客，相待半酣时。钤印一“傅山印”。

按此书孟浩然醉后赠马四句，“相待”二字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作想得。霜红所见本有异。

傅山（1606—1683），字青主，号啬庐，太原人。明亡，居土室，戴黄冠，流寓四方，号朱衣道人。康熙十八年征博学鸿词，卧疾不赴。其论书宁拙勿巧，宁丑勿媚。有《霜红龛集》。

三十四、法若真　草书五古　轴

纨本　纵一七一公分　横四六点五公分

环海千畦稻，函江万树梅。山楼分水戒，竹箔断鱼来。忽塞微渠亩，重集上钓台。备安方置库，劚荔无余财。渔子偿高爵，武臣列上台。自公揽辔去，举酒望蓬莱。

法若真。钤印二“法若真印”、“黄山逸史”。

传略见前。

三十五、今释　行书七绝　轴

纸本　纵一二九公分　横三一点五公分

大星无角剑无芒，捉得麒麟也不祥，一念坐消无数劫，琼楼金殿日初长。

阿字座元示生颂。今释。钤印二“今释之印”、“淡归”。

藏印：“捆翠阁”、“喜雨楼藏”。

今释（1614—1680），字淡归，杭州人。本名金堡，字道隐，崇祯庚辰进士，官礼科给事中。永历间五虎之一。后从函是，披剃于韶州丹霞寺。康熙十九年卒，著《遍行堂集》。

三十六、查士标　行书七绝　轴

纸本　纵一二四点五公分　横五三公分

新蒲正绿乳凫鸣，水没鱼梁宿雨晴，看近清明沉种日，野人何事不归耕。

查士标。钤印三“查士标印”、“梅壑”、“二瞻氏”。

传略见前。

三十七、郑簠　隶书五绝　轴

纸本　纵一七五公分　横五四点五公分

仙宫云箔卷，露出玉帘钩，清光无所赠，相忆凤凰楼。

唐卢仝新月绝句一首。甲子三月上弦日偶书。谷口郑簠。钤印三“郑簠之印”、“脉望楼”、“书带草堂”。

郑簠（？—1694），字汝器，江宁人（一作莆田人），工隶书，篆刻。康熙三十三年卒。

三十八、朱耷　行书孟襄阳题鹿门山诗

纸本　纵三〇公分　横三四点五公分

孟襄阳题鹿门山云：青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迴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饭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

小春日八大山人书。钤印三“十得”、“何园”、“真赏”。

藏印：“别时容易”、“大千好梦”。

所录孟句与明本有小异，如起句“清晓”此作“青”，“采药”二字此作“采桼”，颇难辨认。“揽”此作“缆”，“回舻”此作“艇”等是。

朱耷（1626？—1705），江西南昌人，出明弋阳王后，原名统𨨗。祖多炡，字贞吉，工书。父谋鹳，字太冲，生而喑哑，镇国中尉。甲申后为僧，早年作画自署傳綮，后自号八大山人，又号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驴屋等。自奉新洪崖，主南昌青云谱道院。又号破云樵者。其后或居北兰寺，自筑寤歌草堂以终老，卒于康熙四十四年。

三十九、朱耷　行书临兰亭序

纸本　纵三一点二公分　横二三点二公分

永和九年暮春，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乃峻岭崇山，茂林修竹，更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何畅。娱目骋怀，洵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已。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

八大山人。钤印一"[illegible]"。

藏印："大千鉥"、"张爰"、"春"。

此据《世说》十六《企羡》刘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亦有一二处小异，如删"岁在癸丑"句及"之初"二字，"此地有"句此作"乃"，"和畅"作"何畅"是。

此二页皆自书册拆出者。

四十、石涛　行书长干风塔诗四首　扇面

纸本　横四九公分

静洗诸缘洁洗空，淡氲金紫碧氲红。从天插下飞龙影，就地擎来总不同。华藏海深谁贮（贮）雪，阎浮势抵劫翻风。老夫尽力悲歌起，三礼瞿昙腊夜中。空塔。

住看海风吹火树，霹空爆竹恰当然，缭人眼处事非一，惯折心时碎月边。几欲呼笙坐霄汉，无端仙乐梦归船。秋霜点染到窗尽，小阁玲珑十万钱。风塔。

古屋高枝夜不眠，仰瞻孤塔一峰悬。人间胜地莫如此，此地为僧非偶然。喝退枯禅无选佛，吟成煮字逼超仙。朦胧上下清如泻，远近同辉大彻缘。夜塔。

朝来日斗瑠璃影，烟际金轮眼界新。山鸟倦空惊且幻，江鱼跃水乍仝嗔。常舒五色通天顶，时网交罗入地旬。我欲私心恒托此，怪他石重忽生尘。晓塔。

《长干塔诗》四首书为觉四先生道长正之。清湘苦瓜和尚济。钤印二“老涛”、“□百峰中箬笠翁图书”。

藏印：“曾藏潘健盦处”。

《长干风塔诗》另见石涛巨绘上题句，（见本书石涛画部分）可补此箋上之缺字。

传略见前。

四十一、金农　隶书七绝　轴

纸本　纵八〇公分　横四七公分

瓜皮艇子黏天水，认得卢圻港口烟，一市霜丛有人语，晚风撑到卧床前。

予五十年前之作，忆而书之，以赠有道。杭人金农时年七十有一。钤印二“金吉金印”（另一花押印）。

题签：金冬心隶书诗立幅。师竹山房秘玩，甲子五月松窗题。钤印“里”“堂”。

藏印：“淮阴山阳毛氏宝书仙馆珍藏”、“礼华老人珍藏”、“李智超收藏记”、“高邕”、“琴舟墨缘”、“乐斋珍秘”、“师氏珍藏”、“半丁审定”、“秦仲文鉴赏印”。

传略见前。

四十二、郑燮　行书怀素自叙帖语　轴

纸本　纵一九三公分　横一一一公分

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

王永州邕云：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

朱处士瑶云：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

照公大和上丈室。板桥郑燮。钤印三“郑为东道主”、“丙辰进士”、“燮何力之有焉”。

传略见前。

四十三、郑燮　行书　轴

纸本　纵一八九公分　横四九点五公分

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若圣恩许假南归，得段款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来瑞草桥，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也。

板桥。钤印三“燮何力之有焉”、“丙辰进士”、“敢征兰乎”。

款应指款段马，此作段。

四十四、刘墉　行书五律　轴

纸本　纵一一〇点五公分　横五六公分

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风梢千纛乱，月影万夫长，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绿筠堂诗，清献先生为梁处士求坡公作。石庵。钤印三“刘墉印信”、“石盦”、“御赐仙舫”。

藏印：“竹朋真赏”。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初号木庵，后名石庵，诸城人。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年八十五，谥文清。书学平原、坡翁，别具风格，刻有《清爱堂石刻》。

四十五、刘墉　行书　轴

纸本　纵八三公分　横二四公分

天台智者大师中夜诵法华经，至药王品曰：是真精进名法，供养如来，悟法华三昧，获旋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

钤印三“石庵”、“刘墉之印”、“半轩松月”。

四十六、王文治　行书七言　联

纸本　纵一二五公分　横二七点五公分

窗悬虚室常生白，

帖仿萧斋欲过蓝。

梦楼王文治。钤印三“柿叶山房”、“王文治印”、“曾经沧海”。

藏印：“孟氏珍藏”、“德成心赏”、“仲□审定”、“冈州区氏双莲馆所藏”。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乾隆庚辰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官临安知府，有《梦楼集》。梦楼书名，与刘石庵颉颃，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语。少曾渡海至琉球，其国人争宝其翰墨，卒年七十三。

四十七、黎简　隶书七绝　轴

纸本　纵五一公分　横九六公分

桃花落尽柳花飞，渔父春江夜未归，水暖萍香（照）修竹，鲈鱼将到夏来肥。

《春江渔父词》一首。黎简。钤印三“二樵山人”、“狂简余事”、“石鼎”。

传略见前。

四十八、成亲王　楷书五律诗　轴

纸本　纵八六公分　横四九点五公分

卧闻到晓雨，飒飒竟如何。忽遽岁时改，参差秋草多。云低垂塞鹄，霜晚想池荷，尽少重衾梦，春愁未是过。

旧作秋雨诗。成亲王。钤印二“成亲王”、“诒晋斋印”。

藏印：“二世孙载治敬藏”。

成哲亲王永瑆（1752—1823），高宗乾隆十一子。著有《诒晋斋集》，工诗，能画梅。精通书学，有题华山碑七古，为人传诵。画法欧阳率更，峭逸

秀劲。

四十九、伊秉绶　行书五绝　轴

纸本　纵一三五公分　横三五点五公分

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林下不逢人，夕阳淡秋影。

浩川大兄正之。辛未九秋，伊秉绶。钤印三“伊秉绶印”、“西湖长”、“杨湖”。

辛未即嘉庆十六年。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庚戌进士，官扬州知府。篆隶劲秀，冠绝一代。卒于扬州，年62岁。

五十、伊秉绶　隶书　匾额

纸本　纵三五点五公分　横九一点五公分

虚白。

嘉庆十六年秋，秉绶书。钤印二“默庵”、“杨湖”。

五十一、伊秉绶　隶书四言　联

纸本　纵一一〇公分　横二七公分

自然成野，

以赋新诗。

书为望亭二兄正，汀州弟伊秉绶。钤印三“墨卿”、“伊秉绶印”、“寒玉斋”。

藏印：“冈州吴氏挹翠阁印”。

五十二、阮元　隶书临乙瑛碑　轴

纸本　纵一二三公分　横五七点五公分

魏魏大圣，赫赫弥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鲍叠字文公，上党陈留人。

乙少卿碑，芸台阮元。钤印二“仪征阮元”、“芸台”。

藏印：“桐月山房所藏书画印”、“江东孙氏”、“顾斋藏”、“百研室”。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又号雷塘庵主，仪征人。乾隆己酉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谥文达。著《研经室集》，精金石之学，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隶书信手写来，独树一格。

五十三、陈鸿寿　行书七绝　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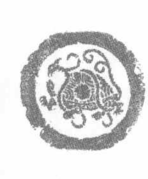
纸本　纵一六八公分　横四八点五公分

扬子江头趁暮潮，瓜州驿火照停桡，舟中仰面看北斗，枕上卧歈（吹）碧玉箫。

陈鸿寿。钤印二“陈鸿寿印”、“洮湖长”。

藏印：“番禺黄伯厚收藏金石书画印”。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又号种榆道人，钱塘人。受学于阮元。嘉庆六年拔贡，官江南海防同知。宰宜兴，创砂壶新样，时号曼生壶。古隶得褒斜神髓，行书刚健隽爽，奏刀尤工，为西泠八家之一，卒年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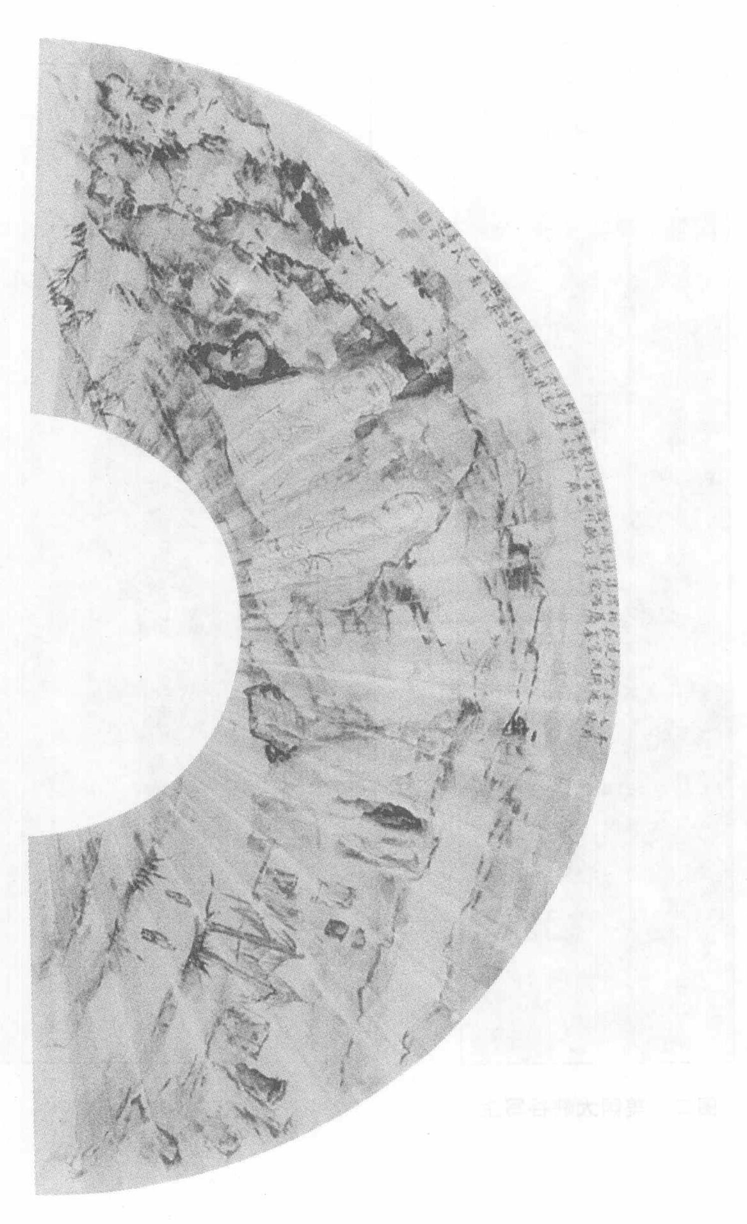
选堂书画题跋集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图一　云冈石窟大扇面



图二　美国大峡谷写生



图三　观世音菩萨

图四　题临化度寺碑残页

绘画题跋

一、题赤城山色四联屏

李白梦游天姥句云："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余年前从鉴湖经新昌剡中，而临赤城，不用著屐已跻云梯，寻往日之烟霞，觉云霓之虚幻，深林层颠，历历可睹，乃知履险惬真，不若梦中之魂悸魄动也。是用断取丹青，聊代吟咏。岁在丙寅冬日，选堂画并记。

二、题云冈石窟大扇

辛酉九秋，余游云冈，涉流造窟，嶔峰相属，蹭蹬蹉跎，诵姜质庭山赋，"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不忆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阳"。辄为神往，遂忘其拙陋而图之。壬戌春日选堂。

三、题麦积山写生

自刘家峡舟行二时许，至唐述窟，迎面红岩无数，豪壮陡绝，非画笔所能罄，所谓"道河积石"，即此非耶。丁卯秋日选堂记。

四、题匡庐憩寂

庐山山上水，鄱湖湖上山，相看两不厌，人在一亭间。曩年临含鄱口，大风吹冻雨击面，至今尚有余悸。顷见清湘匡庐憩寂图，戏写以记前纵。戊辰春暮选堂。

五、题雁荡秋月

平生屡至乐清山水，移步换形，足下诸峯，非笔墨所能模拟。甲戌寓雪梨泼墨，选堂。

六、连江岸碛卷跋

北江自连江口以下，水湍悍急，夹岸皆荒茅篁竹，其景至幽。韩公送区册序谓“天下之穷处”者也。偶见渐江上人乱篁丛苇图卷，其境仿佛，因取百年旧纸，写其大意，记吾游踪。丙寅端午后十日。选堂并识于梨俱室。

七、题四天下四大屏

癸酉雨夕，以高房山、玉涧两家法，忆写巫峡所见。选堂于香港梨俱室。

余四过夔门，两岸连山，隐天蔽日，灌木萧瑟，令人有“率彼幽草，经营四方”之感。辛巳选堂并记。

青城山林木郁葱，拔地千仞，贯休道场在焉。己卯蜀游归来写此。选堂。

峨嵋三顶，俛瞰岷江，下临无际，燕子飞飞，又入清秋摇落时节矣。庚辰选堂于梨俱室。

八、题泰岱图

应劭《汉官仪》记，泰山盘道屈曲，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窗矣。又谓日观其峻如无道径，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云中，此汉人所记之泰岱也，图以志之。甲子春选堂。

九、题金笺天台胜处通景四屏

接竹传波石作梯，山阴欲往苦难跻，当年界道今仍昔，不见天鸡向我啼。

启奇示兆费幽寻，犹有飞泉出远林，海客谈瀛空呓语，霞标终古见天心。

孙绰《天台山赋》："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方广寺建自晋世，今仍为天台胜处，李白梦游天姥吟，天台四万八千丈，语涉夸诞，近日陟赤城有诗，归来图此，借记游。甲子春仲。选堂并记。

十、狮子山图卷跋

狮子山坐对朝昏，悠然成咏，岁戊寅，作巨构新界山水，继写此小卷，以畅所怀。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其是之谓乎。选堂并识，时年八十有二。

十一、题莫高窟图卷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辛酉九秋，访古莫高赋此。记唐人歌咏有句云："雪岭干青汉，云楼架碧空，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古迹灵奇，真不可究诘矣。乙亥夏挥汗作，聊记游踪。选堂并识。唐人所谓云楼，殆今编第九十六号窟之九层楼，崛起沙际，巍峨壮丽，远眺三危山，颠屼崛嵂，不可向迩。而阳关故垒，近在咫尺，满目河山，历历如昔，不与世为穷通，残甃断壁，莽莽万重山中，八荒抉眦，纵有神工鬼斧，亦难形容也。选堂又记。

十二、溪山无尽图卷跋

壬戌之秋，自合肥游黄山，晨过巢湖，经当涂，渡江至泾县太平。遂入万山中，饱览三天子都之胜，归来试写溪山无尽图以记游迹。选堂并记。

十三、黄山灵窟册跋

壬戌中秋，宿黄山巅，迎月出，凌晨大雨，下天都时，雨态迷离，飞泉挂壁，一日之间，而四时之景具，诚奇观也。

十四、题净云秋树扇面

八大句云："比之黄一峰，家住富阳上。"往岁游钱唐富春，途中所见，净云秋树，心神为之一爽。选堂画并记。

十五、题吴哥窟写生卷

杏梁依旧晚鸦啼，燕子重来啄井泥。谁道星移惊世换，坏墙秋草与人齐。

寂寥宫殿日西斜，尽道芜城是帝家。蔓草难图人去后，一藤终古接天涯。

癸卯岁游吴哥窟，忽忽二十年矣。宗少文云："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追写成卷，不胜沧桑之感矣。壬戌秋选堂。

十六、题大峡谷写生

游大峡谷所见莽莽万重山。以陈道复笔法写之。干湿浓淡，亦复有伦有脊，聊博方家一笑。岁在己巳。选堂于梨俱室。

十七、澳洲掠影图册跋

余自九八年漫游蓝山。喜其岩壑林木之美。云露时得泫其枝，飞尘不能汙其叶。而南北澳奇峭诸胜，不可偻指，惜多未克亲履其境，神游而已。偶以暇晷，著笔拟状其尤遐深幽敻者，积久得十帧，聚为一集，聊志鸿爪。庚辰重阳。选堂并识于香澥梨俱室。

十八、白山册跋

丙午八月戴密微教授招游瑞士，流连于白山黑湖之间，得诗甚多。长夏缙检旧篇，戏状雪岭景色。辛酉六月选堂记于香岛。

十九、题印尼神庙成扇

暗婆国神庙林立，曩岁历览，有“从古土阶轻黼黻，弥天乔木尽文章”之句。试图其概。丁丑选堂。

二十、题安哥窟写生成扇

真腊安哥窟，最早记载见郑怀德《艮斋诗集》注，世所未知，予始揭出。乙亥秋选堂。

二十一、题蒲甘一角成扇

其王自称饮咖喱百盘，可致涅槃，见佛塔碑铭。选堂记。

二十二、题安哥窟夜色

一九六三年自印度东返，经缅甸，与汪德迈同访真腊，时安哥窟已鞠为茂草。夜登巴雍宫，蝙蝠群飞，庄严神像，千百可睹，当时有“面面庄严孰化成，庙如老将树如兵”之句，至今追写，犹有余悸。辛巳选堂。

二十三、大峡谷写生册跋

壬申岁涉大峡谷，归来写此册，日月逾迈，匆匆十余载，余亦颓然老矣，略加点染，以为它日重游之券。选堂戊寅夏日识于梨俱室。

二十四、题青城山色图

三年前访三星堆，遂有青城山之行。唐杜光庭遗迹，仿佛可见，以尺幅写之。聊识游踪。辛巳岁暮，选堂并记于梨俱室。

二十五、云林笔意山水卷跋

汀烟冉冉覆湖波，六月寒生浅翠蛾。独爱窗前蕉叶大，绿罗高扇受风多。

点点青苔欲上衣，一池春水鹤雏飞。荒村暗寂无人到，只有书舟傍竹扉。

平生寝馈云林子，竹树涧松，可以暗记。疏窗日暖，迅笔抒写，不觉盈丈。幼霞画卷，惟师子林与安处斋。此卷陂陀起伏，笔未老而手已倦，故止于此，聊寄一时之逸兴尔。丁丑选堂时年八十。

二十六、题王麓台笔意山水

实外特松，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大痴尤精进头陀也，麓台画诀，正待参透。选堂壬戌作。

二十七、题高丽笺云林笔意山水

书画一关纽也，书家临拓，犹画之临摹也，所谓一笔画，一笔书，以其顾盼精神，笔意连属不断。故晋宋间人有此语也。懒瓒论书画相通之理，洵能鞭辟入里，因并记于纸端。丁卯秋日以高丽冷金发笺写意。选堂识。

二十八、四时氤氲山水跋

曩岁于扶桑，见雪舟四季山水，心甚慕之。顷在金陵，获睹王齐翰勘书图，其屏风山水用没骨法墨法，董香光跋赞为绝唱，兹仿其意以自怡悦。丙寅夏月，选堂于梨俱室北窗下。

二十九、题暮雨图

石涛师云："只须放笔直扫，千岩万壑，纵目一览，望之若惊电奔云，安问荆关董巨耶。"台风后写此，不觉意与之合。癸亥九月选堂并题。

三十、题雪山图

玉堂与予同有琴癖，而下笔荒率，此作不期近之。选堂。

三十一、风雨峡舟图卷跋

阳春召我以烟景。风雨中作此卷成，未题句。偶见柴丈人诗云："岂必三山住，宁从五岳游，仙家多水石，庄叟大春秋。变险频修栈，凌空更结楼，自怜飞酒盏，一啸碧天头。"忆去秋大雨中过瞿塘峡，栈道皆蒙雾所汩没，以人灭天，其终更灭于天。六凿相攘，果何为者？何须变险求狂怪，且放笔端风雨快。岁在乙亥阳月。选堂作于梨俱室。

三十二、风雨犛散盘图跋

能来触暑更冲寒，南港北沟屡往还，凌晨驱车排日至，荒村寂寂证古欢。鸿都建业足俦匹，山光宝器同斑斓，毛公旧鼎摩挲久，郭熙发兴青林间。亦知望古古遥集，佳书直作故人看，平生一事最堪忆，暮雨满山犛散盘。

曩岁与棪斋北沟紬读书画，庄尚严君冒雨饬人犛散盘相示，五十年前事也，以图记于所临散盘铭后。辛巳选堂。

三十三、题日光写生

甲寅冬间，赴江户东南亚学会，白鸟芳郎，村田晴彦款余居多摩川，复为日光之游，初入谷大雾，既陟岭，潭水潨然，冲涛旋濑，怆情幽邃，寒入肌骨。至中禅寺而北风飘雪。一日之中而四时具。惟红叶满山，经雨有向荣之意。兹忆写成图，惜住持旧挚友福井康顺教授未能见此，不无虞渊之感。辛

巳秋日。选堂写于雪梨寄居。

三十四、题印度伽利洞涉水图

冒雨游印度伽利洞，汪德迈背余涉水数重，笑谓同登彼岸。辛巳选堂忆写。

三十五、临富春山居图卷跋

平生嗜富春山居图，考证临写，颇耗目力。此卷为吴家烬余物，其剩山图一角，在吴湖帆处，钤印七八，恨其有损原迹。图现归浙江博物馆，余屡游杭州，必索观摩挲，历四度矣。友人曹锦炎兄嗤为黄迷。近顷闲居暇晷，涂抹片段，补绘剩山，以成完卷，间有增减，非尽旧观，但冀于兹略窥古人神理，非同金城辈之寸步不敢逾越也。世乏知音，幸无巧取豪夺之人，不免沾沾自喜耳。己卯夏日选堂记。

三十六、江天暮雪卷跋

古诗云："王子复清旷，道中实潇洒"，戏写马钦山雪景一卷，似足以澡雪五脏也。己未冬至日。选堂画并记之。

三十七、题古木寒塘

渐江上人写汪药房诗意："还撇寒塘谁管领，秋来待付与芦花。"古槎短荻，湛露揖风，渟泓可掬，试拟其概。甲子严冬选堂。

三十八、临赵孟頫《双松平远》跋

山水本无南北宗之说，明季借禅家始发此异论。沈石天且移以谈人物之南北技法。然赵文敏言，唐以来如王右丞、大小李将军、郑广文奇绝之笔，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似维虔真笔，元时已不易睹。赵题所作双松平远，自谓视近世画手少异。观其行笔简绝，远与

范董殊其轨辙。江山寥廓，正可于此印证。涤除玄览，别去繁冗。其蟹爪树法取之河阳，但取神而遗貌，此其所以卓越今古，非无故而然也。近顷旅居，绕屋树木扶疏，发兴临写一遍。弥叹其不可及。己卯岁尽日。选堂于雪梨。

三十九、石涛上人宋元吟韵继声册跋

石涛宋元吟韵十二纸（据早行题识云："取宋元诸公吟韵，图成一十二。"应称"吟韵"为是）曩曾由神州国光社泰山藏石楼印行成册。日本《南画大成续集（一）明清十一家山水集锦》影印只十幅，而缺其二。

上人所绘题刘攽《春草》一首，检攽著《彭城集》无之，实为刘敞所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公是集》卷二十八有此首，云："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似嫌车马繁华处，才入城门不见生。"（《丛书集成》本同）石涛录此作"未有名"。末句"不见生"作"便不生"。第三句作"繁华地"，均异。清乾隆时江宁严长明用晦选"千首宋人绝句"，卷二亦收刘敞此首，作"才入城门便不生"，与石涛同。但第二句萦字作茎，知此句竟有荣、萦、茎三者之歧，不知石涛所据为何本，但误其作者刘敞为刘攽，以兄为弟，殆凭记忆，信手录出，偶疏忽耳。

去岁闻均量以钜金购入此册，海外未获快睹，一时兴之所至，取《南画大成》十帧，以竟夕之力，抚其大意，和以俚句，非敢附骥，但表心慕而已。及见原迹，始悟石涛用色之工，濡染淋漓，良不可及。余画一文不值，百世后不知如何？书此聊自解嘲。癸亥选堂。

四十、张大风笔意山水卷跋

登高谁解说山川，老树魁梧已百年。商略云端今四皓，人间回首几桑田。

古苔和墨翠如篸，乱石横空锁碧潭。入梦大风吹垢去，树犹如此人何堪。

是图成，或云近张大风。因忆《帝王世纪》，黄帝梦大风吹天下尘垢皆去。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遂得风后于海隅。张风取此为字，有微意存焉。因书大风之祥，一发轩辕之梦。丙辰冬至前十日，选堂又题。

四十一、题敦煌走兽人物卷

右法京所藏敦煌卷，列伯希和四〇六〇号，有会稽镇遏使罗祐通题记。后魏正光间，侨置会稽郡于此，唐末为曹氏六镇之一，此幅写人马神态自然，笔亦古峭有力。

右列伯希和四〇八二号，卷背观音白描，手执莲花，衣折疏简，笔稍杂乱，而流畅可喜。下半残缺。

与上同卷，正面绘狮子，系铃于颈，笔如波纹，若断若续，以破笔轻点出之，甚为生动。

右伯希和三〇五〇号人物。以颤笔勾勒，纵意写来，毫不矜持，石窟白画之上驷也。

辛酉夏月飓风中，以朱笔作莫高窟所出白描画稿。选堂记于梨俱室。

四十二、题地行仙图

香岩取诸方语要，一付煨烬，曰：画饼不可以充饥也。惟地行仙有此证悟。选堂。

四十三、题女娲补天国

李长吉诗：女娲链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于成都见简阳所出汉画石，伏羲作伏希，同《风俗通》。女娲作女娃，世所罕见，特记于此。选堂并记。

四十四、题云中观音图

龙集戊寅，选堂敬造云中大士像，伏祈百姓安泰，家室康宁，永离悭贪，常餐甘露，以誓愿力，处处无厌。

四十五、题敦煌云中天王

法京伯希和文库，四五一四之十六，有毗沙门天王断片两幅，余尝缀合为一。衣纹稠叠，线条绚美，不意边陲画工有此佳品，信李公麟之前驱也。辛酉端午浴兰踏草之节，敬绘云中天王，以祓魑魅。选堂并识。

四十六、题敦煌如来

山谷称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有足”者也。窃以图写佛影，亦当如是，自可脱去流俗，吾尝试于敦煌画样求之。选堂识。

四十七、题敦煌沙弥

迦叶尊者一日踏泥吹，有沙弥见问尊者曰，何得自为。尊者曰：我若不为，谁为？我为，自知未悟，何处觅我？虔写菩萨，用期圣觉。乙丑岁选堂敬绘。

四十八、题敦煌白描菩萨

喜气满于眉宇之间，死生二法了无实相，智者莫以相参，一切声音，当以眼听，自得本寂静要，与菩萨对现矣。柔兆摄提格写法京所见菩萨画样竟题。选堂。

四十九、题敦煌孔雀菩萨

罗延天画样，骑乌执骷髅杖，手怀孩子，示万物创造者，《涅槃经》翻为金刚，云是人生本。或翻坚固。见《翻译名义集》。此据大英博物院藏唐本摹写。选堂记。

五十、题吕洞宾像

黄龙曰："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真人言下顿契。丙寅选堂敬绘。

五十一、题朱衣罗汉

罗汉梵语翻为杀贼，为杀无明贼也，又翻应供，言应天上人间之供也，又翻无生，了自性涅槃。本自不生，今亦非灭。选堂写窟中罗汉并题。

五十二、题拟唐人树下美人

张彦远称北齐刘士温画嫔嫱，当代第一，世无传本。近时吐鲁番出土仕女图残片，骨法敷采，与周昉无殊，洵可宝也。此扶桑树下美人，画体简细，绰约多姿，因取游丝描背临之，以存唐风。岁在甲子清和选堂于梨俱室。

五十三、题拟敦煌复笔罗汉

此法京吉美博物馆度伯希和取去比丘象，重设色，故拙著《敦煌白画》未采录，其侧有妻张一心供养。开元十七年题识，面部手掌多作复笔，世所罕觏。贯休变形绘法，疑从此出。选堂儗作并记，乙丑冬月。

五十四、题四睡图

平生何所应，此世绝缘过，日月如逝波，光阴石中火，任他天地移，我畅岩中坐。甲子春游天台国清寺，访丰干禅院，觅虎迹归来写此，并题拾得句，丰师得毋笑其饶舌也。乙丑选堂记。

五十五、题白描罗汉图

枯木突兀，傲睨万物，顶门上眼，正法中骨。双井赞沩潭语，禅悦境界

超越，顾陆手亦画不得也。选堂并识。

五十六、沙州画样卷跋

右图见伯希和目三九九三号，正反面各绘菩萨，手执莲花，身披璎珞，运笔娟秀，一面有三小字倒书，残泐不易辨。

右图见伯希和目四五一八号之二十六，纯白描多面千手佛像，坐莲座上，手执法器，只具轮廓。

右图见伯希和目四五一八之二十四，绘二女相向坐，一手擎日月，日中有乌，月中有桂，带间略施浅绛，颊间涂两晕，余皆白描，一女手奉杯盘，盘中有犬，原为纸本，已污损，惟悬挂之带结尚存。此祆教神像也。

北宋寺院变相多有佛像位置小本或副本小样，为重临模之用。英伦藏敦煌所出木笔描绘普门品册子，即小本之一种，由僧徒保存，以供作壁画参考之用，以上各图皆敦煌莫高窟画样，残膏剩馥，沾溉后人多矣。丁巳秋日选堂背临竟并识。

五十七、题神牛图

唐戴嵩，韩滉巡官，师晋公之画，尤工水牛，其弟峄，亦以牛名，惜世无传本。余曾拟五牛图，未得百一，此取之敦煌壁画，以白画笔法为之，聊存西州旧本之梗概。岁在戊寅至日。选堂识。

五十八、骏骨图卷跋

燕君市骏马之骨，欲以致绝足也。傅岩负不羁之才，遭时废弃，取杜诗骨骼硉兀之态而貌之。榜其图曰骏马，以寓仍谋腾骧之志，其义深矣。元师南下，宋家箪食壶浆，君臣俱似骅骝在野，剥落泥滓之中。云林身衔切肤。题句尤恸，此犊高江村叹为出奇神发。曩年在大阪，获睹原卷，铁崖所云为忡忡者久之。顷东友以图照见贶，戏模其概，爰书杨、倪语句于末。聊暇日以省览云。甲戌秋选堂记于梨俱室。

五十九、六骏图卷跋

《杂阿含经》佛告比丘，有四种马，或见鞭影而悸，或触毛便能惊悚，或触肉然后乃惊，或彻骨然后方觉。如人之悟入，迟速不同，而良马千乘，顾鞭影而驰驶，要能善观御者形势，左右迟速，随御者心。是名第一德也。诸家画马，技进乎道，想必有会于此也。丁丑夏秋之交，为白描六骏，越两载濡翰补识。选堂年八十有三。

六十、摹李公麟《五马图》跋

右卷为李伯时记元祐间在骐骥院所进汗马。著其名者，有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皆神骏也。贡者有董毡，温溪心，俱吐蕃首领，足以证史。山谷尝语曾空青，谓伯时貌天闲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盖精魄为其笔端摄去，诚咄咄怪事。记曩在五天竺，瞻美素儿王国私厩，皆天马绝足，惜无伯时笔力，不识鞭影，有负瞿昙多矣。壬戌夏选堂临摹毕并记。

六十一、题画鹿

西伯利亚摩崖动物画，行笔如生铁铸成。甲戌选堂。

六十二、题百禄是荷图

八大有河上花，任氏有万点青莲，皆逾丈上之巨构也。值港地回归在即，八方额庆，故写此图，借诗玄鸟篇句，语意双关，以为长久繁荣之祝。丙子秋选堂。

六十三、题十二呎荷花巨幅

芙蓉始发杂芰荷，紫茎屏风文绿波，宋本《御览》引《楚辞》句如此，盖取自《五臣注文选》，而王逸章句作缘波，一字之殊，意象遂异，图以写意，翻空则易奇，诗、画之别，其在此乎。己卯春选堂于梨俱室。

六十四、摹八大山人《河上花》跋

八大此卷为蕙岩先生作，世所称河上花者也。原物藏天津博物馆，后有水竹村人跋。予于辛酉中秋日，在津门获睹真迹。诚惊心动魄，古今未有之巨构，兹戏模之，并书其句，用自怡悦。癸亥岁暮。选堂记。

六十五、杂花图卷跋

庞虚斋藏石涛花卉卷，无论四时，随笔挥洒，略师其意，恨不能成章。不知世间嗜予画者，亦有眼馋手渴者乎。丙寅选堂于梨俱室。

六十六、古木竹石卷跋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将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石门作石籀为松，会得人天感遂通，书画向来一鼻孔，此中关纽古今同。

松雪古木竹石题句，引伸书画共通之理，既仿其体，并次原韵。辛巳人日，选堂年八十有五。

六十七、题松图

八大云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如东方生语，又何廉也。儗其意作孤松倒挂图。乙丑选堂。

六十八、古木竹石卷跋

金翰林修撰王庭筠，著书数百卷，一时无两，此图为幸存剧迹。余于一九五四年初莅京都，至有邻馆观其所藏，至今记忆犹新，老迈之年，重临一遍，若有鬼神助吾指臂，附记数语，时庚辰蒲月，选堂八十有四。

六十九、双清图卷跋

云林竹枝图卷末自题识："老懒无悰，笔老手倦，画止乎此，倘不合意，千万勿罪。"不知为何人作，此倘求者合意，画者未必当意，今重临一遍，老懒多事，庵主见之，得毋大笑乎。岁辛巳夏选堂于雪莱。

七十、题五台山色

余陟五台，喜其截断红尘而未极峻绝。戏以张瓢树法，集小乘客，写途中所见。丁卯中秋前十日，选堂并记。

书法题跋

一、临唐拓化度寺碑残页跋

赵孟坚誉化度寺碑为率更楷法第一。其风骨峻整，犹是隶书意趣。英伦及巴黎存敦煌唐拓十二页，曩曾摩挲者，真信乎十步以外，精光四射。因以暇日临写一遍，挹彼朴茂，涤除玄览，俾时省察云尔。

太岁甲子冬至前十日。选堂记。

二、题书郭店楚简老子句

郭店楚简老子，异文綦多，较马王堆本为古，若论其书，起笔奇崛，字虽细小，而体势浑重渟蓄，嶄绝多姿，尤足师法，爰表出之。苍龙己卯、选堂记于梨俱室。

三、论书诗卷跋

青天歌者，长春真人丘处机之所作也，混然子王道渊尝为之注，谓其演音三十二句，乃按《度人经》三十二天运化之道，奇辞奥旨，赖以决发焉。近年吴中曹澄墓出土。徐文长行书青天歌，知明人喜诵此诗，即天池亦心折

之，故形诸楮墨。徐书狂放，颇异常品，向尝肆笔疾写一遍，儿辈付之装池，长逾三丈。自顷旅居，久疏笔砚，惟暇复抚琴，睡足饭饱，重温长春此作，弥有所悟，用广其意，以论书云。己未春晚选堂时客巴黎。

四、“蹋天一磨”匾额题识

岳翁取长吉诗意，以论奏刀之趣。余谓书与印，理无二致。戏用茅龙写此，亦聊以鸣吾志云尔。辛未清明选翁。

五、书张颠自言帖

孟津王觉斯尝观此卷于孙北海处，原物为大麻纸本。字法圆转，显为双钩。谓出颠师，未敢必也。癸亥选堂书。

六、题临《瘗鹤铭》

昔年游焦山后岩，瘗鹤铭石刻，摩挲至再。恨原石碎裂，为人移置，填补失真。即流行拓本历经好事者拼凑，亦非旧观。六朝残迹，大字仅存者，唯此与云峰山诗，合称双璧。向传为上皇山樵书，今但泐存上皇二字，铭辞有甲午岁句，因以比附梁天监十三年，推其出陶弘景笔，未有他证也。要出于羽流之手。余审其书例，由左至右，迥异常规。前铭偶一二见，亦为变格。山谷擘窠自此出。宽绰从容，足以俯仰百代。旅居多暇，因取张伯英旧藏，同治间五石整幅本，依其原石位置，缺落部分，书写一遍，以自省览，岁庚辰人日前一夕。选堂记于雪莱寓居北窗之下。

七、题藏文六字真言

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偈碑，元至正八年五月十五日，功德主西宁王及妃子题名，僧守朗所立。碑现尚存。上泐梵、藏、汉、西夏、八思巴、回鹘六种文字。音读为唵嘛呢八迷吽，此藏之六字大明咒。以明珠莲花为喻，示清净不染，坚定不动，无往而不成功。兹不书梵而书藏者，以敦煌有一长时间为藏族统治。且藏文亦国书之一种也。庚辰秋自莫高归来书此。选堂谨识。

八、书月仪帖册跋

书仪起于西晋索靖，依十二月之序，纾寒暄之情，往来酬答。《初学记》元日引王羲之月仪书，有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阳此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等语。知其体制，由来远矣。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唐人月仪帖，未详何人所书，后题一行，“吾前后书，惟此本佳也”。解缙跋以为唐人书，意当日所写非止一本，间有误字，如以里为理，敦煌石窟写卷，属朋友书仪者，得十三事，其一题十二月相辨文者，词极瑰丽，每月末尾有此答书者，持较此本，语句多同，知出于一源，异写滋多，暇时为对校是本，缺正月二月五月，相辨文则缺正月，兹补写二五两简于后，俾成完璧云。辛巳仲冬之月选堂并记。

九、书徐文长诗卷跋

天池狂人狂书，予爱其诗，戏以茅龙笔书之，辛巳岁除，选堂。

十、书夏承碑跋

是碑以篆势入隶，与天玺之方笔籀体相杂，有异曲同工之妙。辛巳岁除，选堂临并识。

十一、临不娶毁铭跋

曩年暗诵兹器铭，略能上口，垂老以篆势临写一通，手尚未颤，弥寤作书笔阵，正如与戎大搏战，不陷于艰，方能擒纵自如也。辛巳选堂识。

十二、书怀素食鱼帖跋

此帖有食鱼食肉之语，前贤均赏其恍荡不羁，计其胸中无一毫讳吝，诚然轻世界而得真如者也，以秃笔临其大意，若谓屋漏屈铁，则吾岂敢。岁辛巳涂月，选堂时年八十有五。

十三、临怀素圣母帖跋

怀素圣母帖，仍存晋人法度，不似自叙之奇纵，戏临一遍。岁辛巳涂月。

十四、临散盘铭跋

散盘都三百五十字，雄峻恣肆，结体紧中带散，非娴熟形构，易致疏失。岁辛巳冬至前，奋笔临写一遍。选堂。

十五、题书东坡太白仙诗

东坡太白仙诗卷两首之一，铸词真奥义不可量，书亦逸势如飞翔，自言脱洒证道。不可企及也。辛巳选堂书于梨俱室。

十六、题书宋徽宗秾芳诗巨扇

道君书学薛稷而挺秀，自成一格，挑撇纵肆，垂笔必逗住，以相呼应，愧未得其神采。选堂辛巳书。

十七、书王羲之十七帖跋

右军十七帖，皆与周抚书札，儿时讽习，中岁见英、法所出敦煌零本，如龙保平安之类，乃唐人摹习，亦有可观。顷伟雄求临写一过，迅笔不稍矜持，殊无足观。几度入川，流连文翁石室，右军所嗟叹想慕者，仍能亲履其地，今人眼福，非前贤所及，聊复记之。选堂时年八十有五。

十八、题书马王堆老子甲本

马王堆老子甲本道德第一章，其下尚有同谓玄，玄之有玄，众妙之句，缺一门字，无欲与有欲，观妙与观微对言，可考古义。选堂并记。

十九、题书怀素论书帖

藏真此帖，自言往年颠形诡异，不知从何而来，似晚岁力返之正，追晋人风度。选堂并识。

二十、题悬针篆书古铭

第八洞天人王虚舟作篆，喜剪去锋颖，便于行笔，后人多效之，余书悬针，不取其法。选堂。

二十一、书裴将军诗卷跋

平生书是诗无虑数十遍，尝于沪上见董香光临本，疲荼乏扛鼎之力。顷伟雄以扶桑印忠义堂帖见示，爰奋笔再书，老迈何有龙骧之概。庚辰选堂时年八十有四。

二十二、临前秦广武将军碑跋

此碑与邓太尉祠，体在汉分及两爨之间，试写一遍。壬戌八月选堂。

二十三、题集天玺碑字七言联

焦山瘗鹤铭，旧传上皇写，未审何据。谢康乐诗以“上皇心”，与“末代诮”对言，非“道以神理超”者不能说出。江左诗笔，与法书同具仙心，此甚明彻，俟知者共证，树青兄其论定之，太岁丁丑冬至后，选堂书于梨俱室之北窗下。

二十四、题书郑板桥联句

板桥大字师涪翁，侧笔多，故乏浑涵之气。选堂。

二十五、书王孟津诗三首册跋

王孟津书如纵横家，俯仰捭阖，不可一世，屡过河洛之间，惜未一至其堂宇，聊书三律，识我心仪云尔。戊辰选翁。

二十六、书黄道周杂诗卷跋

此余自美返星所书，忽忽三十余载，故人零落，不可复问，漫识数语于卷后，聊舒子桓思旧之感。壬午开岁选堂时年八十有六。

二十七、临张黑女碑册跋

近贤工黑女者，世推农髯及任公，曾为书家之书，不免行家习气，梁则率意不求似，而神自似，以诗喻之，曾是“清新庾开府”，梁则“俊逸鲍参军”也。岁在辛巳除夕选堂。

二十八、题书好太王碑体联

曩在法京，见沙畹所得好太王碑整拓本有三，气势雄浑，此故人冯康侯所集句也，易其两字。辛未重阳日选堂书于梨俱室。

二十九、临虢子白盘铭跋

虢季子白盘，道光十八年郿县礼村出土，文体近诗《六月》、《采芑》，行笔圆劲，大篆之剧迹也。庚辰清和选堂。

三十、书前后赤壁赋跋

坡公赤壁赋，明人书者甚伙，祝枝生写之尤奇崛，迅疾若有神物助其指臂者。伟雄以茶和墨，取秃笔急就。选翁。

编后记

昔人以书画为文人余事，今画家多以诗句俪其所作。饶宗颐教授，今之硕儒，故人多以其书画为治学之余，抒怀之制。不知其于学于艺，主相携而并进。于画则浸淫宋元遗法，而不为所拘。兼广历山川，行迹遍九州，观山川木石之奇，察禽畜花木之趣。心源自得，流于笔端。既是学人之画，亦是画中学人。其书则铸古融今，不拘于一家一体。古文奇字，挥写自若，籀势隶古，碑情帖意，驱乎寸毫，而自成面目，知之者虽不观名款，亦知为其所作。至其于艺史、画人之研究，画迹、画法之论断，多所发明，刊布极丰，人多知之。唯其论述古今画法书风，则著笔较少，多散见于其书画题跋之中。短篇零句，多言及书画关纽，亦有记游踪，述交往，抒情怀，言事理之作。如东坡居士之词，无事不可书，无情不可写。故敢请辑录成篇，以为赏教授书画之一助。

壬午初秋邓伟雄谨记


ISBN 978-7-300-10904-6
9 787300 109046 >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 · 365